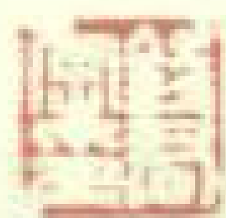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二十一）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三二）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冊）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一，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周慎齋遺書

〔明〕周慎齋 著述

醫原

〔清〕石壽棠 原著

原 編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閲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尙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尚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上海中醫學院

〔明〕周慎齋 著述

周慎齋遺書

中國醫學大成

慎齋遺書提要

讀趙氏存存齋醫話云。周先生慎齋名子幹。宛平太邑人。生於明正德年間。中年患中滿疾。痛楚不堪。遍訪名醫無效。復廣搜醫方。又不敢妄施。一夕強坐玩月。倏爲雲蔽悶甚。少頃淸風徐來。雲開月朗。恍然大悟曰。夫雲、陰物也。風、陽物也。陽氣通暢。則陰翳頓消。吾病其由是乎。遂制和中丸。服不一月而安。後遂成名醫。蓋先生初從查了吾遊。嘗就正於薛立齋之門。故其用藥亦以六味、八味、補中益氣數方治病。猶不能脫薛氏窠臼。惟先生能變化心裁。不執死方。傳云。問難數日。豁然貫通。立齋眞名師也。理道甚明。惜其稍泥。若先生之治瘧。有升其陽使不并於陰則寒已。降其陰使不并於陽則熱已。可謂神明變化者矣。嘗閱本草述鈎玄卷首云。自明以來。江南言醫者。類宗周慎齋。慎齋善以五行制化陰陽升降。推人臟氣而爲劑量準。雍正以後。變而宗張路玉。則主於隨病立方。遇病輒歷試以方。迨試遍則束手。吾於是欲購求慎齋先生書。後得見醫學粹精五種。如查了吾正陽篇。慎齋三書。胡慎柔五書。陳友松脈法解。其慎柔五書。已刻於六醴齋叢書內。本集

刊於虛勞叢刊中。其脈法亦是慎齋先生著。陳友松加註而已。考查了吾乃慎齋師。見石震胡慎柔傳。胡慎柔爲慎齋先生弟子。三書者。皆先生與弟子口授耳傳。記錄成篇者也。惟慎齋遺書。尤爲先生晚年心得所集。出於門人記錄。未經校正。多有隱晦重複之弊。句吳逋人球先生自幼年習醫。繼晷焚膏以三十載苦學。特將此書删繁去宂。更定卷帙。以陰陽、臟腑、氣運、色脈、經解、方解、病機、方案。分爲十卷。書成。藏於復易草廬。未即行世。其時適王胥山老人刻自註李太白集。及李長吉集。暨醫林指月十二種等竣工。嗣得復易草廬慎齋遺書。遂詳加校訂。闕漏者借得東扶張先生藏本錢登穀抄本。及胡念庵先生所藏慎齋醫案互參補正。且仍表明從何書補入。然句吳所訂原本。雖已删潤。其文義仍未潤澤。讀者常病其蹇。復經東扶先生之鑒定。胥山老人之釐訂。於是始成完書。時在乾隆甲午。琢崖先生年已七十有九。開雕未半。病將易簀。手書於仁和趙石堂先生曰。是書爲明醫周慎齋遺書。開雕未半。幸竟其事。以成吾志。趙君謹受教唯唯而退。是年之冬。乃續刻其餘。成書十卷。惜印行無多。板遭兵燹。故近世已屬罕見。炳章舊得楊素園藏本。以重值購歸讀之。見其闡發病源病理。真能獨出心裁。不拾前人牙慧。把

玩不忍釋。余意業斯道者。苟能將此書殫精致力。必大有裨益也。爰重爲校定。將張王等註。未經圈點者則加圈之。原文註語義有未盡處則參以己意。於句下附註之。其原文仍不更動。恐亂其文義耳。校訂既竟。曾於民國八年間。付諸石印。惟字跡過小。訛字圈點。錯誤仍多。亟爲重校。編入本集印行。

趙序

余舅祖琢崖王先生。乾隆甲午。壽屆七十有九。病將易簀。手書一編。囑余曰。是爲明醫周慎齋遺書。開雕未半。子幸竟其事。卒成吾志。余謹受教。唯而退。乃於是年之冬。續刊其餘。共成書十卷。雕事畢。爲之序曰。先生諱琦。字載韓。號綷菴。又號琢崖。晚年自稱胥山老人。未弱冠。補弟子員。即館余家。先生父松谷公。相與昕夕討論書史。上下古今。旁及青烏演禽。蓍筮雲篆。貝葉之文。兼收並覽。孳孳至忘寢食。性儉素尚義。壯年喪偶。不更娶。不畜資。有得即以供剞劂氏。刻所註李太白李長吉等集。暨醫林指月十二種。其他未付梓者尚多。此慎齋遺書。則得自晚年。第鈔本闕陋。借得東扶張先生藏本。始備卷數。慎齋名之幹。明季東吳人。以醫鳴。著書三數種。張氏醫通。曾引其說。此本爲勾吳逋人名球者所訂。其文義頗未潤澤。大抵慎齋門人。記其師所指授語。多質樸無高手宣達義旨。讀者嘗病其蹇。東扶先生少爲利導之。琢崖先生復細加釐定。始成完書。余於岐黃理無所窺。然以先生之博極羣籍。又醉心於方藥術者數十年。其所許可。謂補世之所未備。則其有裨

益于醫道無疑也。是書傳。慎齋之名亦傳。而勾吳逋人亦不枉費數十載之參稽。其名亦傳。豈徒以其名也歟哉。世有人熟玩反復。禀是以禦諸疾。而收其立成之效。雖得其旨於慎齋。然卒成其書之功。而垂益於後世。非先生其誰與歸。余是以不敢委其命於草莽而終踐其諾也。仁和趙樹元石堂氏謹序。

吳序

醫道自東漢張仲景後。教亦多術矣。東垣溫補。河間清熱。丹溪滋陰。戴人攻伐。四家者。概皆有聞。然俱各得仲景之一體。而非軒歧之正派也。明季江東周之幹愼齋氏。生乎二千年後。而獨得仲景之精髓。直駕李劉朱張而上。有非季世俗醫所能髣髴二三也。但遺書數卷。出於門人之記錄。未經較正。多有隱晦重複之弊。球久欲刪煩去冗。訂爲定本。年來因註易未遑。近日易註告成。南陽金匱玉函經解亦已脫藁。於是刪釋遺書。更定卷帙。陰陽藏府。氣運色脈。經解方解。病機方案。分錄十卷。以翼仲景金匱玉函經。作雜證之準繩。爲後學之楷式。少醫醫者虛虛實實之病。球僭妄之罪。自知難逭。然球自年十四卽業醫。繼晷焚膏。誦讀幾三十載。幸得稍知一二。而性拙不能阿世。天之所以命我者。端在斯矣。卽欲偷安而諉責。業有所不敢耳。乙酉申月勾吳逋人書於學易草廬。

慎齋遺書目錄

卷一
陰陽藏府……一
亢害承制……二
氣運經絡……一六
卷二
望色切脈……一
辨證施治……一七
卷三
二十六字元機……一

理……一
固……一
潤……二
澁……三
通……三
塞……四
清……五
揚……五
逆……六
從……六
求……七
責……七

緩……八
峻……九
探……九
兼……一〇
候……一〇
奪……一一
寒……一二
熱……一二
補……一三
瀉……一三
提……一四
越……一五
應……一五
驗……一六

卷四

用藥權衡……一
炮製心法……一四

卷五

古經解……一
古方解……一〇
古今名方錄要……一四
附新方數則……三〇

卷六

寒熱……一
辨內外傷……一一

內傷……一一
外感……二三
寒……二三
熱 暑 燥……二四
痙……二六
求汗……二六
求吐……二七
求下……二八

卷七

虛損……一
勞傷……五
陰虛……一一
潮熱……二三
吐血……二四
尿血……二九
衄血……三〇
腸風……三一
中風……三三
似中風……三四
半身不遂……三四
痛風……三五
癘風……三六
鶴膝風……三七
癱風……三八
破傷風……四〇
羊癲風……四〇
大頭風……四一

卷八

痿……一
痲木……三
體強……四
身痛……五
腫……七
脹……九
傷食……一二
傷酒……一三
胸膈不寬……一三
積聚……一四
痞塊……一八
膈……二〇
嘈雜……二二
鬱……二二
驚駭……二三
不眠……二四
汗……二四
吐……二六
自下……三〇
瘧……三五
痢……四二

卷九

火……一
假火……四
疸……六

渴……七
喘……八
咳嗽……一〇
痰火……一二
痰飲……一三
痰核……一五
心痛……一六
腹痛……一六
腰痛……一九
胸痛……二一
脇痛……二四
頭痛……二六
臂痛……二八
脚痛……二九
疝……三〇
動氣……三一
頭暈……三二
頭鳴……三二
暴死……三三
陽痿……三三
遺精……三四
淋……三八
小便不通……四〇
二便不通……四一

卷十

耳……一
目……二

鼻……三
牙……三
舌……四
喉口……四
妖媚……六
邪犬……六
婦人雜證……七
經水……七
血崩……九
帶下……一〇
前陰諸證……一一
胎前……一一
難產……一五
產後……一七
小兒雜證……一九
發熱……一九
吐瀉……二〇
瘧疾……二一
驚疳……二一
疳瘡溼瘡……二四
溼癬……二五
痘疹……二五
外科雜證……三二

慎齋遺書

明　江東　周之幹慎齋著述
後學　曹炳章赤電校點

卷一

陰陽藏府

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地陰陽之定位也。水火陰陽之生化也。生化亂則體位傷。故水火有過不及之害。則天地不能無旱浸之災。水火者其用。天地者其體。體用傷則體害。一定之理也。以人身而言。形、陰也。神、陽也。心腎、水火也。有形必有神。神氣、體也。形血、用也。故病於形者。不能無害於神。病於神者。不能無害於形。蓋氣病必傷血。血病必傷氣。此不易之道也。但治之者。不可無先後標本輕重之分。夫病有陰陽藏府血氣。其病有各不相值者。有相因而致者。有去此適彼者。故用藥之法。如府病而藏不病。不得以藏藥犯之。藏病而府不病。不得以府藥犯之。

有府病而勢將及於藏。用藥治府。不得不先固藏。病在藏而勢將入府。不得不先理府。府入藏。藏入府。又有輕重之異。藥亦不得不隨其輕重而用。更有病雖在此。而不必治此。治此反劇。有病已去此。猶當顧此。此皆分陰陽先後標本輕重之大略也。

陰陽之義。陽、天道也。陰、地道也。非天之陽。萬物不生。地亦不凝。非地之陰。萬物不成。天亦不靈。故天主健。無一息之停。使稍有滯。則失其健運之機。而萬物屯矣。地主靜。無一息之動。若稍不靜。則失其凝靜之氣。而萬物否矣。人身之陽。法天者也。苟失其流行之機。則百病生。人身之陰。法地者也。苟失其安養之義。則百害起。故陽生而陰長。陰生而陽旺。陰與陽一身之司命。不得偏廢而或失也。今之醫者。或言陽爲重。或言陰爲要。均未得要重之故。各執其說而失輕重之機宜者多矣。夫言陽重者。乃天之陽。人身之真陽。而非壯火食氣之亢陽也。亢陽者。如天之久旱酷暑。不可不急以甘霖清氣以消其亢害。故丹溪有扶陰之義。黃柏、知母等苦寒之味。在所當用。扶陰正所以濟陽也。（炳章按此爲平正之論扶陽者知顧陰扶陰者知顧陽則斷無一偏之害矣）言陰重者。乃地之陰。人身之真陰。而非堅凝寒結之濁陰也。濁陰者。如重陰凜冽之寒

氣。不得不藉皓日晴和之氣以暖和之。先哲有扶陽之義。桂附乾薑。在所當用。扶陽正所以濟陰也。蓋火烈則水乾。水盛則火滅。兩相需而不得偏輕偏重者也。若爲醫者。重陰而害及真陽。重陽而害及真陰。誤矣。故知天者可以扶陰。知地者可以扶陽。知天地之義。而成位乎中。方是救人之良醫。而非食人之獸醫矣。

醫道必欲明天地之道者。蓋人生天地間。無處不與天地合也。即人之有病。猶天之陰陽不得其宜也。故人因飲食思慮勞碌淫逸而生病者。人中之天。自爲病也。因五運六氣外感而成病者。天中之人。外傷而爲害也。凡因天而病者實也。雖虛而必先實。因人自病者虛也。雖實而必先虛。虛實明而用藥始無誤矣。因天時而病者爲外感之實症。雖有虛狀而必當先治其實。因人事而病者爲內傷之虛症。雖有實狀而必先顧其虛○炳章按此亦論其大概。尙當有變通之法。以天之風寒暑溼燥火之期。合之人身金木水火土之虛實。察天識病。見病思天。天時有犯無犯。犯之或輕或重。無不明顯。而後以藥治之。無不宜矣。蓋藥氣俱偏。而用得其當。以治人病之偏。偏者方自全也。炳章按此語的當。雖參扶其氣亦偏也。

人之陰陽。生生之本。俱在於是。但陽能生陰。故一分陽氣不到。此處便有病。然陰所以配陽。若陽到而陰不到。亦不能無病。蓋以陽爲本者。知所先也。若單事陽而

不顧陰。且惡陰而多抑陰。則非理矣。先哲用六味以桂附而成其功。所以補其陰中之陽也。用四君用補骨脂、五味子以收其效。所以補其陽中之陰也。（炳章按語氣抑揚卽不無偏重之弊且四君子加補骨脂亦不得謂之補陰。）故胃陽全賴脾陰之合。又如腎者。陰藏也。而爲胃之關。腎津液枯。則關門不利。而胃不能受物。同此理也。醫之道。生道也。其生之道。不過陰陽五行生化之機宜也。得其序而和則生。失其序而離散則死。失其和而紊亂則病。察其所失。求其所和。則上醫也。陽者天之道也。人之氣也。陰者地之道也。人之形也。其所以序而和者。人之藏府經絡皮肉筋骨表裏內外。無不得五行生化之和而相安也。大凡形質之失宜。莫不由氣行之失序。故地之萬物不生。皆天氣寒熱水旱之或過也。人身之陰陽。卽天地之形氣。五藏六府之流通。猶四時之相代。天之陰陽失。爲相者變而理之。則萬物安。人身之陰陽五行失。醫者調而治之。則百病除。良相良醫。總在察陰陽五行生化之機宜而已。

凡病不起於先天。卽起於後天。是先天後天皆爲人身萬化之本矣。然其眞本。又惟在元陽一氣。經云。蒼天之氣清淨。清淨之氣者。陰陽五行先天後天之化原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本是一氣。一而分之。則爲二耳。但有質而凝靜者爲陰。無

質而運行者爲陽。無陽則陰無所衞。無陰則陽無所附。陰陽之相需。如天地相交。不得相失也。但其間有輕重之别。蓋陽能生陰。陰不能生陽。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陽則動而不靜者也。凡陰之病。皆陽動失其和而致之也。故扶陽爲治病要訣。然知扶陽而不知顧陰。天生而地不成。亦非治病之全法也。（炳章按專重扶陽亦一偏之論非要訣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得是道。故能長久。人身同一天地也。其氣與天地等。純乎清淨無雜。清淨則一。一者道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得一謂得此天元真一之氣也。若或以七情。或以六氣。稍雜其間。則氣不清淨而病生矣。故經云。蒼天之氣清淨。順之而陽氣固。清淨之氣在人。生於肝。行於肺。役於心。養於脾。藏於腎。而流行於五藏六府。四肢九竅。稍有滯隔。卽生病矣。所謂一分陽氣不到。卽生病者此也。用藥之補。補此也。用藥之攻。攻乎害此者也。亂則理之。逆則順之。塞則通之。於此無病。病亦不傷。於此有害。雖安亦危。脈中清輕安和之氣。卽此氣也。故脈貴和平。失之則死。傷之則病。胃之養。養此也。胃之行。行此也。先天之根根此。後天之奉奉此。蓋總先後天統氣血而爲功者也。此氣動處虛處。則爲陽爲氣。靜處形處。則爲陰爲血爲精爲液。氣得乎此。則生生不絕。流行百骸。失乎此。則

爲火爲邪。血得乎此。得濡潤百骸。失乎此。則爲膿爲癰。爲瘡疽癥痞。此氣若失。天地亦否。況於人乎。

凡人生病處。皆爲陰爲火。總因陽氣不到。陽氣所到之處。斷無生病之理也。

人以血爲主。胃乃生血之源。陽氣不足。陷於陰分。則血不生長。氣皆化而爲火。若陽氣升舉。則血散布於上下。氣無凝滯。何病之有。大凡一身只陰陽二氣。陽氣生發。陰氣皆化爲血。陽氣不足。陰氣皆化爲火。炳章按此補中益氣之論也但近人醫者多一遇升發之品則真陽飛越頃刻致脫不可不知故爲醫者斷不可執於一邊也

火在丹田之下者。是爲少火。少火則生氣。離丹田而上者。是爲壯火。壯火則食氣。食氣之火。是爲邪火。生氣之火。是爲真火。

清氣在下。能助命門之火。若陰氣絕。濁氣在上。則填實肺氣。肺氣不能行降下之令。則大便閉。心肺爲陽。陽中有陰。故上行極而下。肝腎爲陰。陰中有陽。故下行極而上。中氣上升於肺則爲氣。從肺回下則化爲血。人身胃氣升降。而氣血自然生生不已。中氣即是胃氣

人身以陽爲主。一分陽氣未絕。不至於死。一分陰氣未盡。不得成仙。炳章按醫書引此者多而

眞不得其解。蓋仙經以人身皆陰惟心中元神爲陽元神充足乃可以點化陰神而成仙不可指氣爲陽也

肌肉屬陰。氣屬陽。氣猶百姓。肌肉猶城垣。若無肌肉爲之外衛。卽氣亦無依而亡矣。故大肉盡脫者。亦不能生也。炳章按觀此條可知上條所引係誤解仙經也蓋仙經所謂陽氣原非呼吸之氣而其所謂陰氣者亦非肌肉之類也

人身以陽氣爲主。用藥以扶陽爲先。如上焦閉塞。陽氣不能下降。須開豁之。中焦陽氣不能上升。須溫補之。下焦陽氣不能收藏。須求腎納氣。炳章按此所謂陽氣乃胃中沖和之氣也切勿誤認而以以桂附補之

胃中陽氣。貫於五藏之內。假令胃中陽氣不到於肺。卽是肺之脾胃虛也。餘可類推。

人之生死關乎氣。氣納則爲貴。炳章按納氣爲貴卽是至論人能終日將氣沉至丹田不令走散久久行之自然強健特人多疎懶不能行耳氣納則歸腎。氣不納則不歸腎。氣不歸腎者。謂脾胃之氣不得到腎也。其不到有五。心之脾胃。肝之脾胃。肺之脾胃。腎之脾胃。脾胃之脾胃。不到者。由先後天不能相生故也。蓋腎爲先天五藏之始。天一生水也。脾胃爲後天五藏之成。成數五。五、土數也。乃天生地成之義也。凡五藏中有一藏不能秉生成之氣則病矣。如

心之脾胃虛。則胃氣不到於心。心則無成。亦不奉生。而氣不歸腎。氣不歸腎。則如樹之不能有雨露。而根葉不能有生氣而枯也。舉一而五藏可類推矣。但其間寒熱溫涼之不同。須知人身五行有過不及之分。如心本君火也。君火之德寧。由肝木能中和而無過與不及也。若肝弱則不能生火。而火之化原病。故火亦不得寧。而心氣不得下交於腎。則氣不納矣。此皆由肝木弱。不能生心火故也。且五行之理。不剋則不能生。炳章按不克則不生實參透造化之論人身膈膜已上爲心與肺膈膜以下爲胃與肝肺抱心而生肝抱胃而生皆以相剋而成其用也作者此語亦偶然道着觀其下文肝弱脾無所制云云仍是腐淺之論可知其非有卓見矣如有妻而無夫也。肝弱則脾無制。而心亦無秉。心之脾胃虛矣。斯時當以涼而納之也。蓋心不得胃氣則君火弱。君弱則臣強。肝枯則生火。胸中無非相火填塞矣。故當用涼也。又如肺氣弱。則肝必強。肝旺則乘土。土受侮則金之脾胃虛。金虛則寒而不能生腎水。是爲水冷金寒。非用熱則金水成冰。而肺氣不納乎腎矣。又如水弱則肝亦害。肝已病則不能制土。土能剋水。土氣不能到肝。而肝之氣。亦不能奉生於腎矣。斯時若得溫暖之氣。則水能生。而肝得氣。肝和則水火之氣。自能相生。而氣可納矣。此則當溫而納之也。又如脾之本位。或因溼熱。或因太燥。或因勞苦憂煎。或因飲食飢飽。一傷

其氣。氣則下行而不能及肺。肺乏下降之令。則脾胃之本位。不能納氣矣。此則又非寒熱溫涼之所能納也。斯時以扶脾保肺順其升降之性。乃可納耳。更如腎之氣虛。則水不能制火。而相火起矣。相火為包絡之火。一本相依。一火興則五火熾。五火者。龍火、雷火、心火、陽明燥火、三焦壯火也。斯時須察其本原。若初病而本原未傷者。竟以涼納之。六味加知母黃柏者也。若病久而本原致傷者。以涼納之。必死。則當補元而導之。七味、八味、十味皆可納也。炳章按然則執此數方便可以槩百病乎非探本之論也總之。百病皆由胃氣不到而不能納腎。以致先後天生成之氣。不能相和所致。醫者知納氣。思過半矣。

五藏分屬陰陽。陰陽全賴生剋。故固腎者。不可以不保肺。肺者所以生腎也。扶脾者不可以不治肝。肝者所以剋脾也。然扶脾即所以保肺。土能生金也。保肺即所以平肝。金能剋木也。脾病即肺病。肝病即脾病。肝病當緩其中。蓋肝氣不可亢。肝血不可虧。乃治肝之要訣也。炳章按二語誠然要訣

三陰三陽十二經。有樞機焉。樞機有二。一者兩腎中間一陽藏處。命門是也。命門三焦之本。呼吸之原。猶天之北辰。而人身之樞也。一者在少陰少陽。炳章按少陽為樞少陰為

樞原本內經不必贅入命門且所言是經非藏不容誤認少陰腎。天一所生。爲三陰初入之處。少陰者、陰之樞也。由少陰而入。則爲厥陰。由厥陰而進。則爲太陰。太陰之至也。陰極則陽生。陽之初生而始發。則從膽。膽爲轉陰至陽之地。爲少陽。是陽之樞也。由少陽而陽明。由陽明而太陽。太陽爲陽之極。而又轉入於陰。則少陰少陽。乃陰陽初入之樞。樞者、如門戶之樞也。然陰必從陽。故三陰之出入。亦在少陽。陰之不利。由陽之不利。所以少陰以少陽爲主也。欲其樞之利。非溫暖之不可。蓋寒則堅凝。熱則流通也。炳章按執熱則流通一語故所論俱誤少陰爲陰之樞少陽爲陽之樞經語何等明白乃以陰必從陽一語墮入雲霧至一得皆誤不可爲訓亦有熱而不能流通者。不能流通。則出入開闔不如意而致疾矣。能開不能闔。則多洩瀉之病。能闔不能開。則起隔噎閉結之虞。疾之作。有害於先天。則從腎與膀胱起。有害於後天。則從脾胃起。起於脾胃。則土不生金而金壞。金壞則水衰。水衰則木枯。木枯則火熾。火熾則水益涸。水涸則龍火起。龍火起則雷火亦隨之。龍雷並起。而一身三焦藏府。無非火矣。此火之來。俱係樞之不利。寒之所致。若因火熾而更寒之。則火益烈而真元亡矣。故治之不但欲其腎之安。更不可不固膀胱之陽。不但欲其肝之潤。更不可不疏膽之氣。炳章按如此輾轉牽引殊屬支離若如此則五藏無一不敗亦非草木所能治豈固陽疏膽所能

愈耶

心腎相交。全憑升降。而心氣之降。由於腎氣之升。腎氣之升。又因心氣之降。夫腎屬水。水性潤下。如何而升。蓋因水中有真陽。故水亦隨陽而升至於心。則生心中之火。心屬火。火性炎上。如何而降。蓋因火中有真陰。故火亦隨陰而降至於腎。則生腎中之水。升降者水火。其所以使之升降者。水火中之真陰真陽也。真陰真陽者。心腎中之真氣也。故腎之後天。心之先天也。心之後天。腎之先天也。欲補心者須實腎使腎得升。欲補腎者須寧心。使心得降。六味丸丹皮、茯苓。所以寧心也。地黃、山藥。所以實腎也。乃交心腎之法也。

人之生死本乎神。神居於心。心爲火。故火者。生命之原也。戊癸化火。戊爲土。癸爲水。水爲先天。土爲後天。二天化火之原。人之所賴以生者也。

凡人不知所以生。則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死。則不知所以病。不知所以病。則不知所以治。故知生知死。乃知病知安。而知所以治矣。人之所以生者神也。神之所以安者氣也。氣得其平。則神安而無病。氣失其序。則神散而死亡。神氣者。人之性命也。神者心也。氣者腎也。心腎二藏。人之性命所寄也。顧不重哉。故脈貴有神。形

貴有氣。神氣可治。雖危可救。神氣憒亂。雖安必危。然神氣之所以因之衰旺者胃也。能治病者。必不可忘胃。故經云。胃氣爲本。然腎爲胃關。人生之來。其原在腎。人病之來。亦多在腎。腎者命之根也。腎脈不傷。危也可許其生。腎脈有害。安也亦慮其危。蓋腎傷則先天傷。而後天之胃無根。亦必受害。凡久病而不死者。腎傷未及胃也。及胃立死矣。故斷病之訣。在此二天。一傷則病。兩傷則死。既兩傷矣。尙欲救之。愚人也。兩不傷而醫者死之。醫人之罪也。見病不先察此二天。不知醫者也。能醫者。專以此二天爲務。此醫門之秘談也。

驗案

一人每至夜。則頸項強硬。喉痛舌乾吐痰。至天明則諸病皆退。此陽虛不能上達也。蓋夕則陽氣下降於丹田。上焦之陽不足。故陰火熾於上而生諸病。至旦則陽氣從丹田上升。陽升陰降而諸病退矣。治法用補中益氣湯。炳章按此證爲津液不足者多補中益氣未見合法此公以陽不升上之論亦未知果效否觀病須別有證據方可定其屬陰屬陽未可執此一證卽定其爲上焦陽虛也

亢害承制

人受氣以成形。氣失其平則成病。故肝木太旺則肝亢矣。肝亢則害脾。脾害則不能生金而防水。故木亢則金水亦俱傷。斯時當以扶金爲要。金扶則木制而木平。木平則能和土而水不泛。金得生矣。若肺金太旺則肺亢矣。肺亢則不能生水而害木。木病則脾亦損。斯時當扶火以制金。火旺則金暖而平。金平則能生水而制木。木和則無傷於脾矣。又若脾胃過於溼熱。飲食思慮。則脾胃之氣亢。脾土亢則傷腎而不能生金。金弱則水之化原絕。而腎益衰。斯時當疎木以制土。土平則金水俱平矣。又如腎亢則水泛。泛則水失其流行之道。而不能生木。木傷則邪干於土。而脾胃亦傷。故當補火以生脾。脾旺則水有所制而平矣。火亢、水亢、木亢、金亢。一有所亢。皆不能無累於脾。脾有累。則後天氣傷。後天傷。則先天不能成其生生之氣。治宜用納氣法。蓋胃氣爲中土之陽。脾氣爲中土之陰。脾不得胃氣之陽。則多下陷。胃不得脾氣之陰。則無以轉運。而不能輸於五藏。脾既不輸。則心亦無以奉生而化赤。心不化赤。則心火弱不能制肺金。金既無制。則下降之令不行。於是五藏中失其和平者多矣。夫脾氣由心而至肺。肺得氣而行下降之令。入心爲血。入肝入脾亦爲血。入腎爲精。自入爲液。五藏和則能互爲生剋。相生相剋。相制相

化。而無過與不及之病。所謂氣得其平也。其不能平者。或因六氣之感。則外傷而不平。或因飲食勞倦慾事七情。則內傷而不平。不平於先天者。必傷於後天。傷於後天者。必害於先天。一有所傷害。則多氣不納腎之患。故醫者必先審其起病之由。而察其何藏亢。何藏弱。亢者則以所承制之。蓋子能報父讎也。弱者則以生化求之。蓋制則能生化也。而以脾爲要。蓋五藏之氣。皆能奉脾土歸氣於先天之原。萬病俱消矣。

萬物賴陽而生。從土而發。土不得陽。則不能制水。水無以生化。則反來侮土。土自救無暇。焉能復生金乎。金水寒則堅滯而不能生化。雖有微火。亦不明也。豈能化金水之寒乎。急宜桂附薑參救之。蓋陽者胃脘之陽也。救之而不愈者有之。未有不救而能自生者也。炳章按胃中爲沖和之氣故能化物若燥熱則爲偏駁之氣矣且古人以胃爲陽土最喜清潤何能受桂附之辛燥乎唯脾土寒溼者與之相宜耳。

古人云。瀉其有餘。因不足者瀉之。補其不足。因有餘者補之。何以言之。假使木氣盛者。由肺氣有虧。當瀉南方以制肝。使火不相剋。則肺自清矣。若金不足而火盛。火盛則水虧。脾土因亢而不生。當補脾以養金。滋陰以降火。則水自生而血自長。

土常不足。再無有餘。炳章按然則古人又有數皐之說何以通之氣血以沖和爲上。偏勝者乃邪勝也。非氣血有偏勝也。瀉其有餘。是瀉邪也。以邪氣反勝。正氣不足。當卻邪以衛正。補其不足。是補正也。因正氣不足。邪從虛入。當扶正以卻邪。氣血均平。邪從何入。氣有餘者非言氣之有餘。而言火之有餘也。因血不足。氣過盛則化而爲火。五藏空虛。燒爍真陰。爲害甚大。夫人之一身。氣以血爲主。血以氣爲先。血以氣爲先。故當補血中之氣。四物加肉桂。血熱者不宜。氣以血爲主。則當補氣中之血。保元加血藥。治病不可忘血。亦不可忘氣。忘血則四肢不能用。脾無統也。忘氣則體無管攝。肺無主也。氣血互相周流。生生不息。和平之藥。疏暢氣血。宜多不宜少。寒熱之藥。不過却病。宜少不宜多。多則傷脾胃。切宜謹愼。虛中有實。正虛便生實邪。實中有虛。邪實皆由本虛。故實者以瀉爲補。虛者以補爲瀉。總不外亢則害。承乃制。制之道也。炳章按數語格言放手桂附開口芩連者切宜記之

水者所以生木也。水泛則木浮。必得土剋水而後能生木。木者所以生火也。木盛則自焚。必得金剋木而後能生火。火生土。火炎則土燥。必得水剋火而後能生土。土生金。土重則金埋。必得木剋土而後能生金。金生水。金寒則水冷。必得火剋金

而後能生水。此生剋制化之道也。五行不剋則不生。在五藏亦然。人徒知剋我者爲賊邪。而不知剋我者爲夫也。蓋女無夫則不生。五藏無剋亦不生。如水生木。木不生於江湖河海而生於厚土。土剋水而生也。故相生之道。人皆知之。相剋之義。舉世莫知。經云。承乃制。制則生化。有志岐黃者。宜詳味焉。

氣運經絡

氣運之理。非一言能盡。大端要知五運屬地。六氣屬天。故五運有過不及。而生病多在有形之血肉筋骨。六氣之有過不及。而生病多在無形之氣。其過與不及則會主氣客氣。主運客運之五行生制旺衰而論。如主剋客。客剋主。或運剋氣。氣剋運。或一剋三。三剋一。其生化之異。亦如剋之彼此多寡也。其間又有主客運氣。相助相解之不同。太過不及平氣之不一。總之。當其位值其時則正。非其位違其時則邪。如政恆其德。無過不及。則雖剋我者亦同化。故不恆其德。則有過有不及。有餘而往。不足隨之。隨往隨動。動則成敗倚伏生焉。有勝則必有復。則雖我剋我生

者。亦必來復。既有勝復則病生。病之淺深輕重生死之期。則再察其人之本原。或相需。或相背。以定其止發。至於用藥。又當詳當時氣運中。何運何氣。爲害傷人。然後定奪。不得豫以一定之法。該其細也。王肯山曰運氣之詳載於書傳者所謂一定之法也但亦只明其大略而已至於氣化遷流則有常變之殊盛衰之別先後之異真僞之雜細微反復之間未經一指示神明變通之道全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勿爲紙上陳言所印定則善矣慎齋謂須詳當時氣運中何運何氣爲病傷人當時二字大宜着眼慎勿草草混過

經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三陰三陽者。六氣也。地也而本乎天。生長化收藏。五運也。天也而本乎地。辰戌年太陽奉寒。寅申年少陽奉暑。卯酉年陽明奉燥。丑未年太陰奉溼。巳亥年厥陰奉風。子午年少陰奉火。本乎天者。始於天而還復於天。故曰上奉。甲己之年化應土。乙庚之年收應金。丙辛之年藏應水。丁壬之年生應木。戊癸之年長應火。本乎地而還應於地。故曰下應。總之。五運六氣。本一氣也。而有陰陽升降。相生相制之義。故有天干地支十與十二之殊。亦遂有水火木金土。風寒暑溼燥火五與六之別。其實不過一氣。升降上下於天地之間。循環而無端耳。

天元紀曰。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

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蓋五運起於甲。終於癸。甲與己合爲土。乙與庚合爲金。丙與辛合爲水。丁與壬合爲木。戊與癸合爲火。每歲一運。五歲則金木水火土五行。每歲一遷。由左而之右。所謂地道右旋也。六歲則子午爲君火。丑未爲溼土。寅申爲相火。卯酉爲燥金。辰戌爲寒水。巳亥爲風木。本於天而流行於地。地位乎中。乘天之運。以爲運行氣化者也。故六運循環而定位也。然六氣本天也。五運本地也。本在地則用在天。故動而不息。本在天則用在地。故靜而守位。此五運六氣陰陽天地體用互爲動靜也。故知體而不知用。知用而不知體。則於五運六氣之動靜。猶未明也。未明五六相需動靜之機。則治病用藥多差矣。凡五歲之中。當辨其過與不及之殊。五六相生相剋比和之別。則體用分明。強弱了了。生死病安之道。即五年十年之內。俱可預期也。能預期者。能預推五年十年之氣化也。六氣定。五運遷。人身之氣血盛衰生死。亦隨之轉流而無差也。若其人真元完固無損者。則能不隨之而轉流。故人貴保元而治病者。亦以保元氣爲首務也。人病時行之證。是感一時之氣也。如子午年君火司天。則人必多暑傷者矣。然暑氣雖一。而人之稟氣不同。則受病亦異。人但知醫病。未知醫天。六氣在外則爲天。在內則爲人

中之天。卽知醫天。恐亦不能醫人中之天也。醫云乎哉。

五運六氣俱右旋。倘遷入地而左旋則爲逆。所謂子能令母實也。如辰戌年寒水司天。司天者在天也。溼土在泉。在泉者在地也。初氣少陽相火。右旋而成燥金。上升於天。至寒水。倘寒水而化燥金則實。金實則左遷。至溼土。入地而逆轉矣。能無病乎。故辰戌年有溼土之病。當以潤藥治之。蓋潤者水也。水行則溼土得流。有生金之功。無實金之弊矣。此天逆而入地。藥順而達天也。司天主一年天氣。如子午年。君火司天。則一年之天氣。無非君火司事。丑未年溼土司天。則一年之天氣。無非溼土司事。除司天外。其左右間則爲客氣矣。分上下半年者。不過上半年爲天氣之升。下半年爲地氣之降。在泉者地氣用事也。總之子午丑未歲則本乎天者君火也。溼土也。本乎地者燥金也。寒水也。本乎天者氣也。本乎地者血也。故子午年氣病當清。血病當潤。丑未年氣病當燥。血病當溫也。餘以類推。

凡人一身。自首至足。皆有經絡聯之。無斷而不接之處。但其中有五行之別。凡五行經絡。遇其所生則爲根。遇其所剋則隱伏。遇其所屬則爲表爲枝。如肺脈起自中焦。中者土也。土生金。故起於此。其絡循胃口。胃亦土也。譬如瓜藤然。其老根則

本也。其節遇土。復生小根。遇木則生枝果。肺絡大腸。大腸爲金之表。如木之枝。肺爲金之裏。如木之本。人之首。人之根本。故五藏經絡皆倒垂。粗者爲經。細者爲絡。

愼齋遺書

卷二

明　江東　周之幹愼齋著述

後學　曹赤電炳章校點

望色切脈

察色無論四時。無論百病。總以帶土色而有神氣者爲吉。

凡肝熱者。左頰先赤。肺熱者。右頰先赤。心熱者。額先赤。脾熱者。鼻先赤。腎熱者。腮先赤。面有慘色者。寒。目下腫者。溼也。

第一望他神氣色。語言輕重起和眠。彎體卽知腰內苦。攢眉頭痛與頭眩。手不舉兮肩背痛。步移艱苦脚間疼。手久按胸胸內痛。按中臍腹痛相連。好起不眠痰火熱。貪眠虛冷使之然。面壁踡身多是冷。仰身舒挺熱相煎。身面目黃脾溼熱。脣青面冷是陽虛。

第二聞聲清與濁。鑒他真語與狂言。聲濁卽知痰壅滯。聲清寒內是真原。言語真誠非實熱。狂言號叫熱深堅。稱神說鬼踰牆屋。胸膈停痰證號癲。更有頻病相循久。聲音忽失命歸泉。

三問病人經幾日。日間便利幾番行。飲食多少宜冷熱。更兼何味喜嫌分。飲食少通容易治。不進之時療必難。喜冷定知心內熱。好溫必是藏中寒。便若赤黃知內熱。便清定是冷相干。陋章按上三節俱腐淺俗師之歌訣也

治病在看脈辨證。看脈之法。只在有神無神有力無力八字。識得神之有無。則其人之死生。可辨。識得力之有無。則其證之虛實可知。既已知脈。便當辨證。以證合脈。虛實死生。內傷外感。無不了然矣。如證虛脈無力者可補。證實脈無力者亦可補。證實脈有力者可瀉。證虛脈有力者亦可瀉。明乎虛實補瀉之義。則思過半矣。又所謂有力無力。應補應瀉。非獨一經。須看何部有力。則瀉何部。何部無力。則補何部。或因某部有力。以致某部無力者。或因某部無力。以致某部有力者。或有力無力。各自分經者。手下無不了然。胸中始有定見。故有力無力。爲診法要訣也。看脈須先識五藏平脈。金短木長火浮水沉。土則持重。各象五行之體也。

脈要有胃氣。胃氣者。穀氣營氣衛氣。真元之氣。少陽生氣。總謂胃氣也。脈有敦阜之象者。穀氣也。脈有濡潤之象者。營氣也。脈有充實之象者。衛氣也。脈有雍和軟順相續輕清之象者。真元之氣也。脈有生動弦長而無亢厲之象者。少陽生氣也。此數者皆胃氣也。少一則胃氣不足也。故看脈先看此數氣。以定生死輕重而預決死期。則以時令生剋斷之。倘脈少此數氣之一。即爲真病。不少此氣。雖病弗藥而安。此氣已少。雖藥弗救。辨此以爲治病訣。乃軒岐法也。

脈有來因。不外虛實二字。欲知其風虛。只辨人迎氣口二處。大小軟潤便知。如肝脈浮。當病風。而人迎不浮。非風證也。脾脈沉。當病溼而氣口不沉。非溼證也。凡看病外辨六氣。內辨七情。內外只看人迎氣口。故內經辨人迎氣口。爲千古心傳。

脈要和緩中有充實圓滿之氣。即爲有胃陽而無弊。如有一處鞕餒。即別於陽便是病矣。蓋心肝脾肺腎。五藏皆陰。而其中則有胃陽之氣。周流貫暢於其間。肝屬木。木直而長。弦象之也。故其脈弦。弦而如長竿之梢。有耎嫩和柔之氣者。胃陽之氣遊行於中也。心屬火。火之形浮散而起。故其脈洪。洪而有柔靜之氣充溢於中者。胃陽之氣也。脾爲溼土而得冲和之氣。舒徐不迫者。土之象也。故其脈緩緩而

有輕順和柔溫厚之氣者。胃陽之氣足於中也。腎主水。水性下而不升。故有沉實下凝之象者。腎之脉也。沉中而有澄靜收斂之氣者。胃陽之氣納於中也。肺主金。金性潤。潤而有堅凝光明外現之象。故其氣多浮。而輕浮中有潤澤輕陽之氣者。胃陽之充實也。蓋五藏皆陰。非胃陽實之則生意衰落。胃陽者。五穀之氣。所以培養乎先天之真陽。而爲一身四大五藏之生意者也。要乎哉。胃陽之關乎人命也。倘肝之胃陽不足。則肝氣虛。虛則邪氣湊之。除六氣之外。別有五入。如心邪入則脉兼洪。洪則爲木火俱焚之證。肺邪入則脉兼浮毛。其證多鬱悶。蓋肺主氣。鬱乎中而不下行也。脾邪入則脉兼緩。其證多痰鬱胸滿之候。蓋經入而成熱也。多氣塞於咽喉。腎邪入則脉兼沉石。其證多腰重脇痛。蓋腎主水。水入而成寒鬱也。其自爲病。則爲血虛火焚之類。此肝之陽氣不足。當知其病而別之也。(陽氣卽胃陽之氣也)其五藏皆可以類推。知乎此則知補瀉之道矣。如心之陽氣不足。而或肝邪入之。則補心而瀉肝。脾邪入之。則瀉經而寧心。肺邪入之。則理氣而涼血。腎邪入之。則納氣而溫心。蓋腎主水主寒。故用溫。肺主氣。氣鬱則爲火。故用涼。脾主經。故逐經而心寧。如茯苓補心湯之類也。但吾所言。乃一隅也。可卽是而反之。總之。治病以同

陽爲本。乃要法也。但當別其虛實。在何藏何府何經何絡而已。張東扶曰。回陽者。回胃陽也。何藏無胃陽。則治何藏。即上所言心之脾胃虛。肺之脾胃虛。肝之脾胃虛。腎之脾胃虛。胃之脾胃虛。因其虛而調理之。即治病必先脾胃之說也。今人講回陽。惟知以桂附熱毒之品。一概施治。是徒知藥之陽。而不知人身五藏之陽也。豈先生之所謂回陽哉。脈之關節處。只在分理陰陽。然須九等分別。方能不差。如寸部中仍分上中下。三部中仍分浮中沉三候。如上之上。心也。浮也。心有通經處。則脾與胃上之中也。浮而稍沉者也。腎肝上之下也。此其最沉者也。其詳難盡。大約識得陰陽內外上下分屬。便可悟入。

脈法無如內經上在上。中在中。下在下。爲一定。故因體而類推。如心肺居寸。居上浮也。則凡浮者。皆其氣也。皆其用也。

脈者。非血非氣。乃人之神也。神者精氣血三者之流行也。若人外無疾病。而脈見枯寂。神先去矣。若外感病而脈見枯寂。此因神死而外感來也。不死何待。若內傷病而脈見枯寂。此因病而神少。非神少而病也。故可救。若內傷飲食寒煖。脈見枯寂。亦不救。若因思慮所致。卽不妨。蓋思慮傷神。非本原精氣血有枯寂而見此脈也。能處處調神則生矣。

人身有先天之元陽。有後天之元陽。有先天之元陰。有後天之元陰。先天元陽。足與不足。別之於右腎右尺。先天元陰。足與不足。別之於左腎左尺。此由人生所稟父母之精氣。有足有不足而致此者也。大凡先天元陽不足者。右尺多微弱而不旺。有病則多偏屬於陰。或不能耐寒。或不能多食。或靜默少慧。或手足不耐勞苦。其類不一。無非陰盛陽衰之證。稟此氣質者。一生陰藥俱不宜妄用。若再誤用陰藥以助陰。陽益大衰矣。先天元陰不足者。左尺多微弱而虛細。有病則多偏屬於陽。或多發熱。或不能久耐事。或不能靜安。或狂而多言。皆陽有餘而陰不足之病也。稟此氣質者。一生陽藥俱不宜妄用。苟或用陽藥而誤。則火益烈而水益虧矣。王胥山曰古人謂陽藏者宜用涼陰藏者宜用熱亦是此義譬之人性相近而有上智下愚之不移者其天定也若中人之性可善可惡者則固多矣人體之不同亦有偏於陽而一生不便陽藥者亦有偏於陰而一生不便陰藥者苟或誤用必致危殆固有之矣若夫中人之體陰陽不妨兩用者固多也學人當隨時隨證酌而用之慎勿妄執己意而爲膠柱鼓瑟之見以致人命於傾危也

後天之元陽、氣也。氣之主脈。則右寸肺也。右寸之脈。多細弱而軟。是後天之元陽不足也。其人衛氣易傷。皮毛柔薄。不任風寒。此等人宜以保肺爲主。參耆之屬要藥也。後天之元陰血也。血之主脈。則左寸心也。左寸之脈多微弱。是後天之元陰

不足也。其人必多火熾之患。蓋君不主令。而相火代之故也。不能多用心。不能多耐事。營養多不足。血脈多滯遲。藥宜當歸、芍藥、生地、麥冬、棗仁以養心爲主也。此四部實爲陰陽氣血之根元。至論其氣血流通。互相灌注而爲生長。則先天以脾胃爲歸。後天以脾胃爲原。脾胃者。又陰陽氣血之歸本處。胃爲氣之原。脾爲血之原。統屬右關一部。故右關之脈。聯乎尺寸。而爲先後天之至要脈也。夫脾不運。則胃不升。脾胃之氣。不升不運。則陰不生而陽不舒。血不長而氣不旺。故土爲中州。貫乎四藏。而爲陰陽氣血之所賴者也。若脾胃生發之氣。即少陽膽氣也。膽氣不疎。則胃陽不發。肝血不潤。則脾血不藏。是肝膽之在左關者。又脾胃生發收藏之要脈也。左關不利。則右關不安。兩關不利。則尺寸之脈。亦必不得其平。此則診三部九候之要法也。

看脈三部全按。察其通身之氣血。一指獨按。察其各經之旺衰。然其中惟尺脈沉微難辨。且爲脈之根。尤不可忽。

浮沉遲數爲綱領。表裏陰陽仔細分。緩脾滑大洪爲火。木性弦長短濇金。革散濡微芤沒裏。伏牢細弱外無形。緊弦虛實無難辨。結促休將代等倫。動脈有胎還足

喜。虛人豁大亦堪驚。和緩有神方是胃。力來亢厲客邪侵。總詳胃氣論生死。審力須知內外因。

兩寸。一主氣。一主血。能領一身諸經絡營衞。脈分兩部。理卻一連。如陰陽內外上下。不能不分而又不可不合也。

膽脈多弦。其來有柔順之致。則爲少陽生氣。其來有亢厲之氣。則爲厥陰木枯之病脈。凡童子之脈多弦。少陽象也。

肝脈浮長。長者木之形也。浮者木之性也。

脈見於右手不平者。莫作外感有餘治。脈見於左手不平者。莫作內傷不足治。左曰有餘。右曰不足。

若脈浮大而數。宜於氣藥中佐以血藥。若脈沉細而數。宜於血藥中兼以氣藥。

熱則流通。凡浮大數長皆熱也。寒則堅凝。凡沉小遲短皆寒也。實則形剛。凡實滑弦緊皆實也。虛則形柔。凡虛澁濡緩皆虛也。

浮爲在表。沉爲在裏。大數爲熱。小遲爲寒。長爲熱。熱則流通。短爲寒。寒則凝結。實爲邪氣實。虛爲正氣虛。滑爲血熱有痰。澁爲血虛有鬱。弦緊爲痛。弦堅爲積聚。緩

濡爲溼。緩大爲溼熱。

凡虛損勞病。俱見於右尺。傷寒外感。俱見於左尺。左手不見太陽之脈。太陽之脈洪大而長內傷勞役無疑。

內傷左脈短細而澁。右脈浮大而虛。左爲氣中之血。左爲肝肝生心肝主升爲氣心主血故爲氣中之血也陽氣下陷。不能生陰。故血枯而脈細澁也。右爲血中之氣。右爲脾脾生肺脾主血肺主氣故爲血中之氣也脾胃虧損。不能生金。故氣虛而脈浮大也。

兩尺無脈。是爲無根。將有痰厥之患。兩寸無脈。是爲氣閉。則有陰陽不升降之憂。一者升而不降。一者降而不升也。

弱緊數之脈。表裏俱虛。弱爲中氣不足。緊爲肺虛不衞風寒。數爲血不足也。

緩爲脾之本脈。緩而有力爲太過。緩而無力爲不足。若脾部見弦脈。爲木乘土位。中氣不足所致。是從所不勝來爲賊邪也。若見沉細。是水反侮土。從所勝來爲微邪也。兄短澁是火剋金。從後來爲虛邪也。若見洪大是火生土。從前來爲實邪也。

凡看病先認定本部脈形。若兼見別部脈形。或從所生來者。或從所剋來者。以五行之理推之。斷病無差矣。

阿阿緩若春楊柳。善狀胃脈者也。六部俱見此象。是爲有胃氣。脈緊數者。緊爲表之陽虛。數爲裏之血虛。細數者。細則無水。數則有火。短數者。短爲肺氣虛。兼之以數。則火剋金矣。若浮有沉無。陽氣將脫。炳章按數語的當故虛勞證見細數脈則不治也脈細少氣。氣乃水母。氣少則無水可知。脈大數則無火。數則心煩。是邪火有餘。真火不藏而無也。

洪者火之脈也。火之來。肝之虛也。木枯生火也。

弦者減也。在左關爲實。肝血減而肝氣亢也。在尺爲虛。子食母氣也。尺脈短。水枯不能生木也。六脈俱弦。腎水不足。不能平肝火故也。然欲扶腎則於脾氣有礙。宜用參者以補脾。脾旺生金。則可以制肝而生腎。先天後天俱受益矣。故曰。醫宜從虛著脚也。炳章按水虧則火熾參者入口未受其益先蒙其禍奈何凡尺脈微。寸之故也。金不生水。故水弱而尺微也。而寸脈之故。又關之故也。脾不健運。故金失養而金子衰也。生脈散、要藥也。

凡虛損見數脈。爲胃氣不足。若轉緩弱。爲胃氣生發之象。蓋緩則有寬裕不迫之意。弱則有軟嫩柔和之態。象少陽春生之景也。故脈見數。宜單補脾陰以養胃氣。

猶可轉也。肺脈豁大。須防作瀉。瀉而脈數。病難愈矣。（一本云內傷作瀉者見此爲難治）病後脈多細小。細小而和軟。則有神而易痊。細小而搏擊有力。則神少而難痊。脈不可拘。如浮因表而來者可汗。浮因裏而來者可下。若但知浮爲表。沉爲裏。非善治也。故脈浮矣。而其沉分堅硬有力。則知此浮非因表固。乃裏熱實。火炎脈浮也。宜從其沉分堅實施治。故凡疑似之證。細察兩手尺部。及六部沉分。方可辨其真也。

左手寸脈旺。右手尺脈亦旺。是君不主令。相火代之。宜六味丸主之。如單左手旺。生脈散加茯神、遠志、棗仁。（張東扶曰相火上入心部宜壯水以制火若心火自旺則清而斂之可也）

右手尺脈旺。左手尺脈亦旺。清肺爲主。生脈散加歸身。如單左手尺脈旺。六味地黃丸。右手寸脈旺。清肺。

右尺旺。六味丸。或六味湯。左右尺俱旺。亦六味湯。

右尺微細。八味丸。左右俱微細。亦八味丸，

寸脈旺。下尺微細。六味丸。（張東扶曰下字似當作右或當作兩）

兩寸脈浮而無力。宜補上焦。用補中益氣湯。上焦元氣足。其氣火（一作）下降。兩尺脈

浮而無力。宜補下焦。用六味丸。下焦元氣足。其氣上升。

兩寸洪而有力。宜降火。涼膈散、黃芩芍藥湯、導赤散。

兩尺洪而有力。陰虛火動。宜滋陰。用黃柏、知母。

兩寸豁大無力。宜大補。兩尺豁大無力。宜升陽散火湯。

寸脈微細者。宜溫補。（爲陽氣不足也）尺脈微細者。宜溫煖。（爲陰氣虛寒也）

二尺浮大。肺氣先絕。（張東扶曰二尺浮大知是腎虛確緣肺金先敗不能生腎水之故）左尺微細不起。右尺帶數。或浮大。病名虛損。調理二三年方得愈。凡浮大之脈。見於右尺者。俱是假火。假火從內傷施治。

右尺陽中之陰。（右尺脈主火有離象焉是爲陽中之陰也）若沉細數。陽中之陰虛也。當救其陰。六味丸。若浮大而有力。陰虛火動。四物湯加黃柏知母或六味湯加生脈散。若浮大而無力。當責其無火。宜補中扶陽。保元湯。用黃耆必用肉桂。一斂一散。浮大而見豁。亦宜保元湯

左尺陰中之陽。（左尺脈主水有坎象焉是爲陰中之陽也）若沉細數。陰中之陽虛也。當救其陽。八味丸。浮大而有力。傷風外感。發表散邪。浮大而無力。當責其無水。宜六味丸。浮大而見

豁。陰氣將絕。難以取效。

脈沉而有力。大便閉者。承氣湯。沉而無力。大便閉者。芎歸枳殼湯。凡脈沉而帶數。陰中伏火也。宜瀉陰中之伏火。六味丸。胃脈見豁大。保元四君子。加麥冬、五味。見於脾脈。保元湯。加乾薑、白朮。見於肺脈。八味丸。見於心脈。大補陰丸。見於肝脈。四物湯加黃柏、知母。大凡豁大之脈。須沉緩者可治。沉則胃不絕。緩則脾不絕也。倘非沉緩。其何能藥。

凡脈豁大外有火。沉細裏有火。六脈俱有火者。宜八珍湯和之。脈大亦火之使然。

凡脈浮大數。或兩手俱浮大數。或輕按浮大。重按虛小。或腎脈重按無力不清。皆是中氣不足。微緊微弦微數。皆係脾胃不足。

凡脈沉遲。冷汗出。險。沉細。冷汗出。死。洪大冷汗出。立死。張東扶曰冷汗陽虛沉遲沉細陽虛之脈細甚於遲故有險死之別洪大虛陽脫矣故云立死

如脾脈頓細。腎脈重按無力不清。外無表證。宜補中益氣。炳章按細爲陰虛脾脈細宜補脾陰且腎脈無力尤爲陰虛之征不宜補中益氣之升舉

尺脈大於寸脈而俱有力。爲陽虛陰盛。宜汗之。寸脈大於尺脈而俱有力。爲陰虛

陽盛。宜下之。汗則從陽下則從陰

尺脈浮而有力宜表。浮而無力宜補。沉而有力。滋陰降火。沉而無力。地黃丸。

左脈微弱。右脈豁大有力。六味丸。加五味、炮薑、益智。右尺大。君不主令。相火代之。

邪火不殺穀。宜用溫火生土之義。六味丸加五味、炮薑、益智。邪火不殺穀。土中無正火也。單用六味。則土寒。加此三味。可以退邪火。溫正火矣。張東扶曰左脈微弱血不足也右脈豁大有力陰火起也用六味所以壯水制火加下三味所以斂火歸原且不令水氣得以寒中也

血證脈見豁大無力可延。短數緊數細數。豁大有力。不祥之兆。張東扶曰脈數爲胃氣不足宜補脾陰以養胃氣豁大氣虛有火無力者和軟也胃氣猶在故可延短則氣疾細則無水緊數則表之陽虛細數則裏之陰虛有力則無胃氣故爲不祥之兆

凡身熱自汗。俱屬血分虛。若脈浮大無力。作陰虛治之必不效。惟脈浮大有力者。六味湯加人參。

下部見數。不得用炮薑。炳章按數脈不得用熱藥宜用附子升氣。上部見數。宜炮薑。以其溫中達下也。張東扶曰乾薑歛火歸原下部有火用之則火固而不散

命門脈不起。是爲心之正脈。沉小亦是正脈。相火不敢亢君也

豁大、心包絡少血。宜歸脾湯。爲短爲澁。俱是心包絡不足。肝脈弦長。脾脈短。是爲

脾陰不足。宜山藥、蓮子、五味之類。帶數、中氣不足。補中益氣湯。脾脈緩。肝脈或弦或緊或弦。緊洪數。俱從肝治之方愈。肺脈短澁。心脈浮洪。宜利小便。引心火下行。肺脈浮大或豁大或微細。縱心脈不平。亦當從肺治之。（張東扶曰心火來克肺金宜從肺中瀉火若單治心則肺病不除）

浮而有力當汗。無力當溫。沉而有力當下。無力當補。凡豁大之脈。俱是陽虛。（張東扶曰沉而短細數俱從內治之）凡右關脈緩而有力。乃胃強脾弱。用白朮一錢。白豆蔻二錢。甘草五分。陳皮五分。研末。米湯調服。（炳章按胃強脾弱當抑胃扶脾枳朮丸是也如用先生此方當加川連以抑胃其義方全）

脈細宜沉。細而浮。陽虛之漸。轉沉爲數。勞病不治。

脈弦。甘酸之劑皆可用。黃耆建中湯。

脈洪。甘寒之劑皆可用。熱邪所傷。三黃丸、調胃承氣湯。

脾胃脈緩。如得本經太過。溼邪所傷。除溼滲痰之劑皆可用。平胃散。加白朮、白茯苓。五苓散。

脈澁。燥熱所傷。甘溫甘潤之劑皆可用。四君子。加熟地、當歸。生脈散。加歸身、山藥。

脈沉細。寒邪所傷。甘熱之劑皆可用。理中丸湯、四逆湯。寒甚。理中加附子。益黃散、

養胃丸。

六脈俱弦。指下有虛。脾胃虛弱病也。

六脈沉緊。按之不鼓。膀（一本於不鼓下多膀胱勝小腸也此水投於火十一字）大寒之證也。宜溫之。脈沉緊而澁。按之空虛。中寒證也。脈洪大而澁。按之不鼓而無力。是爲陰虛。（一本作寒）乃氣血俱虛之極也。

脈緩而弦急。按之洪大。病在中。脾土受邪也。脈大則無火。脈細則無水。

凡雜病傷寒老人。見歇至脈者。俱將愈之證。唯吐而見歇至脈者。必死之證。蓋病後而見歇至者。邪去正虛也。吐屬腎。吐後而見歇至者。腎氣將絕不能續也。故知必死。

尺脈浮沉俱有力。宜下。無力則爲虛。宜補。寸脈浮沉俱有力。宜汗。無力則爲虛。宜升。寸脈細微。陽不足。陰往乘之。補中益氣湯。尺脈洪大。陰不足。陽往乘之。補中益氣湯加黃柏。左脈弦滑有力。熱不退。四物湯加知柏小柴胡之類。右脈弦數無力。補中益氣湯。或補脾陰不足。左病右取。右病左取。上病下求。下病上求。左尺浮緊有力。傷寒宜解表。汗出卽愈。但有力不緊。清心蓮子飲。無力則爲虛。

六味地黄丸。沉實爲寒。沉遲爲虛。宜溫宜補。沉微弱則爲虛。不宜直補。所謂補腎不若補脾。正與此同。沉數陰中無陽。八味地黄丸湯。右尺浮而有力。係邪脈後必泄瀉喘促而亡。（浮爲陰虛有力爲邪火泄瀉下虛不固也虛不能納氣歸原也）

凡脈浮取不得。爲陰中之陽虛。沉取不得。爲陽中之陰虛。未至而至者爲實邪。應至而不至者爲虛邪。短爲肺氣虛。兼之以數。則火剋金也。（學易草廬本於望色切脈一篇至脈細則無水一句而止以後二十行係東扶續書於後者蓋亦是愼齋之辭爲他門人所錄而此本未及編入故補錄之今稍低一字以別於學易草廬之原本）

辨證施治

凡有熱病。喜熱飲食。睡臥不得。衣被不可近者。俱是陽虛之病。（按此亦未可爲的據凡胸有痰飲者多喜熱飲若誤認陽虛而用熱藥久必受其害）

凡泄瀉腸風等證。小腸薄不能傳送。故滲入於大腸。

凡乾燥等證。大腸虛不能潤澤。故澁滯而難出。

脾虛食不磨。有宿食則酸。胃虛飲不消。有宿飲則嘈。

脾實食消肌滑。脾虛體瘦。四肢不舉。

汗至頸而還者。陽不發越。至臍而還者。陽氣將動。至足者。陽氣周流一身。病將自愈。

肺病則周身不攝。脾病則四肢不舉。

凡渾身脹痛。俱屬陰分血虧。大熱亦屬血分。微寒微熱。或有熱不退者。汗至頸而還者。俱是氣分。氣分宜補中益氣湯。見證加減。血分宜芎歸湯加肉桂。或四物湯加麻黃肉桂。胸中脹滿。四物湯加蘇梗。

口不知味。有實熱者。有虛熱者。口不知穀味。中虛可知。蓋穀氣入脾胃。中氣賴以養也。不喜非不足而何。二者各自不同。中氣實則空。空則上通下達。中氣虛則實。實則痰凝氣滯。

如撲打損傷。服破血藥。不得去者。必成中滿。其毒氣入脾故也。

凡有表證。俱屬裏虛。王胥山曰此卽邪實皆由本虛之義蓋示學者治病不可不求其本而探其微也至於處方定劑則有隨機因證輕重權衡之法在苟或錯會其意而以用藥補散之說爲節印板注腳大失周氏立言救世之一片婆心且使不學無術之庸人得起而議其非矣○炳章按此說究竟非是果係裏虛卽當用補豈有以補愈表證乎卽補中益氣之法原非爲外感而設於此誤認受害不淺王胥山先生雖曲爲之說以時會之不足以掩其失也

自熱。蒸蒸發熱。似煩非煩。補中益氣湯。寒熱似瘧。補中益氣湯加二陳。微寒微熱。

陰中之陽虛。宜補上焦。八珍湯加黃耆。如胸膈不寬。加入痰藥。自汗微熱。陽中之陰虛。八珍湯加肉桂。如腹中痛。加乾薑、吳茱萸。

寒熱似瘧。表之陽虛也。表陽者。卽慓悍之胃氣。升於巔頂。浮於皮毛者也。升浮之氣。無時或息。胃氣虛。則有時不能升浮。鬱於半表半裏。外與太陽爭則寒。內與陽明爭則熱。補而升發之。何寒熱之有。久而不治。則胃氣之升漸少。升少則陽微而惡寒。升少則降亦少。降少則血少而發熱。宜八珍湯、十全大補湯治之。微寒者。陽虛也。微熱者。陰無從生。虛陽無附耳。八珍陰陽並補。加黃耆則補陽之功居多。自汗雖屬陽虛。然津液少則陰益虛。故發微熱。八珍加肉桂。則補陰之功居多。

凡讀書人。精神恍惚。汗出不睡。或洩瀉。或多痰。病雖不一。要之皆發於心脾。蓋思慮多則心火乘脾。君不主令。相火用事。倘不清其源。正其本。陽氣愈陷。病氣愈盛。歸脾湯之類。是爲對證。張東扶曰心火乘脾脾陰受虧宜補脾之陰不當補脾之陽凡五藏相乘各當察其陰陽傷陰則補陰傷陽則補陽設或陰陽誤施爲害不小○炳章按此條不的亦非歸脾湯所能治凡思慮多則心血虛脾無所受氣而亦虧歸脾湯專補脾陽爲能治之薛一瓢治病發心脾以歸脾湯合天王補心丹加減爲丸庶幾近之張東扶之註甚精可以爲法

凡人夜間多思。致睡不寧者。淡竹葉、棗仁二味。煎服卽安。

凡下焦有病。六味丸可通用。若遇洩瀉。其要只在調理脾胃元氣。又不可輕用地黃。（張東扶曰地黃能製得極熟亦不致有壞脾氣大約泄瀉者用之監以山藥茯苓之類斯可矣○炳章按泄瀉者多兼溼熱地究宜斟酌）

凡洩瀉屬脾宜燥。脾惡溼也。屬腎宜潤。腎惡燥也。腎之洩瀉。失閉藏之令。不能收攝二便也。（王胥山曰治洩瀉之法數言已盡今人但知治脾不知顧腎宜其得失相半也）

凡治病見證雖多。有吐只宜止吐。有瀉只宜止瀉。止吐後。須用六君子調理。止瀉後。須用參苓白朮散。加木香調理。

凡上焦病。宜開發之。中焦病。宜和之。下焦病。宜達宜緩。

見病醫病。醫家大忌。蓋病有標本。多有本病不見而標病見者。有標本相反不相符者。若見一證。卽醫一證。必然有失。惟見一證。而能求其證之所以然。則本可識矣。如頭痛發熱惡寒。筋骨疼痛。此外感實證也。然陽虛則惡寒。陰虛則發熱。血虛則筋骨枯而多疼痛。胃虛肝虛腎虛。皆有頭痛之證。（不是外感實證）如默默不語。四肢無力。氣短身寒。此內傷虛證也。然胃實脾不運。而默默不語者有之。陰氣升騰陽不得令。而身寒者有之。（不是內傷虛證）種種變幻。實似虛。虛似實。外似內。內似外。難以枚舉。皆宜細心求其本也。本必有因。或因寒熱。或因食氣。或因虛實。或兼時令之旺衰。

故治寒者溫之。熱者清之。食者消之。氣者通之。實者平之。虛者補之。再兼時令之味。而病已矣。此法當知

諸病不愈。必尋到脾胃之中。方無一失。何以言之。脾胃一傷。四藏皆無生氣。故疾病日多矣。萬物從土而生。亦從土而歸。補腎不若補脾。此之謂也。治病不愈。尋到脾胃而愈者甚多。凡見咳嗽自汗。發熱肺虛生痰。不必理痰清熱。土旺而痰消熱退。四君子加桂、薑、陳皮、北五味。後調以參苓白朮散。炳章按知本之論然脾胃之用在升降運化撥轉氣機尤為要着未可徒以四君六君為足盡脾胃之治法也

脾胃不足。當責其無陽。亦有陽亢熱不退。自汗怕寒。四肢倦怠乏力之證。中虛表熱。或潮熱自汗。莫離補中正方。表熱加羌活。腹中脹滿。加附子、薑、桂、吳茱萸、青皮、神麴之類。調理用八珍湯。氣血兩虛。十全大補湯。陰虛火動。脈洪大而不作瀉。六味湯加人參。惡寒、八珍丸。腹痛理中丸。虛損、虎潛丸。病證多端。顛倒難明。必從脾胃調理。乃岐黃之正法也。

諸病有吐瀉見證。莫忘脾胃。雖有雜證。以末治之。氣短脈有力屬實。無力屬虛。氣脈俱長者易治。虛損氣促者難調。久病不宜脫形。若內傷虛損不足之證。不拘藥

之多少。宜久服有效。如藥力未至。必不能成功。補中益氣湯加附子。無汗加羌活。若自汗發熱。保元湯加白朮、桂、附、歸、芍、二陳必愈。凡病日久。陽虛無疑。蓋因胃失生發之氣。保元甘溫退熱之聖藥也。舍此而用寒涼。必死無疑矣。雖大便燥結。陽陷於陰分切勿下之。諸病必尋到脾胃之中乃東垣之高見胃主生發之氣。七情六欲。皆足以傷胃。至於不思飲食。十二經絡有一處之滯。則生發之氣不行。生發之氣不行。四藏皆無生氣。病日多矣。醫家於氣血寒熱虛實不辨。忘脾胃而投藥石者。十常八九。所以往往害人也。

驗案

一人左手寸脈中候微數。重按無力不清。關脈中候沉候皆有力。尺脈沉細有力。右寸中候游。重按不見脈。關脈中候若有力。下微不清。尺脈沉數無力。此內傷不足之證。脾肺二經受病也。治以補中益氣湯。使陽得生而陰得長。加鹽水炒黃蘗二分以救腎。加棗仁一錢以安心神。小水或熱或不利。加遠志、蓮鬚各五分以達之。炳章按凡治病未有舍證而專言脈者亦未有舍脈而專言證者必脈證合參乃得其真此病未知所現何證據脈則土弱木強腎水亦虧何能任升柴之升散

雖有黄柏炒二分亦不足以拔腎

一人左寸脈短澁。乃心血不足。關脈微弦無力。左尺沉細。右寸微浮而散。右關按之若有力。舉之不足。重按無力不淸右尺沉而無力。責其無火。宜大補氣血。治以十全大補湯。

一人五十八歲。右脈帶弦。左脈豁大有力。弦爲木脈。見於右手。胃受木剋而虛也。左脈豁大有力。邪火盛也。不治之證。炳章按此未見卽爲不治之症特非補中益氣所能治耳

一婦人年三十。左寸浮大。左關大。左尺洪大。右寸浮大。右關尺俱沉細無力。治方用山茱萸、白茯苓、生地黃各一錢。澤瀉、陳皮各五分。川附子、生甘草各二分。薑棗煎。蓋浮與洪大屬火。故壯水以制火。澤瀉、白茯苓引火下行。關尺沉細無力。眞火不足。故加附子以溫之。

一婦人六脈純陰。或二三至。或四五至見歇。此血中之氣虛也。四君子加白芍、肉桂。理脾和肝。山藥糊丸。血中之氣脾爲主。脾土旺則上焦肺氣亦足。蓋脾爲太陰。肺亦太陰。二陰皆賴陽以生。用桂則土溫而金不寒。氣血自然生發也。

一人兩尺脈沉微。脾胃脈弱。肺脈中候沉澁。此火不能生土。寒在下焦。痰在上焦。

必轉咳嗽。然後陽氣發生。方爲佳兆也。用藥之妙。須虛處著力。一落在實處。再難長進矣。炳章按據脈而論所議原不謬但贅以須從虛處着議云云則似無論何脈何證總以補虛爲事矣如何其可

慎齋遺書

明　江東　周之幹慎齋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點

卷三

二十六字元機

理

資生萬物位坤宮忌溼宜溫益理中。血氣源頭從此化。先天化育賴爲宗。○土爲萬物之母在人身則屬脾胃。喜溫惡溼。地黃溼滯之物。非其所宜。唯與參、苓、耆、朮、甘、薑、豆蔻、陳皮、山藥之類相投。深有補益。先天後天所生氣血。由此而化。凡治百病。先觀胃氣之有無。次察生死之變化。所至重者。惟中氣耳。可不謹乎。

固

一點真陽寄坎中。固根須要藥靈通。甘溫有益寒無補。我笑丹溪錯認功。○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氣。藏於坎中。其氣自下而上。與後天胃氣相接而生。迺人身之至寶。勞傷過度。損竭真陰。以致精不能生氣。氣不能安神。使相火妄動飛騰。而現有餘之證。非真有餘。是因下元不足之故也。火與元氣。勢不兩立。若執丹溪法降火滋陰。而用黃蘗、知母治之。恐其愈投愈損。（王胥山曰丹溪以四物湯加黃蘗知母爲滋陰降火之妙劑亦是一法若以慎齋所言之證而以丹溪之法治之大非所宜矣○炳章按語甚精奧然以此詆丹溪則不可王氏批語甚爲的當焉）若見此證。宜溫補於下。而火自歸原。病卽愈矣。如元氣驟脫。相火亦衰。脈微足冷厥逆。名脫陽證。更宜大劑溫補。緩則不能救矣。

潤

肺爲華蓋主皮毛。金體由來畏火燒。便竭皮枯津液涸。滋乾潤燥見功勞。○潤治之方。其理不出乎滋陰潤燥。流通血氣。夫人身之中。水一火五。陽實陰虛。若嗜欲無節。以致腎水受傷。虛火爲患。腎虛惡燥。或前後閉結。或痰在咽喉中乾咯。此皆津液不足之故。而火動元陽。焉能全其化育。理宜補養肺金。使金水相生。（肺金本作腎鐵）

鈡之自然出入升降。濡潤宣通。何愁病之不愈哉。

澁

脾賓生痰滑洩。腎虛氣弱多溏。遺精失禁便不藏。溫澁相投切當。◯澁治之法。其理不出溫補。健脾行經。凡脾經生痰。以二陳加參、朮、香砂之類。腎虛失禁。或溏洩。或多溺。俱宜溫補於下。但下虛滑洩之證。非獨健理坤位。亦宜固守坎宮。蓋腎為胃關。關門緊固則二便分調。自無不藏之患矣。王晉山曰大便滑洩亦有因脾經生痰所致者宜以二陳治之若下元虛弱者舍溫補更無別法矣故分別言之慎齋以溫補為澁字元機註腳蓋以脾腎兩固則二便均調啟閉有節自無鶩溏峻瀉關門不禁之患澁治之要莫尚於此與世醫之專用芡實金櫻子粟殼之類為澁藥者相去遠矣

通

痢疾洩痛用通因。驗色分明辨久新。寒則當溫熱當下。有餘不足妙如神。◯通治之法。不出於瀉利二端。若瀉利後重逼急而痛太甚。速去無度。或滯不行。或身熱色赤。此等理宜急下。如不痛者。此乃積也。所有不通旁流之物。俱宜下之。所謂通

因通用之法也。若用止藥。則瀉愈甚而病愈增矣。至於痢久色白。或兼紅色。氣息腥穢。身冷脈弱。下洩無度。腹痛喜按。切忌芩、連、梔、柰、寒涼之劑。急用桂、附、乾薑、溫補為要。若瀉久而鶩溏者。亦宜加參、苓、山藥之類溫之。古云諸積諸痛。喜溫而惡寒者。斯言信矣。人有貴賤。貴虛而賤實。尤宜識此。王胥山曰貴者多虛賤者多實凡病皆宜識此不獨瀉利一證慎齋特於此條發其例耳夫富貴之人多勞其心又耽嗜好故有病者其正氣多虛貧賤之人祇是勞力但於風雨寒暑燥溼不能避忌故其病也多本邪實此人事之固然也若貴者之先天充實或者培養得宜而賤者於勞力之外兼復勞心又或縱欲無度則虛實之形必自相反不可執一而論

塞

塞因之法妙難傳。疏啓中間峻補兼。此理若能知得透。誰云醫道不通仙。◯塞治之法。甚則駭人耳目。可謂難也已。謂氣無補法人皆慎之。殊不知下氣虛乏則中焦滯實。蓋腎為生氣之原。若先天氣乏。不能與後天胃氣相接。而喘脹生焉。故胸脇滿甚。不若疏啓於中。峻補於下。乃前賢之準繩。其功有捷徑之妙。筆不盡述。惟知脈者能悟之。且用藥之法。輕則泛上有礙。重則降下無妨。人參隨下焦藥。亦入下焦。不可不知。

清

清肺甘寒味最良。水金滋養此源長。如加辛燥純涼劑。便使真元氣自傷。○肺爲五藏華蓋。統攝諸氣。運行不息。乃至清之分。秋毫難犯。所最畏者火也。苟或心有傷感。以致肺中火動。中焦之氣必傷。而咳血嗽痰之患作矣。夫金受火制。則無健運之能。而百病生焉。藥宜甘寒滋養。使子母相生。不受火形。其氣自清。乃爲良法。辛燥純涼之劑。不宜輕用。用之稍過。則反傷其氣。必須察其脈之虛實。脈如不足。雖有痰血。亦宜溫補真元。切忌寒涼。凡衄血吐血。勢未甚者。當行從治。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之類爲宜。若用寒涼。理無是處。（炳章按抄本多乾薑肉桂）

揚

外感風寒咳嗽。身多發熱頭疼。或兼火鬱在諸經。發散輕揚以定。○四時感冒風寒。時行疫證。實非真傷寒。初感則入於太陰肺經。故咳嗽痰多鼻塞。或頭疼發熱。狀似傷寒。（錢本作有似外感重而內傷相夾者一樣）不可遽用甘辛發汗。但當察其脈之虛實。驗其證

之有餘。以輕劑兼風藥引而揚之。如葛根升麻荆芥之類。參蘇飲之屬。或兼火鬱。少加清涼亦當。

逆

人火分明勢緩然。寒涼滅伏藥相兼。兩途虛實應須別。莫使差訛致倒顛。○經云。微者逆之。人火者。乃心火也。其勢不速。可以水滅陰伏。黃連之屬。可以治之。用寒以益心。此之謂也。（張東扶曰心之真陰傷然後君火熾用寒以益心非爲心屬火而用涼以折之也亦救其心之真陰而火自靜耳）且真陰藏於離宮。故曰神陰與相火治法大相違矣。（復言可以用寒之故張東扶曰火旺於南南離也心也而真火實生於腎水旺於北北坎也腎也而真水實生於心）名雖曰逆。實正治之法也。

從

龍火飛騰大速。遇寒光燄滔天。惟其推折勢難兼。邪退正隨管見。（錢本作難將涼劑去推安從治今人誰諳）○經云。甚者從之。從者從其性也。蓋龍火者。相火也。其勢大烈。不可水滅陰折。從其性而伏之。惟桂、附、薑之屬。可以治之。庸工不識此理。凡見火病。不分陰陽。

不辨虛實。確謂知毋黃柏。獨能補腎滋陰。不知陰氣化火。火勢愈強。是不明龍雷之性。逆從之道也。末二句錢本作真陰在坎卻與心火同治謬矣

求

嘔逆聲頻氣有餘。欲飡難入費躊躇。寒因熱用無他技。薑製梔連倍竹茹。○求者求心火之有餘也。蓋心爲君火。不戢則自焚。自焚則死。況真精所藏之位。性喜寒而惡熱。太僕云。寒以益心。誠哉是言也。又云。嘔逆生而食不得入。有火之病。宜求所謂寒因熱用。是其法也。

責

寒動乎中因腎虛。腎虛陽脫氣難拘。須知地戶宜常閉。失禁令人必喪軀。○責者責腎水之虛也。人之兩腎。爲一身精氣所藏之處。經云。天門常開。地戶常閉。天門謂口鼻。地戶卽腎之開竅處。故知兩腎。乃先天水火之窟。元氣之厚薄。於此分焉。形軀之壽夭。由此判焉。善保養者。使火不妄動。真氣不損。存守於中。乾坤不息。與

胃氣相接。何病之有。王晉山曰眞氣卽是腎中元陰元陽之氣相火一動眞氣不自泄相火不動則眞氣靜存於內生化無窮盡根於此不善養者。勞欲過度。眞氣漏泄。相火橫行。邪氣無制。於是百病生焉。又腎虛則寒起。若眞陽脫而作瀉者。是門戶不禁也。脈存者生。脈脫者死。藥宜峻補於下。遲則不能斡旋矣。經云。熱之不熱。是無火也。食入反出。是亦無火也。並溫也。溫之不愈。其死速矣。一作溫而不愈者有之未有不溫而能愈者也

緩

久而增氣理悠長。緩治中和物化常。脾胃相通辨穀氣。藥如偏勝不爲良。○經云。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之久。夭之由也。此言藥之氣味。治之緩急。出乎醫之調變也。蓋胃中清純委和之氣。偏與穀肉果菜相宜。卽參朮亦有偏勝。此先哲之格言。自當視其病之緩急而治亦如之。夫病有新久。新則勢急。宜治以重劑。久則勢緩。宜調以輕劑。一切內外傷。邪氣已退。藥宜間服。當以飲食調之。於中有緩急之意存焉。若服藥過度。反傷其氣。病益綿延不愈。或者反致增添新病。醫須識此。庶無虛虛之害矣。張東扶曰此條乃治病最要之法今之醫率不講矣

峻

勢急難施緩治。邪實重劑相當。理中承氣斡旋分。用者驗如神應。〇峻治之法。死生所繫。應若發機。胸中無一定之見。不能用也。如虛則理中、附子。實則承氣、大黃。若能知虛實而善用其法。可謂上工也矣。又患似傷寒。應汗不汗。其勢不解。心中煩躁不安。勢已極矣。宜大劑補中益氣。加麻黃、薑、附。一服即解。此皆峻治之一法也。

探

初驗難分真僞。欲施攻補狐疑。全憑一探實和虛。此是醫家妙訣。〇凡治病。內外不辨。又虛實不分。妄施藥物。服之不能保其無失。醫家通活變者。臨證察脈之時。問前醫所用何藥。作何調理。若果能見其實有失處。我則對證施治。必無不治。王晉山曰前醫用藥未效後之瘥手者多務翻案以求勝之久寒則用熱久熱則用寒久瀉則用補久補則用瀉以爲討巧出奇之計然而脈與因故在也苟據脈審因確見前醫識力未到自當改弦易轍以正其謬若不據脈審因而妄生歧論祇圖求異於前人而網其利竟置病人吉凶於度外其居心不可問矣。嗟乎。惟

有初治之時最難。虛實兩途。猶豫未決。張東扶曰古人知其難而難之今人知其難而易之亦并不知其難也。寃哉知機者用意調和。如按琴瑟。藥中則氣和自然之理。但實可受寒。虛可受熱。攻補之訣。在其中矣。

兼

實虛相雜。損元陽。攻補兼施細酌量。先理脾家爲切要。氣行無滯補何妨。〇兼治之法。攻補並行。氣血兩虛。四君、四物。如挾痰。兼二陳。若過用涼藥。又傷飲食。致損脾胃。或吐或瀉。或腹痛。或胸脇滿悶。怒氣挾食傷肝。皆損中氣。雖兼內外勞傷。頭痛發熱。務以調理脾胃爲先。凡治吐瀉腹痛滿悶等證。先用溫補。加香砂辛熱之味。使諸證平復。而脾氣運行。再用純補之藥。以俟汗解而愈。古云氣滯物傷。補益兼行消導。此之謂也。

候

傷寒表實汗爲難。火數如逢發等閒。王胥山曰火數謂七日及十四日之期病證多於此候轉機也未至其期強其汗汗或不

出或雖有汗而病仍不解若至其期用藥中的應手取效矣發等閒言發汗之不難也○炳章按余見近時市醫多有持此論者余常笑之不意乃原本於此夫風寒中人急於星火當其初起用藥驅之使出則邪去而正不傷最要法也遲疑逗留坐視其傳經則變症蜂起雖欲乘火數而發其汗庸有冀乎。歷代明醫無此訣。於今說破妙機關。○外感有餘之證。必身熱頭疼惡寒無汗。乃表實之故。雖言表實者。理宜發汗。然服發汗藥而汗不出。不宜再發其汗。候逢火數。其汗必出。或作戰而汗。亦有不戰而汗者。若戰汗時。藥宜用溫補以一助之。要使正氣勝其邪。邪汗出而愈。如火數未至。將藥強發。雖汗亦非自然之汗。不免反傷其氣。其病反甚於前。歷代明醫不立此法。是亦不傳之妙訣也。

有汗當止。無汗當候。或兼吐瀉。亦當調理中宮。或虛實相兼。攻補互用。錢本於驗字條下有此數句蓋亦慎齋之言而草廬本不載今改附錄候字條下稍低一字以別於草廬本

奪

臨證隨機立見高。宜攻宜守辯分毫。心存專主人司命。急奪乾坤造化標。○經云。精氣奪則虛。又云。奪血者無汗。汗即血所化也奪之爲言。重虛之謂也。精氣奪者。奪血者。宜守之。毋再傷其精氣血。又經云。土鬱奪之。奪之之卽攻之謂也。言土鬱者。宜攻下之。

令無壅窒也。宜守宜攻。辯得分明。自無虛虛實實之禍矣。王晉山曰病有危急而虛實介於疑似之間治之苟失其宜虛虛實實死亡不旋踵矣惟深於理法者辯之明而察之審宜守宜攻確然不惑獨排羣議而急救之所謂奪者乃奪之死也而置之生奪之危地而置之安也其引經文不過取以爲攻守二途作一引子於奪字元機不甚緊對蓋精氣奪則虛血血奪者無氣二奪字當作失字解士鬱奪之此奪字當是奪而去之之義玩詩意細繹經文其離合當自得之

寒

惡寒戰慄非寒證。陽亢精微積熱深。莫使毫釐謬千里。總須著意個中尋。○惡寒之證。有陽亢而見陰證者。此假寒真實熱也。若真寒之證。其脈爲遲爲微爲弱。氣虛欲脫足冷厥逆。自汗自利。此急宜溫補之真寒證也。若熱極而惡寒者。脈必有力。宜用承氣湯下之。寒因熱用之法可施也。

熱

惡熱因非熱。元虛氣自傷。莫敎從實治。須用補虛方。○惡熱之證。有元氣受傷。邪火獨盛而惡熱者。所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也。溫補真元。其火自退。蓋此是陽虛火

動。而非真熱之病也。真熱之病。脈多洪大有力。身熱譫語。大便燥結。口渴無汗。錢本於此下有得井水探之不逆亟當重下無疑十二字○張東扶曰大便燥結口渴無汗陽虛火動者亦有之當合上二句參看方得真情實據耳受傷而惡熱。雖有便燥口渴外象。而脈大無力。宜人參、麥冬、五味、山藥、杞子、肉桂、細辛、生地、甘草、白芍、歸身之類治之。

補

陰盛陽衰氣薄。喜溫惡冷通情。醫能識破箇中情。起死回生有應。○經云。氣血者。喜溫煖而惡寒涼。蓋溫煖之味。得生長之性。多補。寒涼之味。行消殺之氣。多瀉也。且萬物生於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甘則能補。脾胃爲後天氣血之原。治病而能用甘溫以補土則效多。但行補之法。宜先輕後重。不及可加。太過則反劇矣。詳觀近時氣化漸衰薄人身一小天地也自然相應凡百病證多宜溫補少宜涼散陰盛陽衰之理靜驗已久本此治療見效甚多此實心得之妙也○錢本於此條內多此數行而草廬本無之蓋亦慎齋平昔之言而門人所記錄者今附錄於後

瀉

實病因由汗不宣。脈應證對法當權。休將忽略輕生命。訣有言傳出自然。○瀉者瀉其有餘。有餘者。邪氣實也。瀉實之法。有汗吐下三法。病在上者。或寒或食或痰。並宜吐之。邪在表者汗之。邪在裏者下之。此皆有餘之證。當及時施治。不可因循。蓋補瀉二字。寒熱從之。醫中之秘。的在於斯。瀉法先緩而後急。不及可再攻。太過恐難復舊。然亦不可確然竟以攻下爲長策。蓋商鞅治國之法。原非治平之正道也。（有餘之證宜霸不宜王法當下不可因循而失或不當下而下之禍不旋踵又云補則補其不足瀉則瀉其有餘脈有虛實證以明之錢本有此一段而草廬本無之今附錄於後）

提

氣虛下陷因何故。勞損傷神理必然。閉脫兩般要所據。全憑提固法相兼。○胃氣在中。腎氣在下。二氣相接。周流運行不息。何病之有。一或有傷而氣虛下陷之病生矣。故肝腎之陰不能升。心肺之火不能降。則有閉結之患。（張東扶曰肝腎之陰不升則上燥心肺之火不降則下寒。）須先行通和。兼以升提。如或不效。即宜溫補真陽。其氣自然通達。又如婦人血崩。下氣虛脫而患洩泄者。皆宜峻補兼提。經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

則氣立孤危。蓋天地人一也。而生生化化。莫不由此一氣之升降。所以提則春氣生發而元氣運行也。

越

食塞胃中氣不調。越因越用法爲高。若然反出因無火。溫補中宮積自消。○凡飲食不勻。有傷脾胃。以致停滯不化。兀兀然有欲吐不吐之狀。若吐出其物。其患自除。又痰在中焦。妨礙升降。心下泛泛。或兼惱怒。則鬱悶難舒。一吐即愈。皆越因越用之法也。若食入反出。王太僕云。是無火也。內必兼寒兼積。法宜溫補中宮。用理中湯去甘草。加烏梅、生薑、消痰之藥。錢一本多枳殼一味 此則越法之內而兼調中之意者也。

應

治法中間有四應。四應得法可同生。汗溫吐下應無失。失却相應命不存。○治病之法有四。汗溫吐下。乃醫家之準繩也。應汗不汗。失也。汗之不汗。天氣不通矣。應

溫不溫。失也。溫之不溫。陽氣脫矣。（王晉山曰虛不受補也）應吐不吐。失也。吐之不吐。胃氣竭矣。應下不下。失也。下之不下。地道不行矣。凡用汗溫吐下之藥而病仍不應。俱死兆也。故曰順之則生。逆之則死。

驗

醫家臨證要分明。察色觀神識死生。腹痛按知虛與實。還憑驗舌聽聲音。○諸證先觀形色。次察聲音。經云。色之與脈。當相參應。五色有四季之分。惟土爲正色。色中見黃脈中見緩。乃爲有胃氣。黃爲土色。土位中央。五色之中。稍帶微黃方爲佳色。色不可紅。色純紅者。真藏色見也。見則死矣。（王晉山曰色純紅者乃陽氣外越之徵故見則必死真藏色見者亦必然真藏色青黃白黑皆有之不僅紅色一種）故真藏色不見。知其尚非死徵。若脈氣帶緩。面色帶黃。知其胃氣未敗。未必死也。目者一身之精華所萃。色藏於內而發見於外。有神則精明光彩。黑白如常。實則陽光烱爛。虛則陰翳朦朧。若失其神。則昏昧不明。遠近不辨。再察其脈神存否如何。或兩神俱失。決死無疑矣。舌者心之苗也。紅爲熱。白胎爲寒。色紫者。心火亢極而實熱也。再察其脈。果係有餘。法宜急下之。舌黑色者。

熱極而無生意也。色黃兼下利。而脣口碎裂。是爲水涸。非實熱。乃假熱也。由腎之眞陽虛極不能化生津液。理宜大劑溫補。稍帶甘寒。使金水相生。則燥解而生可回。若用純涼。反瀉眞陽。其死決矣。又凡舌短兼囊縮。脈有力爲熱。脈虛爲寒。則死無惑焉。聲音從丹田中出。其音嘹喨。則有神矣。若含糊聲嘶者。痰火盛也。前重後輕者虛也。前輕後重者實也。出言罵詈。其聲雄壯者。胃熱也。病重失音。死證也。病人不語。虛之甚也。能語則病方愈。讝語鄭聲。及呻吟者。皆陰虛中不守。非佳兆也。診其脈。有神可生。無神者死。喘息者痰也。治當清金降火。如不效。據脈審因。宜從溫補。腎溫火降。喘必緩矣。若兼外感亦應發散按腹之法。所以驗虛實也。按之不痛者虛也。診其脈果不足。身雖發熱。理宜溫補。按之痛者實也。脈果有力。宜急下之。方愈人之天庭傾倒。死證也。蓋天庭爲陽。陽不升。則陰不生。有形之體屬陰。陰不生。則形亦壞不存。故知其爲死證無疑矣。

詩曰。行醫不識氣。治法將何據。堪笑道中人。未有知音處。見痰莫治痰。見熱莫攻熱。喘生休耗氣。見血不清血。無汗勿發汗。遺精莫補澁。明得箇中機。便是醫中杰。

慎齋遺書

明　江東　周之幹慎齋著述
後學　曹赤電炳章校點

卷四

用藥權衡

用藥如用兵。醫之有方法。如兵之有軍法也。醫用藥而無準繩。猶將之用兵而無紀律也。凡用藥須擇一味爲主帥。其餘分佐使而驅用之。治上必達下。下病必升舉。法固然也。若治病無法。雖輕病亦不宜措手。如有邪固宜攻邪。攻邪而邪不退者。因正氣虛不能勝邪故也。必要扶正爲主。正氣足。邪自然不能藏匿。求路而出矣。然又必順其開竅。令邪得有出路。而其出無難矣。如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頭痛加川芎、蔓荆子。使邪從汗散。若自汗表虛。邪因虛入。補中正法。無如緩治最宜。或補中。或保元。加桂枝、白芍。因表虛也。故正氣未虛。邪氣獨盛。邪在於表。當卻

邪而存正。作傷寒治之。若病久則不可用此法。寒熱往來。仲景用小柴胡湯。黃芩淸肺。柴胡行表。半夏豁痰。甘草和中是矣。又用人參者何。爲肺虛也。內熱見渴。病在上焦。加麥冬、乾葛。熱而不渴。是未達也。加猪苓、木通。五苓散散表之裏藥。白朮、茯苓各一錢五分。猪苓、澤瀉各二錢。四味是矣。又用肉桂者何。是暑熱之藥。能行表裏。熱飲通表。水調達下。煩渴飲水過多。水入則吐。心中痰溼在內。卽當利之。五苓用肉桂。補中用升麻。當知其爲引使通達之妙也。潮熱病在上焦。宜表。病在中焦。宜理。病在下焦。宜升不宜降。宜緩不宜急。使血氣歸於中道。斯無偏勝之患。諸藥方有用氣留味者。有用味留氣者。如補中益氣湯。用之入陽分以補氣。黃耆、當歸氣厚者。宜重用。人參、白朮味厚者。次之。升麻、柴胡升散。陳皮破滯。俱於氣。不利。用之宜最少。故味先而氣後。後至者成功。是爲用味留氣。用之入陰分以補血。人參、白朮味厚者。宜重用。黃耆、當歸氣厚者。次之。升麻、柴胡提氣。陳皮行氣。俱於血有益。用之不妨多。（張東扶曰。提氣所以有益於血者。陽生則陰長也。行氣所以有益於血者。氣行則血生也。）故氣先而味後。後至者成功。是爲用氣留味。自餘諸方大約倣此而已。

補中益氣湯、升麻、柴胡升提走表。黃耆、陳皮氣藥。餘皆血藥。

凡服溫補藥。調理莫過於參苓白朮散、服大熱藥。調理莫過於八珍散。

凡病先用熱藥太過。現出熱證。用清涼和解。二三劑卽愈、用寒涼太過。現出寒證。用溫中理脾。三五劑卽愈。

上通、益氣湯。下達、六味丸。

如用補中益氣湯。汗少肺氣不開。重用黃耆。汗多裏氣不守。重用人參。熱不退。重用甘草。臍以下無汗。加黃柏三分。渾身拘急作脹。加羌活、防風。不拘急。但作痛宜用附子。

如保元湯、益氣湯、歸脾湯。用木香同煎。令其氣味浸入。則能助參耆成功。是謂補正卻邪。四君、十全大補用木香。但以湯磨冲和藥內。不入藥器同煎。令其氣味不散。則能行參耆之滯。是謂去邪存正。

用乾薑不得用蓮肉。一清一溫。則溫者力減。不能見功。

暑月用滋陰藥。必用燥藥調理。用燥藥。必用滋陰藥調理。

胃有邪火。宜養不宜燥。胃無邪火。宜燥不宜養。養者養胃陰也。張東扶曰此二語殊不然脾宜燥胃不宜燥不必定有火也經云胃爲多氣多血之海燥則氣增而血耗矣故胃之治法始終宜養不可偏言燥也王胥山曰謂胃無邪火宜燥不宜養若以胃家有停

歛者當之。此理亦是。未可駁其非也。學者看書須有圓通之法。自然四通八方。路路皆達矣。表裏不清。但用補中益氣湯。病久不愈。但宜八珍。若附子必無熱證方可用。乾薑、肉桂。必是寒證方可用。血凝氣滯。表上焦熱。升陽散火。補中益氣。調理莫過於參苓白朮散。散火調理。莫宜於八珍。補中益氣。加附子合和中散。內傷盡矣。十全大補合二陳湯。脾胃盡矣。

凡有溼熱在上焦者。用茯神、遠志。能使濁氣下降。在中焦用之。能使清氣上升。參苓白朮散。大人小兒俱宜之藥。用砂仁。所以行滯燥溼。不可無也。

其人素見陰脈。服補藥不合者。以其陰中之陽虛也。宜補陰中之陽。用八味地黃丸。但見脈數。是爲細數。細數者不治。

其人素見陽脈。服熱藥不得者。以其陽中之陰虛也。宜補陽中之陰。用補中益氣湯。倘脈見數。是爲弦數。弦數者無妨。

人參、黃耆、甘草。退熱之聖藥也。不有細辛。其何能使腎水之上升。不有乾薑、肉桂。其何能使邪熱之發越也。王晉山曰。此爲治虛邪寒邪者言。與治實邪熱邪迥異。

肺氣宜斂。有不可斂者。痛不可斂。脹不可斂。渾身腫脹。俱不可斂。有不可開者。嘈雜不可開。如治消中不宜蓮子之類。

上焦血虛。當歸、肉桂多用。白朮少用。中焦白朮多用。血燥則與歸身並用。下焦血虛。用熟地、肉桂。湧泉火起用黃柏。

四君加用木香。治滯氣在胸中。四物加用沉香。治動氣在臍下。若氣虛不用木香。用黃耆。血虛不用沉香。用肉桂。

補脾兼補腎。如腹痛腹鳴。脾土虛寒可知。而或腎亦虛寒。倘專一補脾。未免有土尅水之患。故用藥有兼施焉。山藥、白茯苓、乾薑所以補腎者也。而補骨脂、大茴香、肉桂、杞子、熟地。則補脾之中兼以補腎矣。所謂補脾兼補腎者如此。

補腎兼補脾。如小腹脹滿。腎氣虛寒可知。而或脾亦虛寒。倘專一補腎。未免有水來侮土之患。故用藥有概舉焉。補骨脂、肉蓯蓉、大茴香、肉桂。所以溫腎者也。而乾薑則溫腎兼溫脾矣。所謂補腎兼補脾者以此。

補脾兼補腎。不宜用白朮。補腎兼補脾。不宜用熟地。又二治法俱不用小茴。恐其行腎氣也。錢登穀曰久泄則朮反不宜以其燥健能滲土中真氣也故脾病久者必兼補腎若脾中有溼又不可拘此

凡嘈雜、脾陰不足。山藥宜多用。火旺甘草宜多用。大便艱血燥。當歸宜多用。心不寧。蓮心、苡仁宜多用。忌生熟地。脾惡血藥故也。

陽虛下陷。填入命門。上無氣以養而枯槁。大升大舉。使氣上歸於肺。皮毛遂潤澤。蓋陽不可下陷。下陷則陽爲火而陰氣絕矣。陽升則肺氣下滋。氣歸於肺。澤及皮毛矣。

調理脾胃。有治理調和養補之不同。用山查、神麴、麥冬等藥謂之治。用消剋之藥。以攻其病。是治賊邪也。故云治。用四君子湯謂之理。是清理之也。故云理。用參苓白朮散加益智謂之調。此藥能上能下能中。故云調。用四君子湯。寒加乾薑。熱加川連。謂之和。有熱去熱。有寒去寒。故云和。四君子湯等分用之謂之養。等分均平。不攻不入。故云養。補者不必正治。但補腎令脾土自溫。謂之補。補者補其母也。土之母命門火是也。

六味丸湯用山藥、白茯苓。皆脾經藥也。如單補腎。不宜加入。張東扶曰此論殊不然山藥滋精固氣白茯苓極降腎逆俱是腎精對證藥古人用此專以補腎而兼以補脾所謂治病莫忘脾胃者此也若六味去此二味用之便不成方矣

命門脈實六味丸。脈弱八味丸。如痰嗽腹脹者不宜。咳嗽夜間舌乾口燥。亦可酌用。口乾不渴。血虛血燥故也。宜耆歸湯。

凡用溫煖藥細辛切忌用之。以其引陽氣上升故也。

脾多血少氣。患其不醒。藥味帶醒。則入脾矣。如四君用陳皮之類。胃多血少氣。患其不舉。藥味帶舉。則入胃矣。如四君、入珍用半夏之類。

藥有必不可用者。如肝病之於白朮。脾病之於當歸。肺病之於生地。腎病之於桔梗。心病之於桂附。此則必不可用者也。有必不可已者。如納氣用地黃。脾病用茯苓。肺病用參耆。肝病用白芍。肺火用門冬。心火用川連。膽火用黃芩。腎火用澤瀉。小腸用木通。大腸用萆薢。膀胱用羌活。有其證。不可不用其藥也。縱有未宜處。亦當以他藥制之。如藏附於朮。藏附於爲藥。藏桂於芍之類也。

所謂熱因寒引者。如用熱藥。佐以辛涼。則由表達裏。榮衛和而熱者不燥。所謂寒因熱引者。如用寒藥。佐以溫熱。則上通下達。炎談消而寒者不滯。故退熱用紫蘇、葛根、前胡、桔梗。攻熱用黃連一分。炮薑四五分之類。

病在肝。用白朮則引肝邪入脾。病在脾。用當歸則引脾邪入肝。蓋白朮走脾。當歸走肝故也。脾虛亦忌當歸、白朮。用之反致脹滿。

凡腰痛小腹痛者。陰中之氣滯。用小茴、補骨脂行氣破滯。陽痿多屬於寒。瑣陽固精。蓯蓉壯陽。兔絲子添精明目。杞子升發陽氣。隨見證用之。腰以下脚膝痿軟無

力。多屬溼熱。若大便結燥。四物加蒼朮、黃柏、虎骨、龜板、漢防己之類。脾胃虛。四君子加入前藥。腹脹用蒼朮、煮白朮入藥。參苓白朮散亦可。骨髓中熱。加知母、杜仲。補脾陰之不足。且能走腎。諸藥得牛膝下引。能退骨髓中邪熱。而助諸藥成功。故曰牛膝下部藥也。

用川芎不得用牛膝。嫌其行血行氣也。如氣血大虛。十全大補湯。加杜仲、補骨脂、枸杞子。勿用牛膝。

凡用陽藥宜和陰藥。宜急。行氣藥宜少不宜多。少則效。多則無效。

凡發散藥內。不得用白朮。白朮性滯。入脾。反能令邪氣滯而不散也。

凡怒氣傷肝。不可用白朮。當用人參、黃耆、五味。清理肺氣。

凡用藥必須求得君藥。如渾身脹痛。羌活爲君。血病。當歸、肉桂爲君。氣虛。人參爲君。表虛。黃耆爲君。餘倣此。

汗後虛煩不安。麥冬五錢、黃耆二錢。當歸二錢。甘草、五味各一錢。煎服。麥冬引甘草。瀉心中之火。加燈草、之淸空。則麥冬、甘草。降火下行甚速。

凡病勢已亟。議用薑、桂、附子熱藥。須脈帶緩沉無力。或豁大而胃氣尙存者可用。

倘脈細小數。外現氣促神昏。形脫音啞。自汗潮熱洩瀉者。切忌用之。

防風。黃耆所畏用黃耆。則防風只可用一分。多則反致不效。用羌活須用歸身制之。

凡病和之不足須補。補而不愈宜發。

中氣足。則清升濁降。諸病皆愈。倘宜用寒涼藥。須用一二味。引入小便去。能使中氣不寒。

傷寒證中。須知有內傷。雜病證中。須知重脾胃。胃氣不傷。百病皆易痊。

五味味酸。從參耆、甘草。則入脾助參耆。補上焦元氣。宜槌碎少用。從當歸、麥冬。則主收斂。助歸、麥。滋下焦陰氣。宜全用多用。入溫肺湯中。收斂下行。補益真陰。桂、薑導火。藏於九地之內。反不熱而涼矣。

木香行痰導氣。磨服。入補藥煎服。

升麻升氣。用三分氣可升至胸。用五分可升至頂。過此不可再增矣。

黃連去心肝之火。引入心用一分。引入肝用三分。俱不宜製。若酒炒入肺。則能引熱入腸胃。慎之。

黑山梔淸中帶補。瀉肺肝脾三經之火。胃口痛尤宜多用。傷血重用芍藥。傷氣重用甘草。白朮水煮爛成餅晒乾。能補脾陰之不足。鹿茸溫腎。其性走而不守。白膠溫腎。能走表上巔頂。鹿角霜能補氣血兩虛。胡椒由裏達表。花椒由表達裏。蓽撥但能溫肺。肉豆蔻溫腎。宜去油。白芥子破脇下痰積。不可輕用。蘿蔔子破痰破氣。蘇子下痰下氣。且能發散。馬兜鈴大寒之藥。用以治咳。取其淸空。紫菀補血補陰。款冬劫藥。必須斟酌用之。川芎、補骨脂二味。殊不宜輕用。一則太竄散。一則太竄燥。最宜斟酌。檳榔枳殼。俱行氣破滯之藥。如胃口作痛。用良薑溫散。不有檳榔。其何能使鬱積下行。上焦虛弱。用參耆溫補。不有枳殼。其何能使胸膈無滯。專於補益。而不加之以行氣。補益者何能成功。偏於行氣。而不先之以補益。行氣者何能獲效。

車前子退熱利小便。瞿麥利心經溼熱。萹蓄破血主赤淋。沉香行血中之氣。小腹滯痛者宜之。肉桂與沉香同功。且能補血。血滯者用沉香。血虛者用肉桂。

蟹爪能去死血。下死胎胞衣。

香附開鬱行滯疎肝。故能止瘧。桃仁、元胡索。俱爲破血之藥。然香附見元胡索則破氣。香附見桃仁則破血。

紅花涼血。丹皮退熱。不可混施。

炮薑、肉桂。所以溫胃也。見吳茱萸則溫中。四君子所以補脾也。見丁香則溫胃。止嘔吐必加檳榔。則胃可溫而吐可止。厚朴主小腸經。小腸久瀉。虛薄者最宜。若欲溫胃。必加生薑。方升而不降。草果其性猛烈。破積氣痰食。陳米溫中。白糖溫中益智煖丹田。紅麯健脾進食。畢澄茄溫胃去溼。

蜜糖開肺潤皮毛。沙糖動胃利小腸。飴糖潤脾澤胃。白糖溫胃。大便瀉者相宜。

益智溫腎。且入胃。鹿茸溫腎。其性下走。肉蓯蓉壯陽。肉桂行血生血溫血。巴戟溫腎。以上數味。皆命門之藥。命門乃陽中之陰。用之於所不當用。恐動大便。瑣陽、兔絲、鹿角膠、鹿角霜、破故紙、小茴香、枸杞子。以上數味。俱少陰腎藥。腎乃陰中之陽。用之於所不當用。恐其火起。

蓯蓉補腎中之陰。兔絲子補腎經之陽。杜仲平腎經氣分之溼。益智溫腎。與山藥

同用。則不起火。
上焦滿悶。用紫蘇、杏仁、陳皮。中焦滿悶。用炮薑、肉桂、吳茱萸。下焦亦同中焦。但加
小茴。上焦熱。用梔子。中焦熱用黃連。下焦熱。用黃柏。上焦虛。用保元湯。中焦虛。用
補中益氣湯。下焦虛。用地黃丸。上焦嘈雜。用生地。中焦嘈雜。用山藥。下焦嘈雜。用
熟地。
氣結澁。蘇梗、杏仁。血結澁。桃仁、紅花。木瓜淡能利溼。青皮洩肝氣。不使之上升。枳
殼解肝結利氣。防風爲卻風潤劑。去肝家氣分之風。蒺藜去肝家血分之風。益心
火。制肺金。所以疎肝。萆薢去腎溼。亦平肝家血分之溼。山梔清肝火。柴胡清膽火。
郁李仁清利膽氣。解膽結。白蓮花藕潤心經氣分之燥。牛乳潤心經血分之燥。防
己瀉血分中溼熱。杜仲、澤瀉。久瀉可用。葶藶得大戟。則逐水之功愈大。赤石脂入
心大腸。性澁可以止脫。氣脫者爲虛寒。則澁從溫可知。丁香溫胃。乾薑和中。牛膝
利小便行血。同補腎藥。去溼熱。理下焦之痿弱。晚蠶沙去上焦風溼熱。制香附。治
走氣痛。吳茱萸性下。若臍腹作脹。知氣已下陷。多用之。氣愈陷。故行氣者用一分。
臍腹作痛。邪氣已滯。少用之。恐邪氣難開。故破氣者用三五分。大茴、小茴俱辛溫。

小茴走少陰與氣海。大茴厥陰肝經。

四物湯。加黃柏、知母。去血積血塊血鱉。加肉桂。行血氣得上升。而諸積從小便出矣。

八珍湯。人參與當歸相並。川芎與甘草相並。白芍與白朮相並。茯苓與生地相並。用川芎。不得用生地、熟地。用人參。不得用茯苓。以上下相制。不能專用其力也。

納氣法。有用和而令氣納者。甘草用一錢五分以和中。益智用一錢以溫腎。此和而納之也。有用溫而令氣納者。八味丸。十味丸。肝之脾胃虛氣不歸腎。七味丸。用吳茱萸、北五味、肉桂、磁石、人參。此溫而納之也。有用涼而令氣納者。黃連五錢。生薑一兩。同搗爛服之。肺之脾胃虛氣不歸腎。生地一兩。生薑七錢同搗爛服之。或生脈散。加磁石、牡蠣。此涼而納之也。

麻黃脈緊數。畏寒無汗者當用。桂枝脈遲緩。畏風有汗者當用。

白芍大便泄。酒炒黃色。若後重緊急則生用。

燥渴大瀉。乾薑必用。咽喉痛禁之。

神麯生用消食。炒用消積。打糊消痰。　麥芽和平。治腹中氣鳴。滯血膨脹。

山查破滯。虛人少用。

黃蘗兩尺脈洪大。真有力者當用。

附子尺脈遲弱。大便溏者可用。若尺脈洪大。大便閉者忌之。

大便堅實。脈沉有力。的是熱證。宜用皮硝。助以大黃。大黃可用五錢。皮硝用七錢。

巴豆用一粒。大戟酒泡爲末。只用三四釐。斑貓用一枚。丁香用三分。細辛用三分。此五味。依數用之。再多傷人。以上錢登數本有之而草盧本不載今附錄於後

人參錢五分。黃耆三錢。可配柴胡一錢。此條從胡念菴家所鈔周慎齋家藏醫案內出以見柴胡之不可多用也草盧本不載今附錄于後

炮製心法

黃耆。米泔水煑補腎。蜜炙補肺。醋炒入肝。酒炒發表。鹽水炒亦入腎。防風煎湯炒。亦走表止汗。附子煎汁炒。則走表助陽。能退表虛之熱。

白朮。米泔浸洗。晒乾生用。或用土拌炒。或薑棗煎湯拌炒。或蒼朮煎湯拌炒。或十

香湯拌炒。或同大棗煮。晒乾用。或用附子汁拌炒。則守中以止遊。能止裏虛之瀉。
附子。或童便浸煮。或麵裹煨熟。或黃連甘草湯煮。麵煨者。走而不守。其勢上行。可以壯陽於表。童便製者。守而不走。其勢下行。可以同陽於裏。以寒藥監製者。是用之而又畏之也。譬之用人。正欲任使之而又束縛之。安能盡其才哉。
生熟地。薑汁炒用。可以不膩膈。
陳皮。鹽水泡去白。可以消痰下氣。
大小茴。鹽酒炒。
白藕。豆湯泡去皮。薑汁炒。
乾薑。溫湯洗浸。春夏炒黑。秋冬炒焦。初春初秋帶焦。
柴胡。酒洗。
升麻。酒洗。
遠志。甘草湯浸去骨。同茯神用。開胸膈。而使火下降。
荊芥。醋炒。
補骨脂。鹽酒拌炒。或麵拌炒。

爲藥。附子汁煑晒用。
赤白芍。或酒炒。或肉桂煎濃湯拌炒。芍味酸瀉肝。桂味辛。製芍則溫肺平肝。治寒熱如瘧。蓋木得桂則柔。金得桂則沉也。
黃連。酒炒或吳茱萸炒。
神麯。薑汁炒消痰。
五味。吳茱萸炒。
木瓜。吳茱萸、鹽湯煑晒乾用。
厚朴。薑汁炒。
吳茱萸。鹽水炒。
細辛。酒洗。
芡實。米炒黃色。
砂仁。薑汁同鹽水拌炒。能使陽氣下達。
杜仲。鹽酒拌炒則不燥。薑汁拌炒則疎肝。

慎齋遺書

卷五

古經解

明 江東 周之幹慎齋著述
後學 曹赤電炳章校點

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陰陽應象論）

陽生陰長。春夏之令也。陽殺陰藏。秋冬之令也。陰陽互爲消長。春主陽。陽盛則陰生。故至夏至。則六陽極而一陰生矣。至秋則陽氣漸退。此卽所謂陽殺也。殺者衰也。謂陽漸衰也。至冬則陽氣皆退藏於陰。雖藏於陰。而一陽卽來復於冬至之日。故人之腎中。亦一陽潛長。而四大五藏。尚非陽王之時也。此當以扶陽爲要。不得以陰寒涼劑。而害其陽之根也。冬至爲一陽生。至春初則三陽漸進。故用藥亦當開導生路。以遂其生長之機。亦以扶陽爲要。至夏則陽盛於外矣。又當接其眞陽。

而不使脫其根蒂。故五苓之用桂者得此意也。至秋則陽漸歸陰。亦當開導其歸路。而勿使隔絕於外。如香蘇飲、正氣散之類。得此意也。至冬仍歸於無所。而外皆陰氣。斯時當顧內以統外。勿使失其根蒂。則有生有長。有殺有藏而陰陽無隔絕偏害之虞矣。倘不知生。則不知扶其初。不知長。則不能補其缺。不知殺。則無以引其歸。不知藏。則無以安其根。此蓋無非以陽爲本。而四時皆當相顧也。

寒氣生濁熱氣生清同上

寒者陰也。寒則堅凝。故陰爲地。地至濁者也。熱者陽也。熱者流通。故陽爲天。天至清者也。是言陰濁而陽清天清而地濁也。張東扶曰清字不得作好字眼解蓋清濁既生於寒熱在人則皆能爲病也

精化爲氣氣傷於味同上

精者陰也。氣者陽也。精化爲氣。陽根於陰也。味者陰也。陰盛則陽衰。耽味大過。則氣反滯而不行。故味足以傷氣。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同上

土本生金。金爲肺。土爲脾。凡乾燥之土。不能生物。泥濘之土。亦不能生物。故脾土溼則不能生肺金。溼卽是水氣。水氣既入。當秋日肺正旺時。尚未能爲害。至冬金

衰而水旺。則溼得趁其時令爲害而咳生矣。蓋肺金最淸。不能容邪。傷溼則金寒而咳也。

被髮緩形以使志生同上

遇春夏之令。陽氣升而欲舒。被髮緩形者。使陽升而氣舒也。故凡春夏之病。不得過用寒涼收澁之劑。春日傷風寒。宜用廣皮、蘇葉舒發中焦。而石膏不用於春者。皆此意也。

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四氣調神論

陽爲天。陰爲地。淸明之氣。天之氣也。其在人身。淸陽之氣。則流行於五藏六府之空竅。而無所滯礙。其所以流行於諸竅而無所滯礙者。蓋因五藏各藏其淸元眞一之氣。而無侵凌僭越之患也。若五藏之氣不固。則顚倒橫溢。少火而爲壯火。淸陽而爲濁陰。凡流行出入諸竅者。俱屬陰邪。如肺氣本應下輸諸藏。今則上逆而爲害。脾氣本應上輸於肺。今則下陷而爲邪。肝能疏土。今反因鬱而傷脾。水能生木。今反泛濫而浮木。一身上下。流行諸空竅。無非濁陰凝結。而淸陽之氣不行矣。如天本陽而能藏其眞元淸一之氣。故蒼蒼在上。惟開竅於日月。而光明普照也。

若一天盡如日月之明。則日月之光。悉皆隱沒。宇宙之間。不復有流行之清氣。清氣不行。則邪濁之氣。得充塞於空虛之際而爲害。人身之有病。何以異是。

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上同

蒼天之氣清淨。故能陽升陰降。天地和諧。天健運而地順行。此時天氣下而地氣騰。天地交而成泰矣。何災患之有。若天不健。則地不順。天地間隔。陰陽不和。陽不和於陰。則陽獨亢。陰不和於陽。則陰獨凝。非復蒼天清淨流行之氣。而光明之境。變爲晦冥之境矣。故人身真火不行。則陽氣閉塞。而一身上下。無非陰火橫行。所謂地氣冒明也。地氣者。陰氣也。冒明者。陰氣昏冒光明之陽分也。

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生氣通天論

夏令行。則陽氣盡浮於外而內虛矣。腎者陽所藏之地也。陽氣既浮於外。則內虛而腎氣亦虛。斯時更傷勞欲。則外實內虛。上實下虛。不厥何待。煎者上與外。厥者內與下也。煎於上與外。便厥於內與下。治法當以納氣歸腎爲要。辟病也辟積謂病之積也煎者心體煩熱有若煎熬厥者氣逆而厥也

經脈橫解腸澼爲痔上同

經脈主氣。絡脈主血。肺主氣。大腸肺之表也。經脈横解。則氣行不速。氣行不速。則肺不主令。飲食之在胃者。至大腸而不能奉肺降下之令。則大腸之氣滯矣。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結。血結氣滯於大腸。乃痔之所由生也。

二陽之病發心脾（陰陽別論）

二陽。陽明胃也。胃者脾之夫也。胃病則脾豈能獨安。脾氣行則心有所奉而血生。故心生血。脾統血。心脾二經。皆生血之原也。血者陰也。陰生於陽。胃陽既病。而無生發之氣。則陰血所生之原病矣。焉能不及於心脾哉。

凡持真脈之藏脈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同上）

真脈之藏脈。即本藏之真脈。無胃氣者也。死日有除成數算者。有除生數算者。有除生成之數算者。蓋陰遇陰。陽遇陽。而逢受剋則死也。如肝懸絕。肝之成數八。肺之成數九。八九十七。除十七而加一。至十八日則死矣。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陰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雖陽而爲成數。則陰矣。故俱以成數算。心懸絕。地二生火。生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與二。八也。除八而加一。故九日死也。肺懸絕。

金之生數四。火之成數七。四與七。十一也。除十一而加一。十二日死矣。腎懸絕。水之生數一。土之生數五。一與五。六也。除六而加一。七日死。惟有脾懸絕四日死。人不易曉。蓋土旺於四季而位居中。故脾懸絕。只逢剋便死。天三生木。木數三。除三而加一。故四日死也。

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太過不足爲精應不足有餘爲消（脈要精微論）

反四時者。脈氣反四時也。如下文春夏之脈瘦。秋冬之脈浮也。有餘精氣幷也。幷於上。上則下虛。幷於下則上虛。故有餘爲精。不足。正不足也。故不足爲消。應太過。幷於上。上太過。幷於下。下太過。有太過。卽有不足。故曰應太過不足爲精。正氣消。則邪氣旺。邪之旺由正之消也。故曰應不足有餘爲消。

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正月陽氣出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腫腰脽痛也病偏虛爲跛者正月陽氣凍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頗有不足者故偏虛爲跛也（脈解篇）

太陽、三陽也。一陽從冬至而升。至正月寅。則三陽生矣。三陽腫腰脽痛者。太陽不

得遂其生發之性。至正月寅。陽未盡發而鬱於下。故痛也。所以曰陰氣盛。陽氣未得自次者。未得其位次也。病虛爲跛。蓋如陽氣。遇凍初解。雖動而未升。亦鬱於下也。跛者太陽膀胱之脈。起於足小指至陰之地。陽抑於至陰故爲偏跛。跛足不能行也。按本詳解六經諸病。此特太陽一經中之二耳。蓋略舉一隅以爲例也

人肝目應之九九竅三百六十五人一以觀動靜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毋澤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不足應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九野一節俞應之以候閉節三人變一分人候齒泄多血少十分角之變五分以候緩急六分不足三分寒關節第九分四時人寒溫燥溼四時一應之以候四反一四方各作解鍼解篇。○王冰曰。此一百二十四字。蠹簡爛文。義理殘缺。莫可尋究

人肝開竅於目。凡九九八十一竅。六六三百六十五節。凡所以動而運者。皆肝之氣木之性也。故一以觀動靜。在人爲天一之所生。在天爲水之所生。升而爲火。蓋肝主動。火亦主動也。所以候五色。七星爲十二月轉運之星。亦主動故在天爲火。而其動處應於七星也。以候髮者。髮在頭而居火之分。故在上者爲應也。毋澤缺

三句（三句字疑）水爲木母。水旺則木盛而髮澤。五色在天。五聲在人。宮商角徵羽。變而爲六律。其中有餘不足。則於音別之。故曰有餘不足。應之也。五色在天。人多見於面。五聲在地。人多見於胸喉。故下言地二也。地二以候高下有餘。九野在人。五臟六腑也。一節俞應之俞背俞也。俞爲臟腑之門戶。此又由地通乎天。蓋腹爲陰爲地。背爲陽爲天也。故曰應之以候關節。（關字是愼齋所改原文是閉字）此二也。三則在人多變動。一分以候齒洩多則血少。十分角之變。蓋角屬木。木爲肝。肝主動。動則變。故曰十分角變。可見凡病從肝而發者。十之九也。五分以候緩急者。肝爲將軍之官。易急而難緩。急則病發驟而猛。緩則雖發而易制也。六分不足三分。因寒在關節也。第九分四時者。在天爲四時。在人爲寒溫燥溼。人之寒溫燥溼。即天之四時也。一應之以候相反。如天之冬而暑。暑而寒。反則病。順則安。然四方高下。九野遠近不同。又當因地而推天時人事之不同。不可一例解也。故用藥解病。一宜參之天時。又宜察之地宜。則無不解矣。（王胥山曰鍼解篇中所云人肝目應之九下一百餘字經文蠹缺難以盡通故古人於此節皆無註釋蓋遵缺疑之義也愼齋則以古聖微言有同至寶不可竟等於史傳之缺文置而不論故因其可通者而發明之以見珍惜之至意夫前賢於殘編蠹簡猶視同金書玉格一字不肯捨棄如此今之習業者於靈素古經竟有終身未曾一視而猶自矜其藝術之精良吁其所謂精良者亦可知矣）

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 金匱真言論

冬時陽藏於內。內者陰也。能藏於陰。則無病矣。倘至冬而陽不藏。則陰爲陽氣所抑。能無病乎。故曰冬病在陰。夏時陽發於外。外者陽也。倘至夏而陽不能發。則陽爲陰氣所抑。能無病乎。故曰夏病在陽。春時陽雖欲發。而氣尚微。倘因七情勞役外感所侵。則陽亦抑於陰分而陰病矣。故曰春病在陰。秋時陽氣當漸降。苟至時而不能降。是陽氣弱也。弱則病由此而生矣。故曰秋病在陽。

藏不藏精

肺不藏者。腎必傷。腎不藏者。肝不發。肝不藏者。心不榮。心不藏者。脾必害。脾不藏者。肺必災。總之。母不藏者。則子不發。子不發則病仍及於母。故心及肝。肝及腎。腎及肺。肺及脾。脾及心。子母相關。病之標本於斯而定。然亦言其大義如此。若其間或感或不感。或感之輕重淺深。則又因其人之素稟。此乃因時氣而識其將來之病證也。至於當時。則又不然。如火不藏則肺病。金不藏則肝病。木不藏則脾病。土不藏則腎病。水不藏則心病。此因當時之過旺而及於妻者也。夫婦俱病。則其中補瀉之義可推。如辰戌年。初之氣爲相火。是火不藏也。當時之肺病。將來之脾病

可知。卽此一端。可以例其餘矣。

古方解

十全大補湯　八珍湯

二方皆陰陽並用之方也。然其中有輕重之別。在乎分量之多寡以別之。如損重在陽。則血藥多用。氣藥次之。重在陰。則氣藥多用。血藥次之。血爲陰。氣爲陽。盈虛消息之理。後至者成功也。伊尹十全大補湯用四君以補氣。加木香不使上焦氣滯也。用四物以補血。加沉香不使下焦氣滯也。蓋上古氣血俱厚。故用二香。補而兼之以行。若叔季之人。氣血俱虛。故東垣以黃耆代木香。兼益上焦之氣。以肉桂代沉香。溫煖陰血。血得溫而生。氣得溫而長。經云。虛者十補勿一瀉。此類是矣。

歸脾湯

歸脾。味味皆滯。故用木香以疎肝。肝疎得歸身、棗仁。肝血潤矣。肝血能潤。則脾血能藏。脾既能藏而後能爲胃行其津液。使周身皆利也。蓋參、耆、朮、草之補脾。當歸之補肝。茯神、棗仁、遠志之補心。各守一經。性皆滯礙。得木香之疎通。破上焦之滯。

醒動脾氣。而後脾能淫氣於心。心始生血。散精於肝。肝始藏血。心肝既足。而後脾得以統血。血足則火不鬱。三焦通達而無捍格之患矣。今之用歸脾而去木香者。能不爲之慨歎哉。

補中益氣湯

補中者。補中氣也。參、耆、朮、草所以補脾。五行相制則生化。廣皮以疎肝氣。歸身以養肝血。清氣升則陰陽皆長。故用柴胡升麻以升提清氣。清氣既生則陽生。陽生而陰自長矣。

四君子湯

四君子陽中之陰。脾肺二經藥也。人參補氣治裏虛。白朮行中焦之溼。茯苓瀉膀胱隱伏之火。止瀉補脾。甘草健脾和中。退虛火解諸毒。得黃耆則補肺。得當歸則補血。得山藥則補脾陰。得炮薑則溫中。得丁香則溫胃。得陳麯則去胃中陳腐之氣。得木香砂仁則醒脾氣。加地黃之沉寒。則治丹田火起。加白芍則補脾陰。瀉土中之木。治木乘土位。

四物湯

四物湯治血之有餘。不治血之不足。蓋血之有餘者。溢而不歸經。則用川芎上行巔頂。下至九泉以行血。當歸引血歸經。二味走而不守。用白芍之酸以斂之。地黃直達丹田。二味守而不走。使血定於其位也。若血不足而但用四物。則孤陰不長。難以奏功。故必以四君爲主。令陽生陰長可也。

溫肺湯

溫肺湯所以令金浮而水升也。細辛、五味、肉桂。皆所以溫腎。腎水溫煖。則氣自上行。所謂雲從地起也。氣卽水中之金。是金浮也。上行之氣。熏蒸於肺。而爲津液。津液屬水。是水升也。所謂水從天降也。又溫肺湯有木沉而火降之妙。溫肺則金旺。金旺則能平木。木有所畏。收斂下行。是謂木沉。木者火之母也。木浮則火亦在上。木沉則火自降。火降在下。而腎水亦溫矣。

保元湯

黃耆。有汗用蜜炙。胃虛。米泔水浸炒。表惡寒。酒拌炒。嘈雜。人乳拌製。表虛耆多。裏虛參多。甘草生用瀉火。炙用健脾。汗甚耆草多。無汗加羌活、防風、升麻、柴胡、葛根。久病熱不退。去表藥。只用保元。血虛加當歸。脾虛加白朮。渴加麥冬、五味。虛煩不

眠加棗仁。小水不利加牛膝、白茯苓。心神不安加茯神、遠志、棗仁。退火重用參耆。虛而火動少加黃柏。小便不通或赤加香附。腰痛加杜仲。惡寒加肉桂。惡心加炮薑。自汗虛寒加附子。腹脹恐成中滿加附子、炮薑、肉桂、吳茱萸、青皮、枳殼之類。脹虛浮有溼加羌活、防風、茯苓。人無氣不生。而氣又多患其不足。凡去病之藥。病去即止。不可多服。多服能洩真氣。保元湯能補血中之氣。故曰保元。言以此保血中之元氣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負陰抱陽。陽不可令陷於陰分。當使胃有春夏發生之氣。不可使有秋冬肅殺之氣。故宜大升大降。使清陽發腠理。濁陰歸五藏。如天之包乎地外。而周行不息。假如天之元氣不足。而常陷於濁陰。則地亦無生生之意矣。故天氣升則地氣長。而後絪縕和合。霖雨時降。滋生萬物。萬物各得其所也。人生全賴此一腔之氣。而氣又以血爲依。胃乃生血之原。若元氣不足。陷於陰分。則血不生長。化而爲火。變異無常。漸趨死路。而曾莫知其故。亦可憫矣。夫人身上體屬陽。下體屬陰。上陽不生。則陰氣絕矣。上古聖人與天地合德。深悟生生不息之機。故其用藥。大升大降。以法天之陽氣上升。地之陰氣不絕。陰陽二氣。升降互施。則氣血散布於四肢。何病之有。倘陽不升。則血凝滯。諸病生焉。醫者當體聖

人生發之心。不可使血氣有偏。聖人妙法。亦不過能體升降浮沉之法耳。

古今名方錄要

保元湯
人參　黃耆　甘草炙

四君子湯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甘草炙

異功散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甘草炙
陳皮

六君子湯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甘草炙
陳皮　半夏

益黃散

人參　黃耆　白芍　甘草生
陳皮　川連

參苓白朮散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甘草炙
山藥　薏苡仁　藊豆　蓮肉
桔梗　砂仁　共爲末。

理中湯丸

人參　白朮　甘草炙　炮薑
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湯。

補中益氣湯

人參　黃耆　白朮　甘草炙
歸身　廣皮　柴胡　升麻
生薑　大棗

歸脾湯

人參　黃耆　白朮　甘草
歸身　茯神　棗仁　遠志
木香　龍眼

參附湯
人參　附子

參朮湯
人參　黃耆　蒼朮　炙甘草
歸身　陳皮　青皮　神麯
柴胡　升麻　黃柏

養胃湯
人參　蒼朮　甘草生　半夏
橘紅　藿香　白茯苓　草果
厚朴　烏梅　生薑

溫肺湯

細辛　五味子　肉桂　炮薑
甘草炙　白茯苓　白芍　半夏

四逆湯
川附子　炮薑　甘草炙

四苓散
白朮　白茯苓　猪苓　澤瀉
加肉桂。名五苓散。

平胃散
蒼朮　陳皮　甘草　厚朴

胃苓湯
蒼朮　陳皮　甘草　厚朴
白朮　白茯苓　猪苓　澤瀉
肉桂

二陳湯

半夏　陳皮　白茯苓　甘草
薑汁

溫膽湯

半夏　枳實　陳皮　甘草
竹茹　生薑

半夏茯苓湯

半夏　陳皮　白茯苓　甘草
砂仁

竹茹湯

半夏　甘草　乾葛　竹茹
生薑　大棗

正氣湯

白朮　白茯苓　甘草　陳皮
半夏　藿香　白芷　紫蘇

桔梗　厚朴　大腹皮　生薑

大棗

枳朮丸

白朮一兩　枳實一兩　蒸飯搗爲丸。

和中散

炮薑四兩　肉桂二兩　吳茱萸二兩　共爲末。

小青龍湯

麻黃　桂枝　細辛　炮薑

半夏　甘草　白芍　五味子

四聖丸散

白朮四兩　陳皮五錢　川連五錢　以神麯糊丸。

四仙湯

熟地黃　白芍　歸身　甘草

大棗

耆歸湯
黄耆　歸身
生脈散
人參　麥門冬　五味子
芎歸湯
川芎　歸身　白芍　百合
荆芥
四物湯
川芎　歸身　白芍　生地黄
六味丸湯
生地黄　丹皮　山茱萸　白茯苓
澤瀉　山藥
六味加五味子。名都氣丸。六味加肉桂。名七味湯丸。六味加肉桂、附子。名八味湯丸。六味加人參、附子。名腎氣湯丸。六味加五味子、麥門冬。名凉八味湯丸。六味加

肉桂、附子、磁石、五味子。名十味湯丸。

黃耆建中湯

黃耆　白芍　甘草　川桂枝
生薑　大棗　飴糖

去黃耆。名小建中湯。

芎歸芍藥湯

川芎　歸身　白芍　白茯苓
白朮　澤瀉

六黃湯

生地黃　熟地黃　黃耆　黃柏
黃芩　黃連　歸身

當歸地黃湯

歸身　生地黃　川芎　白芍
藁本　防風　白芷　細辛

導赤散

生地黃　木通　甘草　赤茯苓

竹葉

大補陰丸

熟地黃　黃柏　知母　白芍

龜板　陳皮　牛膝　瑣陽

當歸　虎骨　煮羊肉爲丸。冬加炮薑。

安神丸

辰砂五錢　川黃連六錢　甘草五分　生地黃一錢五分

歸身一錢五分　搗飯爲丸。

安胎飲

川芎　歸身　白芍　熟地黃

甘草　白茯苓　黃耆　白朮

半夏　地榆　阿膠　生薑

黃芩芍藥湯

白芍　黃芩　甘草　生薑

大棗

八珍湯

人參　白茯苓　白朮　甘草

川芎　歸身　芍藥　生地黃

加黃耆、肉桂。名十全大補湯。

虎潛丸

虎骨　白朮　白茯苓　甘草

歸身　川烏頭　生地黃　白芍

黃耆　杞子　人參　杜仲

牛膝　煉蜜爲丸。

清心蓮子飲

黃芩　麥門冬　地骨皮　車前子

甘草　石蓮子　白茯苓　黃耆
柴胡　人參

漏蘆散

漏蘆　歸身　牛膝　桂心
地龍　防風　羌活　白芷
甜瓜子　沒藥　虎骨　龜板

小續命湯

人參　麻黃　黃芩　白芍
防己　川芎　杏仁　甘草
肉桂　附子　防風

戊己丸

川連　吳茱萸　白芍　神麴糊爲丸。

四神丸

肉果二兩　補骨脂四兩　五味子二兩　吳茱萸一兩

薑汁煑棗肉。拌搗爲丸。

燒鍼丸

硃砂一兩　枯礬五錢　共爲末。棗肉爲丸。如圓眼大。臨用用針插定。入燈火燒存性。杭米泔水調服。

香連丸

木香　川連　飯搗爲丸。

桂枝湯

桂枝　白芍　甘草　生薑

大棗

小柴胡湯

柴胡　黃芩　人參　甘草

半夏　生薑　大棗

升陽散火湯

防風　升麻　甘草　葛根

獨活　白芍　羌活　人參
柴胡

麻黃湯

麻黃　桂枝　甘草　杏仁

獨活寄生湯

獨活　桑寄生　川芎　細辛
防風　續斷　杜仲　牛膝
秦艽　白茯苓　白芍　桂心
人參　熟地黃　歸身　甘草

消毒飲

荊芥　甘草　防風　牛蒡子

升麻葛根湯

升麻　葛根　白芍　甘草
生薑

火鬱湯

升麻　葛根　柴胡　防風

芍藥　甘草　葱白

逍遙散

柴胡　白芍　歸身　廣皮

甘草　黑山梔　丹皮　白朮

白茯苓　薑汁

茯苓補心湯

前胡三分　紫蘇二分　桔梗二分　葛根二分

白茯苓二錢　半夏六分　廣皮五分　甘草三分

川芎三分　白芍二錢　歸身六分　生地黃六分

人參四分　枳殼四分　生薑二分　大棗二枚

人參敗毒散

赤茯苓　甘草　前胡　桔梗

枳殼　人參　柴胡　川芎
羌活　獨活　薄荷　生薑
大棗

三黃丸

黃連　黃芩　黃蘗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秔米

加人參。名人參白虎湯。

益元散

滑石　甘草　辰砂　共爲末。

小承氣湯

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氣湯

大黃　芒硝　厚朴　枳實

調胃承氣湯
大黃　芒硝　甘草

桃仁承氣湯
大黃　芒硝　甘草　桃仁

大陷胸湯
大黃　芒硝　甘遂

大柴胡湯
柴胡　半夏　白茯苓　大黃
枳實　黃芩　甘草　生薑
大棗

涼膈散
大黃　朴硝　甘草　連翹
山梔生　黃芩　薄荷　竹葉

五積散

白芷　桔梗　歸身　陳皮
川芎　甘草　白茯苓　枳殼
半夏　麻黃　肉桂　厚朴
朴硝　生薑　葱白

附新方數則

和中丸

廣皮四兩　白朮三兩　肉桂三錢　薏苡仁二兩
川椒三錢　澤瀉一兩　白茯苓二兩　砂仁二兩
車前子一兩　炮薑五錢　水法爲丸。

沉香丸

白朮二兩　歸身二兩　白蒺藜八兩　白茯苓二兩
砂仁二兩　香附四兩　白芍三兩　廣皮一兩
甘草二兩　烏藥四兩　水泛爲丸。

鎮心丸

人參二錢　黑豆五錢　青黛一錢　茯神二錢

甘草二錢　山藥二錢　殭蠶四錢　辰砂一兩

冰片一分　蜜煉爲丸。辰砂爲衣。

起脾丸

人參一兩　黃耆一兩　山藥二兩　甘草二錢

益智二錢　蜜煉爲丸。

平驚丸

炮薑二錢　肉桂三錢　白芍一兩　茯神一兩

遠志三錢　甘草四錢　鐵衣一兩　蜜煉爲丸。

補肝丸

海螵蛸四錢　杞子四兩　歸身一兩　杜仲四兩

香附二兩醋炒　水法爲丸。

真陰丹

用初經紅鉛。先以水浸三宿。以土丸之。入火炮之。久則色白。用文武火煉三日夜。復以水浸之。夜露三宿。再以火煉。則紫色現。日中晒之。又火煉三晝夜。則黃色如珠。凡煉此丹。白則穢盡。黃則毒盡。所謂九還成丹。乃天地之真元。陰中之至陽也。凡陰陽脫者。服之可以回生。

慎齋遺書

卷六

寒熱

明　江東　周之幹慎齋著述
後學　曹赤電炳章校點

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寃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錄素問陰陽應象論中語）

諸有過者切之。（有過卽有病也）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則身熱無汗。陰氣有餘。則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身寒。陰陽不足。則多汗而身熱。予謂病之重者。莫大於此。如刀削肌肉。危甚不能久矣。（諸有過者切之至無汗而身寒止皆素問脈要精微論中語也其陰陽不足二句乃慎齋所補以此證甚危險之不可以經中不言而忽之也故旣補之而又詳言以申之）

經云。邪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又云。陽虛生外寒。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又云。陽盛生外熱。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洩越。故外熱。又云。邪生於陰者。得之飲食起居陰陽喜怒。又云。陰虛生內熱。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又云。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血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

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多寒氣。黑色者多血少氣。錄靈樞五音五味篇中語青白者多寒氣原文是青白者少熱氣其語勝此似不必易

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際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之絡赤。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錄靈樞經脈中語

浮絡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錄素問皮部論中語

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

人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氣口盛則脹滿。寒中熱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錄靈樞禁服篇中語）岐伯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盛者從之。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帝曰。反治何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和氣。可使必已。（錄素問至眞要大論中語）

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假如小寒之氣。溫以和之。大寒之氣。熱以取之。甚寒之氣。則下奪之。奪之不已。則逆折之。折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盡。則逆制之。制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自微者調之以下二十八字亦至眞要大論中語。假如小寒之氣以下八十八字乃啓元子註也）

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此熱證也。陽盛生外熱。陰虛生內熱。下之者。寒藥清之也。寒涼之性下行也。

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此寒證也。陰盛生內寒。陽虛生外寒。汗之者。熱藥溫之也。非正發汗也。用藥以助生浮升長之氣。所以扶其陽也。

帝曰。論言治熱以寒。治寒以熱。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岐伯曰。諸病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蓋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帝曰。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旺氣。是以反也。帝曰。不治旺氣而然者。其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以上亦是至真要大論中語。以下則啓。元子註也 入肝爲溫。入肺爲清。入心爲熱。入腎爲寒。入脾爲至陰而四氣兼之皆爲增其味而益其氣。故久服黃連苦參而反熱者。此類是也。故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不已。則藏氣偏勝。藏氣有偏勝。則有偏絕。藏有偏絕。則有暴夭。故曰氣增而久。夭之由也。

問寒病服熱藥而寒不退。熱病服寒藥而熱不退。何也。答曰。熱不得寒。是無水也。寒不得熱。是無火也。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經云。滋其化源。化源已絕。藥之假。焉能滋其真水火也。至真要大論

帝曰。脈從而病反者。何如。岐伯曰。脈

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啓元子註言病熱而脈數。按之不鼓動。乃陰盛格陽所致。非熱也。此一節言證屬陽。脈亦從證。雖屬熱而反病寒也。諸陽皆然。謂諸陽概數而不鼓。太陽標本不同之脈也。又至真要大論云帝曰。諸陰之反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盛而甚也。啓元子註言形證皆寒。按之而脈鼓擊於指下。盛者。此爲熱甚拒陰所致。病非寒也。此一節言證屬寒。脈亦從證。雖似寒而反病熱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順逆。正行無間。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要大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一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自百病之起至此是至真要大論中款六氣之病。標本相反者。爲太陽少陰之病爲最。蓋太陽標熱本寒。少陰標寒本熱。啓元子釋諸陽脈至而從爲病熱。脈數者。太陽之標也。按之不鼓。爲陰盛格陽者。寒水之本。與標相反也。諸陰脈至而從爲脈證。似寒者。少陰之標也。按之鼓盛。爲熱盛拒陰者。

君火之本。與標相反也。是故不知相反者。逆標氣之陰陽而正治。則順本氣之寒熱而病如故。外則似順。中氣乃逆。故方若順。乃實則逆也。知相反者。順標氣之陰陽而反治。則逆本氣之寒熱而愈。故外雖用逆。中乃順也。此似逆而實正順也。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順逆正行無間也。

若脉從病反。言證是陽者。脉亦從證似陽。而其病反是寒也。證似陰者。脉亦從證似陰。而其病反是熱也。故皆反其脉證施治。下文詳言證脉相反者之治法當舍證從脉然其中又有證脉相合而病之真情實相反者又宜反其證脉以施治以總明病機千變萬化學人之不可不細審而詳察也 如身熱煩燥面赤。其脉沉而微者。陰證似陽也。身熱者。裏寒故也。煩躁、陰盛故也。面赤戴陽。下虛故也。若醫者不知脉。誤爲實熱。反用寒涼。則氣消成大病矣。外臺秘要云。陰盛發躁。欲坐井中者。宜以熱藥治之。故仲景以少陰證面赤者。四逆湯加葱白治之。以逆氣象陽也。若寒涼之藥入腹。周身之火。得水則升走。陰躁之極。往往欲坐井中。醫猶不悟此是陰證。仍認爲熱。復以寒藥投之。其死也何疑。或因嘔吐。或因嗽而發躁。蒸蒸身熱。如坐甑中。欲去衣近寒處。或飲寒水則便振寒如故。上氣短促。胸中滿悶欲死。甚則口開目瞪。聲聞於外。而淚涕痰涎大作。其發躁須臾而已。六脉沉細而濇。按之而虛。是大寒之證也。以辛甘甘溫之

劑飲之則愈。活人書。手足逆冷。大便閉。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陽證似陰也。輕者白虎湯。重者承氣湯。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故厥亦深。速以大承氣湯下之。汗出卽愈。蓋熱厥與陰厥不同。熱厥者微厥卽發熱。陰厥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細。大小便滑洩。　右二節言證似陽而脈病屬陰。證似陰而脈病屬陽。故反其證而治之。蓋證似陽而脈病屬陰。證似陰而脈病屬陽者。世尙能辨。若脈證俱似陰而病屬陽。脈證俱似陽而病屬陰者。舉世莫辨矣。許學士云。熙寧鄒守迪因其猶子病傷寒。見其煩渴而汗多。以涼藥治之。遂成陰毒。數日卒。迪悼痛之。遂作陰毒形證訣三篇。蓋傷世之意深矣。太陽膀胱之經。乃熱因寒用。且膀胱本寒。其經太陽也。太陽爲標。有陽之名。無陽之實。謂其將變陰也。其脈緊而數。按之不鼓而空虛。是外見虛陽而內有眞寒也。故仲景用薑附久久煎之。不溫服而冷服。亦是治寒也。薑附氣味俱陽。加之久久熟煎。取重陽之熱。瀉純陰之寒。是治本也。不溫服而冷服。此以假寒治太陽標之假陽。故爲眞假相對之治法。用藥處治者。當知其脈之空虛。則是內伏陰寒之氣。外顯熱證。大渴引飲。目赤口乾。面紅身熱。四肢熱如火者。此浮陽將絕於外。而內則爲寒所拒也。手少

陰之心經。乃寒因熱用。少陰之經真陰。其心根本是真火也。故曰少陰經標陰本熱。是內則以陽爲本。外則真陰爲標也。其脈沉細。按之洪大緊甚而盛者。心火在內。則緊甚洪大。真陰爲標。則脈沉細。蓋寒水之體也。故仲景以大承氣湯煎成熱服之。以除標寒。用大黃、芒硝辛苦鹹寒之氣味。以瀉本熱。其用藥可以爲萬世之法矣。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也。

經云。治熱以寒。溫而行之。其義有三。大熱在身。用人參、黃耆、甘草退之。此三味者。皆甘溫之品。雖表裏皆熱。躁發於內。捫之肌熱於外。能和之。汗自出而愈矣。此甘溫能治大熱之理。一也。熱極生風。乃左遷入地。補母以實其子。使天道右遷順行。諸病得天令行而必愈。二也。況大熱在外。其寒必伏於內。溫能退寒以助地氣。地氣者。在人乃胃中之生氣。使其生氣旺。三也。經云。治寒以熱。涼而行之。仲景治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湯加猪膽汁主之。此治寒以熱。用膽汁涼而行之也。治寒以熱。涼而行之。其義有三。北方人爲大寒所傷。其足脛脹。乃寒勝則浮。理之常也。若以火灸。湯浴。必有脫皮見骨之害。須先以新汲水浴之。卽時完復矣。其有大寒凍其面或耳。若見火湯。必脫皮成瘡。須先

以涼水浴之。少時卽溫手熨烙。必能完復。此涼而行之。能除大寒。一也。大寒之氣。必令毋實乃地道左遷入肺。逆行於天。以涼藥投之。使天道右遷而順行。諸病得天令行而必愈。二也。況大寒在外。則大熱伏於九地。人身之內。乃三焦包絡天真之氣所居之根蔕也。熱伏於中。原氣必傷。人身原氣乃胃也。以涼藥和之。使原氣充足而不傷。三也。經曰惡寒戰慄者。皆屬於熱。又曰戰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惡寒者雖當炎月。若遇風雨。重綿在身。仍覺凜凜戰慄如喪神守。惡寒之至也。原病式曰。病證熱而反覺身寒。此爲病熱實非寒也。或曰。往往見服熱藥而愈者。何也。病熱之人。其氣炎上。鬱爲痰飲。抑遏清道。陰氣不升。病熱猶甚。積痰得熱。亦爲暫退。然熱勢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勢如此。誰敢以寒藥投之。投之是殺之也。予曰。古人遇戰慄之證。有以大承氣湯下燥屎而愈者。則惡寒戰慄。明係熱證。但有虛實之分耳。

經曰。陰虛則發熱。夫陽在外爲陰之衛。陰在內爲陽之守。精神外馳。嗜欲無節。陰氣耗散。陽無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之間而發熱。實非是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陰之法可也。或曰。傷寒發熱。俱係邪氣何耶。予曰。傷寒熱邪。自外而入。陰虛發

熱。自內而出也。

火鬱之熱。當看熱在何經。輕者可降。重者隨其性而升之。

實火可降。小便降火甚速。補陰則火亦自降。用炒黃柏、生地黃之屬。

虛火可補。參朮之類。甘以緩之也。凡氣有餘便是火。急甚者緩之。生甘草緩之之藥也。

火盛不可驟用寒涼。必兼溫以散之。左金丸治火。川連六兩。佐以吳茱萸一兩。

陰虛火動者不治。

驗案

丹溪治色白婦人惡寒。用八珍湯。去川芎。加炒黃柏。治之反劇。知其病熱深而無反佐之過也。仍用前藥。炒熱與之而愈。治熱以寒。借火之力溫而行之也。

一人寒熱盜汗倦怠食少。六脈俱弦。尺大於寸。心部更虛。曰此肝之脾胃虛也。胃氣不能到肝。則肝木挾邪。上剋脾土。故肝強而脈弦。弦者減也。減者中和之氣少也。此虛在脾。脾當扶也。然扶脾不制木。無益也。而木中又有虛實之分。凡陰之長

生。卽陽之死位。陽之長生。卽陰之死位。膽爲甲木。長生在亥。則肝爲乙木而死於亥。故其虛在木之陰。而實在木之陽。則知氣有餘而血不足矣。心主血。故心脈虛。血不足則陽陷。故尺脈大。法當理脾和血平肝。而寒熱自止矣

辨內外傷

傷風鼻氣出粗。合口不開。肺氣通於天也。　傷食口無味。涎不納。鼻息氣勻。脾氣通於地也。　外傷一身盡熱。知先太陽也。從外而之內者。先無形也。　內傷手足不和。兩脅俱熱。知先少陽也。從內而之外者。先有形也。　內外俱傷。人迎氣口俱盛。或舉按皆實大。　表發熱而惡寒。腹不和而口無津液。此內外兩傷。　凡診必捫手心手背。手心熱是內傷。手背熱是外傷。　外傷寒熱往來。積邪在半表半裏。內傷寒熱。是氣血兩虛。蓋氣虛則寒。血虛則熱。一云脾虛則熱。胃虛則寒。脾胃者。氣血之原也。

內傷

外感內傷。病之關鍵。於此昧焉。何足言醫。夫外感、張仲景言之詳矣。內傷、李東垣言之詳矣。至於內傷夾外感。未有言之者也。矧外感風寒。則身熱鼻塞聲重。左手脈洪盛。有餘之證。當發不當補。內傷喜怒饑飽勞碌。則身微熱口苦。右手脈洪盛。乃不足之證。當補不當發。至於內傷夾外感之證。又當補發兼施。辨之不可不詳。施之不可不當也。如內傷夾外感者。於補中益氣湯中。春加川芎、防風、荊芥、柴胡、紫蘇。夏加乾葛、石膏、薄荷、甘草、升麻、柴胡之類。秋加蒼朮、防風、荊芥之類。冬加升麻、桂枝、炮薑、附子之類。兩手脈俱洪盛。而身熱鼻塞、口苦俱見者是也。如內傷夾熱夾鬱而發者。則於補中益氣湯內。加火鬱湯之類。其人平素心胸脊悶。手足發熱。小便赤。脈沉數洪數身熱者是也。如內傷夾痰者。則於補中益氣湯內。加半夏、竹瀝、薑汁之類。其人肥白喘滿吐痰。脈沉滑洪滑者是也。夫外感內傷不同。發表補中有異。豈可妄施治法哉。

東垣論飲食勞倦爲不足之證。治用補中益氣湯。王履　又論不足之中。當分別飲食傷爲有餘。勞倦傷爲不足。若人傷飲食而留積不化。以致宿積鬱熱發於外。此爲有餘之證。用枳朮丸等方消導。若人傷饑失飽。致損脾胃。非有積滯。則當用

補藥。蓋脾胃全賴飲食滋養。今因饑飽不時。失其所養。則脾胃虛矣。又脾主四肢。勞力辛苦。傷其四肢。則根本病矣。或專因勞力過度。或因飲食失調之後。加之勞力。或勞力過度之後。繼之飲食不調。皆是內傷元氣不足之證。而宜用補藥也。但須於此四者之間。審察明白。略爲加減。無有不效矣。

脈左手沉細虛。右手浮大數。或豁大無力。口不知穀味。得之勞心嗜慾七情縱酒飲食饑飽過度。此內傷也。初雖未覺。久則成患。以致身痛頭疼。潮熱惡寒。證類傷寒。實非傷寒。倘用麻黃等劑。大發其汗。熱不肯退。再以寒藥瀉火。以致清氣下陷。濁氣轉升。因而食下胸滿。又大下之。中氣更不足。以致大汗亡陽。下多亡陰。陰氣耗散。傷而又傷。所謂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而死者。非醫殺之耶。

內傷寒熱。間作不齊。發熱而微。汗至頸至臍而還。口不知穀味。日日如此。或兼洩瀉。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一法。服諸傷寒藥不愈。有如瘧狀。汗而又熱。熱而又汗。頭痛發熱。或自語煩躁。不思食飲。遍身骨痛。用補中益氣湯。加羌活一法。頭痛甚加川芎、蔓荆子一法。或無汗。熱不退。或嗽嗽痰中帶血。咸宜補中正方多服。能除陰虛潮熱。不宜用人參黃耆。

凡內傷發斑。因胃氣虛。虛火游行於外。宜大補而降之。亦有夾痰熱者。宜微汗以散之。切不可下。如下之。恐變危證。

內傷病退。燥渴未解者。有餘在肺也。可用沙參、茯苓、甘草。加少許薑汁冷服。虛者可用人參。

左脉沉細虛。右脉浮大數。服補中益氣湯不愈。餘熱不退。洩瀉煩躁。保元湯加白朮、陳皮、薑棗煎服。正氣足而邪氣自退。身熱喜近衣者。加附子六七分。餘熱不盡。口乾不渴。用當歸湯加甘草七分。若用白虎湯則死。

內傷用補中益氣湯不愈。三兩月潮熱不退。腹滿噯氣。不思飲食。保元湯加炮薑七分。肉桂、吳茱萸、炙甘草、陳皮各五分。白朮、附子各一錢。水煎服。　病後餘熱。虛煩不眠。歸脾湯恍惚。加菖蒲三分。口乾極煩躁。加麥冬五分。　似瘧寒熱。一日一次。來日身脹要打者。屬脾陰不足。六君子湯加白芍七分。歸身七錢。薑棗煎服。(洩瀉者不宜用歸芍。)柴胡五分。(自汗者去之)　黃耆酒炒七分。如食噯。加神麯。肺吐清痰。去黃耆。加五味五分。惡心。加炮薑、肉桂五分。骨蒸有熱。加知母。久病咳嗽作虛治。　日久大便結燥。飲食不進。雖十日不解。無他慮也。宜十全大補湯加薑棗。

內傷虛損。調理十全湯。去川芎、地黃。減歸身。寒加附子。百帖無妨。調理莫過參苓白朮散。如腹痛。加木香。便燥。加歸身一錢。嘈雜。加陳皮、川連。脇痛。加酒炒白芍。飽悶。加砂仁。

內傷病證。日久不愈。渾身熱甚。大便燥結。脈洪大有力。六味湯。加肉桂。如小水不利。加牛膝。

內傷用補中益氣湯。三五帖而汗不至足者難治。或五六帖後。遍身疼痛者亦難治。內傷發熱頭痛六日後。或洩瀉自汗至頸而還。亦不可治。又最可畏者。身痛輭脹。

內傷身無大熱。頭不甚痛。胸膈飽悶。大便不通。庸醫下之而仍閉。閉而又下。下而不愈。陰已將亡。或遍身疼痛。不能轉動而腹脹。內中必有積血。雖精神清爽。飲食可進。亦不能治。

內傷氣虛作脹。用補中益氣湯。加和中散。脈有力者爲難治。

內傷證。口不知味。用寒藥固不可多。熱藥亦不可久。但宜溫補。以邪從虛至也。病愈後。參苓白朮散、八珍湯調理。一月後痰火不退者。不必理痰。宜求治脾胃。方保

無虞。身熱不必理熱。保元湯、生脈飲、補中益氣湯。加桂附。甘溫除大熱。先聖之言也。不但內傷。凡病皆宜理脾胃。此第一義也。

凡起病爲脾胃十之八九。脾病四肢不能爲用。倦怠無力。口不知味。四肢熱如火。或身無大熱。冷汗自出。四君子保元湯加附子。或溏洩嘔吐自汗。脈微細無力。四君子加薑附二陳加煨薑。急理其脾。雖有雜證多端。亦不及慮矣。虛損潮熱。升陽散火湯。後用大補。或日日潮熱。或一寒一熱。宜益氣湯。重用黃耆、甘草。此甘溫除大熱之法也。脈細數極。其病將危。五服不愈。治亦難矣。若中有脾胃現證。或寒或熱。只從脾胃上醫治。諸病自退。

內傷作外感醫。雖不死。亦變勞弱。此生死關頭也。雜證寒熱間作而不齊。傷寒寒熱齊作而不間。或發熱頭痛。熱後自汗。至頸而還。宜用補中湯三五帖。莫因一二帖不效便換藥。須知藥力未至也。內傷其病多端。或發熱頭痛畏寒。或一日一次發熱。熱盡而汗。來日又同。或脇痛洩瀉。變證無常。俱宜補中正方。或服表藥而無汗。宜補中加羌活、防風。

外感有汗便愈。不比內傷也。若寒熱間作。一日一次。狀如瘧疾。腹中不和。口不知

穀味。是內傷不足之證。若發熱。熱盡而汗出。惡寒。寒盡而熱。汗出如冰。汗盡而熱。熱盡而汗。證無休息。頭痛之極。二便不利。又無內脹。此是乾涸不治。或腹中不和。懊憹不識。發熱無汗。而不頭痛。服補中湯五六帖不愈。謹防變勞。雖不死。亦必三五月方好。

內傷寒熱汗間作。一怕頭極痛。二怕二便閉而短澁。三怕絕穀瀉痢。雖非寒熱兩感。亦是氣血兩虛。所以防其不治。

內傷虛損。宜保元湯加歸芎。發熱畏寒加附桂。甘溫除大熱。理必然也。瀉者去當歸。煩躁口乾。是津不到咽而乾。非渴也。血虛故耳。切忌用白虎湯。宜保元湯加歸身、燈草、竹葉、麥冬等味。不眠。加棗仁三錢。倘病明係虛證。熱極而汗。汗解後又熱。汗出如水。陽隨汗出。發洩在外而不歸。保元加浮麥、牡蠣。或棉子仁炒焦煎服。心神不安。夜服安神丸又不愈。當用何法。須知下虛不能奉上。虛陽上犇不能下達。保元加木瓜。使陽氣內復。更用附子、吳茱萸帖足心。引之下行。小便不利。加牛膝。大便不利。加麻仁。裏實。六味湯加車前子。若洩瀉脈大。補中湯、保元湯。加白朮、附子。或有咳嗽。不必治也。或脈細數無力。瀉利氣促。保元加木瓜。嘔吐加陳皮、貝母、

煨薑。自傷寒外。慎不可過用攻邪之藥。恐元氣不能勝。所以治宜緩也。
內傷證大便閉者。補中加蘇梗、杏仁。小便不利。加牛膝。汗多。加白芍。有汗。減升麻。
加白芍口乾。加葛根、五味。病久熱不退。氣短促者。保元加桂附。煩躁。加歸、芍、麥冬、
五味。若脈大一熱一寒。日日不退。六味湯加麥冬、桂枝。大便閉結。內無大糞。不思
登圊。切不可下。不求食。不腹飽。七八日便閉。亦常事耳。大便去而不去。氣虛也。了
而不了。血虛也。總宜益氣湯。以白朮、當歸消息盈虛之。
凡內傷證。若服竹葉石膏湯。須防失血。過廿一日。必反。服黃柏等藥。須防嘔吐瀉
利。一二月內必見。
內傷益氣湯證。上焦兩脇有病。俱是風熱鬱火。必加疎風散火之藥。不宜薑桂。惟
下焦中焦有病。薑桂可以重用。
病證多端。但屬內傷有似十二經皆病者。俱宜從脾胃上調理。以脾胃乃諸經之
本也。
內傷證。表熱已解。而濕熱留於上焦者。於調理藥內。加茯苓、半夏。清痰理溼。溼熱
留於中焦者。加木香、砂仁。導溼實脾。

似傷風。乃內傷不足之證。飲食勞役所傷。亦惡風自汗。若在溫煖處。則不惡矣。與傷風惡風自汗頗同。如居露地中。遇大風不惡。惟窗隙小風反惡之。風不盡惡。與傷風不同。內傷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間有氣少不足以息。語則氣短怯弱。妨食或食不可下。或不欲食。腹中不和。口不知穀味。小便黃赤。大便常難。或澁或結。或色黃如糜。或溏白色。心下痞。胸中閉塞。如刀刺痛。有時胃脘當心而痛。兩脇痛。相火上行。亂於胸中。熱傷元氣。氣粗息喘。四肢不收。無氣以動。懶倦嗜臥。外感俱無此證。故易爲辨也。宜用補中益氣湯。蓋飲食勞倦。則心火乘其土。其肺氣先受害。不能管攝一身。營衛無澤潤之資。故本方黃耆最重。人參、甘草次之。脾胃一虛。肺氣先傷。重用黃耆以益皮毛。不令自汗上喘氣短。損其元氣。故用人參以補之。因心火乘脾。故用甘草以瀉之。所謂急者緩之也。白朮除胃中熱。胃中清氣下陷。用升柴以提之。氣亂於胸中。清濁相干。用陳皮以理之。陰火傷其生血之氣。致營血虧而火熾。血中伏火。日夜煎熬。心與包絡血減火盛。心亂而煩。用當歸以和之。稍加黃柏以救腎水。且以瀉陰中伏火也。如煩不止。加生地黃以補腎水。旺而火自平。如氣浮心亂。安神丸定之。

寒熱。六腑之陰虛於外也。二便自利。五臟之陽虛於內也。

凡人素有病。若勞碌動作。反覺精神強健。此乃陰火沸騰。扶助於內。不知乃元氣之不足也。故一靜養則陰火退而陽復。反覺神倦氣弱矣。然而陽復內傷有向愈之機。陽復而愈。諸病皆然也。

內傷病久必轉病而後陽氣活動。脈弦者。轉瘧方愈。脈緩者。轉痢方愈。肺氣不足。轉傷風咳嗽方愈。蓋轉瘧是少陽陽氣通也。轉痢是陽明陽氣通也。轉傷風咳嗽。是太陽陽氣通也。陽氣一通。病邪自退。

內傷胸滿而喘。是陽氣下陷。陰火上升。熱傷元氣。脾氣不足也。若作有餘之火。用桑皮等藥瀉之。是益虛其肺氣矣。

凡似傷風咳嗽之證。乃因肺虛不能外衞皮毛所致者。宜用溫肺湯。以固肺爲主。若用寒涼則肺氣益虛不能生腎。腎水枯則相火旺。相火旺則骨髓蒸乾。勞瘵所由作也。勞瘵不作瀉者。陰血骨髓皆枯也。善食者。胃中火盛殺穀也。

內傷發熱是虛陽上浮。下寒而上熱。內寒而外熱。其熱是假也。蓋肝脾腎三陰在下。三陰中有三陽。若陽氣虛。陰氣勝。則三陽上逆。三陰獨滯於下。太陰無陽明之

陽。少陰無太陽之陽。厥陰無少陽之陽。陽浮於上。身熱所由發也。王晉山曰太陰脾也陽明胃也脾與胃相因爲表裏也少陰腎也太陽膀胱也腎與膀胱相因爲表裏也厥陰肝也少陽膽也肝膽相因爲表裏也有陰不可無陽有陽不可無陰一陰一陽其相配乃所以相濟此天地之至理也故用炮薑同陽明於脾。肉桂同少陽於肝。細辛同太陽於腎。三陽下降。則火歸原而熱自止。故曰溫肺湯乃退熱之聖藥也

內傷之證。中氣虛也。中氣者。當臍中空處兩脇中間也。脾氣在中氣之內。與中氣相爲依倚。非卽中氣也。中氣以空爲貴。其所以能空者。由脾能運轉。陽氣上升而後中能空也。若脾氣下陷。填塞其中。則腑臟之根蔕以傷。氣血往來之道路以窒。病自此起矣。脾之所以能升者。由胃氣升發。脾有所稟也。故脾氣散精。上輸於心。心輸於肺。肺輸於皮毛。輕清者入於經絡爲營。慓悍者入於皮膚爲衛。故凡飲食入胃。全賴脾氣運之。其精氣上行於肺。化爲津液。肺復降下。四布入心入脾入肝爲血。入腎爲精。其濁者入於臍下之幽門。轉於小腸。達於大腸。會於闌門。糟粕出於廣腸。津液泌於膀胱。所以淸升濁降。生生不息。旣壽且康也。倘或飲食傷胃。脾無所稟。或勞役傷脾。不能轉運。脾胃之氣旣滯於中。則金無所藉以滋養。而不能生水。水無所藉以相生。而不能制火。命門之火必過旺矣。命門之火與心包絡。一

脈相通。命門火旺。心火亦旺。胸膈之間。無非陰火之熾。火乘土位。則金失其職。火從而尅之。故氣高而喘者。陰氣塡塞於肺。肺氣爲之不利也。身熱而煩者。火盛血乾。心神無所安養。故燥而煩熱也。是心肺之氣病而著見於外者如此。故或似傷風。或似傷寒。皆陽氣不足之所致也。若認作外感。汗之、則肺氣益虛。下之、則陽氣下陷。輕者多重。重者多死。故東垣內外傷辨曰。外傷者。是爲有餘。有餘者宜瀉之。內傷者。是爲不足。不足者宜補之。此補中益氣湯所由設也。用人參、黃耆、白朮、甘草、當歸以補氣血。用陳皮以理氣滯。用柴胡、升麻以升淸氣。淸氣升。濁氣自降。元氣周流。運行不息。觀之天地位而萬物育。其理一也。

驗案

一人內傷。身中困倦。食後惡心。此證全由脾陰不足。脾陰不足。則胃陽不升。而肝邪來侮。肝火上行。而胃中之眞陽不能生發。則金失所養。而水亦衰弱。三焦皆陰火矣。宜四君加淸火扶金之藥。則腎不治而自安。火不降而自平。蓋金浮則水升。木沉則火降也。

一人身熱。頭患昏暈。言語恍惚。此上熱也。洩瀉自汗。臍中痛。此下寒也。上實下虛。宜溫宜汗。五苓散加炮薑、吳茱萸少許。水煎熱服。一劑而愈。

一人十三歲。喫麵餅後。卽洗浴遇驚。以致發熱似傷寒。二三日後右脇痛。下午潮熱口渴。用歸脾湯加梔子飲之。蓋受驚則氣散。血不歸絡。濁氣歸心。淫精於脈。夫心以生血也。如心氣散則血不生而火熾脇痛潮熱口渴血虛火熾歸脾湯益心氣。養心血。所以主之也。

外感

傷風脈浮緩。憎寒身熱。煩躁不安。鼻流清涕。欲語未竟而嗽。自汗惡風。宜桂枝湯。傷風乃有餘之證。頭痛鼻流清涕。常有傳入裏方罷。聲啞鼻塞不通。能食腹和。筋骨疼痛。不能搖動頭重著枕。非扶不起。

寒

治傷寒。其要只在扶陽。病之所在。皆陽之所不至也。不知扶陽之義。無論汗吐下

不能如法。即治法無差。而他病復起。亦恐不能全安也。扶陽者。冬陽在內。引而外之。夏陽在外。引而內之。春陽初發。引而發之。秋陽欲入。引而入之。陽之所至。陰寒自息。知物受陰寒之氣而傷萎。一遇太陽。則復其原矣。此爲治傷寒之要法。不惟寒證爲然。而風溼暑熱亦多類此。不過陰盛扶陽。陽盛扶陰。扶陽者。扶原陽也。扶陰者扶真陰也。真陰所以配真陽。真陰亦人之原陽也。後之論陰陽者。以火爲陽。而不知真陽非火。以水爲陰。而不知真陰非水。蓋一言水火。即係後天有形。必有過不及之弊。乃是先天一陽真氣耳。純得之則爲仙。純失之則爲鬼。一有不到。即爲病。故治病必求其本。本者元陽也。經云。蒼天之氣。清靜。蒼者無他雜色也。純乎陽者也。其餘則爲青黃赤白黑。分屬五行而爲後天矣。至於蒼天之氣則爲純陽之本。扶之可以有生無死。此傷寒所以必顧真陽也。傷寒過二三七日不愈者。因氣不足也。扶原爲主。從脾胃調理。庶不枉人性命。

熱暑燥

傷寒熱病之由。火先動於火未動之時。水乃虧於水正旺之日。治法以救陰爲主。

宜清潤也。

汗多。禁利小便。小便多。禁汗。

暑病有二。曰中曰傷。中暑者動而得之。因天時亢熱。致傷肺氣。非形體受病也。人參白虎湯主之。傷暑者當暑之時。爲房屋陰寒所迫。周身陽氣不得發越。靜而得之。非陰證也。（王晉山曰此證是先已微受暑氣於內外又爲陰凉之氣所抑而成即俗所爲寒包暑也有謂此是直中於寒與暑證有何干涉者其說未免謬）調中益氣湯。加附子飲之。退後以清暑益氣湯調之。中暑脈洪大。大渴引飲、身熱心煩。傷暑脈沉實。身形拘急。肢節疼痛心煩。肌熱無汗。初病微惡寒。可表之。

中熱中暍者暑證也。行人勞碌得之。惡熱肌膚大熱。大渴引飲。汗洩無氣以動。熱傷肺氣。白虎湯加生脈散主之。

燥熱之病。有似熱證。胃氣不行內無津液而乾涸。求湯飲以自救。非渴也。乃口乾。舌雖乾而舌根多潤。欲飲而飲湯不多。脈豁大無力。燥甚者。亦鄭聲而不譫語。此血枯之證也。宜黃耆當歸湯主之。服白虎湯、五苓散則死矣。

驗案

一人年十七。初秋病身熱如火。至六日。鄭語不止。尋衣撮空。昏不識人。瀉利日三四十次。目開不眠。用甘草四錢。歸身三錢。麥冬五錢飲之。目稍合。脈之豁大者稍斂。重用生地黃、白芍、歸身、麥冬、五味子、甘草。然後神清瀉止。調理而愈。此真象白虎湯之燥病也。其洩瀉者。腎燥也。故以生地黃滋之。

痙

中痙渾身強直。四肢多倦怠不舉。法宜疎利小便。切不可輕易下之。雨中、露天、痙衣、痙地。皆能受痙爲病。在肝脾二經。大便洩。小便赤。脈微而緩。五苓散主之。

求汗

有初病而卽自汗出。其後熱甚而反不得汗出者。此陽氣發洩而陰血不足故也。張東扶曰陽氣發洩故初病卽有汗陰血不足故熱盛反無汗宜用芎歸湯一二帖後。再加蘇梗一二分。則汗出而愈矣。

又有寒熱交作。汗出熱退。少頃又寒。此陰陽不和。宜小柴胡湯。加川芎、當歸、白芍。蓋餘邪未盡則陰陽不和。用人參、甘草、半夏以和陽。川芎、當歸、白芍以和陰。柴胡、茯苓以徹半表裏之熱也。

有六脈空大而遲緩。裏氣已虛。身微惡寒。而表邪未盡。用白朮一錢。附子三分。加桑葉二錢。

又有夏秋之交。身熱惡寒而脈豁大。宜耆歸湯加桑葉。

求吐

或寒氣。或寒飲。食留滯在胸膈之間。用理中湯和之。托住正氣。自然得吐。

有飲在胃中。用平胃散、二陳湯。升其胃氣。自能吐矣。膈上有痰。滿悶壅滯宜吐。炒鹽調滾水吐之。

絞腸痧用鹽調滾水探吐之。

夾食停痰。木曲而不直。平胃二陳。消導自吐。

痰涎壅塞。膽礬三分。硼砂二分研末。滾水調服吐之。

求下

久病虛損。補中益氣湯。加蘇梗杏仁。或芎歸湯。加二陳。或六味地黃散。以潤下之。雜病一月。飲食少進。煩熱不退。宜補中益氣湯。加蘇梗杏仁。腹脹。加薑、桂、吳茱萸少許。熱不退。去三味。加附子。虛嗽者亦宜。除虛損外。諸病渴甚。要飲水者。急與五味。此救陰之道也。（張東扶曰五味子惟腎虛津少作渴宜之餘當審用）

凡病久左脈沉虛。右脈洪大。大便結燥。乃陽陷陰分。脾胃受病也。六味丸加人參、車前子。又久病而左脈沉虛。右脈洪大。初時正氣虛下陷。宜補中湯升之。若下陷既久。陰血乾涸。氣血俱虛。燥火愈熾。若升提之。則頭痛、喉痛諸證作矣。必宜用地黃丸。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洪大而無力之脈。用六味而不加人參。火退脈必澁。蓋加人參則氣下也。此皆求下之道也。

慎齋遺書

卷七

虛損

明　江東　周之幹慎齋著述
後學　曹赤電炳章校點

虛損一證。或從上而損下。如金衰衛弱而多外感之來。則氣傷而肺損。肺損則不能制木。木邪乘土。土又不能生金。而水益枯。火益旺。此由上而下。故有毛落喉啞等證。斯時若遽用六味、七味。則脾益傷而病益重矣。當以四君、保元加減。或從下而損上。如因情慾抑鬱所致。則精傷而損腎。腎損則木枯而生火。此由下而上。故有足痿口乾寒熱等證。斯時若遽投四君、保元、補中。則多滯而火起。病益增矣。當用六味、金匱等方而後以保元白朮散調之。然白朮、白茯苓洩陰傷水。亦當慎用。凡由上損下。由下損上。最要一關。皆在脾胃。脾胃一傷。便不可救。脾胃不傷。雖百

病雜出。不過陰火爲患。故雜證不必顧。久近亦不論。生死凶吉。只視脾胃二經也。凡虛損之病。命門火旺。腎水不足。陽明化燥火。肝氣與胃氣相聯。胃火旺故肝火亦旺。木燥土乾。心火炎上。金無養。水無生。五火交熾之時。若用黃柏、知母滋陰降火。是猶乾鍋鍊紅。傾以一杯之水。激助火勢。立地碎裂矣。甚可畏也。若脈帶緩。是胃氣未絕。猶可調理。用四君加山藥引入脾經。單補脾陰。再隨所兼之證而用之。俟脾之氣旺。旺則上能生金。金轉能生水。水升而火自降矣。此合三之治法也。若脈見短數緊數細數者。斷不可治。

火與元氣。勢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蓋元氣藏於二腎之中。靜則爲水。動則化而爲火。腎者肝之母也。元氣足則肝子以承乎心主。神明出焉。爲化爲育。而生生不息。若房勞辛苦之人。七情六慾。損傷元氣。心神失養。相火亢烈。亢烈之火不能生土。則脾土有傷矣。脾傷則金氣不足。不能平肝木。木轉以剋土則後天傷。金氣不足。則水無從以生。而先天傷。二天俱傷。則不能轉相滋養。五藏失其生成之職。相火不期燃而燃矣。水竭無以制之則死。其中亦有可救者。胃氣不絕。用藥力以養脾胃。生脈散加黃耆。兼滋生之藥佐之。或保元湯加減。但見潮熱。宜補中益氣湯專

用。火熾。宜升陽散火湯發之。若不治其脾。則五六相煽。不可治矣。若虛而不瀉。宜血分中補氣。保元湯加滋降之藥。若作瀉困熱。宜氣分中補血。保元、四君、加白芍、炒松花。如自汗乃陽虛。宜加附子。胸中火燥。痛如刀割。用四聖丸。痛愈則止。久瀉傷腎。用保元兼四神丸。或腹脹。和中散合補中益氣湯。脈見平和而病不愈。藥力未至也。不可更換。倘脈見細數緊數。皆邪脈變異若兼嘔吐。不祥之兆也。又口失滋味。不思飲食。不可看作胃絕。是胃有虛火。當滋生元陰之氣。若用燥藥。以火投火。而心失其所養。則上無以益下。下無以奉上。五藏空燥。反用燥藥。不死而何。蓋萬物賴脾以生。脾氣一傷。則九竅不通。諸病生焉。治病不愈。必尋到脾胃之中。方無誤也。

虛損久病。皆是傷脾。脾傷則肺先受之。肺病則不能管攝一身。脾病則四肢不能爲用。當養胃氣。胃非善食之謂。要有生發之氣。以養萬物生化之原也。養者。保元氣爲主。以溫佐之也。火旺者。乃血虛也。十全大補湯。再隨證加減用之。但前從瘧痢吐瀉而來。縱有變證。只從脾胃治法。保元兼溫脾血藥。雖有雜證、火旺不必治火。有痰不必治痰。宜參苓白朮散。隨證加減。吐加炮薑。腰腹痛。加益智、吳茱萸少

許。腹中痛脹亦宜。噯氣加神麯。蓋久病心火爲主。火爲養命之原也。又凡病急者緩治。攻則離散。書曰。大毒治病。十去二三。中毒治病。十去其五。無毒治病。十去八九。餘以飲食穀味養之也。

虛損由內傷而起。先因飲食不節。勞役所傷。房慾所損。病初起與外感相似。但外感頭痛發熱惡寒。其脈浮緊有力。治宜汗解。從表入裏。脈洪大。大便燥。治宜通利之。內傷亦頭痛。痛而不盛。發熱惡寒。其脈緊數無力。宜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不表之表。若表之太過。汗至頸而還。一日一次。似瘧又似痢。若作瘧痢治之。發熱更加。有似傷寒矣。但傷寒脈洪大有力。內傷脈豁大似洪而無力。若用清涼汗下。大傷脾胃。必致肺臟亦虧。又增咳嗽、吐痰、吐血等證。又作陰虛火動治之。則脾胃更傷。雜證多端。潮熱似瘧。皆因脾虛不統故也。

火盛脾陰不足。血枯之證。滋陰不宜。救陰可也。陰從陽生。陽從陰長。用人參、白朮、蓮心、五味子、白茯苓、甘草。惡心加炮薑。不思飲食加砂仁。胸中氣滯加陳皮。(洩瀉者不宜)汗多加黃耆。惡寒加肉桂。(吐血者不宜)若洩瀉而諸藥不效。胃虛難以受藥。用陳臘肉骨灰、鍋心飯焦。各三錢。炒松花一錢。米糊丸。人參看輕重虛實。用以煎湯送下

六七十丸、此法治人多効。

驗案

一女人吐血發熱。熱甚而喘。用生脈散。熱更甚。脈或大或小。或浮或數。或弦或澁。變易不常。知其脾陰虛而脈失信也。脈者血之府。脾統血。血枯。故變易不常耳。用保元湯。加五味子、山藥、杞子、白茯苓。人參重用至五錢。二帖而效。二十帖而愈。

勞傷

勞病有似虛損。然虛損起於脾。勞病起於腎。虛損蒸蒸發熱自汗。其熱按皮膚間卽甚熱。不能飲食而肥。脈豁大。重按無力不清。勞病骨蒸。按皮膚不熱。按至筋骨乃熱。食多而瘦。脈緊數。虛損潮熱。多起於內傷。宜補中益氣湯、十全大補湯、四君子湯、八珍湯、參苓白朮散、理中湯之類。丸藥亦以此等方調理。大忌補陰藥。故虛損而轉洩瀉。脈短數者不治矣。勞病陰虛火動。多起於傷風。有似瘧狀。宜六味湯、八珍湯加黃柏、知母。痰嗽加麥冬、天冬、貝母、紫菀。隨證加減。切忌香燥藥。故勞病

陰虛火動而轉喉痛。脈細數者不治矣。見證各異。治法迥別。

勞病定無洩瀉汗多之證。必身熱便燥口乾。四物湯加黃柏、知母。以退骨蒸勞熱。

陰虛火動。然亦不得已用之。如久服。多患洩瀉喘促而亡。

陰虛火動。生地、丹皮、便製黃柏、杞子、五味子、牛膝、白茯苓。可煎可丸。

勞證退熱。青蒿十觔。取自然汁。熬一分。加猪膽汁七分。熬膏。入甘草末爲丸。米飲下。此方甚驗

虛勞慾火。梨汁一觔。胡桃肉一觔研。牙茶五兩。生地六錢。當歸末六錢。熬至滴水成珠。入雞子清一枚。盛磁器內。封口勿令出氣。冷水浸去火毒。每日清晨服一匙。

勞證臟腑虛損。身體消瘦潮熱。建中湯。大能生氣血。退虛熱。

前胡　細辛　當歸　白芍
人參　橘紅　桂心　麥冬
黃耆　白茯苓　炙甘草各一錢　半夏七分
生薑三片　大棗二枚

不拘時服。

地仙散　治骨蒸肌熱。虛勞煩躁。

地骨皮　防風各一兩　薄荷一錢五分　甘草二錢五分

爲細末。食前生薑竹葉湯服三錢。

參耆散　治咳嗽吐痰。聲啞潮熱。盜汗。

人參　柴胡　五味子　杏仁

防風　羌活　款冬花　桑皮各五分

白茯苓　黃耆　紫菀　歸身

川芎　半夏　貝母　枳殼

秦艽　桔梗　甘草各八分　鱉甲三錢

生薑　大棗

水煎服。

阿膠丸　治勞證。咳血吐血。

阿膠　生地黃　白茯苓　側柏

山藥　蘇葉各一兩　柏子仁　麥冬

人　參　防　風各五分

蜜丸。彈子大。每服一丸。食後細嚼。煎蘇梗湯下。

清骨散　治男女五心煩熱。欲成勞證。

柴　胡　生地黃　熟地黃　人　參

赤茯苓　防　風　秦　艽　薄　荷

胡黃連

麥冬湯　治心中煩熱。惟欲露體。以衣被覆之卽悶。驚悸心怯。面無顏色。忘前失後。婦人患血風氣者。多成此證。乃是心蒸之狀。

青　蒿一小握。　葱　白七寸　藍　葉七片　苦楝根七寸

童便一升半。煎取一半。去渣。入安息香、蘇合香、阿膠各一錢。硃砂、雄黃、雷丸、枯礬、硫黃各五分。檳榔末一錢五分。麝香五分。五更初空心進一服。五更五點進一服午時前後取出。淨桶盛。急入油銚內煮。仍傾蓋蟲罐內。扎口埋之深山。

五枝散　取傳尸勞蟲。

桃　枝　李　枝　梅　枝　桑　枝

榴枝各三寸長七莖取末　通草　穿山甲　全蝎炒各一兩

沉香八錢五分　木香　檳榔　燈草各五錢

紅花二錢五分

甘草煎膠爲丸。每服三四十丸。空心溫酒下。

加減黃耆建中湯　治男婦五勞七傷骨蒸。

黃耆一兩二錢　秦艽　防風　北柴胡

歸身　白芍藥　熟地黃　地骨皮

肉豆蔻煨　炙甘草　砂仁　檳榔各五錢

猪苓四錢　桔梗　白茯苓　白朮各三錢

人參一錢五分

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鍾。煎七分。不拘時服。老人黃耆加重一兩。

再仙丹　治勞證黃瘦。虛損諸藥不效者。

大小茴香鹽水炒各二兩　麥冬　茯神　地骨皮

防風各二兩　遠志　人參　龍齒

羚羊角　炙甘草　石　膏各三兩　紫英石一兩

㕮咀片。每三錢。棗一枚。水一鍾半。煎七分。食前溫服。未差再服。以差爲度。甚益心力。曾經吐血。服之有效。

桑椹膏　治骨蒸。

桑椹不拘多少。取汁入蒼朮內共熬。去蒼朮渣成膏。如腎氣虛。加枸杞子四兩研末。肺虛。加入參末一兩。

驗案

一人無大病。但舉體不通泰。六脈弦滯。曰此從心之鬱熱不通。又兼力勞色勞故也。心鬱則神失力勞則氣傷色勞則精害。神失則火去。氣傷則多滯。精害則水衰。若不能多藥。先以橘紅、麥冬服幾日。再加五味子服之。再將大體常思則心不鬱。將小力運動則氣滯通。遠色凝神則精自足。如此不但却病。且可長生。一人病勞半年。虛而欲脫。此證參不可無。亦不可驟用。蓋虛極而力不能勝也。只好用五味子七粒以歛其虛。麥冬五分以清其肺。枸杞子入分以滋其腎。山藥一錢以助其

脾陰。不得重劑。不得頓服。須徐徐呷下。俟神氣稍安。始可加參。

陰虛

語云陰常不足。陽常有餘。故人生受病。若先起於七情。內傷元氣。而後及於血氣。此從內而及外。陰病十居八九。陽病十居一二。若因外感先傷氣血。而後及於內者。則陽證多而陰證少矣。經云。男子十六而精通。此常度也。有未至其期。而以人爲強通其精者。則四體之內。陰氣有不滿之處。異日多有難狀之證。有身體常常惡寒者。蓋腎藏精而屬水。水涸不能制火。則火熾灼其陰。以致陰虛火動而惡寒。非真惡寒也。蓋火極似水。故身中悃懶。覺乎洒淅有似惡寒之狀。但日夜無度。靜而或作。動而益覺其虛。若神思少息。略得一靜。火則潛伏。遇煖而寒即解矣。若動作時發熱。靜時即止。止時手足心如火烙。或面赤耳鳴咽痛。斑疹隨出隨沒。或胸前兩足內忽然作熱。有如電狀。來無常度。去亦無定。口鼻出入氣息。時有焦腐之氣。寤寐不安而呻吟。脣紅舌焦而燥黑。足心似炙。氣從臍下入腹。或脣舌小腹兩脇如火烙。或腰痛如折。骨痿不能起牀。遍體疼痛。舌本強不能言。此少陰之脈。係

舌本故也。或耳鳴如波濤蟬鳴鵲噪。琴瑟之聲。或耳閉不能聽。至夜多夢。睡時驚駭不寧。魂飛魄蕩。喜暗惡明而怕見人。或妄見鼠竄蛇行。孩童前後相戲。自覺手足脫落。或頭玲珠墮下。或見有人同伴同眠。或鬚髮顯然。如有人揪扯。各樣異患不一。總皆腎虛陰不足。火動變見之故也。此不可妄爲痰火。遽用燥烈苦寒之藥。亦不可執丹溪之法。一例以四物湯加知柏之類治之。夫知柏芩連。洩有餘之火。用之得當。則能去邪。而元氣自復。故有裨益。若真元不足。而亦以此用之。反瀉天真。以致大便洩瀉。飲食少進。胃氣虛而肌肉削。往往致死。不可勝計。又不可執陽旺能生陰之說。治之補中。初用一二帖。略以爲中病。久泥於此。豈不謬哉。若房勞傷腎。只宜補水益元湯加減。而諸證悉愈。或有津液之陰不足而火動發熱惡寒。又有精髓之陰不足而火動。則口乾舌燥。又有營血之陰不足而火動遺精夢洩。內經言天氣不足。地氣乘之。地氣不足。天氣乘之。晝劇則陽不足。夜劇則陰不足。又有營血衰少。感冒風寒。邪入陰分。午夜發熱。宜四物加降火清熱之味則愈。或大怒傷肝而內動風熱。致氣血錯亂。留滯陰分發熱者。宜舒肝補陰清熱則愈。有因飲食驚恐與食相挾。致傷陰氣。留滯於陰分而爲患者。此陰分受傷。至夜發熱。

而似乎陰虛火動。其證不同。必須窮本求源。庶幾醫無謬妄。而病無橫夭。經云。陽火易救。陰水難扶。若真陰虛弱。藥非百劑。功非歲月何能全愈。其他外來有餘之邪。及過飡炙煿膏粱厚味。以致病熱爲患者。非惟黃芩、黃連、知母、石膏之類可用。即硝黃亦不顧矣。雖然亦可用之於壯盛。若元氣衰弱。當先補元氣而後去邪。如邪盛又當攻補兼施量其虛實而施治。斯爲善矣。

補水益元湯

熟地四錢　生地　麥冬　當歸各二錢

白芍　甘草各一錢　五味二十粒　大棗三枚

熟地大補五臟之陰。安神志。健精脈而填骨髓。故用爲君。生地能滋陰退熱。有益精壯神之功。同麥冬甘草。能去神中之火。歸芍補血堅志。安魂定魄。與熟地同用。峻補真陰。此四味大補元陰之聖藥也。麥冬清心除煩退熱。同五味補元精而止渴。保金益水。勿使火邪傷肺。若火炎傷金而喘嗽者。五味又當慎用。甘草洩心火。心藏神。能降神中之火也。若怔忡恍惚。夜臥不安。加棗仁三錢。茯神一錢。若元陰虛甚。加熟地三錢或五錢。一枚者佳。若火動而燥熱。加細辛一二分。甘草一錢。生

地一錢。童便半盃。若咳嗽。減去五味。加天冬、麥冬、百合、黃柏、桔梗。若火乘心胞絡。胸中痞悶。倍用熟地、甘草。若燥渴倍用麥冬、五味、熟地。若胸中有痰不舒。減熟地。去五味。加瓜蔞、貝母、薑汁、竹瀝。若坐臥不安。加百合、甘草。若火動腹痛腸鳴。去五味。加白芍、甘草。若精神短少。加熟地、棗仁。若驚惕心跳。肢體痠疼。加當歸、地黃、棗仁、甘草、茯苓。若腰疼骨酸。加杜仲、補骨脂、生地黃。若火動飲食易消。加元參、細辛、白芍、童便。若肺募間連背心熱如盃。火往來無常。加元參、桔梗。若熱從睾丸而起。肝火也。加柴胡以達之。若元陽不足。加人參、黃耆。厥加附子。若火乘陽精之分。夢遺加山藥、山茱萸、枸杞子、細辛、蓮花蕋。兼用六仙丹。如稟氣壯盛。可用知母者。酌而加之。使火邪無犯元陽。如尿後沸滴二仙丹加龍骨、蓮蕋。若虛火游行無定。斑疹出沒不時。遍發紅熱。加元參、生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去五味子。若洒淅似乎惡寒。並加生甘草、童便。切不可用諸寒劑。只補其陰則火降而寒自除矣。

若手少陰心經。素稟原弱。日間勞心傷神。夜或房慾損精。精氣怯而不能養神。以致火乘心經。患手心尾尻火熱。或往或來。心跳不靜。睡臥不安。驚懼不寧。睡至子時則醒。至天明反倦臥。舌心焦燥。兩手小指有時忽熱如電。時有時無。口鼻出入

呼吸。唯覺蒸蒸熱乾燥若渴。無焦腐之氣。呻吟之聲。但筋骨蒸熱無遊行之狀。與足少陰證稍異宜滋陰補心湯。

熟地三錢　當歸　官桂　麥冬
生地　杏仁各一錢　白芍二錢五分　甘草
茯神各一錢　小麥一撮　大棗三枚

若足厥陰肝。患火眼雺時腫起。或足大指頭循足跗內臁去內踝一寸。入腹近臍兩旁。至左乳下期門邊有熱如蛇行。行至胸胃而散。皆肝血不足。以致虛火為患。宜滋水補肝湯。

熟地　生地　當歸各一錢　白芍一錢五分
甘草一錢　柴胡　元參各八分

足太陰脾病。有因思慮過度。以致傷神。或因飲食不節而傷脾。或因鬱怒不節而傷肝。肝木凌脾以致火動為患。右脇熱。或足大指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間內踝前臁上腹熱如電狀。或自覺手足脫落。眼見虛形。或喜食易飢。或食入反脹。並宜益陰滋補。雖有火動。不可用苦寒。宜於補陰藥中加炮薑以反佐之。或面色焦黃肌

肉不澤。神困意懶。痰有紅筋。並宜養陰補脾湯。

白茯苓　茯神　甘草　白芍
生地各一錢　山藥　歸身各一錢半　熟地三錢
大棗二枚

手太陰肺病。有因悲哀傷肺。患背心前胸肺募間熱。咳嗽咽痛。咯血惡寒。手大拇指循白肉際間上肩背。至胸前如火烙。宜百合固金湯。

熟地　生地　歸身各三錢　白芍
甘草各一錢　桔梗　元參各八分　貝母
麥冬　百合各錢半

如咳嗽。初一二服加五味子二十粒。

若人入房。勞心太過。患經月不寐。夢寐不寧。須澄慮內觀。藥用補水寧神。或補陰而反夢遺。此神中之火已降。誠爲佳兆。不必疑此而另更他藥。有病飛走狂越。似乎有餘。用諸寒而火愈熾。此神思火動而真水不足故也。當救真水。其火自降。經云。寒之不寒。是無水也。治以元參甘草湯清其神火。俟火熱稍緩。仍以壯水益元

湯主之。若耳閉咳唾呻吟。肌骸骨痿腰折。並以補元益陰湯佐桂以從。若因風溼痰火與氣逆血滯之類。而後骨痿腰折。不在此例。

補元益陰湯

熟地三錢　當歸　生地　棗仁各二錢

白芍　甘草　茯神各一錢　麥冬一錢五分

元參甘草湯

生地　當歸　元參　白芍

甘草各一錢　麥冬二錢

若邪陷陰分。骨蒸咳嗽煩熱。夜作而旦愈。先用逍遙散三四帖。後用生料四物湯。加升麻、柴胡、乾葛、防風、茯苓、甘草之類以提之。切不可作陰虛治。若素患血少。而陰血中之陰不足。不能生化。以四仙湯時時服之。有火重加甘草。或滋陰益神湯亦可。

生地　熟地　杏仁各三錢　歸身二錢

甘草一錢

若元陰衰亦有汗。火乘陰位。精被熏蒸而出。猶炙竹而有油。切不可用參、朮、耆、桂以斂之。惟補陰則火伏而汗收矣。如陰虛被淫熏蒸而有汗。或相火弔動脾火而有汗。並宜當歸地黃湯。若元陰衰弱。火乘營血。爲漏崩便血溺血。宜補中加醋炒地榆、續斷、阿膠之屬以澁之。如不止。再加升麻、柴胡、防風以提之。崩漏證。熱則流通。虛則下注。故熱當清。用生料四物加梔、柏、知母、芩、連。虛則宜補。用耆、歸、參、朮加澁血之藥。不已。加升麻、附子以托之。如氣血兩虛。用八珍湯加醋炒樗皮、陳椶灰以止之。如六淫七情所傷。不在此例。

若人有眼角出血。槐花炒焦煎服。若有舌根出血者。用辰砂一錢。竈心土二錢。鴨子清調服。

若有齒縫出血。此傷血脈也。如下唇中齒出血。此傷腎也。宜滋補藥中。加生甘草、丹皮、童便以制之。不可用苦寒正治。如厚味太過。胃中積熱爲患。以四物加丹皮、芩、連、柏、梔、膏之類。稟氣壯者。可以承氣湯下之。因風熱乘胃者。亦以四物加荊、防、升、芷、芩、連、梔、柏、膏之屬以清之。

若臍中出血。火逼胃氣。上不得轉運。有失傳度之令。故血從胃竅出也。以四仙湯

加生甘草、丹皮。佐白芷。加藕汁、柏葉汁、茅根汁治之。

若七竅中出血者。留淫日久。則陰血不得歸經。故從毛竅中出。須開鬱清氣涼血。如歸芍、烏附、木花、丹皮之類是也。如元陰虛弱。火乘陰分。以致血熱沸騰。充灌肌膚。宜滋陰降火者。須看元氣虛實。加涼血藥以治之。

若耳中出血。多由鬱怒所傷。干動少陰風熱。以致蒸熱沸騰。上衝清道。有升無降。致耳出血。用生地、丹皮、甘草、柴胡、防風、香附、青皮、知母、黃柏以清之。

若諸失血過多。則元陰不能無損。宜以生地、丹皮、甘草降火之藥。加童便治之。

若火盛。雖隆冬多飲寒泉雪水。臥睡冷地。搖扇取冷。亦不能禦。惟有峻補真陰。須用童便、甘草可以制之。

若勞盛風暑。患發似瘧。醫但知勞而不知有外邪內陷。誤用補藥。其邪留滯於血脈之間。隨氣升降。有如陽虛火動之狀。遊走經絡。此不可作陰虛火動治也。當用柴胡、乾葛、羌活、防風輕揚之劑。佐參、歸、芎、附之屬以導散之。蓋陰虛脈散無力。邪脈強散有力。或弦緩搏指有力是也。

若元陰不足而洩。名曰腎洩。水穀不分。至而即去。去有常度。日夜一次。或二次。與

他洩不同。經云。陰無陽不生。陽無陰不化。如洩概以參、朮補之。參朮只能補脾而不能滋腎。惟宜補陰之劑。兼以固真散。其洩自止。如挾陽氣不足而洩。不可偏執於此。

固真散

山藥　芡實　蓮肉　茯苓

等分爲末。

若元陰受傷而患嘔吐。此由木挾相火。上乘於脾胃之間也。宜滋補元陰。抑肝制火而清脾嘔吐自止。四物加白芍、甘草。佐茯苓、青皮之屬。

若人有行房用力過度。則汗出於腎。經云。汗出於腎。逢於風則汗藏風府。內不得入於臟腑。外不得越於肌表。客於玄府。發爲腫脹。本之於腎。名曰風水。宜滋水散風。用四物加羌活、防風、柴胡、荊芥、防己之屬。不可作脾虛溼腫治之。若用參朮利水之劑。更使風邪鬱陷。

若有人暴死。叚久復甦。往來不時而作。此爲心火自焚。因勞心驚恐所傷。以致真神氣失守其位。亦火乘陰分也。可用四仙湯。加甘草、童便。大抵無形之火易復。有

形之水難扶。故真陰不足。功非歲月不能。杯水焉濟車薪之火。然元不足。還須補元。如河車可責食之甚有奇功。如人乳、牛乳。虛火之人。可常服之。如秋石滋陰降火。亦妙藥也。一切陰虛證。後方可選用。

當歸百合湯

歸　身三錢　熟　地　麥　冬各一錢半　川　芎一錢

沙　參　甘　草　香　附　橘　紅各八分

桔　梗五分　小　麥一錢　大　棗二枚

滋陰生脈散

麥　冬五錢　生　地　歸　身各三錢　甘　草

白　芍各一錢　五味子二十粒

補腎丸

黃　柏酒炒　龜　板炙　牛　膝各二兩　杜　仲一兩

五味子五錢　乾　葛三錢

天一丸

山藥　白芍　兔絲　河車一具

虎骨　生地　補骨各五錢

杞子各二兩　麥冬各二兩　牛膝一兩

歸身　瑣陽　熟地四兩

蜜丸。

益水湯

生地四錢　百合各一錢

歸身二錢　童便半盃

丹皮八分

甘草

壯水制陽湯

白痲骨二錢　牛膝五分　菉豆皮五分　黃柏五分　秦艽五分

沙參　元參五分　蓮心七枚　澤瀉三分

麥冬各一錢　山梔五分　枯芩三分　白芍六分

當歸八分有痰去之　丹皮五分　條芩三分　仙茅八分

若痰盛。清水三盃。竹瀝三盃浸。若火盛。水三盃。童便三盃浸。若胃弱不能食。蓮子煎水冷浸。若頭暈。水三盃乳三盃浸。真菉豆皮、白痳骨專用此藥。不損胃氣。乃養陰退熱之聖藥也。

經云。營出中焦。衛出下焦。衛不足益之以辛。營不足益之以甘。甘辛合脾胃。脾胃强。何病之有。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甘辛。亦養陰之道也。

若元陰虛。病肉脫者不治。骨瘦如柴。大便溲瀉。身熱如火者不治。咳嗽身熱。其脈細數。吐衄者不治。脈大大便不實。兼咳嗽者不治。鼻如煙煤。唇青齒紅者不治。九竅出血者不治。肌削咳嗽咯血。脈洪數。喘急喜臥。不能轉側。面目黧黑者不治。發熱惡冷食。煩躁及大便如羊屎者不治。

潮熱

虛損潮熱。升陽散火湯。後用大補。或日日發潮。一寒一熱。宜用益氣湯。重加黃芩、甘草。甘溫能除大熱也。或脈細數。或脈空大。其病將危。五服不驗。治亦難矣。看病有脾胃證現。則原起於脾胃。或寒或熱。只從脾胃上調理。諸證自退。

病多潮熱不退。初時可用補中益氣湯。後則不可。惟宜熟地丸。補納腎氣而潮熱自退。

久病潮熱。氣血兩虛。用益氣湯。甘草生熟重用之。發散藥一味不可加。調理宜八珍湯、十全大補湯。或爲丸亦可。

凡潮熱自汗。血氣往來未定。六味湯加人參、黑薑。可服十帖。

驗案

一人夏時。夜則身熱。寅卯時卽退。大便或溏或如常。用參苓白朮散。嘈雜加川連少許。不嘈雜去連加白芍。蓋此證脾胃中有溼熱。夜則身熱者。衞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三陰之脈布腹中。陽氣與溼熱相合。故身熱。便溏者溼也。發於夏者。溼熱之令助本病也。白朮散和中利溼。加芍補脾陰。

一小兒久熱不退。一日三次發熱。熱後微汗。汗後發熱。晝夜不息。氣短促。諸藥不効。此久病脾陰虛也。用保元茯苓二帖而愈。

吐血

血證屬火無二議。五臟六腑皆出血之路。所以吐者火也。至後則虛矣。用藥一概寒涼。則胃氣漸損。生發之氣漸衰。血以氣爲主。血無氣養。血不歸絡。累發之而累寒之。自然成陰虛火動之證。脾肺二絡有損。咳嗽喘促洩瀉。理必然也。血熱火動。滋陰可愈。血熱火越。滋陰求愈。則不能矣。不見天之大雨。是滋陰也。反擊動其火。草木皆焚。滋陰補陰。何以別之。四物湯治血之有餘。不治血之不足。若論不足。男女之血皆不足也。血虛則無氣。血虛發熱。氣虛生寒。血後寒熱往來。是氣血兩虛。宜用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陰從陽生。所以人參、黃耆能補其生化之原也。若見自汗咳嗽。乃肺虛也。血脫益氣。古聖之言。雖有雜證。亦末治之。蓋血藥治血之有餘。不治血之不足。寒劑治火之有餘。不治火之不足。吐血概用滋陰清火。則胃失生發之氣。脾肺先絕。血從何生。必至於死矣。

失血證。皆見芤脈。隨其上下以察所出。凡失血者。脈貴沉細。若浮大則難治。豁大無力尚可延。短數細數緊數。豁大有力。皆爲不祥。

治血初起。以苦甘寒藥散火涼血爲君。辛涼開鬱利氣爲臣。升清藥俾復其位爲佐使。久則以酸澁止塞其源。用甘溫藥收補於後。如此未有不愈者。王胥山曰治血之要略備

矣

凡咳嗽吐血有汗。用茯苓補心湯。或潮熱咳嗽。八珍湯加陳皮、貝母、五味子。以瀉胸中之痰。老痰是熱。宜貝母、花粉清痰是虛。宜人參、白朮。

吐血之證。或七情所傷。或咳嗽日久。或因傷寒表裏不清。漸傳而至。心氣耗散。不能藏血。五心煩熱。咳嗽吐血。及婦人懷孕。惡心嘔吐。皆用茯苓補心湯。此方治血後氣逆上湧。胸膈飽悶。咽嗌不利。虛火上炎。服三四帖則止。發則再服。蓋火鬱宜發之也。渴甚加麥冬、五味子。

凡病先防胃傷。宜六味丸、八珍湯加減。寒藥不可。熱亦不宜。血怕氣滯。滯則生發之氣。反鬱而成火。

血來鮮紅屬熱。淡色屬虛。血色青淡。參湯磨服犀角、羚羊角。陽氣上升。其血必能下降。倘氣不升上。血必不復下。可見氣有生血之妙。血無益氣之功也。

去左脇下積血。爲藥二分。枳殼三分。磨服。脈不短數。尚可遷延。吐血血不歸經。用炮薑溫煖中氣。使血歸經。炮薑入脾肺二經。脾統血。肺主氣。氣行血行也。

吐血。先血病而後吐瀉者。無忘其吐瀉。四君子加歸、芍之類。先吐瀉而後血病者。

無忘其血病。四君子加山梔、川連之類。吐血宜行血、涼血、和血、補血。茯苓補心湯、六味湯。或四物湯加炮薑。八珍湯加陳皮、貝母、麥冬、五味子。血病必從血治。此爲正法。

吐血久而不愈者。腎虛不納氣故也。雜病久而不愈者。脾虛不能統血故也。故血病宜求之腎。雜病宜求之脾。

吐血因陽勝陰虛。故血不得下行。乘炎上之勢而出。大法補陰抑火。使復其位。山梔只清胃脘之血。桃仁承氣治氣壅火塞而吐紫血者。然非治血之正法也。先吐血後見痰嗽。皆是陰虛火動。氣不得下降也。先痰嗽後見紅者。是痰積熱壅。火炎吐血也。以炮薑末童便調服。或天一丸。蓋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黃柏　知母俱童便炒　生地　丹皮

杞子　五味子　牛膝　茯苓

蜜丸。

血證藥味各有專司。川芎血中氣藥。性味辛散。通肝經而行血滯於氣也。地黃血中血藥。通腎經。性味甘寒。能治真陰。當歸分三治。性味辛溫。全用活血。血各歸經。

白芍陰分藥也。通脾經。性味酸寒。能凉血。治血虛腹痛也。人參補血虛。陽旺則生陰血也。輔佐之屬。若桃仁、紅花、蘇木、血竭、丹皮。血滯所宜。蒲黃、阿膠、地榆、百草霜、椶灰。血崩所宜。乳香、沒藥、五靈脂。血痛所宜。蓯蓉、瑣陽、牛膝、杞子、益母草、夏枯草、龜板。血虛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炮薑、肉桂。血寒所宜。生地、苦參。血熱所宜。此正法之大略也。

驗案

石埭陳友年三十五歲。性嗜酒色。忽患吐血。一日三五次。不思飲食。每日只吃粥一碗。滾酒能飲數杯。次日清晨再吃粥。前粥盡行吐出。吐後反腹脹。時時作酸割痛。晝夜不眠。吃滾酒數杯略好。來日亦如此。近七月矣。醫人俱言不可治。並無論及積血者。予診之。六脈虛數。此證吐後宜寬。反脹。喫滾酒略可。此積血之證也。蓋酒是邪陽。色亦邪陽。邪陽勝則正陽衰。又兼怒氣傷肝。肝不納血。思慮傷脾。脾不統血。中氣受傷。血不歸絡。積血中焦無疑。宜吐宜利。但脾胃大虛。不使陽氣升發。陰寒何由而消。先用六君湯。白朮、蒼朮製之。加丁香溫胃。草蔻治中脘痛三十餘

帖。再用良薑一兩。百年陳壁土四兩同煑。待土化切片。陳皮去白。草蔻、人參、白朮、茯苓、甘草、胡椒、丁香各五錢。細辛四錢。共末。空心清鹽酒送下二錢。此藥功在扶陽。積血陰寒凝結。得陽旺而陰自化。服藥後血從下行者吉。如血從上吐。約六七椀。胸中悶亂。手足逆冷。不醒人事。急煎人參五錢。炮薑八分。服之遂靜。定後胸中悶亂。臍下火起而昏。用茯苓補心湯一帖而安。又用六味加人參、炮薑而痊。

一人咳嗽吐血。用人參、花粉爲末。蜜水調服而愈。

一女白帶吐血。子午潮熱。口乾脈弦。此肝木大旺。脾之眞元。被木所奪也。清肺則木平。補脾則中氣固。六味加人參、炮薑而愈。

一人痰中見血。脈大有力。肺部更甚。此證肺失下降之令也。肺不降者。中宮爲濁氣鬱結。而陰火橫行耳。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子。使中氣清而肺令行。自然木沉火降而安矣。

尿血

尿血者。精不通行而成血。血不歸經而入便。然其原在腎氣衰而火旺。治當清腎。

清腎之法。補脾益肺以生水。則火自平而精血各歸其所矣。用四君加木通、香附。則氣理而精旺矣。

小便尿血。升麻葛根湯調益元散。上下分消之也。

尿血久不愈陽陷於陰者。補中益氣湯。

驗案

一人尿血。此脾陰不足也。用熟地以補其陰。陰不足則肝木乘脾而土弱。用甘草、白芍瀉土中之木。棗仁、遠志。扶土之母。以通其升降之道。不爲邪氣所鬱。用麥冬、天冬以清肺蓋肺能降。脾自能升也。若陳、半、朮、苓香燥之味。有礙乎陰不宜。

衄血

鼻血。陽明熱證也。陽明經挾鼻熱甚。故血上行也。治宜清之。

鼻血湧出。諸藥不止。生地、薄荷、藕節、柏葉、茅根各一錢。生薑五錢。搗汁一椀。磨京墨服。血來盈盆色淡者。此藥不效。須用大附子便製七錢。水煎一鐘。加薑汁半盃。

童便一盃服。

衄血安神丸二三次不止。用沉香末二錢。山梔末五錢酒服。

衄血不止。用驢屎燒存性。研末吹鼻立止。

太陽傷寒血出於鼻者。蓋太陽主表。肺主皮毛亦屬表。鼻爲肺竅。表氣熱甚。故其血出於表之竅也。寒凉瀉火之有餘。不能瀉火之不足。若五臟無病。只腎虛火動。其應用寒凉。滋陰降火若脾虛下陷。陰火上升。復用寒凉則無根之火愈熾。而喉痛咽啞之病作矣。危亡其能免乎。

腸風

腸風洩瀉。血出於脾。厚朴丸。心火乘脾。血出於心。歸脾湯。因酒溼熱。黃芩湯。加川黃連丸。內傷勞碌。補中益氣湯。加地榆。陰結下血。漸漸至多。腹痛不已。地榆湯。久風入中。秦艽丸。久患腸風。十全大補湯。真腸風。風入中而化火也。地榆、槐花。對證之藥。腸風下血不止。白芷、烏梅二味煎服。以肝藏血。脾統血也。

厚朴丸

厚　朴　生　薑各四兩同搗炒焦黃色　白　朮

神　麯　麥　芽各一兩

共末。米糊丸。空心米湯下百丸。兼治五痔下血。永不再發。

地榆湯

地　榆四兩　砂　仁七枚炒　甘　草三兩半生半炙

共末。每服五錢煎服。

秦艽丸

川　芎二兩　白　芍四兩　歸　身四兩　香　附四兩醋炒

秦　艽四兩　槐　花四兩炒

蜜丸服。

驗案

一人患腸風下血不止。頭目眩暈。三四年不愈。皆云不治。予診脈。左手沉細。右手豁大此因內傷。寒涼太過。致陽不鼓。故左脈沉細。血不歸絡。火浮於中。故右脈豁

大。用補中益氣湯十帖。再用荆芥四兩。川烏一兩。醋麵糊丸。空心服愈。

一婦年四十八。八月患痢。所服清涼消導。以致脾胃受傷。血無所統。日下數椀。或往一二日。遇有所觸。即下不止。至十月肌肉漸瘦。欲補血。而脾胃寒涼。欲引血歸經。而血枯待盡。只宜溫養中氣。陽生陰長。用理中湯一二帖。後以補中益氣湯。加防風三分。炮薑八分。煎服愈。

一人大便去血盈盆。血來即暈。此飲食勞碌所傷。血脫補氣。用人參、炮薑、黃耆各一錢。甘草七分。腹脹加白芍。水煎服後。用補中益氣湯調之。

中風

中風得之大病。死多生少。治痰先順氣。氣順痰自利。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中臟者難治。中腑者易治。脈俱來而緩。口開遺尿。手撒髮直。目吊喉鼾。肉脫頭竄。汗出如珠。皆難治也。卒然不知人事。心雖明而口舌不言。三四日不死。用皂角、生半夏末吹鼻。待其嚏後。或半夏末、薑汁灌之。即吐痰涎。舌可動搖。大便不通。用蜜導下行。其氣自生。吐後用獨參湯。

中風元氣不足。保元加附子爲主。血虛加補血藥。氣虛加補氣藥。痰甚加消痰藥。隨證加減治之。或小續命湯亦可。

中風大抵自吐者不治。遺尿者不治。脈弦滑洪大者。皆難治也。

中風後多煩躁。是氣虛不生血。心無血養故耳。

似中風

似中風之證。其類不一。要皆陽氣閉塞。濁火冒明所致。蓋氣行則脈行。脈行則五官正。氣滯則脈滯。脈滯則五官歪。（王胥山曰脈謂周身流行之血脈也）滯於肝則目邪。滯於心則舌邪。滯於腎則耳邪。滯於肺則鼻邪。滯於脾則口邪。故初滯以七氣湯之類。以理其氣。後則隨其所滯而平之。必兼肝經之藥。因風氣通於肝。治風先治肝也。風者天之肝氣。肝者人之風臟也。

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須分左右。俱用十全大補湯。初起必加羌活、防風三五帖。在左用氣中

之血藥。在右用血中之氣藥。大便閉。雖半月十日無妨。如閉血藥多於氣藥。如瀉氣藥多於血藥。俱以此湯調理。丸藥用補中益氣湯加減。

半身不遂。左爲氣中之血。蓋左屬肝木爲升生之氣。肝木生心火。心主血。故曰氣中之血也。右爲血中之氣。蓋右屬脾土。爲生血之原。土生肺金。肺主氣。故曰血中之氣也。其所以不遂者。皆因肝血枯而生風動火也。宜養血補血。忌用風藥燥之。

痛風

上體風痛。保元四物加涼血疎風藥。下體痛。保元四物加牛膝、木瓜、黃柏。或山藥、萆薢、苡仁。去川芎。但痛即有火。上加荊芥、防風、生地、黃芩、半夏、熟地。若麻木不仁屬虛。小續命湯加減。晚蠶沙去上焦風熱。左右皆宜用。

痛風俱屬於火。風溼作痛。風痰作腫。風寒作滯。風溼痛證。古人用獨活寄生湯。今人當用羌活續斷湯。蓋桑寄生、川獨活。乃去風勝溼之聖藥也。近時桑寄生。採桃梅榆楓上者代用。不知寄生不生於桑則性熱。傷血損氣。故另立方曰羌活續斷湯。治之亦效。

驗案

一人歷節風痛。用四物湯。加薏苡仁、秦艽、甘草、蠶沙。養血榮筋效。

癘風

風爲百病之長。而癘風尤爲內外兩傷。癘風者。俗名大痲風。乃溼熱塡塞於臟腑之竅。故爲病中最難治之證。蓋溼屬脾。風屬肝。正氣衰而脾因肝害。風溼日橫。而正氣日虛。欲攻而正壞。欲補而邪興。惟有針法可治。須在初發時。或於面或於手足。或於痲木處針之可平。藥用蘄蛇、大楓子、川芎、當歸之類。亦有愈十中之一二。癘風皮肉潰腫。溼熱塡於汗孔也。苦參丸主之。

苦參丸（并治赤白癜風）

苦參（一觔） 防風 荊芥 蒼耳子

胡麻（各八兩） 川烏 白芷（各一兩半） 烏蛇（一條）

共爲末。酒糊丸。茶酒任下之。

又方

苦　參七錢半　蒼耳子　牛蒡子　黃　柏酒炒各二兩

黃　精　浮　萍各一兩　烏　蛇一條

浸酒服。

鶴膝風

鶴膝風。風溼熱結於膝也。熱勝則腫。腫甚則肌肉消削而膝如鶴也。痛甚因風。宜用後方或獨活寄生湯。

主方

麻　黃　甘　草　半　夏　栗　殼去筋各二錢

桂　枝五分　白　芍　防　風　荊　芥各一錢

生薑四兩。酒二碗煎。露一宿再煎。溫服。出汗為度。上痛加羌活。下痛加牛膝、苡仁。

獨活寄生湯主痹并風

白芍　杜仲　歸身　防風
白芷　人參　細辛　桂心
熟地　牛膝　川芎　寄生
甘草各一兩　獨活二兩
薑水煎。

癜風 附諸風

紫白癜風。癘風中別一種也。風溼燥火皆有之。胡麻湯、四聖丸、蒼耳酒。皆可選用。
外用浮萍四兩。漢防己五錢。煎濃湯洗。

胡麻湯 并治諸癘疹風毒疥
胡麻一兩二錢　荊芥　苦參各八錢　炙甘草
威靈仙各一錢
共爲細末。每服二錢。薄荷湯調下。服藥後頻浴出汗效。

四聖丸 并主腎風

白附子　白蒺藜　黃耆　羌活等分

生用爲末。每服二錢。空心鹽湯送下。

蒼耳酒

蒼耳子蒸　晚蠶沙炒　五加皮蒸　大茄根各四兩

歸身　虎骨炙　羌活　枸杞子

荊芥　油松節　杜仲薑汁炒　牛膝

萆薢　防風　秦艽各二兩　白朮

黃柏　蒼朮各一兩　木香五錢

用酒二壜。小袋盛藥。浸七日服。按此方與史國公藥酒相似多荊芥黃柏蒼朮木香五加皮五味少鱉甲一味

附流注風方

甘草節　赤芍藥　白芷　當歸身各一兩

蜈蚣五條

共爲末。每服二錢。酒下。

冬瓜風方足細瘡流水附

蒼　朮二兩　黃　柏一兩　羌　活一兩　肉　桂五錢

共末糊丸。不拘時服。外用百草霜、枯礬末。酒調搽。

破傷風

破傷風。跌打損傷而傷風也。宜養血疎風。四物湯加羌活、防風效。

驗案

周娘娘十二月杵碎二指。已三月矣。收口平復。半月後手復痛甚。發熱身腫。便燥。不能近枕。此破傷風也。作傷寒治必死。用羌活、防風、爲藥、歸身、生地、白芷、茯苓、甘草、半夏、香附、枳殼。五帖而愈。

羊癲風

羊癲風。係先天元陰之不足。以致肝邪剋土傷心故也。用二陳去一身之痰。加硃砂以鎮心火。菖蒲以開心竅。丹青、二皮以平肝。痰消而心肝之火平。自不致濁氣

填塞清道而作羊聲矣。

大頭風

大頭風。時行疫病也。宜用麻黃、杏仁、甘草、石膏、荆芥、防風、金銀花、連翹、木通、生薑、葱白。水煎熱服。

慎齋遺書

明 江東 周之幹慎齋著述
後學 曹赤電炳章校點

卷八

痿

痿有風痿之別。痛則爲風。不痛則爲痿。蓋痛爲實。不痛爲虛。人之血氣實。而風寒客於經絡之間。則邪正交攻而痛作矣。虛弱則痰火起於手足之內。而正不勝邪。痿痺作矣。一散邪。一補虛。治法不同。愼之愼之。腰以下。脚膝痿軟無力。多屬濕熱。若大便燥結。四物湯加蒼朮、黃柏、虎骨、龜板、漢防己之屬。脾胃虛。四君子湯加上前藥。腹脹用蒼朮賡白朮入藥內。或參苓白朮散加減亦可。骨髓中熱。加知母、杜仲、牛膝。知母、杜仲補脾陰之不足而走骨。得牛膝引退骨髓中邪熱。助諸藥成功。五行之中。惟火有二。二腎雖水。而有一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曰一水不勝二

火。肺金居上。畏火者也。脾土居中。侵水者也。人嗜慾無節。則水失所養。火寡於畏。火性炎上。肺因火熱矣。金被火剋。木寡於畏。肝木乘脾。脾受木傷矣。肺傷則不能管攝一身。脾傷。則四肢不用。瀉南方則肺金清。東方不實。何脾傷之有。補北方。則心火降。西方不熱。何肺熱之有。陽明清潤。則宗筋滋。束骨而利關節矣。何痿之有。

痿證四肢不舉。氣血不足。風濕注於四肢而成痿。用川爲不拘多少。生杵爲末。每服二錢。好秔米半椀煑粥。加白糖二匙。啜之。中濕加苡仁末二錢。同煑粥喫甚效。

痿證四肢不用。渾身如繩束之狀者。肝氣急也。脾受木剋。土不生金。肺爲火邪所制。宜補脾清肺。肺清肝平。脾無賊邪自愈。丸用白朮一觔。白蔻三兩。共末。桑椹汁丸。每服五十丸。午前米飲下。忌食麵酒。

驗案

一人六月遇考。濕浸於下身。遂致腰以下兩足痿弱無力。此脾受濕而四肢不用耳。煎用四君子加薏苡仁、芡實。丸用白朮八兩。茯苓二兩。元米半升。入猪肚內蒸熟搗丸。沉香末三錢爲衣。白湯送下六七十丸。一婦因火起驚嚇。遂痰升遍體疼

痛。左半身手足俱軟。不能動。心中或痛或戰。腰疼。口乾頭眩。便洩。四肢無力。方用白朮、白茯苓牛膝、川萆薢、杜仲、薑汁炒各一錢歸身、甘草各五分秦艽七分薑棗煎服愈。

麻木

麻木須分左右上下。左因氣中之血虛。歸脾湯。右因血中之氣虛。黃耆建中湯。左右俱麻木。十全大補湯上身麻木。清陽不升也。補中益氣湯。下身脚軟麻木至膝者。胃有濕痰死血。妨礙陽氣不得下降。故陰氣漸逆而上也。四物湯。加人參、牛膝薏苡仁。引陽氣下降。下身麻木脈豁大無力。宜八味湯加人參。十指麻木。脾不運也。宜溫脾土。一指麻木。中風之兆也。宜養血平肝。

驗案

一人年三十。身體怯弱。素有勞傷。脚漸麻至膝。晝夜不定。方用八味湯加人參。納氣歸腎而愈。

一人右半身無力。麻木身肥。脈沉細。獨脾脈浮。此脾虛而有寒濕痰也。用白朮八兩。半夏二兩五錢。甘草五錢。秦艽三兩。薏苡仁一兩。生薑四兩。米糊丸。

一人獨四肢麻木。此脾虛不運而氣血不行於四肢也。不可作風治。方用四君子。加陳皮醒脾。桂枝行陽於四肢而愈。

體強

人身體屬陰。其所以和柔者陽氣也。陽虛則渾身強硬矣。宜補腎溫胃。陽者胃脘之陽。腎者真陽之窟也。若因惱怒而身強。肝氣逆也。宜平肝順氣。如因受寒而身強。陽不舒也。宜溫中散寒。如因多食而身強。脾不運也。四逆散消食健脾。若因厥而身強。治厥而身強自愈。身強一證。陽氣閉塞者有之。所因不同。宜隨證而施治。不專於虛。亦有實證而陽不得通暢者。疎之則愈。不可用補也。當以脈辨之。

驗案

一人身熱至六七日。醫用地黃湯。遂致身體硬強。六脈沉伏。目定口呆。氣喘不能

吸入。此能呼不能吸。病在中焦實也。中焦實則脾不運。方用遠志、茯神各一錢。附子四分。去白廣皮六錢。磁石、蘇梗各一錢五分。沉香二分。一帖身和。六帖而安。蓋脾者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脾不運。則胃陽不行於肌肉。肉內無陽。所以強耳。醒其脾。則胃陽通而身和矣。

身痛

凡渾身走注疼痛。皆爲氣滯血凝。有痰勿作痰治。只行氣行血而痛自除。用人參、甘草補其氣。川芎、歸身行其血。無汗加麻黃。有汗加肉桂。痛加烏藥、香附、木香。脹加羌活。胸膈不寬。加蘇梗。大便閉。多加芎歸。脾胃虛弱。加脾胃藥。加減雖有不同。無能外乎氣血。氣血周流。痛從何來。

如兩手脈浮大。氣血皆虛。血凝氣滯。渾身腫痛者。十全大補湯。加羌活、防風。通經活絡。倘自汗脹痛。陽氣不營於表。表極虛者。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如六脈有力。渾身脹痛。氣血凝滯者。定痛散加減。或四製香附散。

定痛散

紫蘇　青皮　烏藥　厚朴
藿香　蒼朮　白芷　赤芍各八分
肉桂　吳茱萸　小茴各三分

葱薑煎。熱服。痛在腰加山藥、破故紙、牛膝、芍藥各五分。痛在胃脘。加山查、香附、檳榔、五靈脂各五分。痛在背。加羌活、獨活、細辛各五分。痛在脇。加大茴、延胡、草果、升麻各五分。

香附散

香附鹽酒便醋四分製之　烏藥

共細末。酒下四五分。

驗案

一女患虛證五年。右手臂痛二月有餘。脇痛。腹痛。腰痛。遍身疼痛。俱牽心痛欲死。疑爲氣血壅滯。四物湯合和中丸不愈。此腎不納氣也。用山萸、澤瀉各五分。丹皮、肉桂、茯苓各七分。山藥、人參、附子各一錢。熟地二錢。沉香汁三匙。三帖效。二十帖

全愈。

一女年三十。嘗有氣痛。走注遍身。後生產之後一日。腹痛不食。遍身俱痛。諸藥不效。惡寒發熱。診脈洪大有力。方用沉香、木香、良薑、甘草、延胡、烏藥、沒藥爲末。酒服。三日愈。

一人遍身疼痛。面色淡黃。蓋人身四肢十二節三百六十空竅。全賴陽氣流行。陰血濡潤。然後運動無滯。陽氣一虧。則陰血成痺。或澀或空或滯。諸痛生矣。則痛處雖多。而其根則一。一者脾胃有傷也。脾胃者。氣血之原也。只在理脾起胃。而使氣血流行。如保元加葛根、山藥。或稍用羌活、蘇梗以通行之可也。身痛古人責之肝氣實。然肝之實。由肺之虛。肺之虛。由脾之虧也。可用溫肺湯以補脾肺。

腫

腫有氣腫。水腫。食積停痰之腫。又有陰陽腫。各種不同。氣腫。四君子合和中散。水腫。胃苓湯。食積停痰腫。癩蝦蟇猪肚丸。陰陽腫。六味丸。加牛膝、杜仲、破故、小茴。溫而利之。蓋此證得之汗吐下後。或房勞太過。腎虛所致。故宜溫腎。而其腫自消也。

凡腫先從脚下起者。濕熱在下也。宜先溫補脾胃五六帖。次以補中益氣湯和之。後以五苓散利之。先從身上腫者。濕熱在上也。宜先利其濕熱一二帖。口渴加紫蘇。次用溫補脾胃藥。大抵脈浮而無力當汗。五積散。脈沉而無力當溫。四君子和中散。

猪肚丸

癩蝦蟇一隻。用胡椒一錢。納口內。猪肚一枚。包縫煮爛丸服。

五積散

白芷　桔梗　當歸各三錢　陳皮六錢
川芎　甘草　茯苓　枳殼
半夏各二錢　麻黃二錢　肉桂　厚朴各四錢薑汁炒
生薑三片　葱頭七枚

臍凸肢浮。生之難。主三月而亡也。口青脣黑。死之易。主三日而亡也。此腫證之不治者也。

驗案

一人生瘡。服敗毒散數帖。又水蒸出汗。汗後浮腫。謂藥不效。診之六脈微緊數而無力。乃中氣虛也。兩足流水。上氣喘促。日夜不定。方用六君子加炮薑、吳茱萸。薑水煎。十五帖效。一月愈。

一人喘促腹大脚腫。六脈沉細。用炮薑、肉桂、吳萸、甘草、五味子、白芍、半夏、枳殼愈。

一婦吐血發腫。腹大發熱。不思飲食。似瘧非瘧。大便溏洩。諸藥不效。此脾虛清陽下陷。陽不發越也。脈浮大而緩。用四君子加羌活三帖而愈。

一人六脈豁大。周身浮腫。上氣喘促。呼不能吸。此腎虛水泛。氣不歸元也。八味湯加人參、吳茱萸。十帖效。一月安。調理用腎氣丸。

脹

脹證從脾胃生。宜治其先天之水火。使火無上炎。而釜底得溫。則先後兩天相生。腎氣與胃氣相接。自然飲食進而氣無凝滯之患。脹自消矣。若僅用溫腎扶脾。而金木之氣。不從其升降之令。則中氣鬱而不運轉矣。故又須疎肝潤肺。木升金降。以使天地得行交泰之道。而愈可求也。然中宮青脹。真氣多斷。十活一二之凶證

也。必兼和七情乃效。勿輕視之。

驗案

一人少腹青筋脹痛。小便不利。此傷肝也。肝主筋。肝傷則宗筋傷。小便不利矣。少腹。肝之部也。青色。肝之色也。肝旣傷。故少腹痛。青色見而脹也。用逍遙散加杜仲以達之。

一人喘促腹脹。蓋病在下。求之上。病在上。求之中。下之脹。肺之弱也。然而補肺用甘寒。寒則傷脾。不若補脾以生肺金也。肺補得行降令。而下中自平矣。中氣一足。邪火自退。故曰下病求上。上病求中。中者氣血之原也。

昔有一女脹而脈沉。一醫用青鹽、黃柏、升麻而愈。今有一婦亦脹而脈沉。可例求乎。師曰不可。前病因命門火鬱。使腎之真陽不升。心之真陰不降。故用柏以解命門之火。使水中得升其真陽。用鹽以潤心。使無邪火之熾。而真水得下。水火旣濟。而復以升麻提其清氣。清氣一升。濁氣自降。而脾肺無內鬱之弊。脹證愈矣。蓋其本在腎而標在心。故三藥奏效捷也。今則本在心而標在腎。沉脈同而標本異矣。

須溫其心陽爲主。而治腎爲標。和中丸甚合正治之法也。
一人腹脹時吐。小便利則大便閉。大便通則小便閉。此中氣實故脹。濁陰不降故吐。淸陽下陷。塡塞下焦。故二便不能齊通。用炮薑三錢溫中而健運。升麻一錢五分升於下。吳茱萸一錢降於上。八帖而愈。
一人腹脹。大便燥結。小便赤澀。口微渴。方用山茱萸、丹皮、茯苓各七分。車前、牛膝各一錢。熟地一錢五分。澤瀉三錢。蓋脈洪大。服此而安。
一人六脈沉細而數。中氣不足。已成脹證。方用人參七分。黃耆、甘草各五分。蒼朮八分。升麻、柴胡各三分。陳皮、木香各五分。薑二片。棗三枚。有痰加半夏。腹痛加吳茱萸。小便不利加牛膝。腫加薏苡仁。服此方全愈甚多。
一人單腹脹。大溫中爲主。人參五分。吳茱萸一分。蒼朮、白朮、炮薑、茯苓各五分。炙甘草二分。腹痛加肉桂。小便滯。增炮薑。加神麯。
一人嘔吐腹脹。用木香三錢。烏藥四兩。香附、蘇葉各二兩。甘草一兩爲末。滾水調服。
一人腹脹滿。常常如飽。不欲飲食。食亦無味。吳茱萸湯。用吳萸、厚朴、炮薑各二錢。

白朮去白。陳皮、川椒各五錢。共末。每服三錢。薑三片。空心煎服。

一人胸中刺痛脹滿。上苦欬嗽。下苦瀉利。用調中散。白朮、炮薑、歸身、人參、五味子、赤茯苓甘草各一兩。官桂一兩五錢。爲末。每服三錢。白湯調服。

一人多恐而脹。蓋其人必常悶而不寡色。色能傷腎。悶能傷心。腎傷則水不升而心火無制。心傷則火不下行而水不溫。火上水下而成未濟焉。得不病乎。治之之法。溫腎平肝。水足以制火。而旣濟矣。乃上病求下之法也。

傷食

食積停痰。氣實之人。二陳湯。隨所傷之物。加以消導。如傷肉食。加山查、神麯、草果。傷米食。加山查、麥芽。傷麵食。加神麯、萊菔子。大便堅。加大黃。性熱者。少加黃連。氣虛人。六君子湯。加砂仁、木香。不用消導。

夏月陽氣在表。如有傷食等證。必痰氣凝塞。二陳湯。加木香、砂仁、白芍。隨其所傷。再加消導。身熱加乾葛。或二陳、五苓合而用之。

驗案

一人因飢喫燒酒冷肉。遂大吐瀉。胸膈飽悶。口渴四肢沉重。用二陳加和中散。入川連五釐服愈。蓋冷肉滯於胃。故大吐瀉。胸膈飽脹。四肢沉重者。脾不運也。用和中二陳散溫中醒脾。脾自健運。渴甚者。中焦壅滯。心火不得下降。少用川連引心火下行。所以愈也。

傷酒

凡酒客初病。發不甚重。解酒足矣。續自病重者。以內傷法立方。少加醒酒藥味。年老酒多發毒不收口者。葛花解醒湯合補中益氣湯服之。
酒多傷風欬嗽。用茶葉三錢。蘇葉三錢。元米一把。水煎熱服。
酒多而傷風下血者。川爲五錢。荊芥三兩。醋糊丸服。

胸膈不寬

胸膈不寬者。胃虛陽氣不升。胸中大氣不布而滿悶也。當補肺。肺主行榮衞陰陽。則氣布而胸舒矣。宜補中益氣湯。加附子。

凡胸膈飽悶。皆陽氣不達於胸。陰氣填塞也。蓋陽主暢達。陰則凝結矣。

驗案

一婦素常憂鬱。胸膈不寬。用川芎、黃耆、歸身各一錢。甘草、肉桂各五分。蘇葉三分。水煎服。

一女年三十。胸膈飽悶。腹內飢餓。上悶不能食。用砂仁一兩。人參五錢。共末。服效。

積聚

積聚癥瘕。癥者有形可徵。腹中堅硬。按之應手。瘕者假氣以成。中雖堅而或聚或散。無常定位。故其病尙未及癥。夫燥則脾健而消散。溼則脾困而積聚。血不流而滯。則血內凝而癥。用醋煮海石、三稜、蓬朮、桃仁、紅花、五靈脂、香附之類爲丸。白朮湯下。或曰瓦壟子能消血塊痰積。可治癥瘕。凡積。不可用下藥。徒損真氣。病亦不去。只宜消積。使之融化。則積消矣。積去宜補之。消積之法。三稜湯、延胡丸、保安丸、無憂散、鼈甲湯等。俱可選用。

三稜湯

三稜二兩 白朮一兩 歸身 莪蒁各五錢

檳榔 木香各三錢

共末。白湯調下三四錢。

延胡丸

延胡索 青皮 陳皮 木香

當歸 雄黃 生薑 三稜各一兩

酒麴糊丸。生薑湯下。或加檳榔、黃耆。

保安丸

炮薑三錢 大黃三兩 附子製五錢 鼈甲醋炙一兩

醋糊丸。米飲下二十丸。積如血肉腐下。

無憂散

黃耆 木通 桑皮 陳皮各一兩

胡椒 白朮 木香各五錢 白牽牛四兩取頭末

共末。每服二錢。生薑湯下。快利後白粥補之。

鼈甲湯

鼈甲　三稜　大腹皮　白芍

歸身醋炙　柴胡　生地各一兩　肉桂

生薑各二錢　木香

空心服之。

丸方治伏梁

厚朴　人參　枳殼　半夏

山梔　白朮　神麴

又方治肥氣

青皮　蒼朮

煎方治息賁喘渴

半夏　吳萸各一錢　桑皮　葶藶各二錢

人參

又方治奔豚

乾葛　甘草各一錢　白芍　歸身

川芎各一錢　黃芩一錢

又丸方治諸積

白牽牛四兩　柦榔一兩　三稜五枚　莪蒁

茵陳各五錢

醋糊丸。

貼積塊方

甘草　芫花　海藻

共末。醋調敷塊上。

驗案

一女心口有積如伏梁。人參、陳皮各五分。苡仁七分。茯苓一錢。草蔻三分。每發。一二服卽止。

一人年二十。腹中積聚。所服皆破血之藥。脾胃已傷。不得已。用理脾化氣之法。人參、白朮、神麯各五分。茯苓七分。陳皮四分。砂仁三分。不拘時服。

痞塊

痞塊。肝積也。肝經溼熱之氣聚而成也。外以大蒜、皂角、阿魏膠敷之。内以地黃湯加車前、木通服之。以瀉溼熱。

驗案

一婦因喪子憂慮。飲食不思。有塊在軟肚内。用四君子。加陳皮、肉桂、歸身、沉香、半夏。丸用茯苓、白朮四五兩。藏猪肚内。煑爛。沉香為衣。久服全愈。

一婦素善怒。左脇下有塊。身肥大。經將行。先一二日且吐且下。此肝木乘脾。脾虚生痰不生血也。善怒脇塊。肝氣亢也。吐下者。脾氣虚也。身肥則多痰。痰盛者中焦多溼。每經行時。氣血流通。衝動脾溼。且吐且下也。久而不治。必變中滿。宜理脾燥溼。白朮一兩。半夏五錢。生薑七錢。沉香二錢。共末。白糖和服。

一人左脇有塊。右關脈豁大。用爲藥一兩。附子五錢製之。將爲藥日磨二三分。酒送下。俟積行動。乃以補中益氣湯。加附子服之。丸用六味丸。

一人左乳下有一塊。此腎虛水不上升。肝火無制。鬱而爲塊也。宜滋腎丸治之。知母、黃柏以滋腎。肉桂以平肝也。

一人小腹左邊有塊。宜戊己丸治之。白朮補脾。白芍、肉桂以平肝。服之全愈。

一人當胸有一塊。遇心有所用。即火動上燎其面。時吐痰。脈緩而有力。右手浮大。蓋胸爲肺室。面屬陽明。有塊不寬。肺火鬱也。火燎其面。大腸火熾也。脈浮大。火脈也。實則瀉之。宜養血以制之。四物湯各一錢。肉桂三分煎服。

一人因憂慮發寒熱。三月後嘔吐。食倉邊有一塊。痛直衝心。胸膈飽便閉。背脹脇痛。蓋思慮則傷脾。寒熱者。脾氣鬱也。嘔吐者。脾虛也。塊痛飽脹者。脾不運也。便閉者。脾約不下也。脾不轉運。故諸病生焉。方用二陳湯加蘇梗、炮薑、吳萸。一服便通。

一人右臍旁有塊作痛。移動不定。大便不通。諸藥不效。左寸緩而有力。右寸微大。關脈沉細無力。此肝氣虛。脾土衰。土不受剋。木無生發之氣。腎無可納矣。不可攻痞。宜益肝扶脾安腎。使脾氣輸則痞運散。人參、熟地、小茴各五分。歸身一錢。山藥、

茯苓各七分。沉香二分。煎服効。

膈

膈證乃七情所傷。鬱結不舒而成。最難調理。因失意之由。非藥石所能治也。蓋思則氣結。結則脾不運而胃亦不生發。胃不生發。則肺失所養。肺與大腸爲表裏。肺無養則大腸不行。大腸與胃皆屬陽明。爲出入相應之府。大腸不出。則胃亦不納。不出不納。則兩陽明眞氣不行。下焦虛寒矣。中焦元氣不到。致後天之胃氣不行。濁火塡塞胸中而否隔矣。用補腎起脾之味。如山藥、小茴、磁石、歸身、白芍、甘草、生地、北五味之屬調之。或可小安。然必意氣欣樂。神思爽達則眞氣生而可愈。膈證有氣膈、血膈、痰膈之別。氣膈開關。用烏藥、小茴。血膈用當歸、桃仁、烏藥、沉香。痰膈用半夏附子。可醫者理脾溫肺。如勞役盛者。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製烏藥一分。大便如羊屎者。陽陷於陰分。而陽氣將絕也。亦用補中益氣湯以提之。氣膈隨喫隨吐。或食未幾。卽變痰涎而出。火在胃中。而丹田眞火不足也。丹田之火爲少火。火在下化穀爲氣。少火生氣也。火在胃爲邪火。邪火傳速。故煎熬水穀而成痰。

蓋火在丹田。乃能生土。腐熟水穀。變化氣血。若火在胃中。則丹田寒。火乘土位。則不殺穀。或吐或成痰。補骨脂、沉香能降火。小茴通真氣。為藥理濁氣。芡實入腎。人參入肺。血膈時吐時止。胸前作痛。且連背心。血積胸中。氣行則血行。宜用氣藥。枳殼、沉香、芎、歸。行氣導血。痰膈痰涎稠粘。痰積於胸中。宜用痰藥二陳湯。檳榔、枳殼。順氣降痰。前藥俱加生薑。膈氣中焦無火。惟熱在上焦。不用小茴溫煖。安能開其胸膈。

驗案

一人飲食能進。遇子時則吐瀉。蓋其人必苦憂思。思則脾氣鬱結。不能散精於肺。下輸膀胱。故津液直入大腸而瀉也。吐者脾不健運。不能傳化幽門。宿食積於胃中。子時陽升衝動陳垢。故吐也。宜扶脾為主。用人參、茯苓、山藥各一錢。炙甘草五分。附子製為藥三分。生薑一片。煎服愈。

一人年五十五。胸前微痛。無休息時。六脈俱無胃氣。惟脾脈略緩。蓋胸中受氣於丹田。時時心下微痛。乃丹田陽氣不到胸也。膈氣無疑。脾脈微緩。調理脾胃猶可

遲延。保元湯。加山藥、沉香。

一女喉間常起噎鯁。飲食難消。舌上乾燥。胸前痛。如有所傷。兩腿無力。面上肉緊六年矣。方用六味湯。加白芷、細辛各八分。

嘈雜

嘈雜是脾虛。肝火得以乘聚也。在胃口。芎歸芍藥湯。加山梔仁、沉香。在胸中。芎歸芍藥湯。加紫蘇。在中焦。白朮爲君。陳皮、川連佐之。或白朮、山藥、白芍、蓮子、人參、甘草和之。在下焦。六味丸。切忌燥藥。汗下吐後。胸膈不寬。而下嘈雜者。八珍湯。川芎寬胸。生地退火。不拘有病無病。但遇嘈雜。即加生地。

驗案

一人脾胃虛寒。心口嘈雜。用白朮一錢五分。川連一分。陳皮五分。吳萸一錢。煎服。丸用白朮一兩。川連五分。陳皮、吳萸各二錢。神麯糊丸。白湯下。

鬱

鬱證。乃地氣不升。天氣不降。致濁氣上行。而清陽反下陷也。宜保肺以行下降之令。固腎以助生胃之機。疎肝以轉少陽之樞。則天地位而中焦平矣。應用逍遙散以達之。

驗案

一人六脈澁滯。脇痛。吐臭痰。惡心。食不下。蓋脇者少陽之部也。抑而不暢。濁氣鬱於少陽之絡。故痛。濁氣壅其津液。故吐臭痰而惡心。食不下者。少陽清氣不升。則肝不能散精也。宜調暢肝木。用柴胡、白豆蔻各二分。黑山梔、甘草各五分。白芍、丹皮各一錢。茯苓、廣皮、半夏各一錢五分。歸身八分。麥冬二錢。十帖全愈。

驚駭

驚駭之證。乃心腎不交之故也。心之府小腸。腎之府膀胱。腎由膀胱升至肺。由肺而之心。由心而之腎。其間豈能越一藏一府而竟可相交乎。若藏府有邪。則有間隔。陽不得升。陰不得降。故心腎不交。則心虛而多駭。腎虛而多驚。張東扶曰此乃內氣先虛而猝

遇危險怪異之物以致心腎不交而驚駭也若內經之肝病發驚駭足陽明之聞木音惕然而驚又未可以概論矣

驗案

一人因母病沉重。遂患驚駭。用歸脾湯加丹參十帖。丸用天王補心丹而愈。

不眠

膽實脈實。精神不守。宜瀉熱。半夏、生地、黃芩、遠志、茯神、棗仁、秫米。長流水煎服。煩悶不眠。去生地、遠志。加麥冬、桂心、甘草、人參。膽虛脈虛。煩擾不眠。溫膽湯。加人參、茯神、遠志。膽寒不眠。棗仁炒爲末。竹葉湯下三四錢。憂驚不眠。人參、枳殼、五味、桂心各三錢。柏子仁、熟地各一兩。山茱萸、菊花、茯神、杞子各三兩。共爲末。溫酒調服二錢。

汗

自汗。衛不固也。惡風自汗。冬月桂枝湯。不止。建中湯。亡陽。加附子、白朮。表虛。四君

子加耆附。裏實承氣湯。小便不利。汗出津液少。宜下之。汗出而渴。小便難。五苓散。結胸。心痞滿無大熱。半夏茯苓湯。讝語。內熱頭汗。承氣湯。心下懊憹頭汗。梔子豉湯。半表半裏。小柴胡湯。實熱在內。小便利。大便滴血。輕則犀角湯。重則承氣湯。發黃。渴欲飲水。輕則五苓散加茵陳。重則茵陳大黃湯。手足汗。津液旁達。四肢蘊熱。燥糞讝語。承氣湯。夾寒。水穀不分。理中湯。凡病久而不愈。必是氣血兩虛。自汗熱不退。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久久不愈。保元湯加歸、芍、麥冬、五味。冷汗自出。黃耆建中湯加薑、附、人參。內熱。脈洪大自汗。六黃湯。便燥自汗。熱不退。六味湯加生脈散。脈浮大無力。保元湯加減。

頭汗。咳嗽連聲。或啞。口舌俱碎。久不愈。脾虛也。白朮四兩。生薑一兩半搗。人參八錢。甘草六錢。茯神一兩半。五味六錢。煎膏服。身無大熱。冷汗自出。保元加附子。洩瀉嘔吐。脈微無力。四君加薑附。精神恍惚。汗出於心。歸脾湯。恐而汗出於腎。地黃湯。

汗出不止。致成痿證。用小麥炒煎湯服。或棉子仁炒泡湯服。

盜汗。睡中汗出也。棉子仁煎湯服。

汗乃心液。汗多則火起而渴。麥冬煎服。

頭汗如貫珠者死。 頭汗而喘。二便難者死。 冷汗不止者死。

驗案

一人自汗足冷。不能行動。尺脈沉大。此脾氣下陷也。故肺失養而汗出。足乃脾腎經行之地。脾陽不舒。腎氣亦鬱。所以冷也。以起脾養肺爲本。溫腎爲標。用參、耆、山藥補脾陰。固表扶肺。稍加肉桂溫之而愈。

吐

暴吐。飲食所傷。食在上脘。一吐而愈。平胃散加半夏。或霍香正氣散。霍亂吐瀉。冷汗。手足冷。輕則理中湯。重則四逆湯。但吐而不止。二陳加薑汁。不效。加丁香溫而不愈。恐虛中有火。加炒黑梔仁、人參。或沉香、烏藥爲末。生薑三片。淡鹽擦之。蘸末含化。寒則多吐水食。腹痛不思飲食。理中湯。熱則多嘔。身熱似火。吐而蛔出。理中湯。加烏藥、黃連少許。

霍亂吐瀉。吐多消痰爲主。瀉多和中爲主。腹痛溫中爲主。

有食卽吐。氣虛所致。宜補命門火。

凡吐病。如早晨食至午吐。午前食至夜吐。吐而若無攔阻者。胃氣大虛也。二陳湯加丁香、梹榔、枳殼。溫而降之。不用檳榔、枳殼。用黃連五釐吳萸二釐。加生薑煎服。二帖後加參。

吐中兼嘔者。嘔屬於火。宜二陳加黃連、吳萸。惟嘔而不出聲者。虛證也。宜溫不宜寒。

凡吐諸藥不效。蘇梗湯。磨檳榔、枳殼服之。

凡吐用二陳湯。熱加山梔。寒加炮薑。肌熱煩作熱渴加葛根。吐後調理。六君子湯。吐而兼瀉者。吐而蛔蟲出者。脾有濕熱也。理中湯加烏梅一枚。黃連三釐。但吐而不嘔。平胃散、二陳湯。清晨作吐者。胃氣虛。腎水被木火吊動也。用白朮三錢。吳萸五釐黃連三釐。養胃降火。其氣得以下降自愈。自吐而不嘔者。此爲假吐。熱在胃脘也。真吐必待嘔而吐。

吐者物出而無聲。有虛有實。吐而足冷脈細是虛。吐而身熱脈實是實。夾食停痰。

二陳加薑汁。

嘔吐。用半夏二兩。生薑一兩。切豆大。同炒香。再用肉桂五錢。同炒香爲末。每服二錢。薑三片。水煎服。吐而兼心痛。作火治。治有虛實不同。口吐清水。作蟲治。吐因胃有熱邪喜冷。寸脈緊數。竹茹湯治之。嘔吐無時。寸脈沉遲伏。橘皮湯主之。陳皮、半夏、丁香各三錢。薑水湯。

乾霍亂用鹽水探而吐之。切勿與米飲。反助邪急死。

吐而胸脇痛。脈洪大而硬。大便閉。三日不愈。厥逆死。

吐而虛煩。發熱自汗。腹痛胸脇悶。痰涎便血。參朮湯加炮薑。若冷汗如水。煩躁便閉。脈無不治。

吐而四肢冷。尺脈短少。六脈浮大無根。多凶少吉。

吐而大便閉。胃氣傳送不得也。不治。

嘔而且吐。檳榔下氣二三次不愈。不治。

嘔而渾身作脹。肝氣實也。不治。

吐而無脈者不治。

吐而有出氣無入氣者。不治。

驗案

一婦嘔吐半月。諸藥不效。勢已危矣。但氣未絕耳。診之脈俱內掉。左手尺中全無。曰此獨可生。陽氣未絕。故左尺獨安也。用沉香、烏藥等分人參甘草減半爲末。生薑切片淡鹽醃之蘸末含化。下痰碗許而愈。

一人身體肥大每日食雞一頓。只下午嘔吐清水。晚食肉一頓。始安。診之寸脈大於尺脈數倍。尺沉而澀。此陰盛陽隔。上焦火盛故能食。丹田虛寒故嘔吐。用半夏一錢。沉香三分。梔子五分。人參、炮薑各一錢。附子三分。溫下清上而愈。

一孕婦吐逆。點水不入。脇下痛甚則厥。脈左關尺洪。右關平。右尺革。此因腎燥不能生木。木枯生火以侮脾土。脾夾肝邪上行於肺。故嘔吐而痛也。若無胎只須瓜仁、天麥二冬、半夏、柴胡肉桂則愈。今則不宜。用生地以滋腎血。歸身使血歸肝以制火。白芍除土中之木。甘草緩上炎之火。砂仁理氣安胎。黃芩平傷肺之邪火。大棗和中。二三帖後。火熾稍平。用杜仲、續斷、芩連、蘇桔、炮薑斂火安胎。守此勿易。自

厥止而愈也。要知嘔吐脾胃有傷。則歸地均在所禁。今則水枯火熾。故以滋陰者培其本也。

一人吐瀉腰痛。欲食而不食。此木邪乘土。胃火熾而心嘈似飢也。火在中焦。上干於肺而吐。下流大腸而瀉。肺與大腸爲表裏。大腸既不固。肺又不生腎。則水傷而腎痛矣。用蒼朮、白朮以和胃。芩、梔平火。茯苓、山藥補脾肺。白芍平肝。蘇梗通氣。則火平濕去而安矣。

自下

自下久而不愈。保元湯。加白朮、茯苓、松花煎服。或加附子。凡瀉皆宜四君子湯。傷食暴瀉胃苓湯。夏月濕熱瀉。小便不利。五苓散。瀉清水。裏急後重。香連丸。久瀉四君子。加白芷、黄耆。吐加炮薑去白芷。久瀉滿悶。補中益氣湯。去歸身。加附子。身熱。加羌活、防風。風能勝濕也。每日清晨瀉。四神丸。腎泄。五味二兩。吳萸五錢爲末。陳米湯下。兼灸氣海、中脘。

久瀉自汗。潮熱畏寒。建中湯。加人參、茯苓。潮熱非補不愈也。清晨久瀉自汗。潮熱

夢遺。諸藥不效。腎熱也。坎離丸。加牡蠣、山藥糊丸。服一月愈。瀉利腹痛。理中湯。暑瀉。胃苓湯其餘洩瀉五苓散。兼腹脹痛。鹽湯調服探吐之。身熱自汗。熱湯下。利熱水。冷水下。口渴。人參湯下。瀉洩發熱困倦。宜氣分中補血。保元、四君。加白芍、松花。久瀉傷腎。保元合四神丸。

大人小兒不拘吐瀉。皆宜補脾。雖有雜證。不必治之。後用參苓白朮散。加木香、砂仁、豆蔻調理。久瀉恐有鬱火。加黃連少許。小兒有積。加四君子無過於此。

凡瀉宜四君子湯。熱加松花。寒加炮薑。渴加葛根、五味。表熱表虛。加白芷、黃耆。瀉有白泡。且作聲響。濕熱在小腸也。平胃散加炮薑。平常溏洩用紅米黑、豆二味。炒熟煎服效。

凡吐瀉水食不下。米穀不化。俱屬寒證。宜理中湯。煩躁作渴。出黃如糜。酸惡臭氣。皆屬熱證。宜燒針丸。元氣不足。臟寒洩瀉。肉果四兩。木香一兩。茯苓四兩。炮薑一兩。附子一兩。共末。薑汁丸。蓮心湯下五六十丸。脾洩。五更起洩是也。若寅卯洩作響。名肝洩。半夜子時瀉。名腎洩腎司二便也。用杜仲一兩。生薑一兩。同炒乾。五味、肉果各一兩。補骨脂一兩。吳萸二錢。共末。生薑煮棗肉丸。腎虛作瀉。熟地、生薑各

一兩。同煮。搗餅焙乾。山藥、茯苓各一兩。共丸。脾瀉。白朮一觔切片。大棗八兩。白朮一層棗一層入罐內水煮爛。搗成餅。晒乾再加松花四兩。炒黃米糊丸服。

驗案

一人夜間去後方覺腹寬。不去作脹。心部脈洪。肝部浮。腎脈緊。此心不主令。相火代之。腎水被肝木吊動其洩在腎。補腎不若補脾。脾溫腎亦堅也。用芡實、山藥、茯苓各一錢。人參五分。熟地四分。益智三分。煎服。丸用五味二兩。吳萸四錢。棗肉丸。白湯下三十丸。

一人善飮酒醉。清晨作瀉。腹腿痛。骨節痛。濕熱在內也。用白朮、茯苓、猪苓、羌活、北味、澤瀉、秦艽一帖卽止。隨發隨服卽愈。

一人春日患洩瀉霍亂三年。每發服理中湯病愈。藥止後。胸中痛若刀割。略喫一味。不謹卽瀉。喉中常若飛絲入喉。喉碎出血。用四聖丸。臨臥淸米湯下。其病不除。或發瘧疾。丹田下一點疼痛三四日。洩瀉如紅麴肉湯。用養血藥。半年後腹痛六日。用四君子。加附子、炮薑、白芍。兼灸氣海穴而愈。

一人六脈沉陰。重按又無力不清。腎虛也。胃脘痛卽瀉。痛一陣。瀉一陣。腎之脾胃虛火浮於上也。補脾則腎水虧。滋陰則水來侮土。治法惟溫腎卽可溫脾。三十年來未生子。腎寒可知。腎主骨。骨脛痛。腎虛之驗也。用地黃湯、補中益氣湯加減。丸方用山藥、茯苓各二兩。補骨脂、小茴香、熟地、杜仲、北五味各一兩。人參七錢。陳火肉骨灰一兩。吳萸五分。共末。米糊丸。

一人久患脾泄。熱在腎故也。用白朮八兩。茯苓五兩。元米五合。同入猪肚內。煑熟搗成餅。曬乾爲末。米糊丸。沉香三錢爲衣。服。

一人泄瀉。心脈微洪。肝腎脈俱虛。單治泄瀉。恐土來剋水。用白芷三錢。升動胃氣。五味、人參各五錢補肺而生腎。白朮三兩。山藥一兩。甘草七錢。蓮肉、白芍各一兩半。健脾止泄而平水土。米糊丸。午前清米湯下五十丸。

小兒瀉不止。四君子加減不效。乃濕熱內鬱。宜理脾涼腎。白朮一錢。松花五分。二味末。白糖調服。或用水煑白朮一兩。炒紅麴一兩。陳火肉骨灰一兩。共細末。白糖調服。

一人當臍痛。痛則大便泄。此是脾虛。腎水犯上。寒在腎也。宜溫腎則水安。升胃氣

則土旺而痛不作。瀉從何來。用白芷七錢。北五味、鹿茸、人參、炮薑各一兩。元米糊丸。白湯下。

一小兒作瀉。服利藥太過。致渾身發熱。喜臥冷地。蓋因腎虛洩瀉而肝火起。胃中亦燥也。用松花一錢。炒黃色安腎。則腎水足而火不起。紅麴二錢。安胃消積而生發之氣旺。分二服。白糖調下。

一婦命門脈弱。責其無火。雞鳴將作洩。腹響飽悶。此腎虛不納氣也。用補骨脂四兩。補命門火。小茴香一兩。行飽悶。薑汁炒杜仲二兩。兼補脾腎。烏梅一兩。固大腸。肉果一兩溫土。薑煮棗肉丸。以益氣厚腸。

一婦洩瀉。兩尺無神。此腎燥不合也。一醫用茯苓、益智。即發暈。因用肉蓯蓉三錢以潤之。北五味八分以固之。人參一錢以益其氣。歸身八分以養其血。白芍、甘草以和其中。炮薑二分以安其腎。二帖效。十帖愈。丸即前方加倍蜜丸。張東扶曰腎燥不合四字妙極凡物潤則堅密無縫燥則破綻有痕腎開竅於二陰腎耗而燥其竅開而不合真至理也

張東扶曰。余因慎齋腎燥不合之語。因思滑精一證。理亦同情。蓋腎屬水。水虧則燥。水燥則無以滋養肝木。無水養。則燥而生火。腎既失其封蟄之職。不合而

開。肝遂恣其疎洩之性。因開而洩。愈洩則愈燥。愈燥則愈開。然則遺洩一證。當極甚及久之後。徒清火無益也。徒兜濇無益也。必也用潤藥以潤其腎。則燥而不合者可以復合。而且肝得所養。火亦不熾。何致疎洩之性。一往一返哉。立方之法。潤腎爲主。而兼用清肝補肝之藥。尤當有效。顧與高明證之。

又遺精一證。其初起時有所思想而致。當以清心火爲主。清肝火爲輔。補腎水爲佐。濇藥可無用也。既久之後。腎水必虧必燥。便當以補腎補肝爲主。清肝火次之。清心火又次之。而兼用濇藥。仍不必以濇藥爲君也。若大洩不禁。玉門不閉。或當暫以濇藥爲君。而兼用重補肝腎之味。稍佐清火之品。亦理之所宜然。又必兼用升提之藥。庶乎周到而可奏功於俄頃也。

此所論遺證。蓋指多慾及腎虛一流說。其有因濕熱痰等因致此者。則又不得概以腎燥施治。

瘧

正瘧疾多頭痛。病退起床。似無病也。似瘧疾。寒不甚。熱不深。亦有寒少而熱極輕

者。略有頭痛。一日一次。不思飲食。口不知味。倦怠無力。自汗身熱。身痛作脹。寒熱間作而無太過。亦有熱極而汗。汗至頸或半身而還者。病退不能起床。啞噥不識。雜證多端。難以盡述。作正瘧治之。不死變勞。一二三年而愈。禍仍無已。正瘧疾作止有時。非若少陽傷寒往來之無定也。小柴胡湯正治之方。無汗求有汗則止。有汗求無汗則愈。得之於冬。邪舍於腎。藏之於心。熱縈於肺。太陰也。少氣煩寃。手足熱而嘔。脾也。先寒後熱。謂之寒瘧。先熱後寒。謂之溫瘧。二者不同。治從乎中。少陽也。渴者燥勝。不渴者溼勝。又經云。夏傷於暑。秋生痎瘧。夏暑汗不出者。秋生痎瘧。此夏時有傷陽氣。以致少陽陽氣不舒。皆少陽虛也。四時之瘧。當順其時令。夏氣上行。秋氣下行。先寒後熱。太陽陽明。白虎湯加桂枝。天氣上行。宜用下行。不宜瀉肺。宜瀉相火。頭來加川芎。背來加桂枝。腰來加牛膝。脚來加木瓜、苡仁。俱用小柴胡為主。兼五苓散。食傷加青皮、草果。身體作脹無汗。人參敗毒散。有汗遍身疼痛。補中益氣湯。加黃耆。久病補而不愈者。作虛損治之。腰足冷痛。二陳加桂、附。一日一次。傳於陰分。宜八珍、二陳加柴胡數帖。待傳陽易截。不然變勞。久病日日邪熱不退。莫過於益氣湯加附子。或十全大補湯。腹脹洩瀉。莫忘脾胃。宜加四君子湯。

太陽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羌活生地湯。小柴胡加桂枝。

陽明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白虎湯加桂枝。

少陽令人體解。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則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小柴胡湯。凡有表證。作表治之。

太陰令人不樂。好太息。多寒熱。汗出。病至乃喜嘔。嘔出乃衰。四君子湯。加陳皮、貝母。

少陰、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而處。病難醫。小柴胡湯加細辛。

厥陰、令人腰痛。少腹痛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延胡苦練湯。苦蘖一兩。苦練二分。附子、桂心各二分。熟地一錢。飢服。

夫瘧者。因外感風寒暑溼。內傷飲食勞役。或飢飽色慾過度。以致脾胃不和。痰留中脘。蓋無痰不成瘧。脾胃屬土有信。去來不失其時。若移時。或早或晚者。是邪無容地。將自好也。一日一發者。受病淺易治。間日發者。或二日連發住一日者。或間

二日者。皆難治。

凡瘧疾初發寒多熱少者。但寒不熱者。桂附二陳湯。

肉桂　丁香　陳皮　半夏

柴胡　黄芩

渴加炮薑。寒加附子。

熱多寒少者。但熱不寒者。白虎湯加桂枝。甘草八分。石膏八錢。知母一錢半。桂枝四分元米一撮一二帖必效。如前藥不能取效。用六君子。加柴胡、黄芩。血虛加當歸、白芍。

瘧疾俱宜分利和解。柴胡、半夏、黄芩、甘草。虛加人參。有汗加黄耆。溼熱太重加五苓散利之。骨蒸加知母。服至四五帖必愈。或農夫瘴氣發瘧。宜常山飲吐之。倘吐而不愈。作內傷施治。

常山飲

常山。　檳榔　知母　貝母

水煎露一宿。來晨溫服。

瘧有發於夜者。有一二月不愈者。用首烏五錢。青皮二錢。丁香一二錢。截之。服之不愈。亦是內傷。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陳皮　半夏　柴胡表虛不用　黃芩

歸身作泄不用　白芍

噯氣加神麴。口鼻出血加丁香。腹痛加炮薑。煎服。

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陽勝則熱。陰勝則寒。蓋瘧者是傷於暑。熱氣舍於營。秋遇風及浴。淒滄之寒合於衛。營、陰也。衛、陽也。升於陽者。營中之熱邪。上而并於經中之氣分也。并於陰者。衛中之寒邪。下而并於經中之血分也。氣爲陽爲熱。營中之熱邪并之。兩熱相合故發熱。血爲陰爲寒。衛中之寒邪并之。兩寒相合故寒。曰陽勝陰勝。雖本經之陰陽爭勝。是氣有以鼓之也。

治瘧之法。升其陽。使不并於陰。則寒已。升其陽者。是散陽中之寒邪也。柴胡、葛根、羌活之屬。爲散寒之品也。降其陰。使不并於陽。則熱已。降其陰者。是瀉營中之熱邪也。黃芩、知母、首烏之屬。爲瀉熱之品也。蓋并之則病。故分之乃愈也。

久瘧是元氣虛寒。蓋氣虛則寒。血虛則熱。胃虛則惡寒。脾虛則發熱。陰火下流。則寒熱交作。或吐痰不食戰慄泄瀉手足厥冷。皆脾胃虛也。但補中益氣湯加減自愈。

久瘧無汗。用人參一兩。生薑四兩煎服。或丁香一錢。人參三錢。此乃不截之截。良方也。

血熱而瘧。一月不愈者。何首烏五錢。青皮二錢。水煎。來日先服。虛加人參、何首烏一錢五分。陳皮五分甘草三分。茯苓一錢。知母一錢。為梅三錢。

久瘧胃虛。人參、丁香各二錢。甘草、白朮各一錢煎服。

脾虛滿悶。不思飲食。吐痰潮熱。俱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小水不利。加黃柏。勞瘧加鱉甲。

久瘧三五月。或半年不愈者。二陳湯。加丁香、人參。瘧發時獨寒無熱。脈遲。用附子一枚。鹽水煮去皮尖。大棗七枚。煮喫。口臭出血。腹痛。二陳湯加炮薑。瘧疾二三月。柴胡恐虛其表。不若用神麴。大抵瘧疾氣血兩虛。宜八珍、十全調理。然二陳前後俱不可缺。瘧關脈滑小。柴胡加常山、檳榔、青皮、草果截之。緊加乾葛、蘇葉。數加黃

苓、滑石。遲加附子。不出小柴胡正方加減。久瘧嘔吐惡心。用人參、陳皮、半夏、丁香四味煎服。用補不效。久而不愈。瘞熱爲害也。宜平胃散。
三日瘧一年半年不愈者。用硃砂元參各一兩。蒼朮、厚樸各四兩。常山、草果各一兩。酒煑服。
小兒不能服藥。用黃丹五錢。生礬三錢。胡椒二錢五分。麝香五釐。共末。好醋調敷。男左女右手心。絹包手掌。藥自汗而愈。一方可效三人。
瘧久不止用棗截之方用丁香、常山各一兩。紫蘇二兩。全蠍三十。棗百枚。水同煑。人力大者五六枚。弱者三枚。小兒一二枚。臨來時嚼服效。
瘧久成痞用大蒜搗爛。加麝少許。敷痞一日見效。內用馬料豆一斗常煎服。或用艾灸章門。
似瘧一日一來。來則身脹要打者。屬脾虛不足。六君子湯。食嗳加神麴。血虛加歸芎一錢。瀉不宜。無汗加柴胡五分。汗多加黃耆七分。吐清痰加五味、肉桂各三分。惡心加炮薑三分。骨蒸加知母七分。薑水煎。
似瘧非瘧。日久不愈。幷久痢中氣虛弱。用炮薑、附子、白朮數十帖。必中氣足。而後

病邪不復。若一二帖效而遂已。病必再發。

內傷似瘧。一日一次者。用白朮五錢。歸身三錢。陳皮二錢。烏梅二枚。丁香公母各三粒。虛加人參五錢、冷水一碗。浸一宿。露過清晨。去渣溫服。

又方。白朮五錢。青皮、陳皮各三錢。冷水浸露。來日清晨煎服。

驗案

一人瘧疾初起。飲酒而睡。睡後即發熱。甚至昏憒。至夜方止。小便赤少。間二日一發。先寒後熱。嘔吐痰涎。不喜飲食。胃口嘈雜。食即欲嘔。體瘦手麻。口渴。喜飲熱湯。方用柴胡七分。益智五分。甘草三分。人參、桂枝、半夏、茯苓、芡實各一錢。煎服效。

一人大瘧年餘。脈大有力。此頑痰在脾也。精神旺則正氣行而病愈。精神衰則邪氣勝而病作。二陳、小柴胡合而用之。

痢

痢疾多因飲食所傷。溼熱相搏。若裏急後重。身不發熱。飲食如常。此真痢也。爲脾

氣有餘。先宜疎通。後用黃芩芍藥湯調理。若飲食少進。精神短少。四肢倦怠。此內傷似痢也。爲脾氣不足。宜升陽爲主。

凡痢疾一見表證。必先解表而後治痢。若表不解。則表邪傳裏。痢必不愈。故發熱身痛。邪在太陽。用參蘇飲發表散邪。寒熱往來。邪在少陽。小柴胡湯。身疼目痛。鼻乾不眠。邪在陽明。宜葛根湯。必表邪解而後無傳變之患。

凡痢疾有表裏。不宜大下解表。解表則裏虛不和。大下則表證難退。表裏俱不得暢則死。

先瀉後痢者。脾傳腎。脾氣下流。溼熱乘於腎也。先痢後瀉者。腎傳脾。腎不受邪。復返而至脾也。先瀉後痢。宜黃芩芍藥湯。黃芩清大腸。芍藥收陽氣。紅多加歸身白多加杏仁。裏急後重。加檳榔、木香。火甚加黃連。積中有紫血。是瘀血也。加紅花。倍白芍生血和血。痢下似菉豆汁色者。溼也。加炒蒼朮、白朮燥溼。凡痢不可用燥藥。痢屬腎。腎惡燥。燥則火就之而結痛也。

痢疾初起。宜先通之。厚樸、大黃、枳實、樸硝。小水不利加梔子。上脹加檳榔。腹痛加木香。

赤白痢。裏急後重。日夜無度。腹痛小便赤澁。大承氣湯。脈平和者吉。脈微小者易治、極細無力。氣血兩虛。調理氣血。不可下之。脈洪大身熱者難治。主方必先通利。後用黃芩、白芍、甘草、黃連、檳榔、木香、枳殼。如閉結。加大黃、芒硝。小便不利。加木通、車前、燈心。腹痛加川芎。血枯加歸身。氣滯加杏仁。身涼四肢冷。加煨薑肉桂、吳萸。久不愈。八珍湯加烏梅、炮薑。寒加桂、附。表熱無汗身痛。人參敗毒散。

久痢必用製過乳香、沒藥。行氣行血。蓋氣行則後重自除。血行則便膿自止。再用白芷以醒脾。人參以補氣。甘草、白芍以和中。痢久小腹痛。破故、小茴、杜仲以固腎。痢不止。加續斷。久痢腹痛。如溼熱爲害。裏急後重者。用薑汁炒川連

血痢。紅花、蘇木、百草霜各三錢。酒調服。裏急後重。黑丑燒存性調服。又用皂角灰服亦效。

赤白痢。肚腹疼痛。裏急後重。玉鶴二神丸。當歸、川連、枳殼、檳榔各一兩。木香二兩。大黃四兩。酒糊丸。清茶下七八十丸。

噤口痢。用人參、石蓮肉、石菖蒲以開關。牛膝亦可以開關。又方。綠色升麻一錢。石蓮肉五錢。人參三錢。神效。

久痢不止宜澁之。甘草、粟殼各七分。小紅棗七枚。燈心七寸。陳酒三盃煎服。或用五倍子芽茶等分。枯礬少許。爲梅肉、大蒜搗丸效。或戊己丸。川連、吳萸各五錢。肉桂、黃芩各三錢。

痢疾肛門腫脹如痔狀。用冰片研乳調搽。

內傷痢疾。陽氣下陷。化爲燥火。肛門腫脹。必待陽氣上升。而後邪熱可去。補中益氣湯加杏仁、蘇梗之屬。

驗案

一婦產後痢疾。誤服尅伐。暫覺寬快。而肛門痛如針刺。脈數無至數。產後見此爲難治。用人參一錢。木香二分。一服減半。後用人參二錢。黃耆一錢。升麻、柴胡各五分。甘草、陳皮、木香各三分。愈。初用人參補肺。肺氣充。則大腸之氣不至下陷。木香行滯以散肛門之痛也。

一小兒八歲噤口痢。用歸身開發上焦。木瓜、牛膝開關達下。炮薑溫中。人參補氣而效。

一婦痢疾身熱。作眞痢治。遂煩躁。用附子一錢。白朮、炮薑各一錢。甘草五分。愈。夫身熱者。陽浮於外也。煩躁者。陰盛於內而格陽也。附子理中同陽於命門。而逐陰寒於外也。所以甚效。

一人病痢腹痛。下之不效。溫之不愈。如是一二月。自分必死。診其脈。知有死血。用乳香、沒藥二三錢。酒研服愈。

一女子久痢三月。紅白俱止。但鷄鳴腹內作響。作瀉七八次。日日如是。此肝氣有餘。脾土不足。久痢傷腎。用風能勝溼之藥以補脾胃。人參七分。天麻三分。烏梅、阿膠、茯苓、甘草各五錢。肉蓯蓉、黃連石斛各三錢。木香二錢。北五味一錢。補骨脂、鬱金、陳皮各四錢。丸服愈。

慎齋遺書

卷九

火

明　江東　周之幹慎齋著述
後學　曹赤電炳章校點

人身之內。凡火有五。心火。陽明燥火。三焦壯火。雷火。龍火是也。心火宜清。燥火宜潤。壯火宜寒以瀉之。雷火微則斂以平之。甚則溫以和之。龍火宜從其性。以熱導之。

古人治火。用石膏、川連兩許者。勢不得不用也。蓋人身惟火爲患最毒。火之毒莫甚於命門相火。相火在下爲少火。少火生氣。逆而在上。則爲壯火。壯火食氣。然命門之火起。一因於君不主令。相火橫逆。一因於陽明接引而燥，金化爲烈火。與肝木相并而焚。則一身上下三焦無非火矣。倘少用寒藥。如以一杯水。傾入紅鍋。不

惟無益。且將立破其鍋。非多用何能救。蓋用川連者。治君相合横也。用石膏者。治燥金合木也。頭上有火。清陽不升。火炎於上也。高者治宜越之。補中益氣湯。加荆荆三分。蔓荆子五分。

驗案

○一人頭不痛。身不熱。無表證。但火鬱懊憹。無可奈何。大便或閉或痢。方用川連一錢瀉其火。枳實一錢損至高之滯氣。白朮一錢扶其胃。三味煎服遂愈。

一女人六月間。昏睡不言。身熱不動。兩手脈上盛下澀。澀者陽氣有餘。盛大爲火。火證也。冷水調益元散主之。

一人七月病。上辰昏暈。下午不言。昏睡一日不醒。人叫不應。身涼不食。不寒不熱。皆曰陰證。議用附子理中湯、四逆湯。診其脈。沉小滯伏。内有火邪。小便一二日不解。此火證也。不從。又延至夜不醒。曰此真火也。其妻曰。前日房事。如何是火。予曰。夜有房事内虚。又勞熱甚。天乾。熱從虛入。則陽氣將絶。以水救之則可。取冷水一桶。飲至五碗。病者曰渴。飲至七碗。大汗如雨。病者曰餓。要喫粥一碗。用補中益氣

湯加炮薑、澤瀉、溫中。瀉冷水而愈。

一婦五月間。身涼。自言內熱。水瀉二月。一日數次。小水絕無。大便皆水。自言上熱極。下凍死。腰腿足俱冷。腹痛如冰。或一時發熱。不欲近衣。或一時怕冷。遍身盡熱。夜至天明。面目紅腫。藥之不愈。自小至大。六脈洪大。此伏火也。火性炎上。故上熱下冷耳。用四物湯加柴胡、葛根、升麻、甘草、梔子、黃柏、黃芩二帖。小水行。瀉止。復發牙疼三日不愈。用黃耆建中湯加附子一服愈。

一婦四十餘歲。身體肥大。病後漸瘦。內覺火熱。外如冰冷。自汗出。手見冷水。即麻木不仁。頭面筋搐而痛。骨節疼痛。手不可近。牙根出膿血。舌強硬。右手不能舉動。臑臂肘皆強痛。飢不欲食。小便如飴。噯氣作酸。坐臥不安。惡風便難。脈浮候細澁。中脈緩弱。左手弱於右手。病已五六年。病證多端。由陰精不奉。陽精不降。上盛下虛。陽中陰虛也。宜補陽中之陰。六味湯主之。

一人胸前常跳。頭耳左邊鳴。肺脈緊數。此肺虛不能生腎水。木火妄動。氣血不歸原也。血不歸原。心火妄動。故心跳。氣不歸原。肝木動。故耳鳴。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在左。木火為陽也。宜用歸脾湯養心血。斂火下行。心血足則心火不刑金。金能

平木。肝氣自平也。

一婦左三脉洪滑有力。右三脉短濇。嘔吐胸飽。小便痛而洩。經水乃至。不痛不洩。經水不至。此肝木有餘。火行土位。故經瀉竝行也。用白芍二兩。瀉土中之木。甘草一兩以緩肝。香附三錢。木香一錢。理痛止吐。益母草、延胡各一兩。以行血滯。山藥糊丸以補脾。肝氣有餘。脾氣不足。故肝氣動而脾受尅也。經水未行屬少陰。已行屬厥陰。行後屬太陰。經瀉竝行。肝氣動也。肝之動。土受尅也。尅則不能運濕而瀉。尅則氣血不調而痛。故平肝而行氣血也。

一婦六月卒死。遍身冷而無汗。六脉俱伏。三日不醒。但氣未絕耳。衆用四逆、理中。亦不能納。四日後診之。仍無脉驗。人一二日無脉立死。今三日不死。此脉伏也。熱極似寒耳。用水濕青布放身上一時許。身熱。內喫冷水五六碗。反言渴。又一碗大汗出。出後用補中益氣湯。加黃柏十帖愈。

假火

假火者。內虛寒而外見火證也。脉必微細。卽見洪大。內必空虛。皆宜溫補。八味、十

味湯。皆可選用。

驗案

一人眼痛大便閉。已服大黃半觔。眼痛稍減。大便或溏或閉。以為真火。清涼二月。口乾舌燥。內熱煩悶。腰如火燒。胸膈痛。一日一吐。諸藥不效。發熱自汗。幾及五月。請予視之。曰此內傷不足。再用寒涼必死矣。病者曰吾乃火也。不從而返。六月復邀予診視。余仍前說。病者曰吾真火也。又返。未幾。又邀余診。其病已危。予再仍前說。病者姑試之。用保元湯加附子、炮薑、肉桂、白朮、當歸四五帖。微汗。身稍疎暢。乃信服不疑。至三十帖。用參半觔便潤身涼。反覺畏寒。更加鹿茸服參三觔。桂、附、薑各觔餘而愈。蓋已經下之。自汗自吐。非虛而何。宜大溫大補無疑矣。

一婦氣從丹田衝上。遂吐清水。此因惱怒勞碌。火起上逆。丹田虛寒也。用白朮二兩。白蔻五錢。共末。早飯後每次白水送下一錢。一以補脾剋水。一以溫肺生水。金水相生。其病自愈。(張東扶曰全從吐清水立方不可概治丹田虛寒也)

一人日發寒熱。熱甚不可當。閉目而處。臍下脹滯。肛門火燒。此清氣下陷。陰氣化

火也。用補中益氣湯。加小茴、益智各五分。吳萸二釐。神效。

一婦內傷似瘧。醫用八珍加麥冬。二月不愈。一醫作瘧治截之。卽形如死尸。音啞身熱。大便燥結。小便尿血。此陽陷而陰絕。宜舉陽而陰自生。用附子理中湯三帖。身發流火。痛卽皮破。用保元湯加薑桂二三月。上身肉長。下身脚伸不直。又以牛膝、防己、五苓散利之。再以十全大補補之而愈。

一人身大熱。眼紅出火。口乾舌燥。脚浸水中。駡詈不避親疏。服黃連解毒湯一二帖。其病愈甚。診其脈豁大無力。此心之脾胃虛也。其人素有淫慾。心氣耗散。必非寒涼所能制。用白朮、炮薑各一錢。人參三錢。三味煎服。不踰時引被自蓋。戰汗而愈。

疸

疸證不可過用寒涼。當審其虛實寒熱。各從其機。用法治之。諸證莫離脾胃。而疸更爲脾胃之病。不可輕忽也。

身黃目黃。小便赤黃。黃柏、人參、乾葛、神麴、甘草。水煎服。

疸證渴欲飲茶。熱在上焦。清心蓮子飲。嘈雜。熱在中焦。宜溫中。不渴。熱在下焦。黃柏、知母。

腎疸目黃。渾身黃。小便黃。羌活、防風、藁本、獨活、柴胡各五分。升麻二分。小便不通。兒茶末一錢。扁蓄湯調服。

暑氣身目黃。茯苓、澤瀉、猪苓、白朮各五分。蒼朮一錢。神麯二錢。水煎服。

渴

口渴者係胃火。口乾不渴。見於夜者。命門相火與心包絡火乘於肺。肺少津液而乾也。用黃耆三錢。歸身三錢。潤之。連服必愈。見白虎湯則死。若口乾身熱。肺燥已甚。生黃耆八錢。歸身四錢。潤之。內傷身熱。口乾渴。益氣加炮薑二錢。

口渴多飲。消渴也。黃耆九錢。甘草三錢。煎服。

上消百盃而不止渴。宜清肺。麥冬、五味、黃連煎服。條芩、杏仁、瓜蔞、梔子、元參、乾薑各三錢。訶子人參各五錢。丸服。專補脾陰之不足。用參苓白朮散米糊丸服。中消數食而不充飢。或下膿濁赤白如豆渣。病亦難愈。蓋食多不飽。飲多不止渴。脾陰

不足也。用山藥、歸身、茯苓、陳皮、甘草、苡仁。或清脾火。大黃、梔子、石膏、枯芩、連翹、烏梅各二錢。訶子、人參各五錢。或用黃連五分入猪肚內煮熟食。或川連、白朮等分丸服。下消因色慾而玉莖不痿。宜清腎黃柏知母或黃柏、知母、澤瀉、梔子、生地五味各二錢。訶子、人參各五錢。

驗案

一人心思過度。日飲茶數十盃。精神困倦嗜臥。此心火乘脾。胃燥而腎無救也。名曰腎消。用黃耆、五味、生地各五分。人參、麥冬、歸身各一錢。水煎服。

一人平素嗜茶。心思過度而其渴尤甚。更加惡心。脈舉之不足。按之兩關短數。兩尺弱。此因多思致水不升。火不降也。數者。胃氣有餘。宜補陰中之陽。用人參、白芍、歸身各一兩。山藥、茯苓、熟地、枸杞子各二兩。甘草五味子各五錢。棗仁一兩五錢。丸服。

喘

喘證雖有寒熱之不同。要皆其本在腎。其標在肺。所以上逆。其原在胃。宜降氣開鬱。熱則清之。寒則溫之。久病斂之。初病發之。甚則從其性以導之。乃治喘之大法也。

驗案

一人氣喘不得眠。此寒凝氣滯於上中二焦。水火相搏而肺喘也。用山藥、茯苓以理其中。而使肺有生生之氣。蘇梗以開其鬱。杏仁以利其氣。薑、桂、吳萸以斂其火。以使之下行而溫腎。腎溫則肺亦煖而行下降之令。喘可息矣。

一人每日早晨喘自汗。此肺虛則陽氣不足。早晨胃中宿食消盡。肺無所稟。則氣不能行降下之令。故上逆而喘。肺主皮毛。皮毛不斂而自汗也。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炮薑、五味。三帖而愈。

一人喘。服清氣化痰藥不效。此中氣虛寒。陽不上升而濁氣不降也。用人參、炮薑、白朮、炙甘草、白芍各一錢。五味五分。有汗加肉桂。無汗加麻黃。效。

一婦四季發喘。喜飲冷水。遍體作脹。胸中飽悶。醫作痰火治之更甚。二年不愈。蓋

久喘乃肺之虛。非肺之實也。用四君子湯。加半夏、五味、白芍、杏仁、炮薑、肉桂、麻黃、枳殼。一服即止。再發再服必止。治之如神。

咳嗽

咳嗽不一。所因不同也。因於風。宜辛涼以散之。前胡、紫蘇、防風、葛根之屬。因於寒。宜辛溫以發之。麻黃、羌活、細辛之屬。因於溼。宜燥之。六君子湯或半夏、桑皮之屬。或二陳湯。因於火。宜清潤之。麥冬、紫菀、花粉、元參之屬。因於虛。宜補之。人參、黃耆之屬。或保元、四君、六君。因於氣逆。宜清而降之。杏仁、蘇子、陳皮、百合之屬。因於痰。實則疎之。虛則補之。水泛則溫而斂之。蓋肺屬金。金受火爍。則煎熬津液而成痰。宜清其火。火息則痰消。寒則肺不下降。肺液壅而成痰。宜溫其腎。水煖則肺金下降之令行而痰消。此治咳之大略也。若夫神而明之。在乎辨脈證之寒熱虛實也。咳嗽骨節痛。不能走履。此肺氣不足。不能制肝。肝邪熾而風痰橫溢也。肝主筋。筋傷故運動不舒。肝尅脾。脾傷故溼不化而成病。且肝主風。肝盛則風溢而痰橫矣。故肺氣之不足。乃病之本。肝脾之強弱。乃病之標。用四君子以補脾肺之不足。加

陳皮以疎肝氣之有餘。用以醒脾消痰。是正治之法也。

驗案

一人咳嗽糞黑。醫以爲火。予投桂附溫其下焦而愈。蓋病有陽有陰。陰者。糞雖軟。落水而沉。陽者糞雖極燥。落水而浮。此證中氣虛寒。火浮於上故咳嗽。三陰在下。純陰無陽故糞黑也。溫煖下焦。陽氣歸原。則咳止而黑自除。若以火論之。不明之甚也。

一人咳嗽。喉嚨緊急。漸漸吐紅。又兼腸風。已半年矣。予看得久病傷脾。脾臟潤澤之氣。不升於肺。肺氣不降而成火。故咳嗽喉緊。脾不統血。故吐血腸風。用白朮二錢。甘草一錢。補脾。陳皮一錢理氣。煨薑二錢散火。服五帖。病減半。次升提之。用補中益氣湯十帖。次調和氣血消痰。用八珍湯加半夏、陳皮。二帖而痊。

一人十月患痢。半月後發喘咳。聲啞口臭。頭汗如雨。作火證治。至春不愈。診其脈大緩而無力。乃久病無陽。脾虛不統。用白朮、茯苓各二錢。人參三錢。甘草、炮薑、白芍、生地各一錢。半夏一錢五分。五味五分。三帖全愈。

一婦惱怒後。身熱咳嗽。吐血痰。臭氣難聞。胸膈飽悶背脹。此鬱火宜發之。紫蘇、乾葛、桔梗、前胡、枳殼、半夏、杏仁、五味。白芍、甘草、苡仁、生薑一服而痊。

一人患內傷二膝痛甚。此血分虛陽氣不能達下也。用四物湯送和中丸。元氣流行。血煖而痛止。至十餘日洩瀉發熱。頭痛咳嗽。此內傷多下寒上熱。所以然者。鬱火上散。寒氣下行也。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溫陽氣而散火邪。二帖而愈。

痰火

凡痰火證。額上自汗者陽虛。不可作痰火治。用四君子湯加半夏、五味子。喘嗽痰火。用半夏、南星各二兩。滚湯泡九次。將生薑汁二碗。浸藥曬乾。汁盡爲度。炒焦黃色研末。白糖調服。或用茯苓補心湯散火消痰。

驗案

一婦痰火。身肥多瘡。氣不足。用百合、紫菀各六兩。生薑一兩。熬膏。再用半夏一兩五錢。茯苓一兩。生甘草、陳皮去白蓮肉、山藥各一兩。苡仁一兩五錢。共末。煎膏爲

丸。每服七十丸。淡薑湯下。

痰飲

凡痰飲湧甚。用六君子湯加乾薑。宜多服之。腹痛身脹加肉桂。

痰湧難言。用山查根、青木香磨水服。

痰之本在腎。人參、黃耆、甘草、天冬、麥冬、生地、熟地、北味、蓯蓉。凡用蓯蓉。必用北五味爲使。蓋蓯蓉補陰。五味補陰中之陽也。二味丸服。則痰從大便下。信乎治其本也。

痰來多而連吐不絕。六君子湯加生薑。人參多用。或四君子湯加半夏、生薑汁。

痰之本在腎者。腎主五液也。若脾不虛。痰從何來。蓋土有防水之功。水有潤土之力也。

痰攻兩臂。南星、白朮、甘草、陳皮、半夏、香附、茯苓各五分。薑水煎服。

痰飲由於脾虛腎弱。若不溫之。水何由散。小青龍湯、溫肺湯、六君子湯、二陳湯加細辛。皆飲證大法也。

驗案

一婦年六旬。患痰飲。頭目疼痛。身熱不食。二便俱閉。脈洪大有力。右關略弦。此君主失令。相火橫行而傷金。故頭目疼痛。木不受制。則肝邪起。脾土受侮。則肺金更弱。須瀉火補金。則木自平。火自降。所謂金浮水升。木沉火降也。宜用麥冬、甘草、白芍清心肺肝之火。蘇梗、廣皮引陽氣下達。使胃無凝滯。茯苓、山藥固其脾陰。病可痊也。若云脾惡溼。且有痰飲。麥冬似非所宜。是正不然。蓋脾雖惡溼。今之脾病。邪在肝木。清火則木安。木安則土寧。病自已矣。若必用半夏治其飲。燥則火就之。又將奈何。古人云。見痰休治痰。正此法也。

一婦血崩後。咳嗽痰湧。十月未愈。夜間發熱自汗。此腎虛也。痰之本在腎。吐痰身瘦。腎之脾胃虛也。用熟地一錢。茯苓七分。山藥、肉桂、小茴、五味、益智、薑汁炒杜仲各五分。三帖愈。丸方用八味丸。

一人痰吐盈盆不止。肺脈豁大無力。此內傷不足。脾虛不能統痰。再清其肺。益虛其脾。速死之道也。用人參、附子各五錢。炮薑、畢撥、檳榔、枳殼。再帖而愈。

一人患飲。面目鮮明。六脈弦。兩脇痛。身熱。先用十棗湯瀉之。後以小青龍湯行之。去水六七盆而愈。

痰核

痰核。即瘰癧也。少陽經鬱火所結。方用澤蘭葉、花粉、薄荷、山豆根、鱉甲。熱甚加三黃。痛加乳香沒藥。丸方用硼砂、沉香各五錢。鍾乳粉陳皮茯苓白朮鵝管石各一兩。石膏四兩。貝母三錢。百草霜六錢。薄荷、蘇葉各四兩。甘草少許。瀉加訶子。嗽加款冬。痰加烏梅。共末。白糖丸彈子大。不拘時含化。服此丸十數日。再服酒藥。其病愈盡。如先服酒藥。後服丸。其核不盡消。酒方都管草根三四觔。兔耳一枝箭一觔。威靈仙二兩。紫花地丁一觔。白果、南星各一觔。陳酒一罈。加火酒二三兩煑熟。退火七日飲。

驗案

王太史咯血痰核。用前胡、桔梗、乾葛、半夏、甘草、茯苓、人參、歸身、赤芍、生地、蘇梗。蓋

水少則火動。血少則熱生。火病血虛。陽生陰長。藥十一味。六味。所以陽生陰長。五味。所以助其生發之氣。氣血行而痰化也。服十帖。又用米泔炒耆、歸各一錢五分。人參、生薑、赤芍、連翹各一錢。前胡、防風、甘草、羌活、枳殼各五分愈。

心痛

心痛者。心爲陽臟。胃陽不足而陰寒乘之也。攻之則氣益傷。補之則氣愈滯。先用川椒一味。作湯時飲。俟其心陽流通。後以八味丸治之。下元氣足。則真火能升。寒邪自退。生地恐滯。以砂仁制之。

心痛有屬心火者。宜茯苓補心湯發之。有屬寒水乘心者。茯苓、甘草伐其水邪。

腹痛

小腹痛。肝腎之部。虛寒氣勝也。大腹痛。脾胃之部。食積停痰也。臍右爲肺。左爲肝。上爲心。下爲腎。中爲脾。諸作痛者。皆中氣不足。陽氣不通所致也。（此指虛弱人而言）中焦痛食積者。多用二陳加消導之藥不愈。必係寒痛。用薑、桂溫之。或理中去朮。加吳

萸。左右痛。大半是風。下焦痛。純寒無熱。除薑、桂必無治法也。

諸痛法宜溫中。佐以升發。如麻黃之屬。

腹痛手不可按是實。宜消導。可按稍愈者是虛。用炮薑五分。吳萸半分。黃連、木香二分。蓋藥少而寒熱均治也。

腹以下至小腹痛。俱宜溫煖。若帶左右痛。是挾肝火。藥宜兼清涼散火。或滋陰降火之味。

腹痛下之而全不愈者。不可復下。宜和宣而已。

腹痛不過臍與氣海。其餘痛。俱中氣不足。和中散最是。下焦純寒。用和中散少加小茴。亦有血滯作痛者。必大小便見血。口內出血。以四物湯加延胡、香附、肉桂從血分治之。

上焦宜清。中焦宜溫。惟食積停痰氣實人。二陳湯隨所傷而加以消導。傷熱者。少加黃連。有酒積者。少加利溼清熱藥。若氣虛人不可消導。六君子加砂仁、木香。

凡痛在上下左右。俱是血分。血分宜血藥。求汗則愈。一見吐瀉。雖痛必調理脾胃。脾胃一轉。而上下左右皆得稟氣。諸痛自愈。上焦宜清。須求吐。中焦宜和。或求下。

下焦厥陰之分。吐下無所用。法宜溫煖。或達或汗出乃愈。腹之下焦。與膀胱相近。宜溫而達之。使邪從小便去也。下藥從胃入於肛腸。吐藥入胃上出。亦皆不滲膀胱。故曰吐下無所用也。

凡嘔吐腹痛因於寒者。用菉豆一錢。胡椒一兩。煎湯服之。

蟲痛不可忍者。用胡椒一兩。鹽一錢。和勻紙包。外以黃泥固之。煅約半焦。取出去泥。純研末爲丸。空心服。六七日蟲化爲水。妙不可言。

腹痛溫中藥不愈者。用生附子、乾薑、肉桂、麻黃。即愈。

腹痛心口痛。惡心作瀉。半夏、茯苓、苡仁各一兩。陳皮一兩五錢。甘草三錢。吳萸鹽水炒一錢。共末。滚湯下二錢。

絞腸腹痛。鹽水服吐。盤腸腹痛。乳香、沒藥爲末。木香湯服。心腹痛及陰證絞腸痛。延胡一兩。桃仁五錢。乳香、沒藥各一錢。五靈脂五錢。醋糊丸。每服三十丸。心痛。淡醋湯下。腹痛。乾薑湯下。大便不通。大黃湯下。

熱痛。發渴。裏急後重。脈實。 寒痛。四肢冷。自汗或無汗。脈無力。 腹痛綿綿無增減者。脈遲屬寒。 乍痛乍止。脈數大火也。 痛而瀉。瀉而痛減者。食積。 痛不移

處死血。小便不利而痛。溼痰。腹痛引肋有聲痰飲。時痛時止。面白唇紅。蟲痛。腹中痛。手不可按是實。怒氣傷肝。肋刺痛。氣痰。以手按腹。腹煗而痛止。是虛。

熱痛先以冷水探之略愈。香連丸。寒痛理中丸。加木香茯苓陳皮。或和中散。

驗案

一人年二十餘。房事不節。因酒店飲食。遂火挾臍起。下入膈。胸腹內痛。外皮抽進。如有物閉住胸中。用消導者有之。用溫補者有之。服藥愈多而病愈凶。自分必死。予診之。思相火自下衝上。直至於頭面。今火起於臍。至胸而止。乃因色慾過度。真陽不足。丹田有寒也。作痛者。脾虛有寒。土無火生也。用爲藥二錢。製附子一枚。每用附子三分。水煎服。蓋附子扶陽。爲藥破滯。只此一味煎湯則極清。清則下行甚速。故五日見效。服附百枚而痛全愈。

腰痛

凡腰痛挾小腹痛者。陰中之氣滯。用小茴、破故紙行氣破滯。

腰挫悶是爲氣不足。用黃耆八錢。甘草一錢。水煎服。

年老精衰腰痛。用兔絲子一觔。酒煑爛曬乾。湅米一升炒熟。二味末。白糖調服。

腎氣虛寒而腹痛。用青鹽炒杜仲五錢。胡桃肉四錢。大茴三錢。酒三碗。煎一碗服。不飲酒者。止用一碗煎半碗。

腰痛必用肉桂以開之。川楝子、茴香、破故紙爲末。熱酒調服。

腰痛腎氣虛寒。杜仲、補骨脂共爲末。將腰子竹刀剖開入藥在內。包煨熟喫。

腰痛或酸。當歸、延胡、肉桂爲末。酒調服。

腰痛屬虛寒。以煖爲主。山藥、茯苓、熟地、杜仲、補骨脂、小茴、肉桂、當歸。蜜丸服。

風溼腰痛。獨活、寄生、秦艽、牛膝、茯苓、熟地、白芷、細辛、肉桂、人參、川芎、防風、歸身、甘草。水煎服。

腎受溼熱腰痛。生附子、白朮、茯苓、甘草、厚樸、蒼朮、杜仲、牛膝、乾薑、生薑、大棗煎服

腎經骨痿。不能起床。腰背腿皆痛。萆薢、杜仲、兔絲子、肉蓯蓉共末。酒煑腰子搗丸。空心溫酒下五十丸。

跌墜閃挫。氣凝血滯腰痛。菴閭子五錢。乳香、沒藥各一錢五分。杜仲、骨碎補、威靈仙、肉桂、當歸。糊丸。鹽湯下。

腰痛。三仙丹、青娥丸、立安丸。皆可選用。

三仙丹

川芎一兩五錢鹽炒　茴香三兩炒　蒼朮二兩蔥白同炒

酒煮麵糊丸。鹽水酒任下。

青娥丸

補骨脂四兩炒　生薑二兩半炒乾　核桃肉三十枚研

蜜丸。鹽湯下。

立安丸治腰痛并腳痛

補骨脂　續斷　木瓜各一兩

萆薢三兩　杜仲　牛膝各一兩

蜜丸酒下。

胸痛

背爲陽。胸爲陰。背痛脹。陰中之陽虛。宜補。用耆、參、甘草、桂附之類。胸痛脹而連背者。係陽中之陰虛。宜補用芎、歸之類。心口痛入背者。川芎加為藥、梔仁、沉香以降之。胃口作痛。手不可近者實也。用石膏不拘多少。火煅醋淬研末。熱湯服二三匙。手按少愈者虛也。炮薑之類溫之。死血痛者。五靈脂一錢。為藥四分。乳香、沒藥各一錢、共爲細末。溫酒調服。死血痛而脹。脹而痛綿綿無休息者。五靈脂二錢。蒲黃、乳香、沒藥、延胡各一錢。

胃脘痛。時嘔吐清水。吐過即痛止。名蟲痛。用隔年葱汁一盃。香油一盃。和勻服。蟲即化爲水。蟲痛而遍身疼者。為梅七箇。川連七錢。細辛、花椒、川為、黃柏各五錢。虛加人參。蜜丸服。

食積痛不喜食。多嘔。用酒麴溼紙包煨爲末。每服三錢。積食能從大便下。

火痛如刀割。手不可按。四物湯加沉香、梔子。熱氣乘心作痛。石菖蒲一兩。前胡、赤茯苓各五錢。蜜一盞。生地汁一盞。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食後紫蘇湯下。

寒痛。胸前如冰冷。喜熱手熨。用良薑一錢。為藥三錢。水煎服。或爲末。燒酒調服。或芎歸湯內加炮薑、肉桂。虛加人參。脹加紫蘇。

胃脘痛。桔梗、甘草各三錢。川芎一錢。水煎。調五靈脂、雄黃各五錢。治死血痛更效。

飛絲入胸痛甚。湯水不下。雄黃爲末。竹葉湯下。

心胸痛。五靈脂、蒲黃、等分末。醋湯調服二錢。或延胡、五靈脂、草果、沒藥等分。爲末。酒服三錢。或延胡、乳香、沒藥各二錢。爲末。酒調服。

婦人胃脘痛。火鬱宜發之。紫蘇、梔子各三錢。延胡二錢。沉香、甘草各一錢。爲末。酒調服。痛將愈。宜理脾經。人參七分。川芎三分。當歸、白芍各一錢。炙甘草、延胡、香附各五分。煎服。

胃脘作痛不已。烏藥五錢。人參、炙甘草各二錢。共末。生薑微鹽搽之。俟水出。卽蘸藥含化。乃累試累效之神方也

胃口痛引背。早微熱。午作痛。血中氣滯也。人參、肉桂、香附、陳皮各五分。當歸一錢。烏藥一分、紫蘇三分。

調理方。不一而足。大要在血得溫則行。炮薑、肉桂、當歸等藥。溫中行血活血。間用炒黑山梔降火。沉香納氣歸原。俟血足而愈。女人經行作痛者。氣滯也。用香附、延胡二三帖。中間或有死血痛。蟲痛食積痛者。見證施治。而脾胃必須顧之。方無他

變。

諸痛不可用白朮、黄耆。虚痛人參無礙。必不得已而用之。必須斟酌。蓋諸痛不宜補氣故也惟吐瀉者。白朮必用之。

驗案

一人右邊近心口作痛。少時曾有人當背一拳。血凝氣滯也。五靈脂、蒲黄各五錢。乳香、沒藥各二錢。歸身一兩。肉桂三錢。共末。淡白酒調服二錢。

一婦年四十餘有孕因怒鬱遂吐黑血水數碗。胃口痛如刀割且多痰涎。飲食至痛處隔住不下。或吐血。或吐莧菜水。胃脘時開時閉。此怒則氣逆。鬱則氣結痰凝血滯於胸也。治之不得法。必成血膈。宜行血開鬱順氣。用歸身一錢。川芎七分。梔子五分。烏藥三分。沉香一分。水煎服。

脇痛

左脅痛。爲肝氣有餘。宜小柴胡加四物。左屬肝屬血。痛爲肝氣有餘。有餘便是火。

火鬱則血凝。故以柴胡瀉肝氣。四物和肝血。

右脅痛。爲肺氣不降。血中之氣病也。宜芎歸芍藥湯。加烏藥、青皮、肉桂、陳皮調之。

右屬氣。痛爲氣滯。氣滯則血亦凝。故以烏藥、青皮、陳皮調氣。芎、歸、芍藥、肉桂和血。

飲食勞役而致兩脅痛者。左、補中益氣湯。加白芍。右、補中加青皮。蓋左宜破血。右宜破氣。兩脅下痛。上穿肋係氣血有火。用藥止痛。必因肉桂。有行有補乃愈。河間法也。

左脇痛宜升提。枳實、川芎各五錢。炙甘草二錢。共末。酒調下。

右脇痛宜降氣。枳殼、桂心各四錢。薑黃四錢。炙甘草二錢。共末。薑棗湯下。

兩脇痛宜行氣行血。人參、枳實、白芍、川芎各五錢。共細末。每服二錢。薑湯下。

凡內傷脇痛不止。生香油一盃。生蜜一盃和勻服。一二次卽愈。

或飲冷水而致脇痛者。用乾薑、肉桂。但溫而不散。必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其痛卽止。

驗案

一人因房事不遂意。左脇痛如刀刺。中脘痛則急死。日日如此。痛已四年。諸醫不效。因多服開鬱調氣藥。大便結燥。予診之用木香散胸中結氣。川芎去肋胸痛。鬱金下氣止痛。三味各三錢。當歸、生地、黑山梔、貝母、陳皮、香附、炮薑各五錢。解鬱消痰養血順氣溫中。黑芝蔴三合。滑腸。白檀三錢。調氣。甘草二錢。和中。酒煮常服。酒完痛止。

一婦有孕六月。左脇痛如刀割。喘嗽氣促。不能安臥。身熱汗出。痛甚則厥。厥則脈絕。先服黃耆、枳殼、肉桂、川連、蘇梗、杏仁。右脇痛稍止而氣更促。此因肺虛氣不降也。用人參三錢。川附、肉桂各五分甘草八分。黃耆、白芍各一錢。砂仁末一錢。三帖愈。蓋婦人重身有故則毒藥無殞。所以肉桂之下胎而適足以安胎也。

頭痛

額之上痛屬肝。用川芎。兩旁痛屬膽。用柴胡。腦後痛屬少陰。用細辛。正額兩眉上痛。屬陽明。用白芷。

上焦有病。氣虛不能行血。血行而氣自生。上焦氣分反行血。如頭痛胸痛。多屬血

滯。實因氣虛。不能行血。故不用參、耆補氣。而用芎、歸、紫蘇之類也。下焦有病。氣滯而血無所化行氣而血自生。下焦血分反行氣。蓋血從氣生。氣不達下。故血不化。宜引氣下達。則血自生。如小腹痛用小茴、吳萸之類也。

頭痛雖在上焦氣分。然氣分有病實由血分致之也。故治上宜兼血。

頭痛自汗屬氣虛。四物湯去生地。加人參。再隨經加止痛藥。發熱屬血虛。四物湯主之。亦隨經加止痛藥。風熱宜用血藥。不可用寒藥。四物湯加羌活、防風、蔓荊子。各對證加止痛之藥。

偏正頭痛夾腦風。用石膏二兩。煅研。炙甘草五錢。川芎一兩。共末煎湯服。

男婦氣盛頭痛。及女子產後頭痛。川芎、烏藥等分共末。茶清送下。

腦風邪氣不散。項背脚寒。頭痛難忍。麻黃、細辛、乾葛、藿香等分末。荆芥、薄荷浸酒。調下二錢

驗案

一婦頭痛極卽暈。六脈按之有餘。浮取帶澁。此陰中陽虛。汗之卽愈。陰中陽滋潤

之氣也。此氣一虛。便有燥火。歸身二錢。川芎、荆芥各一錢。枳殼、蔓荆各五分。防風三分。薑三片。煎服愈。

一女年十七八歲。兩太陽痛起至眉稜額上盡痛。胃口嘈雜。冷汗自出。經水過期。此風熱上壅頭目。胃口有熱故也。用四物湯各一錢。加連翹、荆芥各五分。水煎服而愈。

臂痛

臂痛須分經絡。外廉中間屬手少陽三焦。外上廉屬手陽明大腸。外下廉屬手太陽小腸。內廉中間屬手厥陰心包絡。內上廉屬手太陰肺。內下廉屬手少陰心。分經施治。無不效也。

臂細無力而痛。此肝腎氣虛。風邪客於營衛。氣血不得周養於四肢也。

脾病則兩臂不舉而痛。脾不佈胃陽於臂。故痛而不舉。陽升而健佈也。

驗案

一婦臂痛無定處。此脾虛不能統攝氣血。失其轉運血凝氣滯而痛也。用白朮薏苡仁蓮肉神麴人參炙甘草砂仁白芍陳皮糊丸服。乃不治痛而治脾。不治標而治本也。

一人素病夢遺。左腿環跳痛。脈浮大而澁。針之而愈。後兩臂不舉而痛。脈緊而有力。此溼熱流於經絡也。當先利其溼熱。後以大補氣血爲主。用川芎、當歸、白芍、牛膝、虎骨、蒼朮、黃柏。服時加酒一盃。溼熱退。多服人參、炙甘草、黃耆、麥冬、白朮、歸身、棗仁、杜仲、五味、肉桂、黃柏。煎服愈。

一女兩臂痛而不舉。脈數而虛。用黃耆建中湯。加秦艽、山梔。蓋脾氣虛而血不榮於臂也。脈數者。血虛則火起也。故用建中湯補血。秦艽、山梔淸血中之火。所以愈也。

脚痛

內跨痛。及膝以下痛者。必用牛膝通經。痛直下至足跟者。須用防己、木瓜行溼。兩髀或兩腿痛。四物湯加羌活、肉桂。久痛去羌活。重用生薑。痛連腰者。加杜仲、牛膝。

痛連於腹。加補骨脂、炮薑、肉桂、小茴之類。凡痛若遇洩瀉。只調理脾胃。則加白朮之類。

風熱脚膝痛。下體腫痛。蒼朮、黄柏二味。水煎。

驗案

一人內傷證。二膝痛極。二膝屬血分。痛者虛寒也。四物湯送下和中丸。則血流通不滯。自然得愈。

疝

疝氣上逆心腹。痛不可忍。攣急屈伸不得。腹中冷重如石自汗出寒氣也。用山梔子四錢。附子一錢。鹽水煎服。

疝氣連小腹痛。木香、陳皮各一兩。良薑、乾薑、訶子皮、赤芍、枳實各五錢。草寇、黑丑、川芎各三兩。共末。白湯下二錢。

陰疝引小腹痛。蒺藜、附子、梔子各一兩。共末。每服二錢。水煎服。

疝偏於左右。名偏腎。用良薑牡蠣爲末。火酒調搽

寒溼疝氣。蒼朮八兩。用米泔洗。薑汁、葱汁、人乳、青鹽各炒一分。赤茯苓二兩。酒炒山梔一兩五錢。小茴一兩。荔枝核一兩。青鹽二錢。沉香三錢。元米糊丸。空心鹽湯下三十丸。

驗案

一人傷寒汗不過腰。腎子脹大。溼熱下注於肝經也。用破故紙五分。白朮五分。茯苓一錢。澤瀉三錢。吳萸五兩。水煎服。

動氣

臍下動氣。乃腎氣泛上。不能納氣歸原。腎之脾胃虛也。六味丸去澤瀉，加五味、炮薑、人參、河車。蓋去澤瀉。恐其洩腎氣也。加參、薑。以守中也。河車、五味。以助腎也。

動氣。肝氣也。水不生木。木枯肝亢而動也。宜桂枝湯加桂。

驗案

一人常傷氣。臍下動氣。此肺腎兩虛也。氣上衝。胸中似痛。腰痛水枯木亢也。茯苓、甘草、山藥、五味、白芍、破故紙。補肺扶腎平肝而愈。

頭暈

頭爲諸陽之首。病人頭暈。清陽不升也。頭重不能擡起。陽虛不能撐持也。

頭暈有腎虛而陽無所附者。有血虛火升者。有脾虛生痰者。有寒涼傷其中氣。不能升發。故上焦元氣虛而暈者。有肺虛肝木無制而暈者。

中氣虛則脾不運化。以致生痰上逆而頭暈者。四君子加半夏、天麻。

五更頭暈。陽氣不足也。蓋陽主動。動則陽氣上升。故不暈。五更靜極。陽氣虛則潛於下。不足於上。所以暈也。張東扶曰乃陰陽交接清濁升降之時人有此證恐是濁陰不降清陽不升之故也

腎虛陽無所附而暈。六味湯加人參。血虛火升而暈。芎歸芍藥湯。脾虛生痰。四君子加半夏、天麻。寒涼傷氣。氣虛而暈。補中益氣加附子。肝木無制而暈。黃耆建中湯。血虛頭暈便燥。歸身、白芍、生地各一錢。川芎八分。荆芥七分。細辛一分。

頭鳴

午後頭鳴困倦。乃陰中之陽不足也。陰中陽不足。則脾不升。脾不升則肺不降。肺者秋之藏也。午後者。秋之令也。秋爲金。金主聲。不降故頭鳴也。脾不升則陽衰而陰盛。所以困倦也。宜升、柴、耆、朮醒脾而補陽。陽者胸中眞氣。所謂膻中之陽也。

暴死

暴病暴死。多屬於火。宜左金丸。

暴死有痰聲。名痰厥。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

暴怒暴死。名氣厥。木香、沉香、檳榔、枳實、烏藥。

中氣暴死。六君子加天麻。

中寒暴死。附子理中湯。

中熱中暍暴死。冷水抉開口灌之。後服三黃湯。

陽痿

陽痿多屬於寒。瑣陽固精。肉蓯蓉壯陽。兎絲子添精。杞子升發陽氣。或建中湯以

溫之。

陽痿少年貧賤人犯之。多屬於鬱。宜逍遙散以通之。再用白蒺藜炒去刺成末。水法丸服。以其通陽也。

驗案

一人素腹痛。遇寒飲食卽發。後有陽痿之疾。此陰中陽虛也。宜壯陽。退陰中伏火。肉蓯蓉三兩、虎骨、熟地、黃耆各二兩。杞子五兩。兔絲子十二兩。人參、鹿茸各一兩。黃柏五錢。蜜丸。空心白湯下五十丸。

一人二十七八。奇貧鰥居。鬱鬱不樂。遂成痿證。終年不舉。溫補之藥不絕。而病日甚。火升於頭。不可俯。淸之降之皆不效。服建中湯稍安。一日讀本草見蒺藜名一旱草。得火氣而生。能通人身眞陽。解心經之火鬱。因用觔餘。炒香去刺爲末。五日效。月餘諸證皆愈。

遺精 白濁 遺尿

遺精

心藏神。腎藏精。心腎者。精神之根蔕也。凡男子思慮過度。則水火不交。快慾恣情。而精元失守。尿前尿後。凝面澄底。故名濁。蓋心包絡脈貫於心。賊火一動。則盜汗濁精。所以心動者神疲。神遊者精散。晝之所思。卽夜之所夢也。今人每用牡蠣、螵蛸、兎絲、澁精。隨止隨發。惟知固腎。不知治心。殊不知神不歸合而精元無主。安能自守哉。心血旣虧。相火必旺。所以中焦濕熱。淫氣不清。溢上則爲痰涎。降下則爲白濁。其原因濕熱涸濁。故土燥水濁。土堅水清。治法宜抑火養心。安脾滋腎。則水火相交。其流自清矣。瀝精必分虛實。實者清心利水。虛者滋陰養血。不利水而自安。瀝證甚則尿血。陰中痛不可忍。宜內以養陰。外以炒鹽煎湯洗之。證自愈也。其原尿前行房過則澁。尿後行房過則遺。故有遺尿澁精之患。蓋腎氣濁降。當以升提縮泉絕欲。方能拔去病根。否則終身滴瀝。遺尿宜縮泉丸。瀝精白濁。水火分消飲。琥珀散。遺久下陷。玉門不閉。不時漏精。黃耆、人參、甘草、白朮、川芎、升麻、當歸、遠志、地骨皮、杜仲、破故、杞子、蓮子。薑水煎服。

縮泉丸

益智仁鹽炒 烏藥各四兩 山藥六兩共末

打糊丸。空心米飲下七十丸。如房勞傷。加補骨脂四兩。

水火分清飲

茯苓 芡實 石蓮 益智

萆薢 山藥等分 甘草減半

尿色赤。加麥冬、澤瀉、黃芩。小便數。加烏藥、菖蒲。

琥珀散

琥珀三錢 滑石二兩 甘草半一錢 海金沙五錢

爲末。每服二錢。燈心湯下。

氣血不足。因而遺瀝。保元湯加芡實、山藥、益智。小便不利。加歸身、牛膝。

凡夢遺起於包絡血虧。君不主令。相火代之。濕熱下流於小腸。宜清心養血。不可用寒藥。宜歸脾湯。元參、黃耆。加芡實、蓮鬚。元眼肉爲丸。若有用寒涼藥過多者。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若用熱藥過多者。加茯神、遠志、黃柏。

虛勞小便精出。口乾心煩。枸杞子散、固精丸。虛勞白淫。小便不止。精氣不固。安神丸。小腹急痛。便溺失精出白液。大建中湯。赤白濁。蒼朮、白朮、柴胡、升麻、陳皮、半夏、

茯苓甘草各一錢。一帖後升麻減七分。男子白濁。女子白帶。椒目、白芷各一錢。煎服

枸杞子散

杞子　龍骨各一兩　覆盆子　白芍各七錢半

麥冬一兩半　北味七錢半

共末。每服二錢。或溫酒或米湯飲下。

固精丸　通治遺精白濁。

魚胞炒焦黃色　歸身　沙蒺藜炒各一兩

蜜丸。白滾湯下。

安神丸

龍骨一兩　訶子肉七枚　砂仁五錢

麵糊丸。硃砂一兩爲衣。空心溫酒下二三丸。大便閉。葱白湯下。

大建中湯

黃耆　遠志　歸身　澤瀉各二兩

白芍　人參　甘草　龍骨各一兩
生薑煎服。

驗案

一人腹中不和。知飽不知餓。胸膈飽悶。脾虛也。常發火喉痛。口脣生瘡。牙根作腫。齒縫出血。火在上。上盛也。骨酸不能久立。鷄鳴精自遺。下虛也。上盛下虛。陰精上奉其人壽。陽精下降。名曰下消。善治不如善養。用補中益氣湯。散上焦之火。六味湯。以實下焦之腎。所以斂火歸本也。

一人鼻左常患臭鴨子氣。暫或遺精。肺脈微大。左關無力不清。右尺微細。此陽盛陰虛。肝不納氣故耳。用補中益氣湯。加辛夷、蔓荆、黃柏。

淋

淋閉。虛則補其母。清肺氣而瀉火。渴而大便閉。小便赤。熱在上焦氣分。宜利膀胱。清心蓮子飲。不渴而閉。熱在下焦血分。宜滋陰。四物湯加黃柏、知母。無陽則陰無

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血虛氣滯下焦熱也。滋腎丸空心送下百丸。前陰必下異物爲驗。因房勞腰腎如坐水中。用補中益氣加附子。久病不愈益智、小茴、滑石煎服。

暑濕而作淋痛者。車前、滑石、木通、梔子各二錢。桂心三分。燈心煎服。

淋證因房勞過度。宜溫腎。八珍湯加茯神、杜仲、杞子各一錢。如陰囊冰冷者。補中益氣。加附子。淋久則氣下陷。囊冷則下焦虛寒。故溫而升之也。

沙淋小水不得出。用猪尿胞一枚。口頭入小竹管內將口氣吹滿。用繩紥緊尿胞。插在尿孔內。解去所紥繩。將所吹氣擠送在內。其尿自出無滯。

石淋用土牛膝一握。煎湯入麝半分。乳香三分。服。

凡淋痛者爲實。不痛者爲虛。實用升麻葛根湯。加連翹、木通。虛用補中益氣湯。

血淋用車前葉煎湯。石淋用琉璃研末酒下。有效。

驗案

一人患淋而嗽。此脾氣不舒。不能升陽。致濁火下行。而肺氣不能受脾土之潤。故

又兼嗽也。用陳皮、白朮、當歸、白芍、茯苓、柴胡、升麻。則淋或反甚而後可止也。蓋茯苓、白朮起脾。柴胡升麻提清。清氣初升。則濁陰愈降。故初必反。甚久則清盡升而濁盡消矣。

小便不通

小便以氣化爲主。蓋膀胱爲州都。津液氣化所出也。如閉而渴。則熱傷上焦氣分。宜理肺之氣化。生脈散加桔梗。閉而不渴。則熱傷下焦血分。滋腎丸中有濕熱。亦不渴而閉。五苓散。

小便不利腹脹。火在下焦也。血化爲水。必成中滿。用細辛升少陰腎水。以降其火。然後佐以利下藥。其脹自消。

驗案

一人大哭之後。小便不利而小腹痛。此乃悲哀傷肺。肺乃津液之化原。膀胱乃津液之府。化原傷。膀胱津液亦枯。故命火爲患。小便不利而痛也。以甘寒保肺生津

之藥調之。

一人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堅大如石。腿脹出黃水。雙睛突出。晝夜不得睡。飲食不能進。蓋無陽則陰不長。無陰則陽不化。用滋腎丸。少時前陰火燒。便如泉湧而腫消。

一人年老。因入房忍而不洩。小便不利。諸藥不效。此腎虛氣滯血凝也。用土牛膝搗汁。酒服二碗。小便出物長三寸長六寸者二蟲。遂愈。

一人小便不通。諸藥不效。用吳萸、牛膝二味煎服自通。

一人心思過度。房勞不節。小便澁痛。心脈浮散。左尺澁如刀割。此心遺熱於小腸。以致腎水枯涸。成陰虛火動也。用人參五錢。山藥三兩。茯苓、生地、棗仁各二兩。元肉丸。空心白湯送下。

二便不通

北方黑色入通乎腎。開竅乎二陰。二陰大小便也。故腎司二便。二便不通。則腎水竭。水竭則火燥。老人便燥。多由於此。

驗案

一人厥陰腫痛。小腹作脹。醫用承氣下之。又用五苓利之。遂大小便不通。予診之。病在厥陰。真寒症也。誤用下利。陰盛隔陽。大便空者。小便利。用乾薑、肉桂、枳殼各一錢。升、柴各五分。吳萸三分。煎服。大便行。又用升麻、甘草梢各三分。吳萸二分。乾葛、赤芍、炮薑、肉桂、檳榔、木通各一錢。小便通而愈。

一人大便十日一解。小便短少。面上發癬。此陽氣下陷。下焦化燥火也。用補中益氣湯。倍歸身、加紅花、丹皮、黑梔子。升陽潤燥。消下焦之熱而愈。張東扶曰前後分通亦是一法世醫雜施妄治當以此爲法

慎齋遺書

卷十

明 江東 周之幹慎齋著述
後學 曹赤電炳章校點

耳

耳病。少陽證也。足少陽支脈。從耳後入耳中。少陽爲相火。宜清之。

驗案

一人耳聾。服益氣湯、十全湯。病愈後。喉中作癢有痰。一二月復耳鳴。診之脈浮滑。此痰氣留於脾胃也。無火不動痰。用補中益氣湯。加黃柏三分。菖蒲一分。

一人耳癢。胸膈飽悶。火鬱於少陽膽也。用柴胡、半夏、黃耆、白芍各一錢。人參、甘草、紫蘇、陳皮各五分。薑棗煎服。以散火固表。

一人久勞。腰痛耳聾。心胸不開。嘗有火發。六味湯加細辛二分。菖蒲三分。煎服。

目

目痛。血熱有火。用當歸、生地、柏子仁各四錢。蒺藜、甘菊各二錢。杞子五錢。黃柏五分。川連、黃芩各三分。生薑三片。燈心二十段。竹葉二十片。水二碗。煎一碗半服。

目脹高出寸許。出膿血。名曰目欝。因脾胃不能生金制木。肝邪上乘於目也。初起。黃耆當歸補血湯可治。若日久。宜耆以保肺扶陽。茯苓去脾中溼熱。木賊疏肝。歸身養血。白朮扶脾。陳皮醒脾。木香以通之。川芎以行之。桂製芍以斂之。可安也。後再以逍遙散調之。老人眼昏。因肝熱葉枯。膽汁減。宜資心火以補肝。用生薑、陳皮、細辛補之。芍藥、大黃瀉之。目疾因脾胃有痰飲。漬浸於肝。久則昏眩。神麯四兩。硃砂一兩。煅磁石二兩。蜜丸。米飲下五十丸。日進三服。一方加夜明砂。

驗案

一人喪子悲哀大過。兩目腫痛。用獨參湯而愈。蓋悲哀則傷肺。金虛則木寡於畏。

○肝火上逆而目痛。人參補肺。肺旺則木沉火降也。

一人六月間勞役過度。患左眼痛。白珠紅如血。皮腫厚難開。攣肉攀黑珠。足冷過膝。當面不見人。諸藥不效。予診之。心火乘脾也。用杞子、柏子仁各五錢。歸身、生地各四錢。甘菊、蒺藜各二錢。黃連、黃芩、黃柏各二分。竹葉十片。生薑三片。大棗二枚。十帖愈。

鼻

鼻塞。用華澄茄、薄荷、白芷三味。同煎服。

鼻中塞壅。涕出不已。氣不通。用辛夷、細辛、藁本、川芎、升麻、木通、防風、蒼耳、羌活、白芷、甘草。薑水煎。

鼻流清涕。過夜結成長條似葱白。此腦寒胃熱也。宜白芷、辛夷、荊芥、連翹之屬。

鼻流濁涕。名曰鼻淵。膽移熱於腦也。宜小柴胡湯。外用吹藥。

牙

牙根爛。非胃火也。因腎水不足。太陽膀胱之火。橫行而與心火合熾者。須瀉心湯加減主之。

凡陰虛火動升上齒痛者。四物湯合升麻葛根湯。

舌

舌出寸許。冰片點之卽收。

大人小兒舌下腫重舌。痰湧難言。硼砂、硃砂、樸硝各五分。冰片一分爲末。蜜調敷立效。

牙根腫。口難開。用巴豆打油於草紙。將草紙燃條點火吹熄。用煙熏鼻卽開。開用樸硝一錢八分。蒲黃屑四分。僵蠶四分。牙皂一分。冰片一分。共末吹。

喉口

吐血後氣逆喉痛。茯苓補心湯主之。

喉中生蛾。痰湧喉痛。膽礬三分。硼砂二分。滾水調服。外用吹藥。

人中白一錢　硼砂五分　膽礬三分　冰片一分

共末吹。

實熱口內生瘡。煩渴頰痛。藿香七錢。石膏、梔子、炙甘草各五錢。防風四錢。共末。每服三錢。水煎服。

大腸脈實口瘡。生薑、陳皮、竹茹、黃芩、梔子、白朮各五錢。桂心一錢。茯苓、芒硝、生地各二錢。棗二枚。水煎服。

舌口生瘡。咽喉腫毒。用薄荷頭末二兩。川芎頭末二錢。甘草頭末二錢。砂仁頭末一錢五分。蜜丸含化。

驗案

一人喉痛痔痛。六脈沉遲。此胃氣不充。水不濟火也。蓋釜底之火不生。則脾不運而水源不旺。不旺則寒而虛火起矣。故有喉痛等證而脈遲也。必須溫其釜底。則水暖而上升。津液得潤。而浮游之火自平。諸證可安也。故六味不如八味。再加起脾之藥自愈。大凡補藥。不論上中下證。必先以起脾爲要。脾爲後天生生之本。本

立則諸病自退。況病在腎。不先於脾胃著意。縱有生水之功。而無防水之法。則效不捷矣。

妖媚

天下之大。何物不有。有鳥獸草木之妖。有土石器皿之妖。有人妖。有鬼妖。妖不一種。總由人心所致。過則傷神。神傷則魂病。魂藏於肝。則肝脈現。初當弦。後當散。弦則傷昧。散則命亡。弦而未散之時。速用逍遙散。加菖蒲、遠志、棗仁服之。再用雄黃、辰砂、白芷爲末。津調搽於七竅固身。房中多燒降香。誦讀易經。再自正其心志。而邪可祛矣。

邪犬

犬感陽毒之氣而邪。人身心爲陽。被傷則驚氣入心。心逆傳於肝。肝逆傳於腎。腎與膀胱爲表裏。心與小腸爲表裏。膀胱接連小腸。而屬太陽。故膀胱爲毒之道路。毒聚道路則成形。最惡之候也。初傷時用蚯蚓泥、輕粉、甘草末調敷瘡上。乾則鹽

水潤之。瘡內生狗毛。卽愈。再掘地丈餘。取地漿調甘草末多服。蓋甘寒之味。可解陽邪之毒也。然必三年不聞金鼓之聲。方能不發。

婦人雜證　經水

經行腹痛。愈痛而經愈多。至於痛死者。係火之搏擊。宜行血散火。令脾能統血。然不兼之以破。則火不散血無由而止也。用黃芩芍藥。所以斂血。用歸身、川芎、白朮、茯苓。理脾益血。益母草破氣中血。延胡索行血中氣。香附開鬱熱。虛則加人參。蓋理脾則血能統。散火則血可止。氣滯加砂仁木香。勿用生地、熟地。調理經水。莫過八珍加益母、香附、延胡索。

種子夫婦可服兎絲子一觔。酒煑爛搗成餅。晒乾。㓘米一升。炒熟共末。空心滾湯調服。

逍遙治婦人潮熱。惟經水適來則可。其餘潮熱。陽生陰長之法治之。

月經不通。或不調。活經湯。當歸、赤芍、檳榔、白芷、吳萸、小茴、牛膝、丹皮、紅花各八分。如不效。加木香、木瓜、半夏、延胡索。

經水鮮紅。筋急胸痛。脊骨強痛。宜柴胡調經湯。炙甘草、歸身、葛根各三錢。獨活、蒼朮各一錢。藁本、升麻、羌活各五分。柴胡七分。紅花少許。空心服取微汁。

斷產永不生。山查、芡實、蓮鬚、熟地、茯苓等分。金櫻子、蓮子、杞子米糊丸。空心鹽湯下。

又方。象牙屑三分。酒調常服。三年不生。一二日服一次。永遠不生。

婦人血精血塊經閉。莪茂、三稜各一兩。熟大黃一兩。丸如菉豆大。每服一二十丸。白湯下。

驗案

一婦下午寒熱。氣撑腹痛。惡心盜汗。經不通行。醫人作血枯治之。予診之。乃立案曰。此非血枯也。若枯而至經不行。其人豈能久存耶。不過血滯耳。發寒熱者。血滯不行。陰陽不和。窒塞於肌膚之間也。暮屬陰。血亦屬陰。下午熱。陽氣行至於陰分而熱也。氣撑腹痛。飲食不進者。脾無血養。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而中焦之氣塞也。惡心胃不消食而邪火上熾也。盜汗陽氣不固。當睡時而逸出也。蓋氣能行血。陽

能生陰。此證因陽氣不固以致血滯也。用四君子以治氣。氣裕而血自行。加首烏、烏藥以治血。則血自旺。稍用陳皮醒脾。而去滯自安。

一婦生子已五年。月水停而不來。寒熱嘔吐。筋骨疼痛。六脈弦。左關尺更甚。此係肝不藏血而火發中焦。肺被閶隔。不得行下降之令。而腎氣亦弱不能制火也。蓋肝不藏血。血積不行。皆因腎不升而肺不降耳。行氣之中。宜兼行血。肉桂行血之味。斷不可少。況此證係腎之脾胃虛。若非肉桂以溫腎。腎之一陽何由而升。腎不升。肺何由而降。金水不能相通。則三焦之氣不得上下。血終瘀積而諸病未能安也。

血崩

凡血崩。血脫宜益氣。先以補中益氣湯。減當歸。加炮薑。腰痛加杜仲、續斷。後用十全大補湯。少加血藥。微加陳皮開之。

凡血崩。先多後少者血熱。先少後多者腎虛。蓋腎主二便而司開闔也。病後見崩。不屬於腎而屬於脾。人參、黃耆各七分。甘草五分。白芍一錢。炮薑、五味各四分。熟

地八分。煎服。

血崩二三七不愈。保元湯加阿膠、續斷、杜仲、艾葉煎服。

血崩。黃耆醋炙黑色。熬膏服。有效。又香附二兩。槐黃四錢。蓮子殼燒存性三錢。老米糊丸。米湯下。先用山藥三錢。爲末酒下。服至五兩後。始服丸極效。

血崩。昏蠶沙一兩。阿膠一兩。伏龍肝五錢。共末。溫酒下三錢。以醒爲度。

血崩後。血積成瘕。威靈仙一兩。南星、甘遂、白芥子各五錢。伏龍肝一兩。麝香六釐。共末。丸重一錢。硃砂爲衣。臨時酒化服。三五次卽愈。此病痛不可忍也。

驗案

一女下血不止。此脾不能統血也。若專治脾。又難見效。蓋血旣下行。則下焦小腸膀胱皆不固。而心火爲之不寧矣。心不寧則邪火溢於小腸。血不能升而下行矣。下行則膀胱之氣不升。而濁氣凝滯。故血行於下焦也。宜歸脾湯調之。

帶下

白帶屬脾肺兩虛。宜溫肺養脾。治之不早。必變潮熱等證。治之最難。宜保元湯溫煖肺氣。腹中痛加炮薑。脹痛加艾葉阿膠。赤帶補中益氣湯加赤芍、紅花。赤白帶八味丸。

赤帶赤葵花。白帶白葵花。爲末酒服。

熱入小腸則赤帶。熱入大腸則白帶。皆腎脈虛也。宜用苦練子、小茴、歸身各五錢。酒糊丸。空心溫酒下。

驗案

一女人知飢餓。白帶時多時少。神思昏倦。頭暈。此乃痰之爲病也。宜大升大舉之。白朮生用二兩。人參、甘草、川芎、砂仁、陳皮各五錢。半夏、白朮、茯苓、當歸身各一兩。蜜丸。

前陰諸證

夫婦交合。陰戶痛甚。地榆煑酒服。

陰戶生瘡。諸藥不效。名小腸風。用木通、防風、藁本、枳殼、貫衆、白芷、甘松、荊芥、薄荷等分。水煎二碗。加樸硝三錢。洗之大效。如日久變菌癢極欲自死。亦用此方洗之。若體弱人用此方洗。宜先服十全大補湯二三帖。

陰戶生菌。宜大補氣血。人參、赤芍、白芷、歸身、甘草減半。蜈蚣十條。連年作痛癢不可忍。其病是蟲。用雞腿入陰戶。或用猪肝煑熟納入。亦用前方洗之。

女人乳腫痛。用鱉甲炙爲末。酒下一錢五分。三服愈。

胎前

孕婦胎前。但宜行氣。條芩、白朮、甘草、紫蘇、砂仁。有痰嘔氣加陳皮。血虛加歸身。脇痛腹中不和。肝火逆加白芍或青皮。胎墮加川芎三分。惡心加白芷。腰痛加杜仲。見血加續斷、艾葉一二片。虛加人參。腹痛去條芩加吳萸。大便不利。重加紫蘇。小便不利加澤瀉。瘧加柴胡。痢去白朮合黃芩芍藥湯。加木香、川連。瘧痢並作。去紫蘇。加柴胡、木香、黃連。臨月滑胎。八珍湯去地黃加紫蘇、條芩、砂仁。胎大加黃楊腦三兩莖。蓋破血破氣。非所以用於滑胎也。

孕婦安胎。不可用四物湯。以四物治血之有餘。不治血之不足也。孕婦惡心嘔吐者。蘇梗、砂仁、白朮。加入黃芩芍藥湯內。大小便不通。俱宜蘇梗。至於外感傷寒瘧痢。宜照常醫治。蓋婦人重身。有故則無損。毒藥無礙也。大凡因胎而有病。安胎爲主。因病而胎不安。宜治病爲急。所以重身可用毒藥也。若脈無力。胎前表證。亦宜用人參。以胎之所賴以安者氣也。

凡孕婦腹痛。煩躁有熱。白朮佐條芩。胸膈不寬加砂仁。以砂仁入脾安胃。其氣清涼。最能安胎也。倘服砂仁而仍不寬。加紫蘇。使宗氣開發。胸中自寬也。

孕婦病急。不得已用消痰洩氣。宜急不宜緩。急則易散。緩則多滯。滯則氣病反傷胎也。

胎前胸膈不寬。腹痛不思飲食。白朮、黃芩、甘草、紫蘇、陳皮、砂仁水煎服。二帖即愈。夾食去黃芩。胃脘痛去白朮。加梔子。

胎前腰痛。杜仲、續斷、共末。鹿角膠丸。酒送下。

五種安胎。破故、續斷、牛膝、川萆薢各一錢。木瓜、杜仲各二錢。蜜丸。酒下五六十丸。

胎氣不和。胸膈脹。紫蘇湯送下砂仁末錢許。

胎前瘧疾。柴胡、半夏、黃芩、甘草、白朮、首烏、青皮。瘧加人參。吐加藿香。

胎前痢疾。黃芩白芍甘草、枳殼、茯苓。胸膈飽悶加紫蘇、陳皮、砂仁。吐血加梔子。潮熱去枳殼。痰多不必治痰。增白朮。嗽加五味。口乾加麥冬。不睡加棗仁。心煩加茯神、元眼肉。癲癇加遠志、茯神、棗仁。吐瀉四君子加薑汁陳皮。頭暈加四物湯。

初孕二月。胎氣不和。肚腹膨脹。口吐清水。白朮、黃芩、紫蘇各一錢。香附、桂皮各二分。甘草、藿香各一分。薑水煎服。忌生冷。小便不利加赤芍、車前。嘔甚加炮薑。腦痛加川芎。潮熱加柴胡、前胡。

五六月胎漏下血。小腹緊急。歸身、白朮、條芩各一錢。人參三分。藿香五分。熟地、柴胡、紫蘇各八分。艾葉二十片。薑水煎溫服。

七八月肚腹刺痛。小便漏血。黃芩、白朮、梔子、甘草、柴胡各八分。人參三分。燈心薑水煎。

七八月乳腫痛。名哺內吹。

孕婦嘔吐不食。諸藥不愈。用烏藥爲君。沉香次之。人參、甘草又次之。研爲細末。生薑切片約一分許。粘藥入口咬爛。去薑渣嚥津液。及至丹田。過一時。又如前法。三

次卽愈。

孕婦蝦蟇溫起。連瀉一二日。午前冷汗出。午後寒生則熱。不時頭暈。腹鳴無奈。此痰與火相攻也。用白朮、黃芩、白芍、甘草、砂仁、澤瀉。

孕婦手足腫。宜安胎調氣。用歸身、白朮、木通、防風、蒼朮、赤苓、猪苓、桂皮、甘草各八分。

驗案

一婦遠行而歸。胎上衝心而痛。坐臥不安。諸醫作死胎。用蓖麻、麝香欲下其胎。予診之。問醫何證。曰兩尺脈絕。死胎也。予曰。死胎有辨。如面赤舌青。子死母活。面青舌赤。吐沫者。母死子活。脣口俱青。母子俱死。今面不赤。舌不青。則胎不死。衝心而痛。乃子懸也。用川芎、白芍、歸身、紫蘇、陳皮各一錢。人參、甘草各五分。生薑三片。葱白七寸。煎服。胎下而安。

難産

難產宜靜以待之。切忌動手。用當歸、白芍、牛膝、人參、五味、黃芩、杏仁、貝母、知母、黃耆各八分薑水煎服。若血水歇。兒得水必動。交骨不開。芎歸湯加髮一團。龜板一枚。

難產散。人參、炮薑、肉桂。水煎。胎逆下。用鹽塗脚心。收生婦手略托。令產婦吸氣一口而出。又方用兔骨髓一個。麝香三分。每丁香一粒。乳香三分。共末丸。陰乾。臨產酒服一丸。又用魚膠五錢。炒成珠。穿山甲（用背脊）二錢。炒成珠。爲末。滾酒下。產婦不可睡倒。用布挂起兩脇。卽產。未產常宜運動。用伏龍肝一兩。人參二錢五分。乳香、沒藥各五分爲末。十五歲起用一錢五分。酒調服。二十歲一錢六分。餘一歲加四釐。加多不效。下死胎。伏龍肝一兩。甘草湯調服。胞衣不下。醋調納臍中。內服加味芎歸湯。

胎死腹中。交骨不開。或五六日不下垂危者。用當歸、川芎各一兩。生男婦頭髮一握。燒存性。自死龜殼一個。共末。每一兩水煎。頁久服。不問生死胎皆下。

驗案

一婦胞衣不下。用人參湯送下砂仁末錢許。一日二三次。三四日胞衣爛出。其婦無恙。

產後

產後宜大補溫煖爲主。血脫益氣。溫煖則血行也。調補氣血。理脾而血藥次之。雜證多端。不必治也。小腹脹。用益母草、肉桂、木香、延胡索。行經作痛亦效。若服丹皮、紅花等藥。而瘀血不止者。只宜溫中。中氣足而血自下也。產後腹痛理中湯。惡寒加肉桂、炮薑。肉桂大熱可用。大寒可用。寒熱交作。氣血兩虛也。十全大補湯。虛弱保元湯加炮薑肉桂。

產後但見吐瀉。俱屬脾胃。一二月間有病。宜保元。四君加薑桂。腹脹痛。血不行。加吳萸少許。有痰不必理痰。大補溫煖則痰自化。

產後腿痛甚者。四物湯共一兩。加羌活、肉桂二錢煎服。

產後前陰脫。宜溫中。人參、肉桂、延胡各一錢。炮薑、甘草各八分。血得煖則行。調理十全大補湯若作瀉後陰脫。保元湯加炮薑。切忌寒涼。

遺尿不禁。龍骨、文蛤各一兩。爲末。人參湯服。陰戶不閉。十全大補湯加五味斂之。

子宮不收。補中益氣湯。加醋炒白芍、半夏升提之。

產後昏暈。不知人事。痰盛。川烏、歸身、肉桂、人參煎服。血下自愈。調理十全大補湯。

婦人分娩。半產漏下。昏冒不醒。瞑目無所知覺。因血暴亡。心去血神無所養。心與包絡。君相火也。得血則安。亡血則危。火上熾令人昏冒。火勝其肺令人不醒。是陰血暴去。不能鎮撫也。若用寒涼。是血虛瀉氣。陰虧瀉陽。兩傷之也。宜補血生血。心得血養。神不昏矣。紅花三分。蔓荆、細辛各五分。生地、熟地各一錢。藁本、川芎各一錢五分。防風、羌活、甘草、當歸各二錢。白芍三錢。共末。每服五錢。水煎服。

凡婦人乳不至。係膽虛不足。用通草二錢。穿山甲一錢。木饅頭一枚。三味共末。入猪蹄湯內煮爛喫。再不至。加急性五錢必效。

驗案

一婦三朝即洗浴。六脈浮大數。而左更甚。用補中益氣湯。加防風、羌活。未全愈。此裏虛表實也。改用保元加歸、芍、炮薑而愈。

一婦產後二日。血止腹痛。痛而欲按。用人參三錢。同肉桂、炮薑、吳萸煎服。瘀血自行而愈。

小兒雜證　發熱

者。腹脹痛悶胸痞欲吐也。熱氣熇灼者。內受風熱。涸燥閉塞也。宜膠蜜湯。

大便閉。邪熱入裏者。胃有燥糞也。三焦暑熱者。津液乾枯。大腸夾熱也。宿食留滯

膠蜜湯

葱白三莖　阿膠　生蜜

煎熱去葱。食前服。柄章按葱蜜合用有毒服之殺人　潮熱因暑熱用柴胡炒黑。甘草、滑石、燈心、薄荷。水煎服。

小兒身熱作瀉。用四君子加白芷、黃耆服。或加炒松花三分五味七粒。傷食用草果煨熟去殼。再研炒焦爲末。每用半匙。入口以呷之。白湯亦可。

傷寒時氣。熱極發黃。昏亂難言。不省人事。宜紫金錠子。

紫金錠方

五倍子　雄黄　山慈姑淨肉各二兩　山豆根一兩

共末杭米糊和成。石臼内杵千下。每服一錢。薄荷湯下。

吐瀉

吐乳。用紫蘇、甘草、滑石等分。水煎服。

夏月洩瀉。甘草、滑石、白朮。水煎服。入砂糖一匙。

吐瀉脾土虛弱者。參苓白朮散。有積加史君子。腹不和加木香。看病表裏。加引服之。

小兒作瀉日久。必致發驚。蓋久瀉脾土虛。不能生金。金衰則木旺。肝氣逆而不下。驚之所由發也。

久瀉用豆蔻一枚。切開入麝香五釐在内合定。麵裹煨熟爲末服。

又方白芷、炮薑爲末。蜜丸納臍中。油紙蓋。熱鞋底熨即止。又用柿餅熟吃立止。

又方。五倍子爲末。醋調納臍。

又方。生薑四兩。香油四兩。鍊丹二兩。熬膏貼臍皆效。

小兒過食水果麵食。腹脹身瘦。善食。遍身水腫。洩瀉膿血。用鍋焦二分。馬豆一分。爲末。久服全愈。

小兒作瀉。服利藥太過。致渾身熱甚。喜臥冷地。蓋因利腎虛而肝火起。胃中燥也。用松花炒黑一錢以安腎。腎水足而火不起。紅麯炒一錢。安胃消食。則生發之氣旺而病愈矣。

瘧疾

小兒瘧疾。半月不止。用四君子加柴胡、青皮。

瘧痢久則脾虛不禁。用酒煑白朮焙乾爲末。神麯丸。元眼大。硃砂爲衣。米飲化下。無汗用臭草根搗擦。取微汗而愈。有一月不愈者。乃血熱也。用何首烏五錢。青皮二錢。空心服。

痢久不止。炮薑、紅麯二味煎服卽止。紅麯微炒溫中。炮薑炒黑涼腎也。

驚疳

小兒不時發驚。乃肺虛不能平肝木也。用五味、肉桂、人參平之。

急驚用鐵衣針砂。非但化涎鎮心。且可抑推肝部。驚而吐瀉。丁香五分。白朮一錢。肉果七分。共末。薑湯下。

急驚脈剛急。金棗丸、琥珀丸。皆可服。

金棗丸

天　麻米炒三錢　枳　殼酒炒　牛　黃各一錢　劈　砂

塊雄黃　槐　角各二錢　麝　香七分　膽　星三錢

半　夏薑製三錢　皂　角酒炒一分

用棗肉二兩。巴豆六粒。同火煨。煨熟。去巴豆。用棗搗丸。如黃豆大。硃砂爲衣。隨證用湯化下一丸。

琥珀丸

天竺黃　僵　蠶　雄　黃　鈎　藤

天　麻　柏子仁　益　智各五錢　珍　珠

琥　珀　膽　星薑汁炒　牛　黃各一錢　麝　香五分

全蝎去頭足二十個　竹節白附子大者三錢　冰片三分　蜈蚣一條

犍猪爪四枚

共蜜丸。金箔十張爲衣。隨證用湯化下一丸

慢驚一證。小兒最劇之候也。蓋因三藏受病。先後天皆傷也。腎藏精主恐。肝主氣主動主升。心主脈主驚。驚者心氣動而肝隨以升。腎氣爲肝氣吊動而精氣亦隨之而丼於上。則腎精不藏矣。精不藏則下虛。肝氣升則上實。故驚證腎無不虛而肝無不實也。痰者精氣之變也。精丼於上而爲痰。得肝火扶之。內而心胸上下。外而經絡手足。無非痰氣矣。蓋肝主氣。心主脈。腎主痰。心肝腎三經之證。而心肝腎三經之經絡。皆痰之道路也。然猶易治也。只須用薑桂斂而下之。兼用通經清水之劑卽安矣。所以易治者。脾氣尚能運動而藥力可行。升降之機猶在我也。若一傳於脾則難矣。脾氣滯於痰則胃不運。胃不運則後天之氣病。而先天之虛處更無所生。則腎精益枯。腎枯則肝火益起。火益起則痰益盛。痰盛則四肢九竅百骸。無非痰氣閉塞。而生機息矣。不死何待。所可恨者。人但見痰害之甚。而一以消痰爲事。消痰固好。奈不消其本而消其末。是猶抱薪救火也。以消痰之劑。皆傷脾胃

伐胃耗元之味耳。故遇急驚。其證實。其來路淺。治痰而痰易退。雖不合法。然猶以逐一無能小賊。尚易除也。至於慢驚。則根深勢猛。倘不從其來處著力。而亦以逐小賊之法治之。是使激其怒而行性也。豈可救治哉。用藥皆宜通行下降。溫中納氣爲主。炮薑、肉桂、蘇梗、廣皮、遠志、茯神、鐵衣、甘草五味、人參之類。皆可用也。舍此而消痰。我不知其可也。

金箔鎮心丸 治慢驚

人參　茯神　紫河車　琥珀各一錢

甘草五分　硃砂　珍珠各一錢

蜜丸。金箔爲衣。

疳疾初起。乃是食鬱則爲火。甘草、薄荷煎湯送下四聖丸。久則脾虛。如大人之怯證。宜參苓白朮散。

小兒喫土米瓦灰等物。有疳蟲也。用訶子肉、白朮各一兩。史君子肉、甘草各五錢。麥芽八兩。同所好之物爲細末。白糖調服。

疳瘡溼瘡

黃柏　　黃連各五錢　　黃丹一兩水飛　　輕粉一錢

洗瘡後。以藥敷之。

溼癬

蛇床子爲末。韭根煎洗。臘猪油調敷。

東丹　　菉豆粉　　白礬各一錢

調敷。

痘疹

蓋痘本先天之氣。感父母受胎時火毒而藏於左腎者也。輕則其發緩。其流遠。故心脾肺爲易治。重則其發驟。驟則其流近。故發於肝腎者難療。初發宜溫。所以象春夏。遂其生生之意。後宜清涼。象秋冬之氣。所以符其收藏之義也。此其大略。其間有時令、稟氣、輕重、水火、寒溫、陰陽之不同。宜溫矣而反涼之。宜涼也反當溫之。其人稟賦本強。清之可發。本弱者。扶之可興。時炎也非清不流。時寒也非溫不行。

火盛凉之。水盛溫之。發於陽者清以和之。發於陰者溫以暢之。最忌者。知發而不知收。蓋發之易而收之難。收而不收者。發而過傷者也。最喜者扶而不重。顧其歸路。保其真元也。故非大風大寒固結其腠理者。毒不輕服也。非大虛大弱者。補不重劑也。治在溫凉寒熱之間。調其出入。無過不及。則得過半矣。初熱疑似之間。而辨法有四。一看脈。二看耳。三視目。四辨指。總以時氣決之。遇火多疹。遇木多痘。一看脈者。蓋痘出於左腎。疹出於右腎。如左腎尺部脈氣動。疾正逢痘發之候。則二三月前可知矣。變動而甚則近。微則尚遠。總之與傷寒一樣。但傷寒起於膀胱腑而表。痘起於腎而裏。傷寒與痘俱先看尺。但有表裏臟腑之別耳。未有此脈不變動以行其兆者。此看脈也。二看耳者。腎通竅於耳。其初發必先動於少陽膽經。木主動。膽與肝爲表裏。肝主筋。故耳邊必有青筋見於耳輪及廓者。盛則啓發近。微而淺則遠。倘微而發近。則痘必輕。此看耳也。三視目。目者五藏精華外見之所也。瞳子屬腎。腎氣欲發。必有浮光見於目。腎主水。目中有水氣。是腎氣動而欲痘也。其遠近輕重。亦以色之淺深驗之。此視目之法也。四辨指者。三焦亦少陽也。三焦之脈。貫五藏六府之經。三焦少陽屬手。其氣動必見於五指。寒者。水之氣也。故發

熱而五指獨寒者。乃腎氣見於三焦而痘之候也。此四者再以時令合之。無不驗矣。痘證養陽救陰。蓋二陽之病發心脾也。六日之前淸涼解毒。六日之後。當作虛證治之。五日之前消毒解咽喉。五日之後宜補。

人之一身以胃氣爲主。胃氣卽天氣。天氣升則地氣方化而後萬物生長。痘初出於陽而後傳於陰。左腎足。胃亦足。木行旺地。是眞陰也。氣血冲和。邪從何來。黑陷乃胃欠眞氣。邪化於火。心以血養。血被火涸。心神失守。故病歸腎。邪深因虛而起。有餘易治。不足難扶。腎防受邪。初出宜滋陰解毒。不使火土乾涸。一出暗昧。神昏氣促。帶白腰痛。非腎而何。何從救解。若解而不散。陽陷於陰分。血之陽無上升耳宜養陽爲主。不可再攻。攻則正空而邪反實。損傷胃氣。不救一也。

二陽之病發於心脾。痘以二陽爲主。已出未出。自汗吐下。雖急不可過用寒涼。過寒則眞氣受傷矣。肝腎有益。脾胃受害。再勿汗吐下焉。蓋肝氣卽胃氣。喜溼熱以養。升麻痲疹不宜用。防咽喉痛也。痘證恐灌膿之時。泄而倒塌。故用之也。小便赤而渴者。升麻葛根湯加木瓜、連翹之類。瀉而小便淸。食傷腹痛不渴。五苓、神麯、木香之類。或吐下無汗。不可妄投發表。待神至自和。已出者。宜養芽不使枯槁。宜保

元湯加芎歸。一半未出者。加前胡、桔梗、羌活之類。火盛仍熱。去保元。用消毒飲退火。如吐瀉先已傷脾矣。過用寒凉。再傷脾胃。不救二也。出一二日。大便閉結。是血枯腎無以濟也。又恐灌漿時喉痛而洩。痘不起發。宜早行清凉。重用芎歸幷消毒飲。痰涎壅塞甚狂言。加石膏。便閉燥熱。用大黃。若早用補法。必成內攻。不救三也。或外有斑疹。是表實而風熱鬱於血分也。宜蘇葛湯。重用前胡、桔梗、羌活、防風、連翹、荊芥、蟬退、紅花、牛蒡子。邪從表散。若盡用寒凉。血凝氣滯。陰無陽生而變黑。不救四也。三五日。其痘紅紫。四物湯幷解毒。疎痘全在前胡。熱盛必用沙參。如盡用寒凉。反逼邪傳內。不救五也。四五日。賴胃助生發之氣。非善食即無滋潤也。如無他證。用保元、芎歸。仍熱盛。用消毒飲。加前胡、沙參。小便不利。加木通。未曾服藥。宜用疎解。方可用補。補亦不宜過。如過用寒凉。陷胃無生發之氣。至八九日灰白癟塌。喉痛嘔惡。非胃病而何。不救六也。

六七日陰中之陰。盡付於外。而內則空虛。如鍋中甑內之氣。妙不可言。陽長一分。陰長一分。用芎藥使血歸護。保元加芎、歸、肉桂。再用白芷、木香行滯。不可太用熱藥。恐涸而火起。至不救七也。

八九日氣血盡歸於外。則內虛無疑。如膿黃蠟色。不須治之。若瘡嫩淡白。保元、白芷養陰。丹醫後乾燥發熱渴盛。宜救津液。恐津涸陰絕。不救八也。

九十日上體真結痂、下體不至則瀉不必憂之。陽復內回。氣血下達。不比六七日起灌之時可懼也。保元、四君之類。反用寒涼止塞致不思飲食。不救九也。

十二三日邪已結完。宜氣平回陽面上真痂下多水泡。四君、山查利之。面上湮疤。遍體發毒。保元合四物。加銀花、連翹之屬。或血泡。或舊瘡成坑不收。更加發熱胃無生生之氣。陽亢陰絕。不救十也。

凡小兒痘證發熱。蘇葛散一劑。令其表和。見點消毒飲。血藥隨證加減。

凡痘初熱之時。即宜葛根湯。蓋痘發於陰分。從陽引陰。此爲至當也。

痘因表藥太過。遂至不發。用理中湯一吐。其痘盡出。

凡痘脣口破裂。口乾不渴。的係血燥。用芎歸湯加連翹。或四物加蓮子之類。大便

閉。只養血爲主。

痘起灌膿。飲食不進者。紫蘇湯。磨山豆根服之卽開。外痂薄宜滋潤之。洩瀉寒戰咬牙腹痛。宜異功散。

痳初出於陰而傳於陽。人之一身。惟火甚速。肺金居上。畏火者也。脾土居中。畏木者也。火炎上則肺有虧矣。火宜發之。疎通血脈。滋潤皮毛。而肺無傷。則左腎足。木得其潤澤。肝血潤則脾血藏。脾陰又何傷乎。脾通血脈。胃主四肢。胃氣上升。肺津乃降。滋生元氣。萬物生長。心之神化。脾得其眞火化從何起。蓋火是邪。邪從虛起。有餘易去。不足難扶。未出之先。肺先受邪。當發其表。邪從汗散。假如求汗不至。或汗多疹或隱。或見凶。皆是元氣不足。脾虛不統故也。當補脾陰之不足。血藥之中。少加參桂。亦無害也。庸醫未見其理。謂痳宜清涼。痘宜溫補。痘有先清後補之別。則痳無有溫之之意。求汗不至。不可再攻。攻則化而爲火。肺熱無救一也。未出或已出。自汗吐下。眞氣已傷。脾肺先受害也。痳以二藏爲主。切宜斟酌。再無汗吐下也。胃喜溼熱而上升。清氣下陷。小便赤而渴者。葛根、前胡、桔梗、甘草、牛蒡、連翹、木通之類。或飲食所傷。腹痛洩瀉。小便清而不渴。屬寒。五苓加神麯、山查、砂仁之類。

或吐下無汗。不可再攻。宜緩候。待養得神至自和。不可不察。元氣虛弱。照依常例行之。醫死而不悔者多矣。自經汗吐下者十餘日不退。久病無陽。宜陽生陰長。四物加參可也。熱甚加沙參。不可過用寒冷。過用則脾氣絕。二也。出作二次而不齊者。已出者宜養芽不使枯槁。用芎、歸、赤芍、木通。未出者宜表。蘇葛加前胡、桔梗、牛蒡。喉痛加元參。或血經妄行。宜犀角地黃湯或升麻葛根湯加沉香、梔子、連翹之屬。切莫忘陰而攻表。以成陰血動三也。痲不宜發綻。綻者凶。亦不宜隱。隱而不現無神者。斃。出未至足。便作出盡。不行消毒。純用寒涼。使裏血凝滯而陰不發越。熱傳於血室。或吐或下。或熱鬱於內。變成疳勞。或一月二月而安。或傳於至死。四也。已出三四日而不沒者。內有熱也。四物加芩、連、梔子、木通。七八日後有熱。內虛而邪盛不散。當扶正以却邪。宜養陰以滋脾肺。使無剋勝。黃芩、白芍、燈心、人參、沙參、天冬、麥冬。當歸、山藥、蓮子。煩加竹葉、棗仁。看輕重加減治之。不養陰而誤滋陰。五也。痰涎湧甚。讝語發渴。屬裏。宜救陰。宜白虎湯。若用消毒飲疎散正氣。肺絕而亡。六也。大便閉。經血燥。宜用芎歸湯。加紅花、麻仁。因血虛不能養肝。胃氣不能上升故也。而反用柴胡瀉肝血致腎絕。七也。出一二日滿口細瘡。全無空地。火鬱宜發

之。消毒散加甘草、桔梗、牛蒡、木通、連翹。如反純用寒涼。逼毒內攻入也。醫後口內黑點瘡者凶。恐胃爛不治。或一月半月餘熱不退。發渴屬虛。宜生脈散。兼四物湯。調養氣血。不致乾涸。但久病無陽。莫依常例治之。致脾虛不食。或四五六日口舌硬瘡。變成疳疾。或致胃爛。宜消毒甘桔加元參、沙參、炮薑。如反用白虎。損傷胃氣。九也。痲後痢。只因脾虛不醒。宜用芎歸。白痢煨生薑。赤痢香連丸。切莫大下。瀉痢不愈。宜大補氣血。若大下則洩盡元氣。黃脹而死。十也。

發表一節。冬用痲黃、羌活、白芷。并消毒飲。春夏用蘇葛湯。加連翹、甘草、桔梗。喉痛加牛蒡。四季前胡、貝母不可缺。升痲恐升其毒湊咽。不可輕用。若患洩瀉則氣下陷。宜用之。嘔用陳皮、貝母、薑汁、竹茹。前後咳嗽乃風寒所感。宜表中却邪。過於清者。絕胃家生發之氣。過於補者。動胃火。二者皆非疹之正治。惟補陽中之陰。隨證施治。莫偏於寒。莫偏於熱。則元氣足。易起易發。若元氣衰則毒鬱表。表熱而火土涸。真陰絕而不救矣。

凡毒皆血氣不足而成。氣血凝滯。毒之所由發也。在初解散。三五日後調補氣血。若寒涼太過。則胃氣受傷。不可救也。脈洪滑粗散者難愈。微澀遲緩者易痊。

治無名腫毒方

人　參五錢　黃　耆一兩　肉　桂二錢　大　黃五錢　麻　黃二錢

水煎服。

面爲諸陽之會。邪所不容。面上生瘡。是邪陽勝。正陽虛也。

治發背諸般腫毒效方

大　黃三兩　貝　母　連　翹　白　芷各一兩

爲末。每服三錢。陳酒送下。以醉爲度。

楊梅瘡。宜十全大補湯。每味各一錢。加土茯苓四錢。金銀花二錢。多服。

痔瘡。用兔屎、乳香。共末。酒服。日三次卽愈。又用水楊梅不拘多少。煎水洗三五次。立去。

痘癰。芝麻炒烟盡。帶白色搗成膏敷卽消。

凡口內大小便出血者不治。

驗案

一人背瘡不收口。用鮮黑魚皮蓋之。日三四易。卽收口。

一人痔瘡失血過多。面黃。此脾氣下陷。宜升陽爲主。補中益氣。加五味三分。細辛一分。

一人遍體風癬。寒熱往來。用歸身三錢。赤芍三錢五分。甘草、白芷、苡仁、神麯各一錢。服三十帖愈。

愼齋遺書終

（清）石壽棠 原著

醫原

中國醫學大成

醫原提要

清、石芾南撰。芾南字壽棠。安東人。舉存廉。其家事醫學歷七世於茲矣。其先君爰爲壽棠立課程。朝而儒。夕而醫。歷數十寒暑如一日。其父體弱。醫藥不離。每侍疾時。與醫家參以診劑。輒頗得效。自是尤三致意焉。咸豐九年與十年間。復以南北烽烟逼近鄉里。邑侯延先生倡辦民團。每於夜巡稍暇。人靜更闌。重述先子之緒言。因彙前賢之全說。凡四閱月。得醫原二十篇。其立論在先識人身內景。臟腑形質。營氣衞氣。五行生尅。陰陽治法。百病提綱。望察神氣。及手足陰陽表裏之義。聞聲察證。問證求病。切脈源流。內傷大要。濕氣論。燥氣論。傷寒論。兒科論。用藥大要論。醫宜識字論等。標本虛實。無不洞悉原委。深中病機。有論無方。脫盡窠臼。視世之拘拘然守成方者。相去奚啻霄壤。實爲習醫必讀之書也。石氏留耕書屋原板印未有年。已湮限不傳。爰爲重校付刊。

吳序

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陰陽者。術數之本。術數者。陰陽之著。而非知道不能。醫可易言乎哉。醫之道。譬若宮牆。辨虛實審寒熱。其門徑也。門徑苟差。何由升堂入室乎。世人涉獵方書。講求形證。自以爲能。是猶寢饋於門戶之間。不復知有堂室矣。而或者高語內難。虛言賾要。則又如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奧窔之間。畢生莫睹。二者雖異。其弊則均。蓋人之生也。有原則。其所以病。亦有原。明乎其原。而後鍼石之投。湯液醪醴之設。非臆度而懸揣。而因得收效於一時。不然毫釐千里之差。生死呼吸之所繫。醫顧可易言乎哉。石子芾南。余初識之於京邸。恂恂若無能者。嗣聞其善醫。視其方亦似與人無殊特者。而應手輒效。叩之以其故。則曰世人習用之方。大率類此。而輕重之準。剛柔之質。先後之宜。非識者難言之矣。客冬以團練之役。訪之於漣城。就詢時務。雖一鄉一邑之設施。而洞見癥結。因地制宜。亦如隨證立方焉。洵醫國之妙手。而非無本之談也。因求其所著醫原讀之。本末貫串。文字昭晰。可以一見瞭

如。而欲窮就義蘊。輒有望洋之嗟。信乎能達其原。而歧伯之奧旨。仲景之祕恩。中法西法之妙用。一以貫之矣。夫欲上太行必恃車馬。欲導積石必恃舟航。世之掇拾類書。強記藥性。衣食於醫者。或無取乎是書。若立志活人。而欲進於古之知道者。則是書實醫家之車馬舟航矣。故亟慫慂付梓。而書數言於篇首。以告世之學醫者。

時咸豐十有一年辛酉夏月清河愚弟吳昆田謹序

張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凡道之所分寄。亦必探原於天。醫其一端也。蓋天之道。不外陰陽五行。稟陰陽五行之精氣。而人生焉。感陰陽五行之戾氣。而人病焉。然非見道之儒者。又孰從而探之。吾友石子芾南。淮北名孝廉也。才識既高。學術並茂。其於五子之書。百家之論。莫不探微抉奧。體用兼賅。而又以其餘力。考歧黃闡內難。陰陽有辨。五行有分。耳目口鼻之司。肌膚筋骸之會。動靜燥濕之宜。凡和緩之所未發。倉扁之所難言。莫不因人見天。葆其天之所本有。治其天之所本無。以人治人。實以天還天而已。吾與石子交最久。叩其學甚深。他日嘗惱醫家之不通儒術。率皆昧於其原而僅逐其末也。著醫原二十篇。因病之原。探醫之原。並探其原中之原。披閱之下。益信石子之學。爲有原也。乃或者曰。醫小道也。儒者亦爲之耶。夫就醫論醫。其小之也固宜。若醫而探原於天。則因醫見道。苟非學貫天人。又安能悟天人合一之旨。則卽小以觀大可也。雖然是書之成。在醫家必奉爲圭臬。在作者特出其緒餘焉耳。一旦居宰衡之任。司燮理之權。必能究致治清濁之原。而壽人

壽世。良相良醫。不難以一人收其全功。而天下亦共知儒術之大。陰陽五行之蘊。天人一原之理。無乎不在也。斯篇其石子之嚆矢也。夫是爲序。

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孟夏月同里愚弟張星亘子綿頓首拜撰

自序

余家事醫學。歷七世於茲矣。憶自入塾受書時。略明句讀。先君子卽授以醫家言。命與四子書並讀。嘗謂業醫而不讀書。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且爲人子而不知醫亦非孝也。爰爲壽棠立程課。朝而儒。夕而醫。歷數十寒暑如一日。雖習舉子業未嘗或忘。家慈又體質素弱。醫藥不離。每侍疾時。與醫家參以診劑。輒頗得效。自是尤三致意焉。年來公車栗六。迄無暇時。復以南北烽烟。逼近鄉里。邑侯延余倡辦團練。每於夜巡稍暇。人靜更闌。重述先子之緒言。因彙前賢之全說。凡四閱月。得醫原二十篇。非敢以言壽世也。但求無負先人之意。且敬承世業云爾。嗚呼。父書幼讀。愧守箕裘。庭訓未忘。感深風木。此則有益增余慟者矣。

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仲春月上浣安東石壽棠芾南書於留耕書屋

張序

昔外父章次柯先生嘗云。萬事萬物。各有其原。儒之道原於孔孟。醫之道原於岐黃。岐黃之靈素。乃醫書之大原也。漢之張仲景深參靈素之秘。人稱南陽醫聖所傳傷寒金匱。後世奉爲圭臬。晉唐以下。代有傳人。著書之多。汗牛充棟。其上者各得仲景之一體。其下者惑世誣民。離經畔道。猶吾儒之有僞學也。俗士不察。利其淺近。爲衣食奔走之計。貽生人夭札之憂。醫學之衰。悉由於此。汝其愼之。亂佩之不敢忘。近得石孝廉醫原一書。其立論在先識人身內景。臟腑形質。營氣衞氣。五行生尅。百病提綱。及手足各經陰陽表裏之義。次及內傷外感。兒病女科。標本虛實。無不洞悉原委。深中病機。又次則述及藥性。有論無方。脫盡窠臼。視世之拘拘然守成方者。相去奚啻霄壤。亂不敢謂比諸古人之書奚若。若近世之嘉言三書。靈胎六種。可謂如驂之靳矣。嗣又得吾郡徐明經所著醫學舉要一書。論六經則條分縷析。論時邪雜症則語簡旨賅。治法悉合乎機宜。論方不流於偏僻。其醫案數則。精思所到。彷彿古人。雖不逮石氏之精博。而其平時之精闢素靈。推原仲景。

已可略見一斑。總之石氏之書其原也。徐氏之書其委也。兩書彙集。由原竟委之謂也。當世高明之士。尚其鑒諸。

光緒十有七年季夏後學華亭張聲馳謹序

醫原目錄

卷上

人身一小天地論……一
陰陽互根論……八
五行生克論……一一
陰陽治法大要論……一四
樞機論……二〇
衞氣行度一經星經天論……二二
營氣行度一經水行地論……二四
百病提綱論……三〇
望病須察神氣論……三九

卷中

聞聲須察陰陽論……一
問證求病論……二
切脈源流論……四
內傷大要論……二二
濕氣論……三二

卷下

燥氣論……一
論張仲景傷寒論……一四
女科論……三五
兒科論……四六
用藥大要論……五四

醫宜識字論……五八

醫原

清　安東　石壽棠芾南原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人身一小天地論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於天地間。無處不與天地合。人之有病。猶天地陰陽之不得其宜。故欲知人。必先知天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蓋剛柔之質。即陰陽之氣所凝結。故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又曰。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皆天氣也。朱子曰。地居天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之包地如鳥卵之含黃天大地小表裏皆水地名地球天圓而地亦圓曰地方者謂地之德方靜而承天者也。）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此天包乎地之義也。以人言之。膈膜以上。肺與心。與心包絡。象天。膈膜以下。肝膽脾胃小腸。大腸腎。三焦。膀胱。象地。經云。天樞（臍穴）以

上。天氣主之。天樞以下。地氣主之。是以天樞居腹之中間者言之也。余以膈膜上下分天地者。以氣之輕淸者爲天。氣之重濁者爲地言之也。然膈膜以下。主之者地氣。而統之以運行者實皆天氣。匪直此也。凡皮膚肌肉經絡筋骨藏府之有形質而凝靜者。皆象地。皆屬陰。而皮膚肌肉經絡筋骨藏府之有空竅以運行者。皆象天。皆屬陽。精(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津(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涕(淚也)唾(口液也)氣(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血(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液(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猶天地之有月與水也。陽氣。猶天地之有日與火也。故曰人身一小天地。考天有九重。最上一重爲宗動天。左旋。其內八重天。(恆星天土星天木星天火星天太陽天金星天水星天太陰天)右旋。逐日爲宗動天裹之左旋。是宗動天者。乃一氣運行羣動之宗也。(中學謂天道左旋日月亦是左旋此主七政天隨宗動天以行也西學謂宗動天是左旋七政天是右旋此主七政本天之行以言之也)人之身。肺爲華蓋。居於至高。一呼一吸。與天氣相通。體極輕虛。用主肅降。肺固人之天也。不獨肺之本藏爲天。凡藏府間經絡。及內外空竅之能通氣者。皆莫非天。雖各藏府之經絡空竅。有各藏府之本氣以運行。如七政本天之運行一般。而要皆隨肺氣以運行。皆爲肺氣所貫通。肺固人之宗動天也。故曰。肺主天氣。肺氣故名宗氣。又名大氣。地居天中。人在氣

中天包乎地。氣包乎質。天地與人。同一理也。夫在天則有日。在人則有心。心繫於肺。猶日繫於天。天爲陽。日爲陽之精。肺氣爲陽。心爲陰中之太陽。天行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因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人身肺之宗氣。統心之營氣。一日一夜。五十度周於身。每日自寅始至丑終。終而復始。七日行足方與天合度。故易曰。七日來復以見天心。蓋營氣之行。必隨宗氣以行。所以十二經脈。首從肺起。每日寅時。百脈上朝於肺。人生於寅肺主天氣。其明證也。夫人周身經絡。皆根於心。而上通於肺。以迴於下。如樹之有根有幹有枝。百體內外一氣流通。運行血脈。以相出入。經故曰心生血。又曰。諸脈皆屬於心。按經絡功用不同。隱見亦異。經曰。經脈者。常不可見也。脈之見者。皆絡脈也。蓋經脈主發血。由藏府而外行。近筋骨。故肌肉厚處。按之便不覺跳動。絡脈主迴血。由外而還行藏府。近肌肉。故易見。藍色無脈者皆是。經脈由裏而外。其氣旺。旺則行速。速則有血有脈。其血赤。絡脈由外而裏。其氣緩。緩則行遲。遲則有血無脈。其血紫。西學所謂生血管者。經是也。迴血管者。絡是也。房者。心竅是也。經脈從心左下竅而生。行心左上竅而上。與左肺葉內經

脈相通。由肺回曲而下。循手經。下達足經。以入孫絡。（絡之細者）迨由孫絡以至絡脈。漸行漸緩。其色遂變爲紫。於是紫血由絡脈而行。上至心右上竅兩絡脈中。還行心右下竅絡脈。上入右肺葉內絡脈。紫血復變爲赤。（陰從陽化）迴心左上竅。還行心左下竅經脈。（右旋而行於左）復往來運行。如環不絕。經生血。故左旋。絡迴血。故右旋。左旋者。陽統陰。右旋者。陰從陽。（與河圖洛書無異）其實是一氣旋轉。並非兩氣。觀此與天之左旋速。右旋遲者。適相合矣。與天之左右旋而統歸一氣者。更無不合矣。經絡如此。藏府可知。藏府中皆有經絡貫串。以通於內外。凡可通者。皆屬天氣。六府如器更無不然。不獨賁門幽門闌門三焦之門之通天氣也。更不獨喉通天氣。咽通地氣。以上承天氣也。此身以內之天也。再以身外之天言之。經云。頭圓象天。頭爲諸陽之會。頭主天氣。天氣固也。天氣過鬱。頭重頭痛。固也。即足之至下。亦天氣所貫通。所以人病肺痿。足即痿躄不能行。外感阻遏肺氣。足即痠痛。甚則足冷。皆其證也。所謂天包乎地也。經曰。天氣通於鼻。又曰。鼻爲肺竅。一經外感。咳嗽喘滿。鼻竅即塞而不利。是鼻竅與肺最切近者也。他如心寄竅於耳。膽脈上絡於耳。腎開竅於耳。肝開竅於目。脾開竅於口。腎又開竅於二陰。乳竅下通於肝胃。臍竅後通於命門。（臍竅與兩腎中

關之命門鑰鍵相對雖各竅自有其本氣。而要皆宗氣所貫通也。請析言之。心肝腎因虛燥而耳鳴。心膽腎因濕阻而耳聾。心膽腎之本氣自病也。嘗見外感阻遏宗氣。燥勝則耳亦鳴。濕勝則耳亦聾。肝受燥風濕熱則病目。肝之本氣自病也。夫五藏之精華。皆上注於目。腎又爲五藏之根。五藏之氣之根。腎中眞陰眞陽虛而目昏眛。經故曰脫陰者目盲。脫陽者見鬼。五藏之根氣自病也。嘗見外感阻遏宗氣。燥勝則熱。熱則不能化陰外達。而目無淚而乾。濕勝則濡。濡則不能化水下降。而目多淚而爛。脾有濕熱。則口癉而生甜水。脾有燥熱。或膽經燥熱乘脾。則口苦而多煩渴。脾之本氣自病也。嘗見外感阻遏宗氣。肺陽鬱於上。不得化陰於下。亦爲脣燥口渴。腎之陽虛。不能約水。而爲遺溺。不能行水。而爲自利。腎之陰虛。不能濡腸。而矢燥結。不能濡膀胱。而溺短數。腎之本氣自病也。嘗見外感阻遏宗氣。而亦爲腸秘爲癃閉。或燥勝爲窘迫下利。或濕勝爲五泄。肝胃陰虛。無由生化乳汁。肝胃陽結。不能上通乳竅。肝胃之本氣自病也。嘗見外感阻遏宗氣。濕熱壅於血分。營衞不從。逆於肉裏。致生乳癰。其七情致傷心氣。燥熱結於血分者。則爲乳巖。凡外感燥濕種種見證。雖各藏府本氣自病。而要皆關乎肺。以肺爲羣氣之宗。天無二氣故也。不獨空

竅之大者爲然也。卽皮膚外八百萬有奇之汗空。汗空名玄府又名鬼門亦無不然。經故曰。肺主皮毛。其內傷肺氣。氣不化水。自汗氣不攝津。自汗氣不統血。氣不固精。則見自利、自汗、脫血、脫精。陰脫、陽厥、絕汗出諸證。故曰。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若外感阻遏肺氣。不得外達。又不得下降。宗氣自病。致他藏府經絡之本氣亦病。肺氣不得外達。卽見憎寒、發熱、頭痛、身痛、腰痛、手足痠痛諸證。肺氣不得下降。卽見腹痛、胸痺、咳嗽、嘔吐、喘逆諸證。感風燥、暑燥、寒燥之氣。搏束氣機。不得外達。而爲無汗。感風濕、自汗寒濕、冷汗暑濕、濕溫熱汗之氣。阻遏氣機。不得下降。橫溢而爲自汗、冷汗、熱汗。又或燥結血分而爲熱厥。濕阻氣分而爲寒厥。燥降太過。熱甚迫津。而爲火瀉濕鬱太過。氣不行水。而爲五泄。抑或爲溺塞便閉。譬如注水之器。上竅閉塞。則下竅點滴不通。下竅閉塞。則上竅壅遏不開。種種見證。皆關乎肺。肺主天氣。洵不誣也。若夫地。固承天者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胃固人之地氣也。腎乃天氣蘊蓄於地中者也。胃爲水穀之海。又爲倉廩之官。胃之發育。又藉腎之真陰真陽以與爲發育者也。故曰。腎爲胃關。又曰。四時百病。胃氣爲本。得穀者昌。絕穀者亡。又曰。營出中焦。又曰。精氣生於穀氣。又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

散精。上輸於肺。是地氣上騰也。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天氣下降也。又曰。水穀之悍氣爲衞。水穀之精氣爲營。其營血之精者。得肺氣以敷布之。入膽化膽汁。入腎化精。上行頭化腦。內行骨空化髓。故曰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皆天氣也。其水隨肺氣呼吸。攝入腸胃間微絲血絡。（即孫絡西學驗孫絡有二千餘根）以入絡脈。由絡脈過肝入心。運行遍身。由肺升出爲氣。由毛竅滲出爲汗。餘入內腎。得三焦之氣化。滲入膀胱爲溺。故曰。氣爲水母。又曰。水行天上。然水血並行絡中。而不相妨者何也。蓋血有血輪以統之者也。（按內經刺血絡出清汁便知水血並行血絡）其渣滓變化於小腸。（小腸爲火府故能變化）以傳道於大腸。是皆肺氣所統布也。是陰從陽也。夫天之真陰真陽。發於地上。以生萬物。實藏於地中。而爲萬物所由生。人身肺之真陰。下布於腎而爲水。肺之真陽下納於腎而爲火。所謂地居天中。天包乎地也。兩腎中間名曰命門。爲人身之根柢。一陽藏於二陰之中。水火互宅。在卦爲坎。肺一呼一吸與腰間腎氣息息相通。經故曰腎上連肺。至於脾。猶地上隄防之土。爲胃散精以上輸於肺者耳。肝猶地上之木。以樞轉地中發生之氣者耳。六經爲川。腸胃爲海。猶地之有涇渭。運清而行濁者耳。由此觀之。人身不誠一小天地哉。肺腎也。胃也。

非又人身所最重者哉。

陰陽互根論

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錯。萬物生焉。太極陰含陽也。儀象陽分陰也。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而陰爲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統。而陽爲陰之父。根陰根陽。天人一理也。以定位言。則陽在上。陰在下。而對待之體立。以氣化言。則陰上升。陽下降。而流行之用宏。請以卦論。乾爲天。乾之左爲坎水。右爲兌水。是水行天上也。而非水也。乃水之陰氣上升於天也。若陰升於天。而氣化之不及。則陰霾四起。而天象變矣。坤爲地。坤之左爲震之雷火。巽之風火。離之正火。是火出地下也。而非火也。乃火之陽氣下降於地也。若陽降於地。而氣運之不周。則赤滷不毛。而地象變矣。然論卦象猶虛也。請實徵諸時。試觀一歲之間。夏至以後。酷暑炎蒸。若非陰氣潛生。大雨時行。則大地皆成灰燼矣。陰氣上升。其明證也。且陰氣上升於天。得天之布濩。而陰氣乃彌綸於無際。冬至以後。陰凝寒沍。若非陽氣潛藏。水泉流動。則世人皆成殭

凍矣。陽氣下降。其明證也。且陽氣下降於地。得地之醞釀。而陽氣乃發育於無窮。獨是陰氣上升而非自升。必得陽氣乃升。地之陽。卽天下降之陽。以陽助陰升。故不曰陽升而曰陰升。陽氣下降而非虛降。必含陰氣以降。天之陰。卽地上升之陰。以陰隨陽化。故不曰陰降而曰陽降。若是陰陽互根。本是一氣。特因升降而爲二耳。以人言之。人之陰升。脾胃水穀精微之氣。上升於肺。如經所謂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輸於肺是卽水行天上也。氣中有水。故曰陰升。然水不離乎氣也。若非氣水蒸騰。而爲邪水上泛。則水溢高源。而肺脹喘嗽諸證生矣。然氣水既生於胃。必胃中水穀充滿。而後陰氣乃旺。經故曰。精氣生於穀氣。若胃氣自病。則生化之源絕。安望陰升乎。且夫陰氣非能自升。必藉陽氣乃升。腎之真陽。卽肺下降之陽。惟肺陽下歸於腎。得腎之含納而陽氣乃收藏不越。人之陽降。肺之陽氣下降於腎。如天之陽氣潛藏於地。是卽火出地下也。水由氣化。故曰陰降。然氣不離乎水也。若非氣水涵濡。而爲燥陽下降。則金枯水竭。而勞欬骨蒸諸證生矣。然則陽氣不可虛降。必含陰氣以降。肺之真陰。卽脾胃腎上升之陰。惟脾胃腎之陰上升於肺。得肺之敷布而陰氣乃充周一身。經故曰。腎上連肺。又曰。無

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然而陰陽升降。不可得而見也。請借證釜甑。釜中之水穀。水也。釜底之火。火也。釜上之氣。卽爲陽氣。氣中之水。卽爲陰氣。然必釜中水穀充滿。又得釜底之火以熏蒸之。釜上之蓋以統束之。而後氣中之水。絪縕煦育。上蒸下布。氣中有水。卽是陰升。水由氣化。卽爲陽降。若釜中水穀不充。則無米之炊。將見釜底之火。僅存虛陽。釜上之蓋。亦爲虛器。又或釜中雖有水穀。而釜底無火。不獨精氣不能蒸運。卽渣滓亦難銷鎔。釜上無蓋。不獨充攝無權。亦且漫溢不治。然則陰陽二氣。非相需而不可須臾離者哉。然就二氣而權衡之。陰承陽陽統陰。陽氣一分不到卽病。陽氣一分不盡不死。人自當以陽氣爲重。然陽氣固重。陰氣亦重。何也。人事與病多致陰傷者也。經云。靜則神藏。動則消亡。日用操勞。皆動機也。動則所生之少。不敵所耗之多。病亦動機也。動則六氣皆從火化。化火則必傷陰。傷陰則又當以陰氣爲重。譬如行舟。行者氣也。行之者水也。水足氣始旺也。再譬諸燈。燈火火也。油水也。油足火始明也。氣爲血帥。血又爲氣航。此陽統陰而基於陰之理也。若無陰則陽氣亦無依而亡矣。（陰液脫者死大肉脫者亦死）故陰陽二字。不讀曰陽陰。而讀曰陰陽。其亦可以恍然悟矣。

五行生克論

水木火土金五行生克。一陰陽升降之旋相爲宮也。生爲長養。卽是陰升。克爲制化。卽是陽降。然必陰先升而後陽乃降。亦必陽能降而後陰轉升。五行不克則不生。如有妻而無夫也。乃相生之道。人皆知之。相克之道。人多不察。請詳言之。腎主地、主陰、主水。五液亦皆主地、主陰、主水。腎中眞陽之氣。絪縕煦育。上通各藏府之陽。而腎中眞陰之氣。卽因腎陽蒸運。上通各藏府之陰。陽助陰升。以養肝木。則木氣敷榮。血充而氣暢矣。由是肝得上升之陰氣而養心火。則火氣溫潤。血生而脈行矣。由是心得上升之陰氣而養脾土。則土氣健運。統血而散精矣。由是脾得上升之陰氣而養肺金。則金有治節。調元而贊化矣。肺得上升之陰氣。轉降而入腎。則水精四布。五經並行矣。此五行一氣相生。始於腎。終於肺。地所以上交乎天也。肺主天、主陽、主氣。敷布陰液。以柔肝木。木得下降之陽氣所制。則溫柔和緩。不似燥急難平矣。由是木來疏土。土得下降之陽氣所制。則宣鬆運化。不似困鈍不藏矣。由是土來治水。水得下降之陽氣所制。則知周輪泄。不似氾濫無歸矣。由是水

來濟火。火得上升而復下降之陽氣所制。則心腎相交。不似火炎水燥矣。由是火來暖金。金得上升而復下降之陽氣所制。則津液分布。不似金寒水冷矣。此五行一氣相克。始於肺。終於肺。天所以大包乎地也。然則五行之生。雖五藏之陰。遞升而生。實腎之陽助腎之陰、遞升而生。陰之升、天統之而地承之也。五行之克。雖五藏之陽遞降而克。實肺之陽統肺之陰遞降而克。陽之降。地承之而天統之也。生固爲生。克亦爲生。生克二也。非即陰升陽降循環而不窮者哉。然而生克又不可太過也。太過則非真陰真陽升降以爲生。而爲邪水邪火升降以爲害也。木賴水生。水泛則木浮。木浮則火濕。火濕則土困。土困則金埋。金埋則水愈泛。五內有水而無火。則瀉利、腫滿、諸濕病生矣。火賴水克。水盛則火滅。火滅則金寒。金寒則木濕。木濕則土困。土困則水濫。水濫則火愈滅。五內有水而無火。則瀉利、腫滿、諸濕病亦生矣。火賴木生。木盛則自焚。火焚則土燥。土燥則金枯。金枯則水涸。水涸則木愈焚。五內有火而無水。則風勞、蠱膈、三消、諸燥病生矣。土賴木克。木強則土弱。土弱則水泛。水泛則火衰。真火衰則虛火旺。陽無以生。陰無由化。陰不化則金燥。金燥則木愈強。火既虧而水亦虧。土無火必濫。則痞滿、腫脹、泄瀉、濕病生。土無水

必乾。則蟲膈、三消、諸燥病。又相繼而生矣。土賴火生。火炎則土燥。土燥則金鎔。金鎔則水虧。水虧則木熾。木熾則火愈炎。五內有火而無水。則譫狂、膈消、諸燥病生矣。金賴火克。火炎則金燥。金燥則木熾。木熾則土焦。土焦則水涸。水涸則火愈熾。五內有火而無水。則肺勞、肺痿、欬血、諸燥病亦生矣。金賴土生。土重則金埋。金埋則水泛。水泛則木浮。木浮則火困。火困則土雜。五內交困於水火。故土包五行多兼病。則痞滿脹痛燥濕諸病。又雜沓而生矣。水賴土克。土燥則水竭。水竭則火炎。火炎則金爍。金爍則木枯。木枯則土愈燥。五內有火而無水。則膈消、窘迫、下利諸燥病生矣。水賴金生。金寒則水冷。水冷則木濫。木濫則火濕。火濕則土困。土困則金埋。金埋則水愈冷。五內有水而無火。則喘嗽、腫脹、瀉利、諸濕病生矣。木賴金克。金亢則木削。木削則土陷。土陷則水虧。水虧則火炎。火炎則金愈亢。五內有火而無水。則勞欬、咽痛、窘迫、下利、諸燥病生矣。生克一有太過。則克固爲克。生亦爲克。且人身真陰真陽。祇有此數。凡見太過。實由不及。太過不及。則爲濁陰。爲燥陽。濁陰則不爲陰而爲水。燥陽則不爲陽而爲火。五行生克不外水火。生克太過不及爲病。亦不外水火。水流濕。火就燥。故水火二氣爲五行之生成。燥濕二氣爲百病之綱領。

陰陽以氣言。水火以形言。坎爲水。水色黑。黑屬陰。然水外暗而內明。空靈活潑。實爲陰中之陽。故坎中滿。離爲火。火色赤。赤屬陽。然火外明而內暗。且返本歸根。則其色黑。實爲陽中之陰。故離中虛。以形質言。水火質虛。木金土質實。是水火又爲木金土之先天矣。火有形無質。必依附於物而乃有質。水雖有質而極虛。故論五行生成之序。則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論五行生克之序。則生始於水。克始於金。知五行氣質。陰陽生克。乃知天人一貫道理。玩集中各論自明。

陰陽治法大要論

陽、天道也。陰、地道也。非天之陽。地亦不凝。而萬物不生。非地之陰。天亦無依。而萬物不成。天主動。無一息之靜。使稍不動。則失其健運之機。而萬物屯矣。地主靜。無一息之動。使稍不靜。則失其貞凝之義。而萬物否矣。人身之陽。法天者也。一失其流行之機。則百病起。人身之陰。法地者也。一失其安養之義。則百害生。陰陽二氣。固不可稍偏而或失也。夫所謂陽者。乃人身之真陽。真陽陰中之陽。非燥烈無濟之亢陽。亢陽無陰則爲火。如天之久旱酷暑。不得不藉甘霖以消其亢厲。故丹溪

發補陰之論。補陰正所以濟陽也。王太僕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者。此也。所謂陰者。乃人身之眞陰。眞陰陽中之陰。非堅凝寒結之濁陰。濁陰無陽則爲水。如天之重陰凜冽。不得不藉晧日以致其晴和。故先哲發扶陽之論。扶陽正所以濟陰也。王太僕謂益火之原以消陰翳者。此也。夫乾爲陽。坤爲陰。乾坤化爲坎離。是天地爲陰陽之體。水火爲陰陽之用。用傷則體害。水火有過不及之弊。在天地則不能無旱潦之災。在人則不能無燥濕之患。其理一也。陰、人之形也。陽人之氣也。大凡形質之失宜。莫不由氣行之失序。故地之萬物不生。又皆由天之旱潦失節。人身一分陽氣不到之處。則此處便有病。然陰陽互根。凡陽所到之處。皆陰所到之處。若陽到而陰不到。則此處亦有病。陰陽又當審其虛實。外感實證先病陽。內傷虛證先病陰。病陽者。肺主之。病陰者。脾胃腎主之。外感上焦。陽氣鬱閉。治以開豁通天氣也。中焦陽氣燥結。治以苦辛攻下。苦辛開化。平地氣也。治實火要使邪有出路若純用苦寒逼邪深入而無出路非徒無益而有害之乃晉唐以後醫道失傳如三黃解毒諸方毫無法律不可從也內傷中焦。陽氣下陷。不能上升於肺。治以升補。使地氣上騰乎天也。下焦陽氣外越。不能下歸於腎。治以溫納。使天氣下降於地也。蓋先天眞一之氣。自下而上。與後天胃氣。相接而生。而爲人身

之至寶。若人真陰受傷。致精不能化氣。氣即不能歸精。於是腎中龍火內爍。而見骨蒸等證。龍火外越。而見發熱顴紅面赤等證。一火興而五火熾。將見肝之風火雷火。心之離火。胃之燥火。又必相因而起。而見有餘之象。非有餘也。實下元不足所致耳。經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火在丹田以下爲少火。即真火。火離丹田而上。爲壯火。即虛火。虛火水中之火。不得再以水滅之。固也。奈何世執丹溪法。而用知母、黃柏之苦寒以撲滅之。勢必愈治愈劇。如雨愈大龍愈騰。欲其潛藏也得乎。不獨苦寒不可用也。即甘涼亦當慎投。其在初病本原未傷者。甘涼清潤。猶可獲效。若高年以及久病本原已傷者。法當治以溫潤。引火歸原。如雲開日出。而龍乃潛也。濁陰可溫。桂附、乾薑辛熱之屬。不得不用。若陰中陽虛而藥偏剛燥。恐陽未能扶。而陰又被劫。法當治以溫潤。納氣歸原。經曰。氣納爲寶。蓋氣納則歸腎。不納則不歸腎。氣不歸腎者。謂肺氣不得歸腎。並謂脾胃之氣不得歸腎也。夫腎爲先天五藏之始。始數一。一、水數也。金爲水源。水天本一氣也。脾胃爲後天五藏之成。成數五。五、土數也。土爲萬物之母。故精神氣血。皆胃氣所生。又皆腎氣助之以生。胃爲人之地。腎爲地中之天氣。胃腎又本一氣也。經故曰。腎爲胃關。夫所謂胃氣者。

穀氣也。經曰。營爲水穀之精氣。衞爲水穀之悍氣。又曰。精氣生於穀氣。故氣字從气從米。精字從青從米。米乃穀之精者也。胃主納穀。亦主銷穀。脾主散精。水穀精氣生於胃。輸於脾。由脾上輸於肺。則爲氣。從肺囘下。入心化血。入腎化精。是生之者胃。升之者脾。降之者肺。地天交泰。胃脾肺。又本一氣也。經故曰。脾爲諫議之官。知周出焉。俗謂脾主銷穀。以能食不能化。爲脾不健。是不知脾之功用也。是指鹿爲馬也。或曰。飲食傷脾。則又何說。曰。飲食不節。過鬱脾氣。脾氣爲其所鬱。則不能散精。而濕斯停矣。是謂傷逆。非脾之過也。亘由飲食不節所致耳。夫人生天地間。天氣固重。地氣尤重。蓋人在天中。（離地而上凡空虛皆謂之天人在天中非在天下以天本無上下之極者也）而附於地上。生於天中。一呼一吸。與天氣相通。而人莫名其妙。亦莫得自主。故凡天之六氣。病人之天氣者。人不能盡避之。附於地上。實而可據。人得以自主。故凡七情之病。由人事所致者。多病人之地氣以及天氣。病地氣。則胃腎爲重。然腎雖主地氣。而實爲地中之天氣。腎屬天一所生之水。而爲人之先天者。此也。其有胎元薄弱。先天不足者。人不得而主之。又恃調攝後天。以補先天之不足。若是者。胃氣不尤重哉。重胃氣。非即所以重腎氣哉。夫胃爲中土。胃氣賴五藏之氣以生化。如地無

隄防之土則水無收束。無水則燥。無火則濫。無木則實。無金則死是也。然五藏之氣。又賴胃氣以成功。如金無土則不生。木無土則不載。水火無土則無本原。脾土無胃土。則不滋潤是也。故脾胃穀氣。不得到肺。則肺之脾胃虛。脾胃穀氣。不得到心。則心之脾胃虛。脾胃穀氣。不得到肝。則肝之脾胃虛。脾胃穀氣。不得到腎。則腎之脾胃虛。胃之穀氣。不得到脾。則脾之胃虛。若是者。脾胃顧不重哉。內傷百病。可不首固脾胃哉。請申言之。肺之脾胃虛。則熱自內生。熱則不能生水。而見虛喘乾欬諸燥證。是肺氣不得歸腎也。又或肺之脾胃虛則寒自內生。寒則不能化水。而見喘咳、腫滿諸濕證。是亦肺氣不得歸腎也。醫學云。喘在腎爲虛。在肺爲實。夫所謂實者。非真實也。乃肺之陽虛不化。致水上溢高源耳。金寒水冷。非溫潤納氣不可。邪水射肺。非辛淡輸水扶氣不可。心之脾胃虛則熱、熱則燥。君弱者臣自強。血虛者肝自王。火水未濟。致生虛煩、心熱、不寐等證。是心氣不得歸腎也。或曰。心屬火。火性炎上。如何下降。腎屬水。水性就下。如何上升。曰。心屬火。而心中有血。是火中有真陰。故心火隨真陰下降以交於腎水。腎屬水。而腎中有氣。是水中有真陽。故腎水隨真陽上升以交於心火。而真陰真陽者。心腎中之真氣也。故欲補心者。

先實腎。使腎得升。欲補腎者。須寧心。使心得降。肝之脾胃虛則熱。熱則燥。肝血一虧。肝氣即亢。或風雷激搏。致生頭疼、嘔吐等證。或木火刑金。致生乾欬、吐血等證。或燥木侮土。致生脅痛、嘔吐、蟲膈等證。是肝氣不得歸腎也。夫治肝較他藏尤難。他藏之邪。可移之出府。若膽雖爲肝之府。而一囊膽汁。藏而不寫。而無出路。雖屬府。而與藏無殊。故肝病較他藏爲難治。則惟有清潤以濡之。鹹柔以潛之。沃水以生木也。甘潤以緩之。培土以截木也。微苦以降之。使木火不上僭也。平潤以納之。導木火得下潛也。血能含氣。氣不耗血。而肝自平矣。其肝有濕熱者。方可用苦降辛通酸泄之劑。氣不條達者。方可用木鬱達之之法。彼破氣耗血諸品。豈可妄用。以伐生氣。以耗肝陰也哉。腎之脾胃虛則熱。熱則燥。腎陰一虧。腎陽即亢。或骨蒸發熱。或吐血夢遺。或上欬下利。是腎氣不得歸腎也。治法亦不外清潤溫潤。以增水養火而已矣。甘潤甘平。以固水火中之脾胃而已矣。脾之胃虛則中土自病。或因思慮過度。或因饑飽失宜。以致氣結化濕。血結化燥。濕困脾陽。燥傷脾陰等證。胃病則不能散輸精氣於脾。脾病則不能上輸精氣於肺。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是脾胃之氣不得歸腎也。此則非寒熱溫涼所能納也。法當病燥則治燥。病

濕則治濕。取純甘之味。扶土生金。順其升降之性以納之耳。總之。內傷百病。不起於先天。即起於後天。起於後天。又必病及先天。五藏中有一藏不秉生成之氣。則形氣病。形病不能無害於氣。氣病不能無害於形。此不易之道。相因之理也。但治之者。不可無標本先後之分。夫陰陽藏府氣血有各自爲病者。有相因而至者。有去此適彼者。用藥之法。如府病宜開通。不得以藏藥犯之。藏病宜補益。不得以府藥犯之。府病將及藏。治府尤須顧藏。藏病將入府。治藏必兼理府。府入藏。藏入府。又有輕重之異。藥亦不得不隨其輕重而用之。更有病雖在府。而原起於藏。則重在治藏。病雖在藏。而原起於府。則重在治府。蓋病雖在此。不必治此。治此反劇。病已去此。猶當顧此。不顧此則損。此陰陽標本先後輕重之大略也。要之。天地與人。不外陰陽二氣。天之陰陽失。相燮理之。人之陰陽失。醫燮理之。良相良醫。總在調劑陰陽。使之兩得其平焉已矣。

樞機論

竊聞三陰三陽。有樞機焉。樞者。如門戶之樞。乃陰陽開闔之轉機也。內經樞機有

二。一曰少陰爲樞。一曰少陽爲樞。陰之初生爲少陰。少陰稱陰也。手少陰屬心。足少陰屬腎。心爲人身君主之官。神明所從出。腎爲陰陽互根之地。精氣之原本。故少陰爲轉陽至陰之機。竅陰之樞也。由少陰而太陰。由太陰而厥陰。經曰。太陰爲開。厥陰爲闔。蓋太陰脾土。得此樞而散精以升於上。太陰肺金。得此樞而布精以降於下。能升能降。故謂之開。由是厥陰心包絡得此樞而陰血以生。厥陰肝木得此樞而陰血以藏。以生以藏。故謂之闔。是太陰厥陰之開闔。皆少陰之樞所默運者也。厥陰爲陰之極。陰極則陽生。而陰轉入於陽。陽之初生爲少陽。少陽稱陽也。手少陽屬三焦。足少陽屬膽。三焦具眞陽之火。其體虛潤。其氣氤氳。焦熱出滿腔中熱氣布護能通調水道也按三焦從右腎生出心腎相通三焦因與心包絡相通而爲表裏膽爲初春之木。其體輭嫩。其氣溫和。故少陽爲轉陰至陽之機。括陽之樞也。由少陽而太陽。由太陽而陽明。經曰。太陽爲開。陽明爲闔。蓋太陽膀胱。得此樞而水道通調。太陽小腸。得此樞而食物變化。通調變化。故謂之開。由是陽明胃府。得此樞而陽氣含納。陽明大腸得此樞而陽氣收藏。含納收藏。故謂之闔。是太陽陽明之開闔。皆少陽之樞所默運者也。陽明爲陽之極。陽極則陰生。而陽又轉入於陰。然則少陰少陽。非陰陽出入開闔之樞機

者哉。若其樞一有不利。則出入之機停。出入機停。則開闔之機廢。能開不能闔。則泄瀉諸病生。能闔不能開。則噎膈、便閉諸病生。病先天則從腎起。病後天則從脾胃起。脾胃病則土不生金而金敗。金敗則水衰。水衰則木枯。木枯則火熾。火熾則水益涸。水涸則龍火起。龍火起而風火、雷火、燥火亦相繼而起。則一身無非火矣。夫此火之來。總由於樞之不利。火卽陽氣外越而不能依附於陰者也。苦寒以降之。則火益烈而元氣亡矣。故欲其樞之利。非溫潤之鹹柔之不可。法當滋腎之陰。納腎之陽。蓋腎爲水火互根之藏。腎陰足而後水濟火。腎陽固而後氣歸精也。法當養肝之血。達膽之氣。蓋肝膽爲東方震巽之木。木之陰液不可耗。木之生氣。尤不可伐也。知少陰少陽之爲樞而治法可悟矣。

衛氣行度一經星經天論

衛氣。陽氣也。卽人之天氣也。天有二十八宿。周布四面。七（一面七星四二十八星）房昴爲東西之緯（橫看）。虛張爲南北之經（縱看）。房至畢屬陽。主晝。昴至心屬陰。主夜。人身衛氣之行。亦猶是也。晝行陽經二十五度。夜行陰經二十五度。一晝一夜。五十度周於身。與

宗氣營氣度數相等。或曰。衛氣出於何所。行於何地乎。曰。宗氣積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而衛氣則出於下焦。營氣隨宗氣行於經脈之中。衛氣則不隨宗氣入於經脈。而自行於各經脈外。及頭目手足皮膚分肉之間。故經曰。淸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或又曰。衛氣何以出於下焦。行於脈外乎。曰。經謂上焦如霧。此三焦即三停肺司呼吸布散精液以行於經脈之中彌綸布濩如天之有霧中焦如漚。水穀精微之氣蒸變而爲心血凝聚浮沉如水中之有漚下焦如瀆。飲入於胃脾實輸之下行於右腎旁之三焦府得三焦府之氣化滲入膀胱故三焦爲決瀆之官膀胱爲州都之官正以下焦如瀆之畜洩乎水也衛氣賴下焦陰中眞陽以升出中上二焦。故衛氣出於下焦。營爲水穀之精氣。屬陰。陰性精專。自行脈中。衛爲水穀之悍氣。屬陽。陽性慓悍滑利。故行脈外。請析言之。平旦陰盡。由寐而寤。邵子曰。人之神。寐則棲腎。寤則棲心。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十二經脈。皆根於心。寤屬陽。太陽爲陽中之陽。故經曰。人寤則目張。目張則陽氣出於睛明穴。屬足太陽經而上行於頭。始於足太陽。次手太陽。再下足少陽。次手少陽。再下足陽明。次手陽明。如是周二十五度。乃下行陰分。而目復合而寐。目合則陽氣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如是亦周二十五度。終而復始。如環無端。再析言之。如卯初初

刻。陰盡而寤。衞行太陽。卯初一刻。衞行少陽。卯初二刻。衞行陽明。卯初三刻。衞間行足少陰。（先行手經次行足經餘皆同）卯正初刻。衞復行太陽。卯正一刻。衞復行少陽。卯正二刻。衞復行陽明。卯正三刻。衞復間行足少陰。陽盡間陰者。以足少陰陰陽互根。爲人身之大根柢大樞紐也。如是環行。自卯至申周二十五度。陽盡於陰。陰受氣矣。陰亦周二十五度。一晝一夜。漏下百刻而盡。衞氣五十度周於身。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知此則人之病否生死可以決。藥之升降補瀉表裏陰陽可無差矣。

營氣行度一經水行地論

營氣。陰氣也。如地水之氣。隨天氣以運行者也。天有經宿。地有經水。人有經脈。經脈者。乃運行藏府之血。以周於內外者也。藏屬陰。故藏六經爲陰。如手太陰肺。手少陰心。手厥陰心包絡。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是也。府屬陽。故府六經爲陽。如手陽明大腸。手太陽小腸。手少陽三焦。（右腎膀三焦府）足陽明胃。足太陽膀胱。足少陽膽是也。陰之大者爲太陰。太陰爲開。敷布陰氣者也。（太陰三陰也經曰三陰爲母）陰之小者爲少陰。少陰爲樞。轉輸陰氣者也。（少陰二陰也經曰二陰爲雌）兩陰交盡爲厥陰。厥陰爲闔。受

納陰氣者也。厥陰一陰也經曰一陰爲獨使陽之大者爲太陽。太陽行背在裏太陽爲開。敷布陽氣者也。太陽三陽也經曰三陽爲父陽之小者爲少陽。少陽行身之側介在表裏之間少陽爲樞。轉輸陽氣者也。兩陽合明爲陽明。陽明行腹在表之裏陽明爲闔。收納陽氣者也。然則陰陽分手足者何也。蓋人有三焦。此三焦卽三停而三焦只是兩焦。以人身中有膈膜。遮蔽濁氣不使上熏心肺膈膜以上。肺與心與心包絡。象天。經脈因行於手。故手三陰從藏走手。陰從內起手三陽從手走頭。陽從外起手三陽雖位居下焦然與手三陰爲表裏直相連絡故亦走手膈膜以下諸藏府皆象地。經脈因行於足。故足三陽從頭走足。陽行於外足三陰從足走腹。陰行於內象天者。陰先而陽後。象地者。陽先而陰後。此水火既濟。地天交泰之道也。或曰。經脈既有從腹走手。從手走頭。從頭走足。從足走腹之不同。何謂皆根於心乎。既曰皆根於心。何又謂營出中焦。肺脈亦從中焦起乎。曰。經脈根於心而行於腹。行於手。行於頭。行於足。此經所止之處。卽彼經所起之處。猶樹之由根而幹。由幹而枝。枝又生枝。繁衍無已。而要皆原於根也。心脈下緣於胃脈。猶樹之根鬚生於地下也。根於心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緣於胃者。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經曰。心生血。又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蓋謂水穀精微之

氣。皆由胃出。而上注於心。奉心化赤爲血。而上注於肺。陰隨陽化。天氣行而營氣與之俱行。故每日營氣之行。皆從肺經始。地上承天也。由肺經下行而注於大腸經。（肺與大腸相表裏）復上行而注於胃經。循注於脾經。（脾與胃相表裏）又上行而注於心經。出心經下行而注於小腸經。（心與小腸相表裏）由是而注於膀胱經。循注於腎經。（腎與膀胱相表裏）從腎注心包絡。（心腎相交）由心包絡下行而注於三焦經。（心包絡與三焦相表裏）從三焦經復上行而注於膽經。循注於肝經。（肝與膽相表裏）至肝經而營氣一周於身。經故曰厥陰爲之盡。厥陰爲闔。盡而闔。故藏血。由肝經上行而復注於肺經。終而復始。如環無端。一晝一夜。五十度周於身。經故曰五十營。再以經脈運行於內外者析言之。手太陰肺脈根於心。緣於胃。而上通於肺。出肺下膈。絡大腸。還上膈。由肺系（喉管兩旁左是經脈管右是營）絡外行乳上三肋端。去中行旁開六寸。（同身寸法）橫從腋下達肘內。循臂前廉。入寸口。上魚際。（大指後肉隆起處）至手大指內側。（少商穴）其支者。循腕後入手次指內側（商陽穴）而交手陽明。手陽明大腸脈外。起手次指內側入合谷。（俗名虎口處）循臂外前廉。達肩。入缺盆。（肩下橫髃陷中）內行絡肺。下膈屬大腸。從缺盆分支外行。直上頸側貫頰內。入上齒。還出。外行人中。挾鼻空旁。（迎香穴）而交足陽明。足陽明胃脈外起鼻空旁上行當目下

胞之中。下入上齒。還出。挾口繞腮上耳前。至額角下頸側（結喉兩旁人迎穴）入缺盆。再下行當乳之中。內行下膈。屬胃絡脾挾臍旁入氣街。（毛際兩旁）胃口又生一支。亦挾臍旁入氣街。外行腿合縫。從合縫斜行腿面。直至足中指之外側。又生一小支。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屬厲兌穴）而交足太陰。足太陰脾脈外起足大指端之內側。循內踝前廉。上股（大腿）內廉入腹。行季脅。（在足少陽厥陰之裏一行）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從胃之別絡注心濁氣乃不上僭）而交手少陰。手少陰心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心系上與肺通。由肺葉而下。曲折向後。貫脊髓。通於腎。（肺心腎一氣相通）轉而向前。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於目。其直者。外行腋下。循肘臂內後廉。至小指內側。（少衝穴）而交手太陽。手太陽小腸脈外起手小指內側。（少澤穴）循肘外後廉。過肩後廉。入缺盆內行絡心。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出缺盆交肩貫頸頰。至目銳眥。（目外角）卻入耳中。其支者。由耳前。斜絡於顴。至目內眥。（目內角）而交足太陽。足太陽膀胱脈外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分一小支。從巔至耳上角。後行。下項循肩後。分二大支。一大支挾脊旁開寸半第一行。抵腰中。腰中有四空。內行絡腎。屬膀胱。其直者。從腰下外行。貫臀入膕中。（膝後曲處委中穴）一大支。又從肩髆後。左右分

下。貫胛脊（脊兩旁肉爲膂）挾脊旁開三寸第二行。入膕中。貫腨內。（足外）出外踝。至足小指外側端。（至陰穴）以交足少陰。足少陰腎脈外起小指下。斜趨足心。循內踝。入足後跟。上行股內後廉。貫脊裏。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股內前行至合縫。由合縫上行入腹。去腹中行旁開一寸。至臍入腎。由臍上行。去中行旁開一寸五分。從腎上貫肝膈。又上行。去中行旁開二寸。至胸中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肺心心包絡肝四藏皆與腎經相通）以交手厥陰。手厥陰心包絡脈內起胸中。下膈。絡三焦。其支者。由胸中出脅抵腋。循心肺二經之間。外行。起腋下三寸。乳外側一寸許。向外上轉。循臂肘內兩筋之間。入掌中。（勞宮穴）至中指。出其端。（中衝穴）其支者。別掌中。行小指內之次指端。（關衝穴）以交手少陽。手少陽三焦脈。外起小指次指之外側。上循手臂外兩骨中間。貫肘上肩。由肩上項。交出膽經之後。入缺盆內行。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屬三焦。其支者。外行。入缺盆。上項。繫耳後。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頔。（目下爲頔）其支者。從耳後內入耳中。外走耳前。交動脈間。至目銳眥而交足少陽。足少陽膽脈。外起目銳眥。上頭角。下耳後。循頸側。行三焦經之前後。入缺盆。一支從耳後入耳中。走耳前。還至目銳眥。一支別銳眥。下大迎。（胃經穴在頷前一寸三分動脈陷中）還行於頔。合三焦

經下加頰車。耳下穴名行頸側。亦入缺盆。由缺盆內行胸中。貫膈。絡府。屬膽。循脅裏。出氣街。毛際兩旁動脈繞毛際。橫入髀厭中。骻骨其直者。從缺盆外行。過肩下腋。走身側之季脅。脅骨下盡處下髀厭。行膝外廉。至外踝前。還行足跗。至足小指次指之外側。竅陰穴生一小支。別足跗。下足大指歧骨。貫爪甲。出三毛。大指爪甲後為三毛大敦穴以交足厥陰。足厥陰肝脈外起足大指爪甲端。還行足跗。走內踝。出脾脈之後入膕中。循股陰。內行。繞陰器。抵小腹。還行季脅。肝經章門穴斜上。直乳下二肋端。挾胃。屬肝。絡膽。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上連目系。外行出額。與督脈會於巔。一支外行。從目系下頰還唇。一支內行。從肝別貫膈上注於肺。絡而復始。此經脈也。所謂十二絡者。即十二經之別所以迴血入於經者也。別有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液穴下三寸。屬膽經布胸脅。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皆縱。又有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乃十二經脈之宗氣。土為萬物之母故亦名宗氣盛喘數絕者。病在中結而橫有積也。絕不至則死。動甚者。宗氣泄也。知經絡之所行。則知病之所在矣。若夫奇經。無藏府配合之經即足六經之別。考衝任督一源而三派。皆起於中極下。中極穴在臍下四寸任脈由中極下之會陰穴。當臍中而上。至承漿穴而止。衝脈由中極挾臍旁而上。至胸中而散。督脈由

中極下行。轉而向後。自長強穴（尾閭骨端）而上行於背之中行。至齗交穴（牙齗）而止。任督二脈。一行身前。以任養諸陰。一行身後。以總督諸陽。猶天地之有子午。可以分。可以合。分之以見陰陽之對待。合之以見陰陽之環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陰維維一身之陰脈。陽維維一身之陽脈。又與任督二脈相輔而行者也。陰蹻起於足內踝之照海穴（屬足少陰經）側行。而上於目內眥之睛明穴（屬足太陽經）。陽蹻起於足外踝之申脈穴（屬足太陽經）側行。而亦上於目內眥之睛明穴。陰維、陽維、陰蹻、陽蹻四脈。猶八方四正之有四維也。帶脈起於季脅下之章門穴。爲足厥陰少陽之會。與天樞穴平。猶天之有天腰橫帶也。知奇經之附正經而行。正經治而奇經亦治。亦何必深言治法。以矜奇炫異乎。

百病提綱論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即感天地之氣以病。亦必法天地之氣以治。夫天地之氣。陰陽之氣也。陰陽之氣。燥濕之氣也。乾金爲天。天氣主燥。坤土爲地。地氣主濕。乾得坤之陰爻成離。火就燥也。坤得乾之陽爻成坎。水流濕也。乾坤化爲坎離。故燥濕

爲先天之體。水火爲後天之用。水火卽燥濕所變。而燥濕又因寒熱而化也。水氣寒。火氣熱。寒摶則燥生。熱爍則燥成。熱蒸則濕動。寒鬱則濕凝。是寒熱皆能化爲燥濕也。或曰燥濕二氣。何以寒熱皆能化乎。曰子欲知燥濕。曷觀乾坤。乾象太極。首一畫爲陽。次二畫爲陰。乾金本陽含陰也。故乾爲太陽而非孤陽。坤之六畫。卽乾之偶而並者。坤土本陰承陽也。故坤爲太陰而非孤陰。乾坤卦象天地。請實徵諸天地。宗動天空洞無物。無物爲純陽。宗動天最高。高則轉得緊。行得健。緊而健。亦爲純陽之精爲日。日爲眞火。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天屬陽。燥亦屬陽。固也。然宗動天以內之八重天。星爲少陰。月爲太陰。眞陽之下。眞陰承之。故曰陽含陰。所以天之燥氣下降。必含陰氣以降。燥熱爲本。因燥而熱故曰燥熱不曰熱燥寒燥爲變也。因寒而燥故曰寒燥不曰燥寒陰之精爲月。月爲眞水。水應月而生於地。地屬陰。濕亦屬陰。固也。然地居天中不動。地之陽氣。卽天之陽氣。陰隨乎陽。故曰陰承陽。所以地之濕氣上升。必藉陽氣乃升。寒濕爲本。因寒而濕故曰寒濕不曰濕寒濕熱爲變也。因濕而熱故曰濕熱不曰熱濕竊聞天地之間有三際。最上一層爲熱際。次一層爲冷際。地上一層爲溫際。蓋因乎此。觀此可知天地祗此陰陽二氣。而陰陽二氣。又是一氣。特隨升降而變焉耳。夫燥濕二氣。

各主一歲之半。冬至。陽氣潛藏於地。地得陽氣。而濕暗動。故水泉動。交春。東風解凍。雷乃發生。東風與雷皆陽也。濕陰也。陰隨陽化。陽氣漸出於地。而濕氣漸生。故草木含液而萌動。交夏。溫風至。陽氣盡出於地。暑熱蒸騰。而濕氣最盛。故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天地之氣。化剛爲柔。夏至。陽氣盡出於地。而一陰甫生。燥氣尚未行令。交秋。涼風至。白露降。天地始肅。陽統陰降。而燥氣始動。秋分以後。雷始收聲。水始涸。故濕氣始收。斯時露寒霜肅。陽統陰漸降。而燥氣乃行。故草木黃落。交冬。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天地否塞。陽統陰全降。而燥氣最盛。陽氣潛藏於地下。而外無所衛。故水始冰。地始凍。虹藏不見。天地之氣。化柔爲剛。蓋水王於冬。實長於夏。火盛於夏。實藏於冬。陰陽互根大化。所以循環不窮也。觀此可知燥屬陽中之陰。濕屬陰中之陽。且未動屬陰。動則屬陽。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動則變。變則化。寒燥化爲燥熱。返其本也。寒濕化爲濕熱。因乎變也。人能體察燥濕二氣之因寒因熱所由生。而以之爲綱。再察其化熱未化熱之變。與夫燥鬱則不能行水。而又夾濕。濕鬱則不能布精。而又化燥之理。而以之爲目。綱舉目張。一任病情萬狀。而權衡在握矣。且夫燥濕二氣。爲時行之氣。又有非時之偏氣。如久旱則燥氣勝。乾熱

乾冷。則燥氣亦勝。在春爲風燥。在夏爲暑燥。在秋爲涼燥。在冬爲寒燥。久雨則濕氣勝。地氣不收。溽暑陰冷。則濕氣亦勝。在春爲風濕。在夏與初秋爲暑濕。在深秋與冬爲寒濕。經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俗謂外感爲時氣。時之爲義大矣哉。若以一定之成方。治無定之時邪。其不知時之甚者哉。然不獨當因時也。尤當因地。西北地高。燥氣勝。東南地卑。濕氣勝。不獨當因地也。尤當因人。六氣傷人。因人而化。陰虛體質。最易化燥。燥固爲燥。即濕亦化爲燥。陽虛體質。最易化濕。濕固爲濕。即燥亦必夾濕。燥也濕也。固外感百病所莫能外者也。或曰。外感有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子以燥濕二氣賅之。可推其故而析言之歟。曰。在地成形。在天爲氣。六氣風居乎始。寒暑濕燥居乎中。火居乎終。風居乎始者。風固燥濕二氣所由動也。寒暑居乎中者。寒暑固燥濕二氣所由變也。火居乎終者。火又燥濕二氣所由化也。請析言之。風在卦爲巽。二陽居一陰之上。外陽內陰。且陽倍於陰。故風爲陽邪。風固善動。數變而無定體者也。東方濕氣動必雨。故曰濕風。西方燥氣動必旱。故曰燥風。南方暑氣動必熱而濕。故曰暑風。北方寒氣動必冷而燥。故曰寒風。東南之風。濕兼暑也。東北之風。濕兼寒也。西南之風。燥兼火也。西北之風。燥兼寒也。動之

得中。人物因之以生。動之太過。人物感之而病。蓋燥微。則物暢其機。燥甚。則物即於萎。濕微。則物受其滋。濕甚。則物被其腐。物如此。人可知矣。寒固燥所由生。而火又燥所由成者也。經云。燥勝則乾。所以夏月炎暑司權。物見風日。則津汁漸乾。人出汗多。則津液漸耗。火勝則燥。固也。秋冬寒涼司令。在草木則枯萎。在露則結爲霜。在雨則化爲雪。在水則凍爲冰。在人則手足皴裂。兩間皆寒燥之氣所盤結也。冬在卦爲坎。一陽居二陰之中。寒冰外凝。而燥火內濟。故寒燥之病。易化爲燥熱。經謂傷寒爲熱病。蓋寒則燥。燥則熱。理相因也。若冬月陽不潛藏。地濕不收。則寒又必夾濕。所以冬得秋病。如病瘧、病痢、病溫者。要皆兼乎濕邪耳。至於暑。卽濕熱二氣。互釀爲害。而化爲燥者也。必須分別濕多熱多。偏於濕者化燥緩。偏於熱者化燥急。若純熱無濕。則又爲中暍之暑燥矣。若夫火。藏於金木水土中。而動之則出。又燥濕二氣所歸宿者也。故戛金取火。鑽木取火。掘土取火。土之精凝結而爲石。觀取火於石。卽可知取火於土之義。海爲火谷。江湖水動處。亦皆有火。病人亦然。金火同宮。離爲君火。故肺與心動爲燥火。若濕與熱蒸。又爲濕火。肝爲震之雷火。巽之風火。故肝動爲燥火。若濕與熱蒸。又爲濕火。腎火爲龍火。龍火水中之火。水虧火旺。化爲燥火。若濕與

熱蒸。又爲濕火。脾屬土。土爲雜氣。故脾火多濕火。濕火傷及脾陰。又化爲燥火。燥也。濕也。終歸火化也。此地二生火所以成之者也。他如春溫。寒化燥而夾濕者也。風溫。風化燥也。溫熱暑溫濕熱交合爲病。而偏於熱者也。濕溫濕熱交合爲病。而偏於濕者也。溫疫病如役擾。乃濁土中濕熱鬱蒸之氣。而化燥最速者也。伏暑乃暑濕交合之邪。伏於膜原。待涼燥而後激發者也。瘧疾有暑濕合邪。伏於膜原。有風寒逼暑。入於營舍。亦皆待涼燥而後激發者也。霍亂有傷於暑燥。有傷於寒燥。有傷於暑濕。有傷於寒濕。有燥夾濕。濕化燥。相因而爲病者也。審是燥濕二氣。非風寒暑火所生而化。化而成之者哉。吾故舉之以爲提綱。曰敢問治法如何。曰治外感燥濕之邪無他。使邪有出路而已。使邪早有出路而已。出路者何。肺胃腸膀胱是也。蓋邪從外來必從外去。毛竅是肺之合。口鼻是肺胃之竅。大腸膀胱。爲在裏之表。又肺胃之門戶。故邪從汗解爲外解。邪從二便解亦爲外解。燥屬天氣。天氣爲清邪。以氣搏氣。故首傷肺經氣分。氣無形質。其有形質者。乃胃腸中渣滓。燥邪由肺傳裏。得之以爲依附。故又病胃腸。肺與大腸。同爲燥金。肺胃爲子母。故經謂陽明亦主燥金。以燥邪傷燥金。同氣相求。理固然也。濕屬地氣。地氣氤氳粘膩

爲濁邪。然邪亦屬是氣。氣從口鼻傳入。故亦傷肺經氣分。肺主一身氣化。氣爲邪阻。不能行水。故濕無由化。濁邪歸濁道。故必傳胃腸。濁中清者。必傳膀胱。曰。藥之何如。曰。汗者。人之津。汗之出者氣所化。今氣不化津而無汗者。乃氣爲邪所阻耳。邪阻則毛竅經絡不開。卽胃腸膀胱。亦因之不開。法當輕開所阻肺氣之邪。佐以流利胃腸氣機。兼通膀胱氣化。燥邪辛潤以開之。濕邪辛淡以開之。燥兼寒者。辛溫潤以開之。燥兼熱者。辛涼輕劑以開之。濕兼寒者。辛溫淡以開之。濕兼熱者。辛涼淡以開之。燥化熱者。辛涼重劑以開之。濕化熱者。辛苦通降以開之。燥爲濕鬱者。辛潤之中。參苦辛淡以化濕。濕爲燥鬱者。辛淡之中。參辛潤以解燥。燥擾神明者。辛涼輕虛以開之。濕昏神智者。苦辛清淡以開之。總之肺經氣分邪一開通。則汗自解矣。其有納穀後卽病者。氣爲邪搏。不及腐化。須兼宣鬆和化。不使之結。後雖傳裏。小通之卽行矣。其有感邪之重且濁者。必然傳裏。傳裏卽須攻下。若肺氣未開。而裏證又急。又必於宣通肺氣之中。加以通潤胃腸之品。肺主天氣。天氣通。地氣乃行耳。燥邪大腸多有結糞。必鹹以軟之。潤以通之。濕邪大便多似敗醬。必緩其藥力以推蕩之。或用丸藥以磨化之。燥傷津液者。滑潤之品。增液以通之。濕

阻氣機者。辛苦之味。開化以行之。要之。邪傷天氣。治以開豁。天氣開。而毛竅經絡之清邪自開。卽胃腸膀胱之濁邪。無所縛束。亦與之俱開。汗得解而二便解。如上竅開而下竅自通也。若上竅未開而強通下竅。則氣爲上焦之邪所阻。不能傳送下行。譬如縛足之鳥。而欲飛騰。其可得乎。邪傳地道。治以通利。地氣通。而胃腸膀胱之濁邪自通。卽毛竅經絡之清邪。孤懸無依。亦與之俱通。二便解而汗亦解。如下竅通而上竅自開也。若下竅不通。而強開上竅。則氣爲胃腸之邪所阻。不得化汗外出。譬如海門淤塞。而欲衆流順軌。其又可得乎。審若是。天道與地道。一以貫之之道也。豈有二哉。曰。其有人虛證實者。當何如。曰。人虛證實。不過加以托邪之法。護正之方。究當以袪邪爲主。邪早退一日。正卽早安一日。經故曰。有故無隕。否則養癰成患。後雖欲治。不可得而治。吾故曰。治外邪之法無他。使邪有出路而已。使邪早有出路而已矣。或又曰。邪無形質。依渣滓以爲形質。然則病人不與之食可乎。曰。非也。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能食而不與之食。則胃氣愈虛。譬如空城禦敵。賊必直入而無所防。不獨邪入於胃已也。胃無穀氣。則生化之源絕。五藏皆爲虛器。邪且無所不入矣。曰。然則強與之食可乎。而亦非也。不能食而強與之食。則邪

氣愈竭。是齎盜糧也。總之。食與不食。當視病者之能與不能。強食固不可。禁食尤不可。但當清淡養胃。不可濃濁護邪。諺有之曰。餓不死的傷寒。謂知餓爲有胃氣。乃是不死之傷寒也。吾准鞠通先生嘗諄言之。奈何病家猶強食。醫家猶禁食。而竟昧乎大中至正之理也哉。曰。外感百病。不外燥濕二氣。吾聞諸子矣。敢問內傷何如。曰。內傷千變萬化。而推致病之由。亦祇此燥濕兩端。大道原不外一陰一陽也。彼古今醫籍。分門別類。名色愈多。治法愈歧。徒足炫一時之耳目。反令後學無所指歸。總由未能探本窮原。以察天地陰陽之理焉耳。請析言之。外感者實也。雖虛而必先實。內傷者虛也。雖實而必先虛。陽氣虛則蒸運無力。而成內濕。陰血虛。則榮養無資。而成內燥。思慮過度則氣結。氣結則樞轉不靈。而成內濕。氣結則血亦結。血結則營運不周。而成內燥。且也陰陽互根。氣血同源。陽虛甚者。陰亦必虛。釜無薪火。安望蒸變乎精微。氣虛甚者。陰亦必虛。釜無薪火。安望汲引以灌溉。往往始也病濕。繼則濕又化燥。陰虛甚者。陽亦必虛。燈殘油涸。焉能大發其輝光。血虛甚者。氣亦必虛。水淺舟停。焉能一往而奔放。往往始也病燥。繼則燥又夾濕。蓋化濕猶自外來。（虛經雖從內生。然畢竟是水飲所化。猶不足中之有餘病也）化燥則從內涸矣。故因燥化濕者。

仍當以治燥爲本。而治濕兼之。因濕化燥者。卽當以治濕爲本。而治燥兼之。此治法標本先後之大要也。曰。藏府輕重何如。曰。凡因天氣致病者爲外感。外感先病人之天氣。凡因人致病者爲內傷。內傷先病人之地氣。故內燥起於肺胃腎。胃爲重。腎爲尤重。蓋肺爲敷布精液之源。胃爲生化精液之本。腎又爲敷布生化之根柢。內濕起於肺脾腎。脾爲重。腎爲尤重。蓋肺爲通調水津之源。脾爲散輸水津之源。腎又爲通調散輸之樞紐。若是者。脾也。胃也。腎也。固肺所藉以生。藉以化者也。天氣不下降。由於地氣不上騰。顧可不分輕重也哉。總之病有燥濕。藥有燥潤。病有純雜。方有變通。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其斯之謂與。

望病須察神氣論

經曰。望而知之之謂神。既稱之曰神。必能以我之神。會彼之神。夫人之神氣。棲於二目。而歷乎百體。尤必統百體察之。察其清濁。以辨燥濕。察其動靜。以辨陰陽。察其有無。以決生死。如是而望始備。而望始神。春山先生曰。人之神氣。在有意無意間流露最真。醫者清心凝神。一會卽覺。不宜過泥。泥則私意一起。醫者與病者神

氣相混。反覺疑似。難於捉摸。此又以神會神之妙理也。試以色論。經謂五色內應五藏。青屬肝木。紅屬心火。黃屬脾土。白屬肺金。黑屬腎水。此其常也。而病則有變。甚有五色不應五藏者。此又變中之變。總之不論何色。均要有神氣。神氣云者。有光有體是也。光者外面明朗。體者裏面潤澤。光無形。主陽主氣。體有象。主陰主血。氣血無乖。陰陽不爭。自然光體俱備。經云。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括蔞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蓋以平人五藏既和。其色禀胃氣而出於皮毛之間。胃氣色黃。皮毛色白。精氣內含。寶光外發。既不浮露。又不混蒙。故曰如縞裹。又云。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重言以申明之。卽重有神氣之義。蓋有神氣者。有胃氣者也。又云。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炱煤烟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氣血俱亡。無光無體。神氣已去者也。又云。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氣血雖病。神氣未傷。有光有體。不能內含而不外露者也。觀內經論色。分平病死三等。雖未

明言神氣。而神氣已寓於其中矣。或曰。病有萬變。色於何別。曰。天地不外燥濕。病亦不外燥濕。色亦不外燥濕。燥屬天氣。色多有光而浮。濕屬地氣。色多有體而晦。風燥寒燥。由外搏束。主收斂。收斂則急。面色多繃急而光潔。燥搏津液。痰飲外溢於面。色多紅潤而浮。夾濕多紅潤而晦。燥邪化熱。色多乾紅。毛竅乾濇。多煩渴。甚則變枯而青黑。枯而青黑。則真陰虧極。而色無光。體矣。寒濕內生。色必滯暗。變黃變黑。皆沉晦不明。濕兼風。色潤而浮。多自汗。濕與暑合。與熱合。或濕土鬱蒸之溫邪。三者皆由口鼻吸入。三焦主蒸散。蒸散則緩。面色多鬆緩而垢晦。甚者濁邪由內蒸而外溢。如油膩煙熏者然。若由濕化燥。則又晦而且乾。晦而乾。則濕邪未去。真陰又虧。色又無光而無體矣。或曰。部位何如。曰。經謂心熱病。額先赤。若青黑色。主有暴疾。肺熱病。鼻先赤。凡鼻色青者。主腹痛。微黑者。有水氣。鼻準黃者。小便難。白者為氣虛。鮮紅有留飲。又曰。肺氣病。右頰先赤。肝熱病。左頰先赤。腎熱病。頦先赤。又主膀胱熱結。小便不通。肝病者目眥青。赤主熱。白睛黃。主黃疸。目眥黃。為病欲愈。又曰。心病者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黃。顏天庭赤色出兩顴。大如拇指。主卒死。又曰。色多青則痛。色黑則痺。如霍亂閉遏。色與絡脈皆見黑色之類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

則爲寒熱。經言部位之應藏府。以及五色辨病之說。不可枚舉。學者不可不知。又不可盡拘。（表裏陰陽傳變甚捷故不可拘）所當權於其大。以燥濕二字爲提綱。以兼風、兼寒、兼暑、化火、未化火、爲權變。以色中之光體爲神氣。大道原不外一陰一陽也。望色之後。卽須審形竅。頭爲諸陽之會。因於濕首如裹。目如蒙。痰飲上干於頭。則眩暈嘔吐痰水。血燥風動。亦眩暈。頭癢。頭偏疼。又有腎水虛燥。陰不潛陽。氣逆上行。經所謂頭痛巔疾。下虛上實是也。又有肝膽燥熱。木旺風生。耳目無血以養。經所謂徇蒙招尤。目瞑耳聾。下實上虛是也。（兩實字皆指虛火言非真實也）又有頭重視身。各天柱骨倒。元氣已敗。此頭無神氣者也。肝開竅於目。（肝脈上連目系）燥病則目光炯炯。濕病則目多昏蒙。燥甚則目無淚而乾澁。濕甚則目珠黃而眥爛。或眼胞腫如臥蠶。陽明府實則譫語妄有所見。熱入血室。血耗陰傷。晝日明了。夜則低聲自語。如見鬼狀。開目見人。病屬陽。閉目不欲見人。病屬陰。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脫陰脫陽者病危。目有眵有淚。精采內含者。爲有神氣。無眵無淚。白珠色藍。烏珠色滯。精采內奪。及浮光外露者。皆爲無神氣。凡病目能識人者輕。睛昏不識人。及目直視。歪視。目小。目瞪。目睛正圓。戴眼反折。眼胞陷下。爲神氣已去。多不治。其直視、歪視、上視。目睛微定。

移時稍動者。有因痰閉使然。又不可竟作不治論。肺開竅於鼻。燥病鼻多乾澀。濕病鼻多潤澤。鼻流清涕多風寒。鼻流濁涕多熱。鼻孔燥如煙煤。爲陽毒熱極。鼻孔冷滑而黑。爲陰毒冷極。痰飲壅遏肺氣。則呼吸有聲。肺腎虛脫。則出入氣微。或喘急擡肩。鼻孔掀張。氣微與掀張。則神氣由此散矣。腎開竅於耳。心寄竅於耳。膽上絡於耳。暴病、耳聾、耳腫、耳痛、耳旁紅。屬少陽風熱燥邪。或肝膽熱。挾濕濁上壅。久病耳聾。屬氣虛。屬精脫。若耳焦枯受塵垢。屬腎水虧極。此亦內無精液。而外無神氣者也。脾開竅於口。口苦屬燥熱。口甜屬濕熱。唇口赤腫而乾者。熱極。青黑而潤者。寒極。焦而紅者可治。焦而黑者難治。淡白爲氣虛。淡白不澤爲液少。唇青而反。環口黧黑。唇舌顫振不止。口如魚口。氣出不返者死。爲其神氣已去故也。心開竅於舌。脾之大絡繫於舌本。肝腎脈亦通舌本。凡木舌、重舌、舌衄。屬心經燥熱。舌菌、舌墊、舌腫大塞口。屬痺經濕熱。挾心火上壅。舌本強硬。爲熱兼痰。若舌卷短、痿軟、枯小。則肝腎陰涸。而舌因無神氣矣。舌之有苔。猶地之有苔。地之苔。濕氣上泛而生。舌之苔。脾胃津液上潮而生。故平人舌中常有浮白苔一層。或浮黃苔一層。夏月濕土司令。苔每較厚而微黃。但不滿不板滯。其脾胃濕熱素重者。往往終年有

白厚苔。或舌中灰黃。至有病時。脾胃津液。爲邪所鬱。或因瀉痢。脾胃氣陷。舌反無苔。或比平昔較薄。其胃腎津液不足者。舌多赤而無苔。或舌中有紅路一條。或舌尖舌邊多紅點。此平人舌苔之大較也。若夫有病。則舌必見苔。病藏於中。苔顯於外。確鑿可憑。毫釐不爽。醫家把握。首賴乎此。是不可以不辨。風寒爲寒燥之邪。風溫爲溫燥之邪。風寒初起在表。風溫首傷肺經氣分。故舌多無苔。即有黃白苔。亦薄而滑。漸次傳裏。與胃府糟粕相爲摶結。苔方由薄而厚。由白而黃而黑而燥。其象皆板滯不宣。迨下後苔始化腐。腐者宣鬆而不板實之象。由腐而退。漸生浮薄新苔一層。乃爲病邪解盡。其有初起白苔。即燥如白砂者。名白沙苔。此溫燥之邪過重。宜速下之。佐以甘涼救液。亦有苔至黑而不燥者。或黃黑苔中有一二條白者。或舌前雖燥。舌根苔白厚者。皆夾濕夾痰飲之故。亦有苔雖黃黑。消薄而無地質者。胃陰虛故也。苔有地質與無地質。此虛實之一大關也。濕爲濁邪。兼證最多。風濕傷表。苔多滑白不厚。寒濕傷裏。苔多膩白而厚。暑溫、濕溫、溫疫、溫熱。皆濕土鬱蒸之氣。冬溫。因陽不潛藏。亦濕土鬱蒸之餘氣。數者皆從口鼻吸入肺胃膜原。由裏而發。春溫爲冬傷於寒。寒鬱久而化熱。寒燥之氣。又能摶束津液水飲。伏於

膜原。與熱混合。亦由裏而發。暑濕晚發。名曰伏暑。因夏傷暑濕。伏於膜原。秋日涼燥之氣。又從外搏遏在內之暑濕。此由表邪引動裏邪而發。暑濕瘧疾。亦多由此。按六氣之邪。有賊邪、時邪、伏邪之分。如風寒卒感。謂之賊邪。賊邪尖穎。隨感隨發。頃刻不能藏伏。風溫、溫熱、暑溫、濕溫、溫疫、冬溫、等證。皆吸受時行之氣。如春受風陽化熱之氣。夏受濕土鬱蒸之氣。故謂之時邪。風陽化熱向屬正氣土鬱蒸則多不正之氣時邪雖伏而後發。但不能久藏。春溫伏暑。謂之伏邪。如經所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成痎瘧之類。皆逾時而發。或曰寒暑之邪。何以伏而後發。曰伏邪者。正邪也。寒爲冬令之常氣。暑爲夏令之常氣。常氣感人。由漸而入。人多不覺。靈樞經曰。正邪之傷人也。若有若無。若存若亡。謂令人當時不知所受。故能藏伏。伏邪時邪。皆由裏發。多夾濕。故初起舌上即有白苔。且厚而不薄。膩而不滑。或粗如積粉。或色兼淡黃。迨傳胃化火。與糟粕相搏。方由白而黃而黑而燥。其暑溫濕溫之邪。多黃白混合。似黃似白。或黃膩或灰黃而皆不燥。此等舌苔。即有下證。或大便不通不爽。宜熟大黃緩下之。以舌苔不燥。腸中必無燥糞。多似敗醬色。故不宜猛下。此燥邪、濕邪、燥濕混合之邪。舌苔之大較也。試取葉氏所論而詳言之。初起舌苔白而

欠津者。燥熱傷肺津也。宜輕清泄熱。爲其上者上之也。如杏仁、桔梗、牛蒡之類。辛潤以解搏束。桑葉、蔞皮之類。輕清以解燥熱。佐山梔皮、連翹殼之微苦微燥。以燥屬金。微苦能勝之也。舌苔白而底絳者。濕遏熱伏也。須防其變乾。宜辛淡輕清泄濕透熱。不使濕邪遏熱爲要。如三仁湯蔻仁易蔻皮。稍佐滑石、淡竹葉、蘆根之類。以清化之。初病舌苔白燥而薄。爲胃腎陰虧。其神不昏者。宜小生地、元參、麥冬等味以救陰。（不宜過分戢恐遏伏邪氣）大銀花、知母、蘆根、竹葉等味以化邪。尤須加辛潤以透達。若神即昏者。加以開閉。如普濟丹、寗上丸之類。遲則內閉外脫不治。舌苔白燥而厚者。調胃承氣湯下之。佐以清滑養陰之品。如鮮生地、元參、梨汁、蘆根之類。（取其清潤不滯邪氣）若舌苔白膩不燥。自覺悶極。屬脾濕重。宜加減正氣散、三仁湯之類。去苡仁、蘆根、滑石。加醒頭草、神麴。辛淡開化。芳香逐穢。舌脹大不能出口。屬脾濕胃熱鬱極。毒延於口。前法加生大黃汁利之。舌脹自消。舌苔白厚粘膩。口甜吐濁涎沫。爲脾癉。乃脾胃濕熱氣聚與穀氣相搏。滿則上溢。亦宜加減正氣散。加醒頭草、神麴。舌苔如鹼色。或白苔夾一二條黃色。乃宿滯夾穢濁之邪。前法加宜中消滯藥。否恐結閉不能透出膜原。白苔厚如積粉。四邊舌肉紫絳。乃濕土鬱蒸之温邪。發爲

溫疫。仿達原飲、三仁湯加減透邪。以防傳陷。苔白不燥。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愼不可投苦泄清下。此濕鬱未達。或素多痰飲。雖中脘痞痛。亦不可攻。宜用開化。如杏蔻、枳桔、陳皮、茯苓、通草之類。舌苔黃濁。胸膈按痛。或自痛。或痞脹。此濕熱混合。宜苦降辛通。如蔞貝溫膽、小陷胸、半夏瀉心、黃芩滑石湯之類。然黃要有地質之黃。乃可用苦辛重劑。若消黃光滑。乃無形濕熱。已見虛象。宜蔞貝梔翹之類。微辛微苦。輕輕開化。大忌苦辛重劑。舌苔老黃灰黃如沉香色。而有地質。不滑而濇。或中有斷紋。或中心厚苔。此邪已傳裏。腸胃與宿滯相結。脘腹必滿必痛。皆當下之。若未見此樣舌苔。恐濕聚太陰爲滿。寒熱濕錯雜爲痛。或濕阻氣機爲脹。仍當從辛淡溫法開化。若苔黃薄而乾。與前白薄而乾者同治熱邪傳營。舌色必絳而無苔。其有舌絳中兼黃白苔者。及似苔非苔者。此氣分遏鬱之熱爍津。非血分也。宜用前辛潤達邪。輕清泄熱法。最忌苦寒冰伏。陰柔滋膩。致氣分之邪。遏伏內陷。反成純絳無苔。其有不因冰伏而舌純絳鮮澤神昏者。乃邪傳包絡。宜犀角、鮮地黃、銀翹、鬱金、鮮石菖蒲、竹瀝、薑汁等味。清化之中。佐辛潤開閉。若其人平素多痰。外熱一陷。裏絡即閉。須兼用甯上、普濟丹丸之類。遲恐閉極痙厥。舌絳望之若乾。

捫之有津。此平昔津虧濕熱熏蒸濁痰。蒙閉心包。宜輕清泄熱。佐寧上丸開之。舌色紫暗。捫之濕。乃其人胸膈中素有宿瘀。與熱相搏。宜鮮地黃、犀角、丹皮、丹參、赤芍、鬱金、花粉、桃仁、藕汁等味。涼血化瘀。否則瘀熱爲伍。阻遏機竅。遂變如狂發狂之證。舌紫而腫大。乃酒毒衝心。前法加生大黃汁利之。舌絳欲伸。而抵齒難伸者。此痰阻舌竅。肝風內動。宜於清化劑中。加竹瀝、薑汁、膽星、川貝等味。以化痰熱。切勿滋膩。遏伏火邪。舌絳而燥。邪火傷營也。宜犀角鮮地黃湯。其有因寒涼陰柔遏伏者。往往愈清愈燥。愈滋愈乾。又宜甘平甘潤。佐以辛潤透邪。其津乃回。舌絳有碎點黃白者。欲生疳也。舌與滿口生白衣如霉苔。或生糜點。謂之口糜。因其人胃腎陰虛。中無砥柱。濕熱用事。混合蒸騰。證屬難治。酌用導赤、犀角地黃之類救之。舌生大紅點者。熱毒乘心也。導赤、犀角。加黃連、金汁治之。或稍加生大黃汁利之。舌心絳乾。乃胃熱上鑠心營。宜清心胃。舌尖絳乾。乃心火上炎。宜導赤以瀉其府。舌絳而光亮。絳而不鮮。甚至乾晦枯痿者。或淡而無色。如猪腰樣者。此胃肝腎陰涸極。而舌無神氣者也。急宜加減炙甘草湯。加沙參、玉竹、雞子黃、生龜板等味。甘平濡潤以救之。黑爲腎色。苔黑燥而厚。此胃腸邪結。傷及腎陰。急宜大承氣鹹苦

下之。若黑燥而不甚厚。調胃承氣微和之。或增液承氣墊下之。若舌淡黑。如淡墨色。而津不滿者。此腎虛無根之火上炎。急用復脈、生脈、六味、輩救之。舌苔灰黑青黯而滑潤者。及舌雖無苔不燥。而有如烟煤隱隱者。無熱不渴。或見肢涼。此虛寒證。水來剋火之象。急宜理陰煎之類溫之。若舌短縮。爲肝腎氣竭難治。看舌之後。又須驗齒。齒爲骨之餘。齦爲胃之絡。燥熱最爍胃津。並爍腎液。初起齒光燥如石者。熱爍腎陰也。若無汗惡寒。乃寒燥之氣。搏束衞分所致。宜辛涼透汗。勿用滋膩。初病齒流清血。痛者爲胃火衝激。不痛者爲龍火內爍。分虛實治之。齒焦而有垢者。胃熱爍腎陰也。當微下之。無下證者。宜玉女煎。清胃救腎。齒上半潤。下半燥者。乃水不上承。心火無濟。宜清心滋水。枯處轉潤乃安。胃腎二經之血。上走齒齦。病深動血、結瓣於上。陽血色紫如乾漆。陰血色黃如醬豆瓣。陽血滋胃爲主。陰血救腎爲要。然見豆瓣色者多險。蓋陰下竭陽上厥也。齒垢如灰糕樣者。乃胃氣無權。濕濁用事。多死。齒無垢者死。齒如枯骨者死。腎液涸而色不榮。而齒因無神氣矣。咬牙有實有虛。咬牙齦者。爲濕熱化風。但咬牙者。或痰熱阻絡。或胃府熱極。氣走其絡。皆欲作痙之象。欲咬牙而脈證皆衰。或在下後。此胃虛無穀氣以自榮。虛則

喜實故也。速宜滋益胃陰。若下後牙關緊閉。爲胃氣絕。不治。其有初病舌本不縮而鞕。牙關咬定不開者。此痰熱阻竅。先用烏梅擦之使開。（酸能生津又酸屬木木來泄土故擦之卽開）再進清熱化痰潛肝之劑。腎開竅於二陰。前陰利水。後陰利穀。燥病溺多清黃。濕病溺多渾濁。濕熱溫邪。溺多渾黃渾赤。其有病濕而溺不渾濁者。在外感爲邪鬱氣分。氣不行水。以致濕熱留而不行。在內傷爲氣虛不能傳化。若論大便。燥邪多鞕。濕邪多溏。燥搏氣機不能化水。又多窘迫下利。傷寒化燥傷陰。下之宜猛。濕邪膠粘重濁。糞如敗醬。下之宜輕。若春溫、溫疫、溫熱。內有燥糞者。當急下陽明以存津液。傷寒大便溏。爲邪已盡。若協熱下利。及下利稀水色純青者。又當速下存津。不可誤認爲邪已盡。濕邪大便溏。爲邪未盡。必屎燥乃爲無濕。若大便塵腐散薄。完穀不化。而無氣味。或如屋漏水者。此屬敗象。不可誤認爲邪未盡。總之。經權常變。不可執一。互證旁參。乃有心得。形竅望後。當審胸腹藏府部位。胸中爲肺之府。膻中爲心之府。正在心下。有膈膜。旁有脅肋。爲肝膽之分野。此數者。皆清氣津液往來之所。其有胸痞者。濕阻氣機也。胸痛者。水結氣分也。或肺氣壅遏也。正在心下。以及脅肋鞕痛者。乃濕熱痰飲畜水。與氣搏結使然。非渣滓也。胃爲中土。西

學云胃横居膈下偏左。脘大向左。尾小向右。（胃氣故由右降）胃上口。名曰賁門。其紋密。故食物易入而難出。非嘔吐不開。胃下口。名曰幽門。下達小腸。小腸周迴疊積。下抵小腹。小腸下口、横接大腸。大腸分上中下三迴。迴長尺許。上迴與小腸横接。名曰闌門。其口如唇。渣滓可入不可出。上迴由右胯内旁倒行而上。中迴横過胃底。下迴至脾下。從左軟脅斜落。下達廣腸。以至魄門。（魄門卽肛門與肺氣貫通）肝居膈下胃上。左右兩大葉。左小右大。右大故稍偏膈内右方。經故曰肝生於左。不曰肝藏於左。（經曰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凡肝有病。最爲要害。肝葉撑張則脹。肝熱血燥。經絡凝滯不通。下部迴血壅脹。卽有水血溢於胅膜之裏。漸漬漸深。終成蠱脹。肚大筋青不治。夫青筋非筋也。血絡也。青者。血燥而結也。此證由怒鬱傷肝所致。蓋肝鬱則熱。熱則燥。燥則血不流通而結。血結則不獨血滯於中。卽水飲亦無由吸攝。不能循其常道。下輸膀胱。故蠱脹多水。醫者見水行水。不審水由肝血燥結所致。所以不效。易曰山風蠱。艮爲山。巽爲風。艮上巽下則爲蠱。古人取名爲蠱。爲其燥木尅土。象類山風之義。膽繫肝右葉內。膽汁所以潤肝而利腸也。肝性易燥。每取潤於膽汁。凡人食後。小腸飽滿。腸頭上逼膽囊。膽汁漬入腸內。利傳渣滓。膽有熱則上嘔苦涎。熱迫下行。

則下泄清汁。膽受驚。亦泄清汁。腸有寒。渣滓不結。膽汁無所用事。亦致瀉青。膽絡凝滯。膽汁入血。又多生黃病。肝膽經脈。由脅肋下抵小腹。繞陰器。故少腹屬厥陰經。肝經凝滯。則經脈結痛成疝。肝經血燥。則抽搐。燥甚則引舌與卵。故舌卷卵縮。脾附於胃。西學謂脾居胃之左。在第九至十一肋骨之內。脾形如豎掌。與胃相連。胃脘大向左。故曰脾居胃之左。外豐圓向脊。內深窩向胃。故曰膵以上屬太陰經。脾質甚軟。可小可大。其用在集聚往來之血。爲動脈寬閒之地。經故曰脾統血。脾爲胃行其津液。經故曰脾爲之使。人有瘧疾。惡寒戰慄。血脈不行於外。卽縮於內。無所歸藏。則聚於脾。聚於脾則脾脹大。脾脹大故人脘脅脹悶。迨瘧止血行。其脹自消。久久不已。脾不輸精。水與血結。成爲瘧母。再久則濕去瘧止。血燥成塊。結於左肋。在體質壯者。人參鼈甲煎丸。取血肉飛走諸靈。通和血絡。若濕未去而瘧未止者。取蔣氏夜光丸。通絡燥濕。然此皆利於實而不利於虛也。吾鄉又多有痞塊。亦生左肋下。世宗越人肥氣之說。後人又妄制五積丸藥。一派消削攻下。多致人於死。不知五積與瘧母之推移不動者。皆由血絡燥結所致。血燥而至於結塊。則營氣不得行於其間。故按之堅鞕不痛。治法皆以潤爲主。或温潤。或清潤。視其人

之寒熱用之。再佐鹹潤以軟之。辛潤以通之。有濕者。佐苦辛以化之。自無不效之理。又脾絡燥結。卽有血水滲洩於下。蠱脹之源。閒發於此。此由思慮傷脾所致。思則氣結。氣結結則血亦結。結則水不循常道。而蠱成焉。蠱脹總不外肝脾二經。血絡燥結所致。觀此而蠱取山風之義。更可知矣。蠱脹末路。肌肉消瘦。皮膚黑。青絡暴露。皆燥象也。非有目所共覩者哉。腎居脊骨第十四節陷中。從上數下在第十四節從下數上在第七節經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是也與精液總管相通。經故曰腎藏精。三焦經在右腎傍。化水而通水道。經故曰腎主水。腎開竅於二陰。腎與天樞穴通。故曰當臍屬少陰經。膀胱在前陰交骨之裏。西學謂膀胱內有精囊。有精溺兩管。內底有兩小竅。斜與腎通。按男子精溺管至前陰會而爲一。女子分而爲二。此陽奇陰偶之義也。女子外溺竅經名廷孔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夫所謂津者。溺是也。液者。曰生之精是也。氣化者。三焦之氣化也。彼西學之說。尙與經義不悖。藏府部位。體用如此。知此則知病之所在矣。然病有諸內。必形諸外。更當卽著於外者言之。燥病。或肌膚刺痛。手不可捫。或項背強痛。甚則筋攣發痙。手足牽引。口噤頭搖。面黑毛焦。唇反眼戴。舌卷囊縮。又有腸拘似塊。傴僂難伸。及骨痿偏枯等證。物乾則必縮。乾則

必輭。乾則必動。乾則必痠。理固然也。在人亦然。濕病則頭目昏重。肢體困倦。痠疼。嗜臥懶動。甚則神智昏沉。如癡如醉。凡物濕則必重。濕則必軟。濕則必混濁而不清明。理固然也。在人亦然。燥熱必煩而動。身熱口渴。揭去衣被。揚手擲足。尋衣摸床。撮空理線。（此條非大實卽大虛總以苔脈神色爲憑）脈來沉實有力。舌苔黃厚。陽也。熱也。實也。寒濕必倦而靜。無熱不渴。欲得衣被。或身重足冷。踡臥惡寒。或好向壁臥。閉目不欲見光明。懶與人言。脈來軟濡無力。舌苔色白。陰也。寒也。虛也。然則燥濕寒熱虛實。不皆卽外可知其內乎。而猶不止此。蓋人身之所守。莫重於五藏。而身之所主。尤莫重於一心。心也者。神氣之所由生者也。顧不重哉。試以燥濕言之。燥屬天氣。天氣爲清邪。清邪不昏人神智。故風燥、寒燥、暑燥、初起。令人心知所苦。如頭痛寒熱。皆自知之。惟邪來迅速。直傳心包者。乃有內閉神昏之候。或邪傳胃府。與濁滯相合。又令譫語神昏。濕屬地氣。地氣爲濁邪。濁邪最昏人神智。往往溫病初起。卽令人神氣異常。昏糊煩躁。不知所苦。間有神清而能自主者。夢寐亦多不安。閉目卽有所見。有所見卽譫妄之根原。又有病初起時。神智驚惶。目光外浮。反自云無病。病深時猶能行走。而身體強直。（脈病人不病謂之行屍不治）此真陰涸極。病陷於中。神浮於外。最

深最重者也。多屬不治。然此就心之一藏言之也。試再言五藏。經曰。五藏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俯。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者生。失強者死。又曰。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則爪枯毛折。毛折者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毛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足太陰氣絕。則脈不榮肌肉。脣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舌萎人中滿。人中滿則脣反。脣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骨不濡則肉不能著。骨肉不相親。則肉軟卻。肉軟卻。故齒長而垢。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厥陰不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脣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轉則目運。五藏之精華皆上聚於目目運者。志先死。志先死。則

遠一日半死矣。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如珠不流)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又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上視)反折。(身反向後)瘈瘲。(手足抽掣)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緩縱不收筋痿故也)目環(目運轉)絕系。絕系一日半死。色先青。白乃死矣。(金勝木)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肉絕)則終矣。少陰終者。面黑。齒長(牙齦宣露)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矣。(腎開竅於二陰)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縮而終矣。又曰。大骨枯槁。(腎衰)大肉陷下。(脾衰)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肺衰)期六月死。真藏脈見。乃與之期日。凡若此者。皆陰液絕於內而神氣奪於外者也。其論少陰太陰上下不通兩條。乃邪實正虛。正不勝邪。陰液涸絕之故。故經又有五實死。五虛死之說。曰。脈盛。(心實)皮熱。(肺實)腹脹。(脾實)前後不通。(腎實)悶瞀。(肝實)此謂五實。脈細。(心虛)皮寒。(肺虛)氣少。(肝虛)泄利前後。(腎虛)飲食不入。(脾虛)此謂五虛。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表裏皆解)則實者活。是虛者。以脾腎為主。實者以表裏得解。邪有出路為主。此診外感內傷之大法也。別有急虛身中卒至。(急邪乘虛卒中身內)五藏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不可

爲期。此不可責之於望也。外此皆可望而知之者也。故曰望而知之之謂神。

醫原

清 安東 石壽棠芾南原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中

聞聲須察陰陽論

五音。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肝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心在音爲徵。在聲爲笑。脾在音爲宮。在聲爲歌。肺在音爲商。在聲爲哭。腎在音爲羽。在聲爲呻。此五音之應五藏也。若病則有不盡然者。獨是五音不外陰陽。陰陽不外燥濕。春山先生分平仄看法。實有至理。燥邪乾濇聲多厲仄。或乾噦或咳聲不揚。或咳則牽痛。或乾咳連聲。或太息氣短。（燥甚則經絡拘急拘急求伸故善太息）化火則多言。甚則譫狂。其聲似破似啞。聽之有乾濇不利之象。濕邪重濁。聲必低平。壅塞不宣。古謂如從甕中作聲者然。或默默懶言。或昏昏倦怠。或多嗽多痰。或痰在喉中。漉漉有聲。或水停

心下。汩汩有聲。或多噫氣。壅阻不宣故多噫氣周身痠痛。沈重難展。化火則上蒸心肺。神智糢糊。呢喃自語。或昏沈迷睡。一派皆重濁不清之象。流露於呼吸之間。他如出言壯厲。先輕後重者。外感也。出言懶怯。先重後輕者。內傷也。妄見妄言爲譫語。無稽狂叫爲狂言。實也。又有神虛譫語。虛煩似狂二證。當以脈證舌苔參之。斷不可誤以爲實。若語不接續爲鄭聲。無人始言爲獨語。此屬虛居多。又有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二者皆屬危候。又如痰壅肺絡。咳聲不揚。金實無聲也。勞瘵音啞。金破無聲也。腹形充大。鼓之板實者。實也。腹皮綳急。鼓之鼟鼟者。虛也。然則燥濕表裏虛實。不皆可聞而知之乎。而猶不止此。聲出於肺而根於腎。其有無還聲如鴉聲者。乃肺腎將絕。金水不交。聲音不能發自丹田。亦不能還至丹田。故聲直而無回音耳。然亦有痰閉肺竅使然者。又當以辛潤清潤。開痰利竅。不可竟作不治論。至喘促一證。尤當辨認。肺爲氣之統。腎爲氣之根。肺主出氣。腎主納氣。陰陽相交。呼吸乃和。若出納升降失常。斯喘作焉。實喘責在肺。虛喘責在腎。實喘者。胸滿聲粗。氣長而有餘。虛喘者。呼長吸短。息促而不足。實喘者。出氣不爽。虛喘者。入氣有音。實喘。有水邪射肺。有痰

飲遏肺。有客邪六氣之邪皆能致喘干肺。上焦氣壅。治宜疏利。虛喘爲腎不納氣。孤陽無根。治宜固攝。虛實分途。陰陽異治。然則聞聲之道。顧不重哉。經故曰聞而知之之謂聖。

問證求病論

病、藏於中者也。證、形於外者也。工於問者。非徒問其證。殆欲即其證見。以求其病因耳。法當先問其人之平昔。有無宿疾。有無恚怒憂思。飲食喜淡喜濃。喜燥喜潤。嗜茶嗜酒。大便爲燥爲溏。婦人問其有無胎產。月事先期後期。有無脹痛。再問其病。初起何因。前見何證。後變何證。惡寒惡熱。孰重孰輕。有汗無汗。汗多汗少。汗起何處。汗止何處。口淡口苦。渴與不渴。思飲不思飲。飲多飲少。喜熱喜涼。喜熱飲不皆屬寒嘗有鬱遏不通者亦喜熱飲以熱則流通故也思食不思食。能食不能食。食多食少。化速化遲。胸心脅腹。有無脹痛。二便通濇。大便爲燥爲溏。小便爲清爲濁。色黃色淡。二便最爲緊要乃病之外見者也種種詳詰。就其見證。審其病因。方得軒岐治病求本之旨。豈徒見痰治痰。見血治血而已哉。

切脈源流論

經曰。營行脈中。又曰。脈者血之府也。又曰。十二經皆有動脈。按十二經動脈上部動脈在頭中部動脈在手下部動脈在足是爲三部一部三候是爲九候上部天兩額之動脈足少陽之頷厭也上部地兩頰之動脈足陽明之地倉大迎也上部人耳前之動脈手少陽之和髎也中部天手太陰之太淵經渠也中部地手陽明之合谷也中部人手少陰之神門也下部天足厥陰之五里也下部地足少陰之太谿也下部人足太陰之箕門也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下部天女子則取太衝下部人胃氣則候於陽明之衝陽仲景謂之趺陽難經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又是一法內經診法。三部九候。就十二經之動脈診之。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部位分明。毫釐不爽。迨扁鵲興。著八十一難經。將十二經脈。均診於兩手。以圖簡便。其法亦自內經得來。經曰。尺內兩傍。則季脅也。季脅包藏藏府尺外以候腎。尺內以候腹中。內外者一部中之內外也浮爲外沈爲內非兩條脈也辨見金鑑柯韻伯云凡藏府近背者皆候於外近腹中者皆候於內金鑑謂五藏皆當候於內六府皆當候於外內經內外字是傳寫之誤中附上。關部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按心肺居鬲上肝脾腎居鬲下五藏俱注於鬲肝脾腎膽之脈俱貫鬲而上心心包絡腎三焦腸胃之脈俱從鬲而下是鬲爲十一經必由之道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寸部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關前以候前關後以候後上竟

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或曰。十二經脈。手六經脈走手。足六經脈走足不走手。今皆診於手者何也。曰。崇其原也。十二經脈。根心而生。而上通於肺。以迴於下。心主血。肺主氣。氣爲血帥。故肺主藏氣而朝百脈。十二經之經。皆受之於肺。平旦寅初。肺氣流布。起於寸口。（寸口又曰脈口。曰氣口。乃寸關尺三部之總名。非但指寸之一部已也）運行十二經中。周而復始。一日一夜。五十度畢。（按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有八。周身十六丈二尺。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一呼一吸合爲一息。一息脈行六寸。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凡行八百一十丈。卽十六丈二尺而積之也）次日平旦寅初。復會於寸口。寸口者。脈之大會。故十二經之盛衰。悉見於此。經曰。經脈者。常不可見也。（經脈近筋骨走。故肉厚處按之不覺跳動。肉消處按之方見）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此氣口所以獨爲五藏主也。人生不過氣血兩端。萬病亦不過病氣血兩端。心爲主血之藏。肺爲藏氣以運血之藏。心肺二經之脈。皆走氣口。探其源。不可知其流乎。曰。脈有尺寸何說。曰。人身上下兩焦。中有膈膜一層。以分陰陽之界。難經分寸爲尺。分尺爲寸。（關上分去一寸餘者爲尺。關下分去一尺餘者爲寸）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蓋象乎此。（關以下至尺澤皆謂之尺。而診脈則止候關下一寸。關以上至魚際皆謂之寸。而診脈則止候關上九分。曰九分者。其下一分爲關耳。關僅一分。象膈膜故也）曰關以前者。陽之動也。（診心肺）脈嘗見九分而浮。過者

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若上魚際。則爲溢矣。溢滿而出於外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診肝

肺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若入尺中。則爲覆矣。覆反而傾於內

也內經云。陽氣太盛。陰氣不能營。謂之格。陰氣太盛。陽氣不能營。謂之關。按三難及三十

七難關格二字倒置故引靈樞脈度篇以正之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命而死矣。

此數句出難經。或又曰。既以尺寸分陰陽。又云脈有輕重者何謂也。曰。此亦診陰陽之法

也。曰。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

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

至骨。舉指來實者。腎部也。夫人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故

浮者陽也。沈者陰也。脾在中州。故其脈在中。靈樞九鍼篇曰。肺主皮。心主脈。脾主

肌。肝主筋。腎主骨。扁鵲從此悟出。分輕重五等。診候五藏本象之脈。以別太過不

及之爲病。實足輔翼經文。而爲診候之大法。曰。診法如此。內經又以寸關尺分配

藏府者何謂也。曰。人正南面而立。心屬南離。故候於寸。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

出於東。故心候於左寸。肺主天氣。故亦候於寸。肺屬西方金。故候於右寸。肝膽屬

震巽木。故候於左關。脾胃屬中央土。故候於右關。腎與膀胱屬坎水。故候於兩尺。

三焦生右腎傍。故候於右尺。二腸爲至濁至下之府。當候之於尺。小腸與心相表裏。候於左尺。大腸與肺相表裏。候於右尺。按扁鵲十難。據藏府表裏之說。將大小腸候於兩寸。西晉王叔和遵之。元明諸家力辨其非。謂二腸爲至濁至下之府。不能候於至上之寸部。近代黃坤載又謂二腸府雖至濁。經行頭上則至淸。徐靈胎亦以爲然。喻嘉言羅東逸仍從元明諸公駁正之說。御纂金鑑配二腸於尺部。按內經尺內以候腹中一句。當謹遵金鑑。又按叔和謂左尺候腎水與膀胱。右尺候命門相火。蓋誤以三焦爲命門也。考命門之說。內經不載。內經所謂之命門。指眼目而言。後人以腎爲人身之根蒂。故謂兩腎中央爲命門。其實命門卽兩腎之稱。診腎卽是診命門。叔和右尺診命門之說。其誤可知。膀胱與腎相表裏。腎候之兩尺。膀胱亦當候之兩尺。惟三焦在右腎傍。當候之右尺。再以三焦言之。肺爲華蓋。居於至高。故候於寸。右肺大於左。左肺二葉。右肺三葉。故經謂肺藏於右。肺氣由右而降。故候於右寸。心象日。故候於寸。心居肺下而位乎中。肺稍偏於右。是心稍居肺左矣。心血從心左下竅而生。故曰候於左寸。肝膽脾胃。同居膈膜之下。故候於關。肝生於左。故候於左關。脾雖居胃之左。而與胃相連。胃之下口由右而降。故候於右關。腎居腰脊。故候於兩尺。大小腸膀胱三焦。同位於下焦。故亦候於尺。內經三部分配藏府。蓋象乎此。雖然。古人亦據常理言之耳。人身氣血。一氣貫通。區區一寸之地。不必拘分。亦不能盡驗。他如男女左右。及奇脈斜行之說。更難盡憑。東垣左手人迎主外感。人迎穴名在結喉兩傍。與肺脈同診。右手氣口主內積之說。六脈均謂之氣口。尤屬不經。學者不

可不知。亦不可盡拘。但能得其提綱。則權衡在握矣。曰。診法何如。曰。診法之精。無過內經。經以浮沈緩急大小滑濇八脈。辨表裏寒熱虛實順逆。曰諸浮者病在陽。諸沈者病在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寒主收引故脈緊急熱主蒸散故脈緩數大者多氣少血。小者氣血皆少。滑爲陽氣盛。濇爲陰血少。卽於八脈中。分對待、如浮沈滑濇相對待之類微甚、如微浮甚浮微沈甚沈之類懸絕如太過至三倍四倍不及止一至二至絕無之類之三等。以察病之進退順逆死生。何其精且約乎。及仲景以陰陽著脈爲十。以浮、數、動、滑、大、爲陽。沈、濇、弱、弦、微、爲陰。診陰陽之法。又莫過於此。迨叔和與繁脈象爲二十四。且譔出七表八裏九道之名。九道更不可解愈多愈亂。皆由於未審夫脈之有大原也。夫脈之大原。緣於胃氣。經曰。五藏皆稟氣於胃。藏氣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胃氣乃至於手太陰。若邪氣勝。精氣衰。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病勝藏曰死。又曰。四時百病。胃氣爲本。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若是者。胃氣顧不重哉。然推胃氣之原。又生於穀氣。經曰。食氣入胃。濁氣卽穀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十二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卽肺脈合精。行氣於府。六府府精神明。六府精氣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肺主治節分布氣化以得其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又曰。得

轂者昌。絕轂者亡。審是轂氣不又爲胃氣之本乎。曰。胃氣脈何如。曰。胃氣脈和柔輕緩。匀淨分明。三部九候。皆要如此。中候尤重。非僅診於右關一部已也。經曰。春胃微弦曰平。胃而微弦者。輕虛而滑。端直以長。如循嫩竹竿梢之象。弦多胃少曰肝病。弦多胃少者。滑鞕彈指。如循長竿者然。其氣來實而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善怒。忽忽眩冒巔疾。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兩脅胠滿。但弦無胃曰死。但弦無胃者。中外急勁。如按弓弦。如循刀刃。此眞肝脈見也。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夏胃微鉤曰平。胃而微鉤者。圓滿滑利。來盛去衰。如連珠。如循琅玕。美玉鉤多胃少曰心病。鉤多胃少者。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有急促相仍之象。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身熱膚痛爲浸淫。蒸熱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咳唾。下見氣泄。但鉤無胃曰死。但鉤無胃者。前曲後居。前曲者。輕取則堅。強而不柔。後居者。重取則牢。實而不動。堅而且滯如操革帶之鉤。全失沖和之氣。此眞心脈見也。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長夏胃微輭弱曰平。胃而微輭弱者。和柔輕緩。匀淨分明。如雞踐地。從容不迫。弱多胃少曰脾病。弱多胃少者。輕疾不緩。如雞舉足者然。太過則令

人四肢不舉。脛勝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經曰脾藏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今不能灌溉故不通名曰重強。藏氣皆不和順但代無胃曰死。但代無胃者。弱而乍數乍疎。如鳥之啄。堅銳不柔。代而中止。如屋之漏。點滴不勻。又或如水之流。去而不返。此真脾脈見也。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秋胃微毛曰平。胃而微毛者。厭厭聶聶。如衆苗齊秀者然。輕浮和緩。如落榆莢者然。毛多胃少曰肺病。毛多胃少者。不上不下。往來澀滯。或如循雞羽。輕浮而虛。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氣逆而背痛。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指氣下聞病音。呻吟但毛無胃曰死。但毛無胃者。如物之浮。空虛無根。如風吹毛。輕散無緒。此真肺脈見也。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冬胃微石曰平。胃而微石者。喘喘累累。沈而圓實流利。乃陰中藏陽之象。石多胃少曰腎病。石多胃少者。堅搏牽連。如引葛然。其氣來如彈石。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如數者動止急促有似緊數愈虛則愈數乃真陰虧損之象原非陽強實熱之數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解㑊。寒不寒熱不熱弱不弱壯不壯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眇中清。俠脊兩傍空軟處名眇清冷也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但石無胃曰死。但石無胃者。散亂而勁。如奪索。如彈石。此真腎脈見也。色黑黃不澤。

毛折乃死。凡此皆面兼二色者。五行相尅之道也。皆曰不澤者。陰液消亡。色由無光而無體也。皆曰毛折乃死者。肺之化源絕也。草木之枯萎也。先本實而後枝葉。其卽毛折不澤之義也夫。觀內經診法。四時百病。一以胃氣爲本。卽以五藏本脈之微甚。診病之太過不及。以微甚之相去懸絕。知胃氣已亡。決之曰死。理何其精。法何其約乎。且夫診法有以約爲貴者。亦有以博爲貴者。蓋以一脈能兼數病。一病能兼數脈。真僞固當辨認。常變尤貴圓通。試取景岳十六脈而詳辨之。浮在皮毛，主陽。主表。主風。固也。然有真正外感初起。陽（陽氣）爲陰（陰邪）蔽。脈反不浮者。亦有緊數而略兼浮者。審其發熱無汗頭身疼痛。爲表邪而開達之。陽氣得通。脈始轉浮。更有裏邪解後。表邪外達。沈小數實之脈。轉爲浮緩。浮緩爲外解之徵。日內可冀得汗。此先裏後表病也。其有裏邪解後。而脈反浮躁者。此邪火傷陰。病勝藏也。名陰陽交。（陽邪交於陰分）不治。又有內傷陽氣虛者。脈必浮而無力。陰血虛者。脈必浮而空豁。浮而弦數。是浮不可概言表。卽謂浮而無力爲虛。浮而有力爲實。似可不誤。然有浮大弦鞕之極。甚至四倍以上者。又非有力之謂。乃真陰涸極。孤陽無根。胃氣已無。真藏脈見。不可不知。又有兼脈。如浮緊風寒。浮數風熱。浮虛傷暑。（暑月汗多傷陰傷氣）

所以脈虛浮緩傷濕。浮大傷熱。浮滑宿食。浮芤失血之類。更宜參看。沈行筋骨。主陰。主裏。主氣鬱。主寒。主水。其病爲停飲。爲癥瘕。爲脹滿。爲厥逆。爲洞泄。沈細爲少氣。爲寒飲。爲胃中冷。爲腰足痛。爲痃癖。沈遲爲痼冷。爲精寒。沈滑爲宿食。爲伏痰。沈伏爲霍亂。爲胸腹痛。沈數爲內熱。沈弦爲痰飲。沈緊爲胸腹痛。然沈雖主裏。亦有外感初起。寒燥之氣。搏束皮毛。陽爲陰蔽。脈不能達。反見沈緊而數者。見有寒熱頭痛等證。即是表邪。是沈不可概言裏。更有沈而細者。或爲陽氣不舒。或爲陽虛氣陷。又不得以沈專主氣滯。凡此皆於有力無力辨之。庶可不誤。遲脈三至。爲陰。爲寒。爲虛。氣寒則不行。血寒則凝滯。寸遲則氣虛不化精。尺遲則精虛不化氣。若遲兼滑大。多乇濕痰頑痺。遲兼細小。必是真陽虧損。或陰寒留蓄於中。則爲泄痛。或陽氣不衛乎表。而生外寒。以遲爲寒爲虛。固也。然有溼溫、暑溫、溫熱初起。脈見沈遲。此非虛寒也。乃溼熱鬱蒸之邪。口鼻吸入。從裏而發。所以脈象模糊。至數不清。有類沈遲也。過而無力。亦勿作虛視。乃溫熱熏蒸散漫。所以脈不鼓指也。熱病初退。餘邪未清。正氣未復。脈多遲滑。是遲不可概言寒。凡此於氣色舌苔神情見證驗之。乃可無誤。數脈六至。有虛有實。不盡主熱。熱邪主蒸散。脈多緩滑。經曰。緩者

多熱。緩而滑者爲熱中。又曰。數則煩心。及難經有數脈爲熱之說。舉世宗之。要不可以不辨。一傷寒在表。脈必緊數。此寒燥之氣搏束使然。非熱也。一瘧作時。脈必浮數。瘧止脈則和緩。豈作則有熱。止則無熱乎。此營衛交爭使然。非熱也。一痢疾脈多數而弦。數而濇。仲景曰。弦爲陰脈。沈弦爲斂。其數而弦者。溼鬱氣血也。其數而濇者。乾濇（濇字與澀字不同濇是乾濇有如刀括竹之象）燥傷血液也。非熱也。一癰瘍初起。脈多數。此邪壅氣血也。非熱也。一痙病脈多數。表痙爲風寒外搏。裏痙爲血燥生風。非熱也。一臟瘕裏疽。脈多數而濇。此血燥而結。脈所以數濇不利也。非熱也。一胎脈多數而滑。此衝任血旺也。非熱也。更有陽虛者。數而緩大。陰虛者。數而弦濇。愈虛愈數。愈數愈危。真藏脈見。數而散亂。數而堅勁。豈可誤以爲熱乎。總之。邪正相爭者。多數脈。陰虛成勞者。尤多數脈。數而有力爲實。數而無力爲虛。是熱非熱。可無差矣。洪脈狀如洪水。來盛去衰。是爲陽脈。洪而有力。爲陽實耗陰。或爲頭痛面熱。煩渴咽痛。或爲癰瘍斑疹。或爲動血。或爲二便不通等證。若洪而無力。乃陰虛陽亢。是洪不可概言實。微脈纖細無神。浮弱之極。是爲陰脈。主氣虛陽虛。或畏寒少氣。或脹滿食不化。或嘔吐泄瀉。或腰腹痛。或眩暈厥逆。然亦有痛極氣閉。營衛壅滯。似微而

實過者。是微不可概言虛。滑脈往來流利。如珠走盤。陽也。滑而和緩。爲營衛充實。稟賦充厚。婦人滑而圓滿。經斷無他病。爲胎孕。大抵沈分圓滑者多男。浮分圓滑者多女。若病人緩滑而大。爲內熱蒸散。滑數有力。爲痰爲食。多見脹悶嘔吐等證。凡病虛損者。瀉痢久者。脈多弦滑。此脾腎受傷故也。不得概以火論。濇脈往來艱濇。如刀刮竹。陰也。（此陰字非陰寒也血主陰濇乃血少之象）外感濇而緊數。爲寒燥搏束。主身熱無汗。或皮膚刺痛。或咳嗽不爽。胸臆牽疼。內傷濇而弦數。爲血燥陰傷。男子傷精。婦人不孕。多由七情不遂。營氣耗傷。血無以充。氣無以暢。在上有上焦之不舒。在下有下焦之不運。在外有筋脈之拘攣。痳痺枯痿。在裏有風勞蠱膈。瘰癧內疽。乳巖癥瘕等證。總之。皆血虛化燥。由燥而結。由結而堅。致成乾濇內著之候。弦脈彈指。如張弓弦。按之有餘。陽中陰也。（仲景謂弦爲陰脈非寒也乃病伏於裏之說觀下諸病便知）弦而滑大。病在陽在外。弦而細濇。病在陰在內。外病爲痰飲蓄水。陽中伏陰。或眩暈嘔酸。或胸脅疼脹。或爲瘧痢痹疝。（瘧脈多弦弦爲飲邪飲即陰也飲伏胸脅少陽部位阻遏清陽故脈多弦世認弦爲少陽風邪又不盡然）內傷爲水虧木熾木強土弱。爲虛勞、寒熱、類中、偏枯、噎膈、蠱脹等證。凡人藏府。得胃氣所及。則五藏皆和。見肝木相侵。則五藏俱病。蓋以木之滋生在水。培養在土。若木氣過強。

則水土皆敗。而且水又爲肝陽所耗，土轉被木賊而傷。腎爲精血之本。胃爲水穀之源。根本受傷。生氣敗矣。所以木不宜強也。故凡病脈見和緩者順。見弦強者逆。見弦甚者死。爲其藏陰已盡故也。觀內經真藏脈見。卽與之期日可知。芤脈浮大中空。按如葱管。爲孤陽脫陰之候。主陰虛發熱。失血脫血。頭暈目眩。驚悸怔忡。喘急盜汗。氣無所歸。血無所附。芤雖陽脈。而陽實無根。大虛之兆。緊脈急疾有力堅實搏指。陰多陽少。乃陰邪擊搏之候。主寒燥。主痛。緊數在表。爲傷寒發熱無汗頭痛。項強等證。或爲痺爲瘧。沈緊在裏。爲心脅疼痛。胸腹脹滿。爲中寒逆冷。瀉痢陰疝。痃癖等證。在婦人爲氣逆經滯。在小兒爲寒燥搏束生痙之候。緩脈四至。從容和緩。浮沉得中。胃氣沖和。是爲平脈。必兼他脈。乃可斷病。緩而滑大。多主實熱。緩而遲細。多主虛寒。然實熱必緩大有力。或爲煩熱脹滿。二便不利。或爲癰瘍。或傷寒溫病愈後。餘熱未清。亦多有此脈。虛寒必遲緩無力。爲陽虛畏寒。氣怯眩暈。痺弱痿厥。飧泄疼痛。精寒腎冷。小便頻數等證。在女子爲經遲血少。氣不統血等證。凡病但得緩脈。易愈。以其未失沖和之氣故也。結脈脈來忽止。止而復起。舊訣以數來一止爲促。促脈爲熱。爲陽極。緩來一止爲結。結脈爲寒。爲陰極。浮結爲邪在

表。沉結為積聚在裏。促結二脈。又通謂為氣、血、痰、食、積聚、癥瘕、七情、鬱結等證。又動而中止。不能即還。良久復動。動而復止。止有常數為代。主五藏無氣。為呼吸存亡之候。又為女胎三月。衝任惡阻。往往脈代。不主於病。觀舊訣所云。是以結促為實。以代為虛也。以余驗之。又不盡然。暴病見結促代脈。多主中有留滯鬱結等證。久病見促結代脈。多主憂思氣結。血結使然。但緩而結者多陽虛。數而結者多陰虛。代脈為氣血衰殘。力不接續。更屬虛極。緩者猶可。數者更甚。代者尤劇。此可以結之微甚。察血氣之消長。故總謂之結脈。又有無病而一生見結脈者。此稟賦之異也。不可不知。伏脈若有若無。附骨乃見。或火閉而伏。或寒閉而伏。乃一時陰陽潛伏。阻塞氣機之象。主霍亂痛極。疝瘕閉結。食滯水飲。怒忿厥逆等證。有心腹痛極而伏者。有氣逆於經。脈道不行而伏者。有偶因氣脫不相接續而伏者。然必暴病暴逆乃有之。開其閉而脈自復矣。若積困綿延。脈本微細。漸至隱伏者。乃爐火將絕之兆。安得尚有所伏哉。虛脈無力無神。經所謂按之不鼓是也。浮而無力為血虛。陰氣不內營也。沉而無力為氣虛。陽氣不外鼓也。洪數無力為陰虛。陰不潛陽也。遲細無力為陽虛。氣不化精也。陰虛則金水虧傷。龍雷易熾。而五液神魂之

病生焉。或喘欬勞熱。或驚悸盜汗。或失血夢遺。陽虛。則火土氣衰。真元日損。而君相化原之病生焉。或頭目昏眩。嘔吐亡陽。或胸膈脹滿。泄則腹疼。或溺有餘瀝。寒精自滑。救陰者。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救陽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漸長則生。漸消則死。實脈舉按皆強。鼓動有力。爲三焦壅塞之候。表邪實者。浮大有力。裏邪實者。沈小有力。火邪實者。洪滑有力。寒邪實者。沈緊有力。然實脈有真有僞。真者實而聚。僞者實而散。辟辟如彈石。散亂如解索。乃肝腎真藏脈也。非實也。須兼形證察之。庶幾不誤。凡此皆脈之有真有僞。不可不辨者也。試再言常變。浮而無力爲陽虛。常也。然陽虛者必反見陰脈。陽愈虛。脈愈沈細。此真陽不能鼓舞也。如沈極而反浮。是微陽欲脫之兆。若得補藥漸浮。而僅得之中候。乃爲吉象。倘忽然而浮。而短濇無根。是肺之真藏脈見。浮而散大無根。是心之真藏脈見。陽將脫矣。汗出如珠不流乃死。沈而無力爲陰虛。常也。然陰虛者必反見陽脈。陰愈虛。脈愈浮數。此真陰不能潛陽也。如浮極而轉沈。是真陰將絕之兆。若得補藥漸沈。而僅得之中候。乃爲吉象。倘忽然而沈。沈而欲絕。知陰將脫矣。色黑黃不澤乃死。暴病脈當有力。而反模糊不清者。此邪遏於內也。非虛也。其有沈弱細微。至數分明者。此正

不勝邪也。久病脈當柔軟。而反弦濇細數者。此真陰欲涸也。浮沈辨表裏。常也。然沈脈亦有表證。浮脈亦有裏證。凡察外感。當以緊數與否爲辨。蓋表寒主收引。脈皆緊而浮。溫熱從裏發。脈多緊數而沈。更有脈息素小之人。見似緊非緊。較平日稍爲滑急者。即是外邪。又有邪輕者。或初起未甚者。亦多如此。是又不可不兼證察之。若其脈緊急太甚。和緩全無。脈雖浮大。自非表邪。凡辨內傷。見甚浮。甚沈。甚遲。甚數。甚大。甚小。甚微。甚實。皆是勞傷之候。但漸緩則有生意。若弦甚者。病必甚。數甚者。病必危。弦細再加緊數。則百無一生。以無胃氣故也。又有始也爲浮、爲大、爲滑、爲動、爲數。（五陽脈）繼也反沈、反弱、反濇、反弦、反遲。（五陰脈）此由表入裏。由府入藏之機。其病也進。始也爲沈、爲弱、爲濇、爲弦、爲遲。繼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動、微數。（微字宜玩五陰脈雖喜轉陽若忽然暴見又是脫象）此由裏出表。由藏出府之機。其病也退。又有脈體本大。而更加洪數。此邪氣日甚也。其病也進。脈體本小。而漸至緩大。此胃氣將至也。其病也退。又有五陽脈終爲陽。而始爲有力之強陽。繼爲無神無氣之微陽。知陽將絕矣。五陰脈雖喜變陽。若忽然暴見。知陽不附陰。孤陽飛越。反照之不長。餘燼之將滅也。又有不以部位拘者。如諸弦皆屬肝脈。諸洪皆屬心脈。諸輭皆屬脾脈。諸浮

皆屬肺脈。諸沉皆屬腎脈是也。又如頭痛一證。脈應在寸。常也。若少陽陽明之痛。則不候之寸而候之關。太陽裏邪蓄水之痛。又不候之寸而候之尺。遺淋等證。脈應在尺。常也。若氣不攝精。心爲熱灼。又不候之尺而候之寸。又如六脈中有一脈獨乖者。卽當於獨乖之一脈求之。景岳所謂操獨見也。又有素大、素小、素陰、六陰素陽、六陽之脈。此稟之先天。非病也。病則脈又不同矣。總之。脈之胃氣爲本。經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又曰。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夫穀氣胃氣也。胃氣爲氣血之本原。故無論何脈。但得兼輭滑和柔之象。便是有胃氣。雖病無危。若今日尚和緩。明日更弦急。知邪氣之愈進。今日甚弦急。明日稍和緩。知胃氣之漸至。頃刻之間。初急後緩者。胃氣之來也。初緩後急者。胃氣之去也。察邪正進退生死。一以胃氣爲主。則得所指歸矣。然又有一切痰脈。不能以常情論者。王中暘曰。痰滯氣機。往往脈見蝦遊雀啄代止之形。頃刻之間。時有時無。時大時小。或尺寸一有一無。或關上不見。或兩三路亂動。有素昔多痰。不時而然者。有忽然而然者。有僵仆卒中而然者。皆非死脈也。凡此皆其變焉者也。知常知變。乃可與言診。且夫辨真僞。察常變。固貴求諸博。而審病因。觀進退。決死生。又貴返諸約。蓋以天地不外陰

陰陽不外燥濕。春山先生分剛、柔、圓、遏、神、氣、六字看法。最妙。病有燥濕。脈有剛柔。病有進退。脈有圓遏。病有死生。脈有有無神氣。學者以剛、柔、圓、遏、神、氣、六字爲綱。以諸脈爲目。則由博返約。綱舉而目張矣。剛脈者。即古所謂弦緊動濇牢革諸脈是也。按之有尖滯彈指之象。主陰虛之燥病。凡物少雨露滋培。勢必乾濇。人少血液灌漑。亦必乾濇。有同然也。故以剛脈屬陰虛化燥之病。柔脈者。即古所謂濡緩濇滑微細諸脈是也。按之如絲線濕泥柔輭之象。主陽虛之濕病。凡物少風日暄動。勢必輭濫。人少火土蒸運。亦必輭濫。無二理也。故以柔脈屬陽虛化濕之病。夫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脈爲血脈。有氣有質者也。故欲知陰陽之氣。須辨剛柔之質。不獨內傷爲然也。外感亦然。但外感以剛柔二字審病因。以圓遏二字觀進退。剛而遏者爲燥邪。柔而遏者爲濕邪。再於浮中沈三候。以察邪之淺深。自有心得。此皆氣血爲邪所阻。不能循其常度。一遏字足以賅之。暑濕之氣。（溫病即暑溼熱三氣夾雜之邪）從口鼻吸受。病發於內。脈必似數似緩。或不浮不沈而數。或濡緩模糊。至數不清。皆遏象也。至於風無定體者也。兼寒燥者。緊數而浮。兼暑濕者。濡緩而浮。（風爲陽邪故脈兼浮）火無中立者也。六氣皆從火化。化火在經在氣分。脈必洪緩。化火入胃府。

與渣滓相搏。脈必沈實而小。甚則沈微而伏。實而小。微而伏。亦遏象也。迨裏邪旣下。脈轉浮緩而不沈遏。日內必得汗解。若汗後脈仍沈數者。邪未盡也。汗後脈轉浮躁者。邪勝正也。汗後必身涼脈靜。乃爲邪盡。夫靜者沈細之謂。然脈雖沈細而至數分明。與前之濇滯模糊者不同。數日內食進虛回。則脈轉圓浮矣。圓脈與遏脈反。遏者病邪遏伏也。圓則氣血通調。精神貫注。何病之有。昔人以胃根神三字爲診家妙訣。高鼓峰以脈圓爲病愈。此圓之一字。又得胃根神三字之神髓矣。夫胃根神三字。猶不甚確。蓋有胃卽是有神。和柔輕緩。勻淨分明。如雞踐地。從容不迫。所謂胃氣者如此。所謂脈貴有神者亦如此。至根之之說。古人以沈候爲根。又以尺部爲根中之根。歌曰。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診危證之脈。必求根以爲斷。然以沈候尺部爲根。仍未得根中之氣。嘗見五藏絕脈。惟肺絕脈如風吹毛。空而無根。其他藏絕脈。沈候尺部。皆按之鼓指。分外堅搏。如彈石。如循刀刃。如雀啄。如操帶鉤。皆無神而有根者也。然有根而亦死者何也。蓋猶木根深入地中而死者。不得氣故也。夫木根雖下垂。而根上旁鬚。四面旋繞。得四方之土氣。氣盛方能旁見側出。枝葉四布。人之脈。隱於肌肉之內。不但下至尺。深至筋骨。亦必按之中間。

與肌肉相連一片。如是則氣血交紐。營衛未離。謂之有氣。有氣便是有根。嘗見陰虧之輩。以及年高之人。其脈若獨然一條扛起。似與肌肉不相連絡。陰與陽分。是謂無氣。萬物非氣不能融貫通連。故言根不若言氣。言胃不若言神。心主神。肺主氣。神氣二者。非脈之大原者哉。

內傷大要論

內經論內傷。首言七情。曰。怒傷肝。悲勝怒。（金勝木）喜傷心。恐勝喜。（水勝火）思傷脾。怒勝思。（木勝土）悲傷肺。喜勝悲。（火勝金）恐傷腎。思勝恐。（土勝水）此七情之病。還以七情治之也。又曰。百病皆生於氣。怒則氣上。（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喜則氣緩。（喜則喜和志達營衛通利故氣緩若喜失之太過則心氣又渙散不收矣）悲則氣消。（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上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胸中故氣消）恐則氣下。（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下）驚則氣亂。（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勞則氣耗。（勞則喘息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思則氣結。（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寒則氣收。熱則氣泄。（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熱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指外感言）治法。不外急者緩之。（甘）散者收之。（酸）抑者散之。（辛）驚者平之。（酸甘鎮攝）勞者溫之。（甘溫）損者益之。（甘平）結者散之。（辛潤）寒者熱之。熱者寒之之類。難經論五勞。謂

自上損下者。一損肺。欬嗽二損心。盜汗三損胃。食減便溏四損肝。善怒筋緩五損腎。淋漏過胃則不治。自下損上者。一損腎。遺濁經閉二損肝。脅痛三損脾。食減脹瀉肌消四損心。驚悸不寐五損肺。欬喘過脾則不治。又曰。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金匱謂肺勞損氣。心勞損神。脾勞損食。肝勞損血。腎勞損精。與難經同義。後人又於五勞推爲六極。六極者。數轉筋。指甲痛。爲筋極。牙疼踵痛。足痿不耐久立。爲骨極。面無華色。頭髮墮落。爲血極。膚如蟲行。體肉乾黑。爲肉極。肌無膏澤。目無精光。羸瘦肌癢。搔則爲瘡。爲精極。然則內傷首言七情者。原病之所由起也。分言五勞者。明病之所由起所由傳也。推言六極者。窮病之所至極也。一言以蔽之。不外精氣神三者而已矣。且夫精也氣也。人身之一陰一陽也。神者又貫乎陰陽之中。相爲交紐者也。請徵諸天地。天一生水。水降於下。其濁者凝而爲土以成地。地所生之草木爲地毛。石爲地骨。金爲石之君。亦地骨之類。火雖生於地。實卽天之陽氣蘊蓄於地中者。是天地者。太極一氣之所化也。水爲天之精。火爲天之氣。而水火默運於天地之間。時行物生。終而復始。又爲天地之神。是天地者。亦精氣神一氣之所生生化化者也。天之神氣。依地以

爲基。人之神氣。依形體以爲歸宿。故朱子謂太極爲陰含陽。邵子謂陽爲陰之父。陰爲陽之母。凡此皆言根陰根陽。相爲交紐而不可須臾離者也。以人言之。人身囫圇一個形軀。稟父母之精血凝結而成。猶水之澄清在下。其濁者凝聚爲土以成地體。水爲天一之原。水即人之天也。金爲水源。水天本一氣也。故天與水隔則爲訟。水行天上則爲需。水之濁者凝而爲地。是地本水之渣滓凝結而成。故人後天生於先天。其形質皆爲水類。內外百體。皆賴水養。而火即寓於水之內。包地之內外。皆天氣也。包人之內外。皆陽氣也。天之陽氣。蘊蓄於地中。人之陽氣。蘊蓄於腎中。天之陽氣。天心默運於宇宙之間。人之陽氣。人心默運於形體之間。人具百體。心生最先。（西學謂妊胎二十日心已成膜）百體先死。心死最後。心本地結而成。血爲水類。腎爲先天。心尤爲先天。心於卦爲離。離即先天之乾。乾爲天。心即天也。夫人形體皆屬陰物。衹有心中一點真陽。得之有生之始。以爲本性之靈明。生生之化機。所謂真陽者。心之神也。經雖有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智（水性活潑故主智）之分。而要皆心之所之。而有所主者也。雖有喜傷心。悲傷肺。怒傷肝。思傷脾。恐傷腎之分。而要皆心之動。而有所累者也。（觀大學心有所忿懥云云便知）古歌云。別有些兒奇又奇。心腎原

來非坎離。此以身爲坎爲地。以心之神氣爲離爲天。春山先生曰。夫人日間爲人事紛擾。神氣外用。不能內交心身。是爲否。否者疲也。否則爲未濟。夜間安寐。如萬物歸根。神氣來復。內交心身。是爲泰。泰者安也。安則爲旣濟。是爲外坎離。人能動靜交相養。使神氣常交於心身。則眞陽之氣。依形軀之陰以爲歸宿。心身之坎離交。而心腎之坎離。自斷無不交之理。陰陽交則平。不交則病。相離則死。故曰內傷百病。不外精氣神三者而已矣。精氣神三者。又不外神氣與精交與不交二者而已矣。請析言之。勞力者傷氣。經所謂汗出喘息。內外皆越。勞則氣耗是也。氣耗則陽虛。陽虛必生內寒。內寒必生內濕。虛則氣浮。脈多浮虛豁大。又或陽虛氣陷。按之不鼓。沈細無力。故仲景謂脈虛爲勞。脈大亦爲勞。見證多怯寒少氣。自汗喘乏。頭眩心悸。食減無味。腹脹飧泄。吞酸噯腐。面黃而浮。反不覺瘦。或蒸蒸發熱。必兼體倦自汗。甚至中虛不運。不能砥柱中流。虛熱上浮。吐血成碗。面黃舌淡。而無熱象。此等虛熱。用勞者溫之之法。如建中、保元、歸脾之類。分輕重用之。所謂形不足者補之以氣是也。尤須息勞靜養。復其耗散之氣。自可就痊。否則陽虛不復。傷及眞陽。陽痿精寒。寒精自滑。吸短偏臥。又須加溫潤甘平。及血肉有情諸品。如枸杞

沙苑、兔絲、蘆巴、製首烏、山藥、扁豆、破故、鹿膠、羊腎、淡菜、海參之類。填補陰中之陽。以固脾胃。又或陽傷及陰。氣不化精。濕轉爲燥。脈變短數。潮熱骨痛。上咳下利。此自上損下。由肺及腎者也。若過胃泄瀉。則治療難矣。另有一種勞力傷氣之病。因一時負重。偶然傷力。氣逆於上。胸脅疼痛。甚則呼吸亦痛。欬嗽帶紅。此等傷氣。宜用結者散之之法。如蘖皮、大貝、紫苑、杏仁、枇杷葉。輕降肺中逆氣。吐紅加蘇子、三七汁、鬱金汁、懷牛膝、丹參、藕汁之類。辛潤以化之。與肺勞損氣治法不同。若勞心者傷神。又重於勞力傷氣者也。或卷牘煩劇。或百計圖謀。心神無片刻之靜。心體無安養之時。由是君火內沸。銷爍真陰。不但傷神。並能傷精。陽不依陰。自陰不潛陽。陰虛必生內熱。內熱必化內燥。脈多細濇。甚而數濇。或浮弦搏指。皆陰虛化剛之象。見證多驚悸怔忡。心熱盜汗。虛煩不寐。甚則君火引動相火。傷及真陰。乾咳吐血。遺滑淋濁。骨蒸潮熱。諸證叢生。此亦自上損下。由心及腎者也。治法必以甘涼育陰及血肉諸品。填補精液。如補心、固本、復脈、生脈、三才、六味、二至、二仙、五陰之類。隨其輕重用之。所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尤須安心靜養。以後天真陰。招攝先天真陽。俾心陽下交於腎。腎陰上交於心。陰平陽祕。乃克有濟。更有七情

傷神之輩。爲害尤甚。嘗見情志怫鬱。悲憂思慮過度。心陽鬱結。而肝脾肺之氣亦因之鬱結。肝葉撐張。則爲脹爲痛。多怒多煩。脾不輸精。肺不行水。則生痰生飲。噯腐吞酸。食減化遲。大便作燥。不燥則溏。在初起時。宜用抑者散之之法。夫散非發散之謂。亦非辛香破耗之謂。如逍遙散法。不用散而用湯。減去白朮。借柴胡之微辛以達之。酌加蔞皮、薤白、貝母、杏仁、柏子仁、當歸、酸棗仁、遠志、生穀芽之類。辛潤以開之。諸仁皆陰中含陽。生機內寓。最能調暢心神。或再佐牡蠣、決明、龜板、鼈甲之類。鹹柔以輭之。桑葉、釵斛之類。微苦以清之。稍久則氣結者血亦結。或納穀不順。或大便燥結。或咽中作梗。俗名梅核氣 此噎膈將成之候。又須加阿膠、肉蓯蓉、枸杞、蔗汁、梨汁、藕汁、牛乳、白蜜、韭汁、薑汁之類。甘潤辛潤鹹潤以流暢之。尤須怡情靜養。庶可獲效。乃世俗治法。往往見其氣結。即用香附、元胡、木香、砂仁、青皮、厚朴、烏藥諸燥藥。以爲辛香流氣。不知此無形之結。由於太虛之體。默運無權。遂至窒礙不通。豈有用辛香破耗之藥。重傷氣血而能轉爲流暢之理。且結則營衛濇滯。氣不運水。必然生痰生飲。或雖見自利。而艱濇不爽。此皆因結而燥。因燥而濕之見證。與陽虛化濕者。有霄壤之分。又豈有用溫燥之藥而能治因燥致濕之理。往往愈

治愈結。脹痛日增。氣血益虛。默運之權益窒。由是成膈成蠱成勞。不治者多。不觀諸內經乎。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傳爲息賁者。死不治。夫二陽胃也。發心脾者。謂二陽之病。發於心脾者也。思爲脾志。實本於心。故張雞峰謂噎膈爲神思間病。心脾氣結。飲食漸減。病及二陽。陽明爲多血之經。血乃水穀之精氣。賴脾氣以散輸。奉心君而化赤。今心神受傷。困及其子。飲食不嗜。生化無資。衝脈上隸陽明。陽明虛則血海（衝爲血海）乾濇。是以不月。觀女子不月。而男子少精可知。血虛則生熱。熱爍則化燥。肌肉乾瘦。如風消物。故曰風消。心火無制。上爍肺金。金燥則不能運布水精。以歸正化。津液留於胸中。變爲痰飲。欬嗽不已。傳爲息賁。（氣奔迫而爲喘也）何治之有。此鬱損心脾化燥之一端也。若悲怒恐驚。更易耗傷心腎肝膽精血。尤宜大劑潤養。佐以鎮攝神志。最忌耗散破削。致之不救。又見悲憂思慮過度。鬱損心神。心主血。諸脈皆屬於心。心氣結而諸脈中營氣自不能循其常度。將見始也氣結。既也血結。結則隧道拘攣。往往腹中有鞕塊成形之患。肝膽經脈所過部位。有瘰癧成串之患。甚有生乳巖、結核、內疽、附骨、對口、發背、等證。體乾故堅鞕。內附筋骨。故不紅腫。血燥故潰後少膿。肌肉堅鞕。故潰後生管。

甚則成癭弦多骨之類。皆剛象也。皆燥徵也。與濕熱凝於肌肉。外生癰腫。易潰而多膿水者不同。凡人膈膜以上屬天氣。頭爲諸陽之會。背爲陽中之太陽。凡對口、發背偏枯痿痺之類。多屬燥病。推原其故。多由鬱損心神。耗及肝脾腎陰所致。又或因吸受天之燥邪而發。或因貪食煎煿及金石桂附諸燥藥而發。經曰。熱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癲。芳草發狂。不可不知。以上諸證。皆當以養營潤燥爲主。佐辛潤以流氣。參鹹柔以輭堅。投劑即安。屢驗不爽。勿以脈絡拘結爲癥瘕。妄用攻堅破積。勿以瘰癧爲痰核。妄用行氣消痰。勿以內疽爲陰寒證。妄用辛燥破削。夫古人陰疽之稱。謂其結於血分也。非謂其爲陰寒也。或曰。寒則凝滯。冬月水澤腹堅。非寒結乎。曰。必水少而腹始堅。未有長江大河而腹堅者。且寒與燥同源。嚴寒乾結之氣。即是燥邪。故冬月地多堅白坼裂。堅爲剛象。而非柔象。此固理之顯見者也。試觀王洪緒外科全生集中、陽和二方。以大劑熟地鹿膠潤補爲主。借芥子之辛潤。流通營氣。熟地與麻黃並用。麻黃僅用十分之一。借以輕達衞氣。因血結日久。陽氣不得行於其間。故稍佐薑桂之溫。薑桂氣溫熱而體微潤。在其人無熱證者。服之神效。若稍見熱證。則又宜迅去薑桂矣。凡此皆鬱損心神

由氣及血。化成燥證。散見於內外者也。若是者。心爲君主之官。顧不重哉。若勞色傷精之輩。更有甚焉者。先動心以傷神。旣勞力以傷氣。終縱情以傷精。傷精則陰虧。陰虧則易動相火。愈動愈傷。一旦精神氣三者皆耗。多致不起。脈證較勞心傷神者更重。治法亦不外塡補眞陰。但久則陰虛不復。眞陰不能招攝眞陽。眞陽卽不能歸附眞陰。由是龍火上炎。一火興而五火熾。滿腔皆虛陽充塞。而見顴紅、面赤、喉乾、咽痛、咳喘、音啞、五心如烙、筋急痠疼、骨痛如折、上咳下利。種種危證。古法往往見龍雷飛越。用知柏苦寒直折。非徒無益於眞陰。而又戕害乎脾胃。春山先生曰。龍雷爲水中之火。春夏濕升水旺之時。龍雷多動。雨勢愈大。電光愈騰。必得西方風起。天之燥氣下降。龍雷乃藏。介類稟乾金之燥氣。得坎水之陰精。滋陰潛陽。較勝於丹溪用知柏多多矣。古法又有用桂附六味。以爲導龍歸海。在陰不甚虛者。或陰虛夾寒濕者。暫用有效。若陰液大虧之人。再以剛燥耗陰。受其害者多矣。或曰。景岳先生云。丹田暖則火就燥。下元固則氣歸精。甘溫能除大熱。又何不可用之乎。曰是也。夫陰中之陽。如溫泉之氣。試觀溫泉之氣。其爲燥陽之氣乎。抑爲霧露之溉乎。春日陽從地起。太和元氣。且溫且潤。故草木得之含液而萌芽。腎

氣亦猶是也。知此則當揀體質溫潤者用之。質潤屬陰。氣溫屬陽。方與腎之本體相合。許學士云。補腎不若補脾。夫補脾非燥脾之謂。凡甘平甘淡。皆能補脾。孫真人云。補脾不若補腎。夫補腎非涼腎之謂。凡清潤溫潤平潤而味甘者。皆能補腎中之脾胃。補脾補腎。原兩不相礙也。草木有汁則長青而不枯。人有液則長濡而不燥。欲作長明燈。須識添油法。古人豈欺我哉。此治內傷大法也。然內傷藉資藥石。以無情之草木。療有情之形軀。猶落下乘。古稱真心爲大藥。又有以心醫心之法。乃是最妙上乘。蓋七情五勞。惟勞力傷氣者。由辛苦而成。高年虧損者。由衰老所致。此外無不由心火妄動。耗散真陰而起。經曰。君火以名。謂其無形無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相火以位。謂宜安其位而不出也。火生於天而成於地。金木水土中皆有之。但靜則不見。動之則生。靜中之火。自然之火。能生萬物。經故曰。少火生氣。動中之火。搏擊之火。能害萬物。經故曰。壯火食氣。相火安位則不病。心君引動則爲病。不獨房勞能引動。一切人事煩勞。皆能引動。動則心病。心病則神病。神病則形病。人身一個囫圇。形軀百脈相通。內外貫徹。斷無此虛彼實之理。不過略有先後輕重之分。故神形每相繼爲病。心腎真陰。既被煎熬。而津涕唾氣血液七

般陰物。以及形體之陰。無一不被煎熬。陰傷則病。陰盡則亡。相火無所歸附。隨君火同去而死矣。悲夫。世之患內傷者。趁此陰陽未離。早用養心功夫。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寡欲則心虛。虛則靈。靈則生神。神生氣。氣生精。精生形。常人由形生精。精生氣。氣生神。賴後天之真陰。招攝先天之真陽。此由神生氣。氣生精。精生形。本先天之真陽。以復後天之真陰。蓋返還之道也。嘗見養之日久。神與形交。坎離既濟。遍身骨節。歷歷有聲。百脈既通。百病自愈。一息尚存。皆可復命。不獨內病全消。即外邪亦不爲患。一心療萬病。不假藥多方。古人之言。洵足信也。或曰。孩提之童。亦有不足之病。豈亦由心生乎。然赤子雖無心。良由父母氣質薄弱。胎元早已有虧。況今元會氣薄。少年知識早開。往往童子之病。亦多自心始。莊一夔先生云小兒喜怒悲恐驚之成人更專且篤不可不察人果能寡欲清心。喜怒哀樂。情不妄發。由是致中致和。天地位而萬物育。豈徒爲一身却病延年計乎。聖賢誠意正心學問在此。修身俟命功夫亦在此。然則養心之學。其所係豈淺鮮哉。

溼氣論

蓋聞坤土主濕。濕土寄王四季。而春夏爲甚。季夏爲尤甚。人知避風寒。不知避濕。能避風寒。不能避濕者。以風寒傷人。顯而急。濕傷人。隱而緩。隱則莫見而受之也深。緩則不覺而發之也遲。濕生於土。本氣屬陰。陰爲寒濕。後乃漸化爲濕熱。然陰氣必得陽氣而後升。所以盛夏熱甚濕生。萬物皆潤。溽暑蒸淫。自下而上。升於太虛。爲雲霧雨露。則濕之化氣。又爲陰中之陰。陽中之陽。爲濕熱。爲溫病。濕熱溫病。固同氣異名者。濕熱爲病。濕與熱猶分爲二。溫病濕與熱直合爲一。濕中有熱。熱中有濕。濁熱黏膩。故謂之溫。治之者。須要分別爲本氣。爲化氣。爲分邪。爲合邪。爲外感。爲內傷。於外感中。又須分別兼風、兼寒、兼暑、之因。於外感內傷中。又須分別濕多、熱多、化燥、化火、之變。傷人身天氣地氣之次第。入氣分血分之深淺。大抵濕之化氣。多從上受。邪自口鼻吸入。故先傷天氣。次及地氣。經曰。傷於濕。首如裹。又曰。濕上甚爲熱是也。濕之本氣。多從內受。總由脾腎陽虛。不能化水所致。故先傷地氣。後及天氣。經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腎主水。腎爲胃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是也。濕之本氣。又或從外受。下受。傷天氣並及地氣。經曰。風濕之傷人也。氣血與邪。並客於分腠之間。寒濕之傷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固。營血濇衞

氣去。又曰。陰受濕氣。又曰。傷於濕者。下先受之。又曰。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骨是也。夫皮膚肌肉經絡筋骨。雖有形質屬地。而其空竅之運行。實皆天氣主之。此天包乎地之說也。界乎人身天地之間者。則有膈膜。膈膜之下。肝膽布焉。三焦（右腎膀三焦府）之經脈行焉。相火寄於肝膽。濕邪傷肺脾胃之表。（肺之表皮膚也脾之表四肢也胃之表肌肉也）表屬氣分。故多兼少陽膽與三焦病。濕邪傷肺脾胃之裏。裏屬血分。故多兼厥陰肝病。蓋以肺與脾胃爲濕熱鬱遏。則天氣不得清肅下降。地氣不得承順下行。肝膽三焦。適當其衝。上下爲邪所阻。不得遂其條達之機。其所寄之相火。必與濕熱同升爲病。而見寒熱往來、耳聾、口苦、乾嘔、脅痛、停飲、膈痛等證。居乎人身前後之間者。又有膜原。膜原前近胸腹。後近腰脊。即上中下三焦之衝衢。人身半表半裏之中道也。蓋濕土鬱蒸之氣。濕中有熱。熱中有濕。其穢濁黏膩之邪。由地而上。從口鼻傳入。直趨中道。流布三焦。故膜原爲藏邪之淵藪。伏邪多發於此焉。（邪傷毛竅經絡之表與藏府之裏皆隨感隨發惟膜原空隙如夾膂腹裏一般最易藏邪適時乃發名曰伏邪畱伏邪也金之劉守眞論畱病主三焦明吳又可又於三焦中揭出膜原膜原本自靈樞經二公之論皆獨超千古）伏邪往往因風寒而發。得藥開通肺氣。在經之邪。從汗而解。暫覺病退。而半日一日之間。忽然轉重。此無他。膜原濕熱互釀之邪。從中而作。

斯時也。必視其所傳而藥之。傳表則從汗解。邪氣遏伏重者。則從斑疹解。傳裏則依附胃腸糟粕。必從大便解。濕爲濁邪。以濁歸濁。故傳裏者居多。藥之邪退。遲一二日復作復傳。反覆循環。往往經屢下而邪始盡。吳氏又可所謂九傳是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其進緩者其退遲。在春夏發者退速。在秋冬發者退遲。愈期速者兩候（五日爲一候）三候。遲者五七候不等。凡溫病及伏暑晚發。暑濕瘧痢多見如此。虛者尤甚。請析言之。濕之化氣。爲陰中之陽。氤氳濁膩。故兼證最多。變遷最幻。愈期最緩。其見證也。面色混濁如油膩。口氣濁膩不知味。或生甜水。舌苔白膩。膜原邪重則舌苔滿布。厚如積粉。板貼不鬆。脈息模糊不清。或沉細似伏。斷續不勻。（脈爲邪遏有似虛寒之象誤治爲害匪輕）神多沉困嗜睡。斯時也。邪在氣分。卽當分別濕多熱多。濕多者。無煩渴熱象。天氣爲濕阻遏。不能外達下行。則必凜凜惡寒。甚而足冷。頭目脹痛昏重。如裹如蒙。身痛不能屈伸。身重不能轉側。肢節肌皮疼而且煩。腿足痛而且痠。胸痞者。濕閉淸陽道路也。午後寒熱。狀若陰虛者。申酉戌時。金氣主令。又濕邪本王於陰分也。小便短濇黃熱者。肺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天氣病。地氣因而不利也。大便溏而不爽。或濡瀉者。肺與大腸相表裏。心與小腸相表裏。天氣病。地氣因

而不調也。治法總以輕開肺氣爲主。肺主一身之氣。氣化則濕自化。即有兼邪。亦與之俱化。濕氣瀰漫。本無形質。宜用體輕而味辛淡者治之。辛如杏仁、蔻仁、半夏、厚朴、藿梗。淡如苡仁、通草、茯苓、猪苓、澤瀉之類。啓上閘。開支河。導濕下行。以爲出路。濕去氣通。布津於外。自然汗解。經曰。水鬱折之。謂水上泛。折同而使之下也。賈真孫曰。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兼風者。汗出惡風。兼寒者。惡寒無汗。前法酌加蘇梗、桔梗、豆豉、葱白、生薑之類。邪在經絡。一身掣痛。酌加桂枝、水炒防己、秦艽之類。以開毛竅經絡之壅。兼暑者。面赤。口渴。心煩。前法去蔻仁。酌加扁豆花、鮮荷葉、清香辟穢、連翹、山梔、滑石。輕清微苦淡滲。以解暑濕之結。熱多者。及濕熱合邪病溫者。前論氣色苔脈諸證畢見。更加神煩口渴。亦用前辛淡法。酌加蘆根、淡竹葉、滑石。輕淡辛涼之類。清金泄熱。肺得清肅之權。自能化濕熱於無何有之鄉。肺是人身天氣。天氣下降。濁邪焉有不降之理。或從汗解。或從小便解。濕熱內鬱時。溺赤而清。濕熱下注。則溺赤而渾。濕熱治肺。千古定論也。余氏春山曰。陽爲濕鬱。不能外達下行。每見惡寒足冷。若拘傷寒惡寒之說。投以溫散。其寒反甚。但用蘆根、燈草、甘淡通陽利竅。滾煎熱服。下咽即覺熱從外達。津津汗出而解。屢驗不爽。

此其證也。其有初起神煩而昏者。此濕熱鬱蒸過極。內蒙清竅。前辛涼淡法。去蔻仁、厚朴。加細辛二三分。白芥子錢許。辛潤行水開閉。合之蘆根、滑石等味。輕清甘淡。泄熱導濕。蒙蔽即開。亦屢驗不爽。若初起神智模糊。不能言語。舌苔白膩。無熱象者。此寒燥之氣。搏遏水濕。內蒙清竅。急用辛開淡滲法。加杏仁、牛蒡、桔梗、芥子、細辛、通草、茯苓、澤瀉之類。其辛香辛燥升散諸品。切勿占脣。即生薑辛潤不燥。亦不可用。以其性升故也。紅糖甘緩填中。糜粥濃厚膩邪。均在禁例。愈後亦須忌一二日。此病與痧麻霍亂治法宜忌皆同。其大便不利者。用蔞皮、薤白辛滑流利氣機。氣機一開。大便自解。即汗亦自出。隨證均可加入。假使不知濕家忌汗忌升。汗則亡陽。升則上蔽。閉證忌燥忌升。燥則閉而且結。升則蒙而益蒙。誤以頭身疼痛。惡寒無汗。隱疹而用升散。如薄荷、蘇葉、荊芥、防風、羌獨活等味。誤以濕蒙清竅。痧麻霍亂諸閉證而用藿香葉、香薷、佩蘭葉、蔻砂、桂薑等味。升散走竄。香燥濁烈。則是濕熱之氣。本是蒸騰。最易蒙蔽。而藥復升之燥之。必致未閉者閉。已閉者益閉。輕則多言譫語。重則神昏煩燥。內竅閉極。則目瞑不言。目睛頻轉。亦必致肝膽三焦少火化爲壯火。耳聾乾嘔。甚則痙厥。又必致邪走皮膚肌肉。發疹發斑。茲不具

論。論其化熱。其化熱也。氣分邪熱。鬱遏灼津。尚未傳入血分。面色紅黃黑混。口氣穢濁。舌苔黃膩。舌之邊尖。紅紫欠津。或底白罩黃。混濁不清。重者厚而且滿。板貼不鬆。脈息數滯不調。神煩口渴。濕邪化熱。多見此象。濕熱合邪。病溫初起時。亦見此象。宜用前辛涼淡法。加以微苦。如連翹、山梔之類。或加薑水炒木通之苦。辛內通外達。表裏兩徹。以冀汗解。濕熱交合。加半夏、薑水炒黃芩。重者加薑水炒黃連三四分。苦辛通降。漸欲化燥。加知母。清滋肺金。肺氣爲濕熱鬱蒸。不能敷布水精。外達下行。必見煩渴、多汗、斑疹、停飲等證。如熱汗時出。大渴引飲。輕者用前辛涼微苦法。加花粉、銀花之類。重者用白虎湯辛涼重劑。清肺泄熱。虛者加南沙參。蓋濕熱清肺。如溽暑炎蒸。金風驟起。頃刻濕收熱退。如登清涼界中。其邪走皮膚發疹。邪走肌肉發斑。隱隱不見者。用杏仁、牛蒡、桔梗、蔞皮、大貝、銀花、連翹、淡竹葉、通草之類。辛涼開達。最忌多用辛燥。如蘇葉、薄荷、荆芥、柴胡之類。斑疹已出。熱重者。用白虎湯。酌加元參、銀花、蘆根以化之。其飲停胸膈者。必見胸膈悶痛、心煩、乾嘔、渴欲飲水、水入則吐等證。斯時須辨舌苔。如舌苔白膩。則屬飲重。熱因飲鬱而生。宜辛淡化飲。辛能行水。辛潤又不爍津。加芥子最妙。重者加細辛二三分尤妙。淡

如通草、茯苓、豬苓、澤瀉、苡仁之類。或用五苓散。清淡如滑石、淡竹葉、蘆根之類。如飲熱並重。濕熱與氣互結。舌苔黃膩。宜苦辛通降。佐以淡滲。如小陷胸湯、半夏瀉心湯去參、草、大棗。以薑汁炒芩連代乾薑。加通草、茯苓、瓜蔞皮、薤白等味。黃芩滑石湯、杏仁滑石湯、黃連溫膽湯。均可選用。濕熱遏鬱肝膽三焦經脈。耳聾乾嘔者。亦宜用此法。苦辛開化。脅痛及欲痙者。加鱉甲、石決明、牡蠣。以鹹降之。既能柔肝。又能化濕。兩不相悖。邪傳心包。神昏譫煩。亦須辨舌苔。如舌苔黃膩。仍屬氣分濕熱。內蒙包絡。與前同一病因。宜用半夏瀉心、陷胸等湯。或用杏仁、芥子、薑水炒木通、鹽水炒黃連、連翹、滑石、蘆根、淡竹葉、瓜蔞皮之類。辛潤以通之。鹹苦以降之。清淡以泄之。其濕熱濁邪自化。其閉自開。涼膈散亦可間用。(妙在用散)寧上丸、普濟丹亦效。更有邪傳包絡。化燥傷陰。神昏譫妄。舌赤無苔。此證與前證同一神昏。而虛實相反。前係舌苔黃膩。濕熱明徵。此係舌赤無苔。傷陰確據。斯時用藥。最要空靈。神昏爲內閉之象。閉則宜開。心宮乃虛靈之所。虛則忌實。宜犀角、鮮地黃、黃連、翹、銀花、鬱金、鮮石菖蒲、蘆根、梨汁、竹瀝。和薑汁少許。滾煎熱服。再用寧上丸或普濟丹。開閉養陰。較牛黃至寶尤勝。地黃用鮮者。取其滑利。少加薑汁。涼藥熱飲。取其流通。

此即陰陽開闔之理。蘆根尤宜多用。輕清甘淡。兩清金水。又能泄熱化濕。從膀胱而解。如此治法。斷無不效之理。心宮之邪。本屬鬱蒸之氣。無質無形。最忌一派苦寒冰伏。陰柔濁膩。如三黃解毒、三黃地冬、犀角地黃、清營清宮等湯集而用之。有闔無開。毫無方義。今時習俗。尤誤於溫病傷陰之說。不知氣分熱鬱灼津之理。每見舌絳。便用大劑陰柔。是濁熱已遏上焦氣分。又用濁藥兩濁相合。逼令邪氣深入膏肓。深入骨髓。遂成錮結不解之勢。又或舌苔黃膩。明係氣分濕熱熏蒸。法宜苦辛開化。乃不用開化。而用大劑涼藥。如三黃、白虎、三石、玉女煎之類。有闔無開。亦足逼令邪氣深伏。邪伏則胃氣不得上升。舌苔因之亦伏。轉成舌絳無苔。見其舌絳無苔。又用犀角地黃、清宮增液諸湯。更令邪氣深伏。藥愈清滋。舌肉愈燥。愈赤愈黑。甚至音啞神昏竅閉。斯時若邪在心包。勢必閉而益閉。變在須臾。若邪在膜原中道。又必逼令下傳肝腎。銷爍真陰。陰涸乃斃。變期稍緩。二者均屬難救。於難救之中而求救法。其邪閉心包者。酌用連翹、銀花、蘆根、梨汁、竹瀝、薑汁、鮮石菖蒲之類。和寧上、普濟丹丸以開之。邪入肝腎。神智尚清者。用復脈湯之類。屢進而墊托之。陰液托足。傳送邪氣由裏還表。從戰汗而解。邪盛正虛故汗必先戰 又有神昏譫煩。

舌苔黃燥黑燥而有質地。此胃腸實邪。地氣壅閉。天氣因之亦閉。宜承氣湯急下其邪。以決壅閉。陰虛者加鮮生地、元參、蘆根、清輕滑利之品。滋燥養陰足矣。若陰柔滋膩藥多。雖用大黃亦恐不解。是滋陰轉致傷陰也。濕熱化氣。病人之天氣及膈膜肝膽三焦者如此。濕熱病天氣。若脾腎不虛。即從天氣而化。不致內傳。若脾腎素虛。或誤於藥。或膜原之邪本重。皆令內傳。邪既內傳。不能還表。即從裏治。從裏治。最要辨其人之體質陰陽。濕多熱多。即可知虛實之分。若其人色白而肥。肌肉柔脆。素有寒濕。此金水之質。其體屬陰。濕邪不易化熱。多病太陰脾土。病脾土。則舌苔膩白。或底白灰滑。見證多胸痞脘悶。不饑不食不便。或大便溏滑。或濕鬱爲熱。走入肌肉。發爲陰黃。黃而昏暗。如熏黃色。而無煩渴熱象。或漸次化熱。舌苔黃滑。口乾而不多飲。其未化熱者。宜苦辛淡溫法。如除濕湯、吳氏加減正氣散之類。已化熱者。宜苦辛淡清法。如加減正氣散加清藥。溫膽湯、清熱滲濕湯之類。發黃酌加茵陳、黃柏、梔子之類。斯病也。若誤以脘悶等證爲食滯。而消之下之。則脾陽下陷。濕邪內漬。轉成洞泄脹滿諸病。如是則又當急救脾腎之陽。用寒濕門方法治之。若其人蒼赤而瘦。肌肉堅實。素有濕熱肝熱。此木火之質。其體屬陽。濕邪

最易化熱。多病陽明胃土。病胃土。又要分別有形質與無形質。若無形濕熱。與氣相搏。舌苔黃滑而無質地。或有質地而黃膩。見證多嘔逆心煩口渴。間有譫語。胸脘痞悶。按之不痛。或濕熱瘀遏。走肌入肉。發爲陽黃。黃而鮮明。如橘皮色。法宜苦辛通降。如黃芩滑石湯、半夏瀉心等湯。量加瓜蔞以通之。陰虛者加以育陰。如舌苔黃厚。脈息沉數。中脘按之微痛不鞕。大便不解。此無形濕熱。與有形渣滓相搏。按之不鞕。多似敗醬色溏糞。宜兼用酒煑大黃爲丸。緩化而行。重者加熟大黃、元明粉。磨蕩而行。設使大劑攻下。走而不守。則必宿垢不行。反行稀水。徒傷正氣。變成壞證。若舌苔黃如沉香色。或黃黑而燥。脈沉實而小。甚者沉微似伏。四肢發厥。或渴喜熱飲。此皆裏氣不通之象。酌用三承氣湯急下之。中脘痞滿按痛。邪在胃府。宜小承氣湯。當臍及小腹按痛。邪在小腸。胃脘下口及臍兩旁按痛。邪在大腸。熱結旁流。按之鞕痛。必有燥矢。均宜調胃承氣湯鹹苦下之。脘腹均按痛。痞、滿、燥、實、堅、悉具。痞滿爲濕熱氣結。燥實堅爲燥矢。甚則上蒸心包。下爍肝腎。煩躁譫語。舌卷囊縮。宜大承氣湯急下之。陰傷者加鮮生地、元參、知母、蘆根之類足矣。蓋速下其邪。即所以存津液也。少腹按痛。大便色黑如漆。反覺易行。其人喜笑若狂。是

腸胃蓄血。上干包絡。小便色黑自利。是膀胱蓄血。均宜桃仁承氣湯急下之。或合犀角鮮地黃湯。以清包絡。發黃小便不利腹滿者。茵陳蒿湯下之。其有氣虛甚而邪實者。宜參黃湯。陰虧甚而邪實者。宜護胃承氣湯。去芒硝。或增液承氣湯下之。即虛極不任下者。宜用鮮生地汁、小生地汁、元參、知母、瓜蔞、麻仁、蜂蜜、梨汁。稍加薑汁之類。滑以去著。辛以潤燥。慎勿當下不下。徒用滋膩。俾邪無出路。轉致傷陰亦勿遲迴顧慮。致令失下。虛人尤不可失。失則邪愈盛。正愈衰。後即欲下而不可得矣。更有邪熱化燥傷及腎陰。旦慧夕劇。面少華色。或邪傷肝之經脈。發痙發厥。審其有熱無結。則又惟有酌用增液、二甲、復脈等湯。養陰托邪而已。又有發黃小便不利而渴。腹不滿者。及熱入膀胱小便濇痛者。桂苓甘露飲最妙。其或病中遺滑。濕熱襲入精竅。小便濇痛者。甘露飲加龜板、石決明、蘆根。一面養陰。一面化濕。兩不相悖。濕熱化氣。病人之地氣者。又如此。至於暑即濕熱合邪。醞釀爲害。與前證無異。伏暑及伏暑晚發。較春夏溫病。來勢稍緩而病實重。初起微寒發熱。午後較重。狀似瘧疾。而不分明。繼而但熱不寒。熱甚於夜。天明得汗。身熱稍退。而胸腹之熱不除。日日如是。往往五七候始解。推此病之由。總緣陰虛之質。夏月汗多傷

液。內含空虛。陽浮於外。暑濕合邪。深踞膜原。夏月伏陰在內。陽邪處於陰所。相安無事。然雖暫無患。必有焦煩少寐。飲食少納。面少華色之象。秋來陽氣漸斂。邪與正爭。而病作矣。初起邪在氣分。必須分別濕多熱多。尤須知此病從陰虛而得。邪熱一傳陰分。即當以育陰養液。托邪爲第一義。余前謂陰柔滋膩不可誤用者。謂邪在肺經氣分。氣爲邪鬱。不能敷布水精。而見煩渴舌赤諸燥象。自當輕清開化。若用陰柔。則肺氣愈遏。金不生水。燥必轉甚。邪近心宮。邪閉心宮。亦當輕虛開泄。若用陰柔。則心氣愈遏。邪無出路。閉必益甚。邪已傳裏。即當攻下。若但用陰柔。是揚湯止沸。非釜底抽薪。此皆不當用而用之者也。余豈謂陰柔養液之不可用乎。况伏暑本由陰虛得乎。雖然。亦自有辨。伏暑有濕多。有熱多。濕多者。舌苔白膩。或變黃黑。而舌邊仍白。脈息模糊。口乾不喜飲。宜用前辛淡法。忌用涼藥。熱多者。舌苔黃滑。或黃膩。脈息細數而遏。口乾頻飲而不能多。宜用前辛涼淡法。邪在膈膜上下。乃由表傳裏之漸。舌苔黃膩而厚。胸痞脘悶。乾嘔心煩。口渴。乃濕熱與氣相搏。雖近乎裏。卻仍在氣分。宜用前辛苦通降法。邪傳心包。用寧上丸開法。若傳及肝腎。見有陰虛諸證。即宜加養液。如南北沙參、元參、細生地、麥冬、鮮石斛、玉竹、龜

板、隔膜之類。邪未傳裏時。寒已退而熱不解者。亦用此法。若邪已傳裏。而入血分。暑濕無形之熱。與有形糟粕相搏。舌苔黃、膩而厚。脘腹按痛。大便不解。或雖解無多。或雖多而仍覺不爽。宜於辛苦劑中加熟大黃、瓜蔞緩通之。或酒煮大黃爲丸緩化之。往往服一二錢大解一次。再服再解。不服不解。如此服五七次行五七次。而邪始盡。非病者多食之過也。亦非宿滯之多也。乃膜原伏有暑濕。脾胃因散輸不力。小腸亦變化機遲。所進穀食。皆化糟粕。不化津液。所以屢解不盡。暑濕本屬濁邪。以濁附濁。膠滯纏綿。焉能脫然而解。若初起誤用辛散。傳裏又誤用峻下。必致亡陰。變成神昏痙厥。脫厥不救。其有裏邪已盡。熱仍不退者。審其舌無多苔。或苔薄而無質地。則一以育陰養液托邪爲主。如北沙參、大生地、玉竹、元參、麥冬、龜板之類。虛甚而神氣消索。無熱象者。甘涼猶不中窾。宜用甘平甘潤之劑。如六味地黃湯、復脈湯之類。頻進而墊托之。切勿見其不效。中途易法。致令不救。往往上焦之邪。因中無砥柱。內舍空虛。乘虛內陷。得育陰墊托。從中下焦血分。復還氣分。發白㾦而解。白㾦細小。色白有水。多發於胸腹缺盆肩頸肘臂部位。白者肺之色。水者濕之氣。所發部位。皆屬肺經所行之地。若枯白無水。則又爲陰涸之象。亦有

育陰墊托。由裏還表。邪從汗解。將欲汗時。脈必浮緩。苔必宣鬆。汗解後。舌苔有即退者。有遲一二日始退者。必得苔淨脈靜身涼。舌之兩旁生薄白新苔。方爲邪盡。一切外邪伏邪。均係如此。更有婦女經水適斷適來而病溫者。熱入血室。旦明夕昧。夜更神昏。低聲囈語。如見鬼狀。甚有當面與言。若罔聞知。而戶外之事。反能聞之見之者。人咸以爲怪。而非怪也。蓋肝藏魂。肺藏魄。魄強者魂乃安。今熱入血室。血液耗盡。肝爲將軍之官。最惡血燥。肝血既燥。又加水竭金枯。腎水不足以涵濡。肺金不足以灌溉。肝遂不能自藏其魂。而飛揚外越。名曰離魂。離魂則出入無時。故戶外之事。皆能聞且見之也。又有病者自覺己身化作兩人並臥者。亦離魂所致。虛勞等證。往往如此。治法一以大劑甘潤育陰爲主。初病熱入血室。仲景嘗用小柴胡湯領邪外出。余嘗以青蒿易柴胡。加生地、當歸、元參、麥冬。養血養陰。山梔、澤瀉。導血室之邪。下行膀胱。以爲出路。有瘀少腹按痛者。加赤芍、桃仁、鼈甲、龜板。化瘀滋陰。暑濕未盡者。黃芩、半夏。苦辛化邪。最忌攻下。即有實邪。亦必審其舌苔黃燥而有質地。脘腹按痛。大便不解。或經水適來。邪搏瘀停。少腹板痛。或大便色黑如漆。實有熱結停瘀見證。方可用桃仁承氣湯下之。尤須加生地、當歸、元參、麥

冬。養血滋陰。以固其本。蓋水淺者舟停。水足則舟自行也。婦人產後病溫。亦當如此。其有產前病溫者。見有裏證。當下則下。蓋胎因邪不安。去邪即是安胎。但宜加養血藥。又有暑濕合邪病瘧。或伏暑晚發。轉爲瘧疾。此與尋常瘧疾不同。脈苔見證。皆與伏暑無異。但作止有期。病勢較減。治法與伏暑無異。亦要分別濕多熱多。酌用辛淡、辛涼、辛苦等劑。按暑濕瘧邪。伏於膜原半表半裏。與少陽半表半裏無涉。今時概用小柴胡湯。不獨不效。往往致肝膽相火。與濕熱同升爲病。而昇發嘔、發痙、發驚等證。夫傷寒病邪在少陽。寒熱往來。是寒已而熱。熱已而寒。往來不斷。而無止期。故曰往來。不曰來往。暑濕瘧疾。先寒後熱。衛氣行於膜原。入與陰爭。外無所衛。則惡寒。出與陽爭。陰無所護。則發熱。熱後汗出即退。是寒來熱往。作止有時。與少陽之寒熱往來無止期者。大相逕庭。又有一種伏暑瘧疾。詳載內經。經曰。當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又曰。痎瘧皆生於風。又曰。夏傷於暑。秋成痎瘧。又曰。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營氣之所舍也。此指暑熱令人汗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並居。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其氣之舍

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作。其篇首論畜作有時。先寒後熱。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陽並於陰。（衛氣內行於營）則陰實（衛氣在內）而陽虛。（衛氣內行於營外無所衛故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巨陽（卽太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衛氣復出於外）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飲冷。觀暑熱傷營。風濕傷衛之說。又與暑濕合邪。深伏膜原者不同。觀營氣之所舍一語。明指半表半裏之營分。非但指少陽一經可知。觀陰陽相移。及三陽俱虛之說。更非但指少陽一經可知。古今來謂瘧疾但屬少陽經病者。一誤解於寒熱往來。再誤解於半表半裏。夫寒熱往來。卽終而復始之意。已明辨之。再言半表半裏。夫少陽經乃人身兩側面之半表半裏。營舍屬經脈。乃皮膚內腸胃外之半表半裏。膜原乃人身前後閒空隙處之半表半裏。部位不同。病邪亦異。是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或曰。脈苔證治當何如。曰暑濕合併爲濁邪。脈必模糊。苔必濁膩。寒熱作止。不甚分明。治法與伏暑無異。其暑熱傷營。風濕傷衛者。是營分暑熱本重。衛分又感風濕。衛氣行營。並而後發。脈必浮弦而數。苔必淡白滑白而不膩。重者舌肉必深紅。先寒後熱。寒輕熱重。後漸不

寒而熱。夫浮弦爲風象。弦而數乃暑熱在營。爲衞分風濕所搏。邪正交爭。欲出而不得出之象。治宜桂枝白虎湯。疎衞清營。衞分邪重者。用桂枝湯。疎衞護營。其當暑汗不出而成瘧者。是夏月當風取涼。以水灌汗。逼令暑邪深入。不復汗而傷於內。脈必浮弦。發時亦必弦數。脈訣謂爲陰脈。弦數不盡屬熱。乃營分之邪。欲出而不得出之象。苔亦必淡白滑白而不膩。但舌肉不深紅。先寒後熱。寒重熱輕。後方轉爲寒輕熱重。治宜桂枝甘草湯。疎衞爲主。營熱衞寒兩重者。桂枝湯疎衞護營。若風寒過鬱衞分較甚者。用小柴胡湯領邪出外也可。即用三陽表藥。領邪外出亦可。凡夏月風寒伏暑。秋成痢疾者。雖病各不同。而究其由來。同屬暑爲涼伏。因秋風而發。皆從瘧例治之。用小柴胡湯亦無不可。喻氏嘉言治痢用小柴胡、倉廩湯。逆流挽舟。即此意也。又有濕鬱成霍亂者。吐瀉腹痛。惡寒。頭身均痛。此非寒也。乃濕勝耳。三陰痎瘧。亦因濕勝而得。但痎瘧爲濕鬱脾經。其勢緩。霍亂爲濕閉氣機。其勢急。肺爲濕閉。則各藏府之本氣亦閉。氣閉則不能行水。清氣不得下行。濁氣轉而上干。清濁混淆。霍亂乃作。脈必沈細而遏。甚則沈伏。苔必水白白膩。重者舌肉亦水白而不紅活。此病最忌升散溫燥。以及甘藥。然間有服溫藥而愈者。乃

濕未化熱者耳。若屢進必誤。夫溫燥之品。助濁氣上干。一也。六氣皆從火化。霍亂瀉多亡陰。化燥最速。二也。法宜五苓散去蒼朮。化膀胱之氣。以導下流。尤須加辛通下達之品。以開氣閉。氣爲水母。氣開乃能行水。夫辛通下達。無過細辛。細辛辛潤而細。故能開達。次則芥子。芥子辛潤而圓。故能流走。再次則杏仁、牛蒡子。仁也。子也。皆寓生機者也。能開表。又能通裏。杭郡塘棲痧藥。及丹平散所以靈效者。皆細辛之力居多。余屢驗不爽。但不宜多用。其功大者其力必猛。不可不知。再以外感寒濕言之。寒濕爲濕之本氣。本氣爲陰邪。其見證也。惡寒戰慄。（戰身慄心）周身疼痛。或外邪鬱遏。內熱疼而且煩。但舌苔白滑。不渴不飲。內無熱象。故爲寒濕。必須分別傷表傷裏。表虛裏虛。化熱化燥。表雖屬毛竅經脈。而肺實統之。裏雖指各藏府。而腎實主之。其濕兼風寒傷表也。雖當發汗。但忌發之太猛。犯濕家忌汗之戒。金匱云。風濕相搏。一身盡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發其汗。汗大出者。風氣去。濕氣在。亦不愈。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蓋風爲陽邪。輕浮易去。濕爲陰邪。凝滯難驅。微微似汗出。即經所謂漬形以爲汗是也。（妙在漬字。有浸潤透徹之義。）又曰。病者一身盡痛。發熱。日晡益劇。名風濕。此痛傷於寒。汗出當風。

或久傷取冷所致。可與麻杏苡甘湯。又曰。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麻黃加朮。緩中燥濕。一發一補。即微微似欲汗出。風濕俱去之意也。唐宋以後。諸方或不用麻黃。或用麻黃。並雜用薄荷、蘇葉、荊、防、羌、獨。升燥走竄之甚於麻黃者。皆由於未嘗藥辨性之故。夫麻黃誠不可多用。若當用而用。止三四分。則較勝於雜用他藥者多矣。即或不用。而以杏仁、蘇梗代之。原無不可。但勿雜用升燥走竄藥。致濕邪內蒙包絡。變爲神昏。下傷肝膽。變爲痙厥。則善矣。書曰。濕家忌汗。汗多則亡陽。（汗爲心液汗多則心液受傷太陽不能外衞故脫）又曰。濕家忌汗。發汗則病痙。（汗多血耗肝無所養故痙）洵不誣也。其寒濕傷裏也。以利小便爲主。最忌誤下。金匱云。關節疼痛而煩。脈沈而細。此名濕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夫關節煩疼。雖屬表濕。鬱而生熱。而脈沈細。小便不利。大便快。濕在裏者居多。故即從裏治。利其小便。又曰。濕家但頭汗出。背強。欲覆被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白苔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熱爲寒搏。故渴欲飲水而不能飲。口燥而煩。按濕家本多汗。頭汗出者。寒氣凝歛於上也。背強欲覆被向火者。太陽經脈行身之背。爲寒濕相搏也。噦而胸滿者。誤下虛氣上逆也。小便不利者。誤下津液內竭也。下後裏虛。上焦陽氣陷入

下焦。為丹田有熱。舌苔白滑。誤下表寒。陷入胸中。為胸中有寒。惟丹田有熱。則渴欲飲水。惟胸中有寒溼。雖得水而不能飲。但口燥而煩也。又曰。溼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蓋溼在表。下之則虛其裏。額為諸陽之會。額上汗出。孤陽無根而上脫也。微喘。裏氣不守而上逆也。小便自遺。或下利者。陰氣不藏而下泄也。陰陽脫離。故死。觀此可知在裏之寒溼。宜利而不宜下也明矣。其溼合風寒傷人。致表虛裏虛者。表虛則固表。裏虛則溫陽。蓋固表。則陽氣外衛。陰氣自消。溫陽則離照當空。陰霾自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理固有一定者也。故仲景治風溼脈浮身重。見其汗出惡風。知為表虛。主防己黃耆湯疏而固之。治風溼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轉側。不嘔不渴。裏無邪也見其脈浮虛而濇。知為陽虛。主桂枝附子湯。和而溫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知在內之津液不足。主桂枝去桂加白朮湯。溫而潤之。白朮生用氣雖燥而質潤既能勝溼又不傷津治風溼相搏。骨節疼痛煩掣。不得屈伸。近之痛劇。小便不利。或身微腫。見其出汗氣短。惡風不欲去衣。知為表裏兩虛。主甘草附子湯。溫以化之。此漢儒醫學也。繼此而知之者。則惟有喻氏嘉言。其曰。人身陽盛則輕矯。溼盛則重著。乃有身重如山。百脈痛楚。不能轉側。此猶不用附子

同陽勝濕。更欲何待。在表之濕。其有可汗者。附子合桂枝湯。驅之外出。在裏之濕。其有可下者。附子合細辛大黃。驅之下出。在中之濕。附子合白朮。溫中燥脾。然則喻氏之學。其直登張氏之堂也乎。更有濕化爲熱者。如經所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痺。本論又合風寒濕熱四氣名濕痺。是始則濕與風寒合。繼則濕與熱合。濕與熱合。又當用辛涼淡法。如蒼朮白虎湯、治痺防己湯。或細辛石膏並用。俾天氣清肅下降。則經絡濕熱自隨之以降。而痺者通矣。又有濕熱化燥者。如經所謂諸痙項強。皆屬於熱。又曰。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又曰。經熱則痺。絡熱則痿。又曰。肺葉焦萎。則病痿躄之類。濕化爲燥。燥中猶有餘濕。須治濕不礙燥。如防己湯中加龜板、決明、牡蠣、金釵石斛之類。化燥而無餘濕。須治燥不動濕。如熟地炭、蓯蓉、枸杞、玉竹、沙參、製首烏、胡麻之類。乃世俗治拘攣等證。慣用木瓜。且盛稱其養筋舒筋之功。抑知木瓜味酸濇而質燥。斷無養筋舒筋之理。此說創自明人。神農本草。原無是解。宜陳氏修園非之。更有藤屬。如絡石藤、海風藤、薜荔藤等味。慣用以治痺。抑知此類藤屬。辛燥走竄。穿經破絡。化熱化燥。愈服愈痛。夫濕爲寒搏。寒搏則燥生。初起卽當辛潤溫潤以解外燥。參以淡滲

治濕。濕熱化燥。即當治以清潤。重者清潤不效。又當治以溫潤。即以痺論。痺爲濕痺。治濕爲本。風寒兼之。方合聖經治病求本之旨。若謂藉以引經。彼桂枝、桑枝、當歸、牛膝諸品。不獨引經。且能流利關節。不較勝於藤屬多多乎。再以內傷濕熱言之。其病天氣也。肺傷濕熱。清肅不行。或多自汗。或成膚腫。或淋閉。或火瀉。或痢。如西瓜水等證。如溽暑蒸騰。必得涼風至。白露降。溽暑乃收。且上竅一開。下竅自注。治法不外辛淡清淡。如白虎湯、甘露飲。加杏仁、芥子、苡仁、通草之類。其病地氣也。濕熱傷脾胃之陰。上而熏蒸肺肝。下而壅塞二腸膀胱。或生痰生飲。或吞酸吐酸。或嘔逆吐瀉。或土壅木過。山有風而成蠱。或下塞上閉。天地隔而成否。或濕熱滯於中。而爲噤口痢疾。或水濕溢於外。而爲皮膚水腫。土屬雜氣。爲病最多。治法總不外辛通苦降。如五瀉心湯、二妙散、清熱滲濕湯、資生丸、六君加黃連、鼈甲、澤瀉、薑汁、竹瀝之類。其有痞滿嘔逆。上下不通者。乘其初起。元氣未衰。投控涎丹十餘粒通之。或用小溫中丸數服化之。及早圖治。切勿養癰。致貽後患。其由中土而病及下焦也。或濕熱傷腎。水不濟火而爲夢遺。爲黃濁。傳入大腸而爲痢。或濕熱傷肝。流入筋脈而爲疝。或濕熱傷脾而爲泄瀉。治法亦不外苦辛淡滲。如猪肚丸、知

柏生地黃湯、宣清導濁湯、黃芩芍藥湯、滲濕斷下湯、桂苓甘露飲、五苓散、牡蠣澤瀉散之類。其有化燥者。始爲濕熱。繼又陰虛。上實下虛。火升痰湧。或胸痞脅滿。或喘嗽眩暈。或四肢乏力。或周身疼痛。或血溢便閉。或面赤足冷。或痿痺癱瘓。治法又與尋常濕熱不同。若淡滲燥濕。必致真陰下竭。若柔膩滋陰。又助痰濕上壅。務使燥潤得宜。剛柔並濟。如知柏地黃丸、虎潛丸之類。復有陰陽兩虛。真元下衰。濕熱上盛。乘於內則痰熱喘滿眩暈。溢於外則肢體疼重麻木。如此則將有類中之虞。如痰厥昏仆。舌強語澁。口角流涎。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證。宜用劉守真地黃飲子。多加薑汁、竹瀝送下。或服黑錫丹一分。服後半日許。乘其氣息稍平。急進大劑參湯和竹瀝、薑汁、童便分服之。若過此時。則痰火復升。補氣之藥。難於突入重圍矣。其喘滿多熱汗者。急進生脈散以攝陰氣。喘滿多冷汗者。急進參附湯以回陽氣。或用理陰煎以收攝陰陽二氣。治濕熱化燥。有如此者。再以內傷寒濕言之。或因於天。或因於人。或外無所因。而濕從內起。因於天者。久雨濕勝。外濕引動內濕。因於人者。夏月納涼飲冷。或嗜食茶酒瓜菓。急者當時爲患。緩者秋後乃發。外無所因者。乃水穀之濕。停蓄於中。三者之原。總由陽虛不能輸水所致。其病天氣

也。肺陽傷則水冷金寒。氣不化水。有霾霧蔽空之象。肺陽遏。心陽亦爲其所掩。有陰雲蔽日之象。或水泛高原。爲喘滿。爲痰嗽。或飲邪凌心。爲心悸。或上干於頭。爲眩暈嘔吐。治法以辛淡爲主。表輕者。六安煎。表重者。小青龍湯。有汗。小青龍去麻黃。或如苓、桂、朮、甘、苓、桂、朮、薑、外臺茯苓飲之類。其陽虛濕重。及喘滿多冷汗者。又非參附湯、真武湯。回陽勝濕不克。即前所謂離照當空。陰霾乃退之義。其病地氣也。脾胃陽傷。水多土濫。脾陽傷。則見脘痞、腹脹、腹痛、腫脹、便溏、洞泄、三陰瘧等證。法宜溫中燥濕。如附子、理中、真武等湯之類。胃陽傷。則見脘脹、嘔逆、不饑、不食、不便等證。法宜辛溫淡滲。如平胃散、胃苓湯、除濕湯之類。亦有濕鬱化熱。舌苔先白滑灰滑而後轉黃燥。口渴不饑。小便澀痛。大便堅實。即古稱濕火是也。治法又宜苦辛涼淡。如半夏瀉心等湯。要之。濕爲陰邪。傷人之陽也。得理之常。傷人之陰也。乃勢之變。其病地氣而及地中之水木火也。腎陽虛。則三焦不能化水。滲入膀胱。而見濕痢、滑泄、五更泄瀉、腰腿痠痛等證。邪水旺一分。則真水虧一分。治法以溫腎陽、泄膀胱爲主。溫腎陽。即所以生脾土。泄膀胱。即所以安腎陽。溫腎陽。如真武湯、金匱腎氣湯、參茸湯之類。泄膀胱。如五苓散之類。其病肝木者何。蓋木賴水

生。水多則木泛。木泛則不得遂其生發之性。而疏泄無權。樞轉不力。即內經所謂風濕交爭。風不勝濕之意。治法宜逍遙散、小柴胡湯、補中益氣、調中益氣等湯。以復其風木之性。則水隨氣轉。由決瀆入州都。而汜濫者治矣。此治內傷寒濕之大較也。學者博覽羣書。自知所論不誣矣。

醫原

卷下

燥氣論

清 安東 石壽棠芾南原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經云。燥勝則乾。乾爲濇滯不通之疾。其病有外感內傷之因。寒燥燥熱之異。傷人氣分血分之次第淺深。皆辨之不可不早 也。邵新甫曰。外感之燥。首傷上焦氣分。氣分失治。則延及血分。內傷之燥。乃人之本病。由於精血下奪而成。或因偏餌燥藥所致。病從下焦陰分先起。下焦失治。則槁及乎上。喘欬痿厥三消噎膈之萌。總由於此。治法。外感之燥。津液結於上而爲患者。結者必使之開解。非辛潤流利氣機不可。內傷之燥。精血竭於下而爲患者。竭者必使之復盈。非柔潤靜藥。及血肉有情者以滋填之不可。大抵是病用藥。最忌者苦濇。最善者甘柔。此其大較也。

獨是外感內傷宜分。寒燥燥熱。尤不可混。夫因寒而燥。爲燥之化氣。由燥而熱。乃燥之本氣。人但知燥熱爲燥之常。而不知寒燥爲燥之變。無怪乎其辛燥升散。動輒得咎也。不觀諸內經乎。經曰。陽明司天。燥淫所勝。民病善嘔。心脅痛不能轉側。治以苦溫。（苦當是微苦如杏仁之類取其通降溫當是溫潤非溫燥升散之類）此內經治寒燥之正法也。又曰。陽明之勝。清發於中。左胠脅痛。溏泄。內爲嗌塞。外發㿗疝。大涼肅殺。華英改容。毛蟲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欬。據此經文。亦指涼燥搏束而言。性理大全謂燥屬次寒。沈目南曰。盛夏暑熱熏蒸。人身汗出濈濈。肌膚潮潤而不燥。冬月嚴凝肅殺。人身乾槁燥冽。故深秋燥氣行。人體肺金應之。肌膚亦燥。此亦指寒燥而言。寒燥如此。溫燥可知。夫乾金主燥。於時爲秋。然秋不遽燥也。秋分以後。漸至大涼。露寒霜肅。清氣搏激。漸乃行令。燥從天降。遍傷肺金。肺主一身氣化。氣爲燥鬱。清肅不行。機關不利。勢必乾欬連聲。胸脅牽痛。不能轉側。胸懣氣逆。喘急乾嘔。又或氣爲燥鬱。不能行水。水停膈上。則必口渴思飲。飲水即吐。煩悶不寧。氣爲燥鬱。不能布津。則必寒熱無汗。口鼻脣舌起燥。嗌喉乾疼。又或氣爲燥鬱。內外皆壅。則必一身盡痛。肺主皮毛。甚至皮膚乾疼。手不可按。凜凜惡寒。甚而肢厥。雖覆以重裘不溫。頗似陰

寒之象。又或氣爲燥鬱。治節無權。中宫水飲。不能屈曲輸於膀胱。而直注於大腸則必腹痛泄瀉。甚者揮霍撩亂。上吐下瀉。脈伏肢涼。又似陰寒寒濕之象。夏受暑燥。亦多病此。但燥氣乾滯。所瀉必艱澀難行。與濕瀉熱瀉之傾腸滑利者不同。吐瀉甚。則津液內奪。柔化爲剛。腸燥拘急。有似鞕梗。按之痛甚。踡曲難伸。任脈失榮養。當臍上下。按之堅鞕動躍震手。衝脈失榮養臍之兩旁。按之堅鞕動躍震手。此皆燥極見證。切勿認爲積滯。誤行攻下。又或經絡失於榮養。拘攣掣痛。俗名轉筋。立時陰亡液涸。目陷肉銷。面青膚黑。舌中肉剝。神明昏亂。陰奪於內。陽無依附。遂至肢厥身冷。汗出如珠。內閉外脫不救。又或肺燥直逼大腸（肺與大腸同屬燥金）而成腸澼（俗名痢疾）燥鬱氣機。則腸垢下而色白。燥傷血絡。則血滲大腸而色紅。（腸中本無血所行之血乃腸間經絡之血滲入大腸）腸中切痛而後行。裏急後重。艱濇不通。行後稍止。氣機終覺不利。糟粕又或結爲燥糞。與濕痢之痛緩。酸墜。而不裏急艱澀。大便溏而多者有別。凡此燥病多生於陰虧之輩。勞苦之人。夏月炎蒸。液爲汗耗。水竭金枯。裏氣已燥。以燥感燥。同氣相求。最爲易易。唐孫思邈真人製生脈散。（人參麥冬五味子合爲生脈散本屬陰柔之品乃製爲散潤藥燥服之既可得藥之形質緩化於內又不膩氣機古人立法周密如此）使人夏月服之。以保肺金。治未病也。奈何

漢唐以後。醫道失傳。不知人生天地間。外感內傷。千變萬化。總不外天地陰陽之氣。即不外天地燥濕之氣。乃世於濕氣。猶多發明。而於燥氣。未能詳究。所以每遇外感。渾曰風寒。不辨其爲風燥。爲風濕。爲寒燥。爲寒濕。至暑燥初起。與寒燥相似。更不之辨。但見寒熱無汗。頭身疼痛。欬嗽嘔吐。胸滿氣逆等證。輒用辛燥升散。見有胸滿。便曰感寒停滯。並用苦燥破滯。輕則用蘇、薄、荊、防。重則用羌、獨、芎、芷。在夏日則用香薷、藿香。至青皮、枳殼、山查等味。亦慣行佐用。試思以上諸藥。其爲辛潤乎。抑爲辛燥乎。其在夾濕者。用之猶可。若是風燥寒燥之邪。則以燥治燥。變證必然蠭起。將見燥邪竄入肌肉則發斑。竄入皮膚則發疹。竄入營分。則舌赤無苔。神亂譫煩。斯時也。見其邪入營分。又用一派苦寒清火。柔膩滋陰。逼令燥邪深入心包。深入骨髓。入心包。則神煩意亂。煩屬心肺輕則多言。重則讝語。閉極則神明昏亂。譫語不休。目睛頻轉。入腎則躁。循衣摸席。揚手擲足。陰液耗極。則口噤齒齘。身強發痓。內閉外脫。不可救援。又或上焦氣分之邪未開。法宜辛潤開達。或津液聚於胸膈爲痰。阻結氣分。正在心下鞕痛。法宜苦辛通降。如小陷胸湯、半夏瀉心湯、溫膽湯、三子湯之類。對病發藥。方能獲效。乃不用開化。妄用大劑攻下。氣爲邪搏。不能

傳送。正糞不行。但行稀水。徒傷氣血。又或邪已傳裏。還延不下。致成臟結。雖下不行。若是者。始而以燥治燥。致邪走竄。繼而苦寒冰伏。陰柔滋膩。致邪閉結。終而誤下失下。致邪實正虛。輕者重。重者死。蓋不知凡幾。其爲可慨。不亦甚乎。又見習俗。遇有霍亂。不辨燥濕。但見腹痛吐瀉。輒用藿香正氣散。甚有用香砂、桂附、吳萸諸燥藥。其在濕邪。自可冀以溫中止瀉。若是燥邪。不獨瀉不能止。必致耗液亡陰。內閉外脫。或上焦之邪。走入中下。氣分之邪。走入營分。每見大便下紅。形如血膂。遂不可救。又見習俗。遇有腸澼。不辨燥濕。輒用敗毒散升陽。芍藥湯通裏。其在風濕致痢。用敗毒散升陽轉氣。逆流挽舟。自可獲效。濕熱致痢。用芍藥湯。酸苦泄熱。苦辛通降。亦可獲效。若是燥邪。治以辛燥苦燥。必致傷及血液。剝盡腸膏。如此類推。不可枚舉。或曰。治法何如。曰。病有燥濕。藥有燥潤。病有風燥、寒燥、暑燥、燥火、燥鬱、夾濕之分。藥有辛潤、溫潤、清潤、鹹潤、燥潤兼施之別。且六氣之邪。初無形質。以氣傷氣。首先犯肺。必用輕藥。乃可開通。汗出而解。經曰輕可去實。信不誣也。凡人之汗。爲津液所化。而汗之出。乃氣機所傳。一經感邪。阻遏肺氣。氣爲邪阻。不能布津。外通毛竅。故、身無汗。寒熱疼痛。氣爲邪阻。不能布津。上濡清竅。下通胃腸。故口乾

舌燥。胸懣氣逆。二便不調。治者當辨燥濕二氣。何氣致病。所兼何邪。（兼風兼寒兼暑）所化何邪。（化火未化火）所夾何邪。（夾水夾痰夾食夾本病）對病發藥。使之開通。（開字橫看是由肺外達皮毛與升散之向上行者不同通字豎看是由肺下達胃腸通潤通和皆謂之通非專指攻下言也）邪一開通。律液流行。而汗自解。何必泥定風藥發汗耶。且風藥不獨不能發汗。反耗傷津液。絕其化汗之源。尚冀其化汗耶。以燥氣論。燥邪初起。在未化熱時。宜用辛潤。開達氣機。如杏仁、牛蒡、桔梗之類。兼寒加以溫潤。如豆豉、前胡、薑、葱之類。邪機閉遏。加以通潤。如白芥子、細辛之類。欬嗽不止。胸前懣悶。如蘇子、紫菀、百部之類。辛中帶潤。自不傷津。而且辛潤又能行水。燥夾濕者宜之。辛潤又能開閉。內外閉遏者宜之。其裏氣不和者。佐以瓜蔞皮、鮮薤白之類。辛滑流利氣機。氣機一通。大便自解。濁邪解而清邪失所依附。亦必化汗而解。其化熱者。於辛潤劑中。酌加清潤輕虛之品二三味。如梨皮、蔗皮、梨汁、蔗汁、荸薺、蘆根、石膏、知母、川貝母、南沙參、桑葉、菊花、銀花、花粉之類。以泄其熱。熱泄則清肅令行。氣機流利。亦必化汗而解。其陰虛者。於辛潤劑中。酌加生地、元參、沙參、麻仁、黑脂麻、蜂蜜之類。養陰潤腸。但不宜多用。恐膩著邪氣。其夾濕者。於辛潤劑中。酌加蔻仁、通草、茯苓、半夏之類。辛淡滲濕。亦不宜多用。恐燥傷津液。其夾

濕而化熱者。於辛潤劑中。酌加滑石、淡竹葉之清滲。連翹、山梔之微苦微燥。重者酌加薑汁炒木通、炒芩連之類。苦降辛通。開化濕熱。其邪已傳裏。依附胃腸渣滓者。則攻下一法。又未可緩施。但下宜適中。不可太過。觀仲景用大承氣湯。一劑分爲三服。視其進退用之。以藥力不及。猶可再服。藥力太過。不可挽回。其用心之細有如此者。且上焦邪氣開通。天氣下降。地氣自隨之以運行。又何必緩下爲能乎。此治外燥之大法也。或又曰。誤藥不可以救乎。曰難也。藥病相反也。燥邪用燥藥。一相反也。肺喜清肅。而藥用濁烈。二相反也。肺主下降。而藥用升散。三相反也。燥邪屬氣。以氣傷氣。原無形質。而且肺爲輕虛之藏。膻中爲空靈之所。苦寒沉降陰柔滯膩。氣濁味厚。病未閉而藥閉之。病已閉而藥復閉之。四相反也。氣分之邪未開。而津液又被下奪。五相反也。一病而五相反。不死何待。燥邪本易化熱。今誤被辛燥升散。寒涼冰伏。陰柔滋膩。不得再用熱藥挽之。惟有用余氏普濟丹、寧上丸。養液開閉。以冋萬一。曰。辛燥寒涼陰柔三者之弊。如此其甚。其不可以一用乎。而又非也。降佐以升。（降非攻破乃辛潤流通使之自降升非升散不過用微燥之品數分以和格拒而已）開佐以闔。（凡寒涼陰柔皆是闔機）君臣佐使。配合得宜。亦何不可。夫天地陰陽之道。卽升降開闔之道。人苟知此

立方。自錯綜變化。神妙不測矣。又有內寒燥一證。歿醫壘元戎。嘗用溫熱藥治之。如桂附、硫黃、良薑、巴豆之屬。然彼係治北方之人。感受大寒。寒結於內。卒然腹痛。不曾化熱。乃用熱藥爲丸以通寒結。此偶用之方。非常法也。劉河間曰。燥本屬秋陰。異於寒濕。而同於風熱。熱甚則液耗風生。肝主風。木主筋。肺不清肅下降。則津液聚於胸膈而爲痰飲。不歸正化以潤其筋。其爲病有經脈勁強而口噤者。燥甚乾濇收斂故也。有經脈拘急。或時惡寒。或善伸數欠。脈浮數而弦者。燥氣怫鬱裏氣不舒故也。有脾胃乾涸成消渴者。燥劫胃津故也。有風癇發作。痰瘀昏冒僵仆者。燥甚化風。涎溢胸膈。因燥生濕故也。外燥昏閉亦多由此至於中風筋緩不收。與諸膹鬱病痿。似與勁切緊濇相反。而其爲燥則同。特其燥之甚焉耳。觀秋深燥甚草木有枯縮而不伸者。亦有萎落而不收者。其理可悟矣。夫手得血而能持。足得血而能行。燥則血液衰少。而氣不流暢。緩縱不收。必然之理。孫一奎曰。燥王於秋。然必秋分已後。清氣行而萬物乃燥。燥屬金。金屬西方之氣。在人爲肺。乃運氣以卯酉爲陽明。燥金司天。而不言肺者何也。蓋以肺脈起於中焦。津液出於中焦故也。彼醫經統旨。謂燥是陽明所化。亦是故耳。沈生明曰。內經病機一十九條。獨遺燥氣。蓋

爲燥兼風熱而化。言風熱而燥在其中矣。燥兼風化者。經曰。風能勝濕。濕去則燥生。在人則風能爍液。液去則燥生。燥傷肺金。金不生水。而病及肝木。故中風筋脈動弦。風癎口噤。收斂急切諸病生。燥兼熱化者。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始也火爍金而燥乃成。既也金不生水而燥益甚。故消穀善饑。胃槁噎膈。二便閉塞。枯涸燥裂諸病又生。由熱生風。由風生燥。燥又生熱。循環勝復。至於髓液俱枯。燥非淺患明矣。推致燥之由有因於天者。有因於人者。陽明燥金司天。或久旱無雨。燥化大行。傷及肺金。此因於天者也。七情不節。氣結神傷。精損及病時汗吐下太過。或久勞風日之中。頻近爐火之旁。或食味辛熱太過。或虛勞誤投溫燥。與夫服食家久服金石之品。皆能燥傷津液。此因於人者也。然究其本源。皆緣血液不足所致。蓋陰血虛則不能營運乎百體。津液耗則不能滋養乎三焦。三焦指上中下三焦言 由是邪熱怫鬱。燥變多端。或燥於外而皮膚皺裂。或燥於內而精血枯涸。燥於上則咽鼻乾疼。燥於下則便溺閉結。兼熱則手足痿。化風則癎痙作。實而燥熱。必發顛狂。虛而燥熱。必致勞咳。燥傷肺金。不能敷布水精。則又停痰停飲。燥中夾濕。而爲噎膈。因燥致病。何可勝言。治燥之法。當觀釜沸之理。血譬諸湯。氣譬諸火。若火猛湯沸。而

爲實邪。則當沃薪滅燄。使不涸竭。張太守所謂急下陽明。以存津液者此也。若沸久將乾。則又當益水勝火。使不上僭。王太僕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者此也。又按經云。心移寒於肺。爲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謂之死陰。死陰者。謂心肺眞陰枯涸。眞陽亦衰。寒從中起。氣不化液。肺之陰氣已死也。景岳曾以八味丸、歸脾湯治一搢紳而愈。又如大便閉結。食少脈微。謂之陰結。以半硫丸治之而愈。是皆血枯氣濇陰傷及陽。不能運化蒸變。如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閉塞而成冬者然。此因虛而寒。因寒而燥。則又當改淸潤爲溫潤矣。知經知權。知常知變。乃不愧爲司命焉。喻嘉言曰。病機一十九條。獨遺燥氣。夫六氣配四時。風於時爲春。暑於時爲夏。燥於時爲秋。寒於時爲冬。濕生於土。土寄王四時。而季夏十八日爲尤王。竊謂內經原文。當是春傷於風。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傷於燥。冬傷於寒。特傳寫者。誤於暑字下。濕字上。脫略數字耳。蓋秋傷於燥。理之決然而無可疑者也。經又謂欬不止而出白血者死。白血謂色淺紅。似肉似肺。乃肺藏消削之驗。然則病機云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痿喘嘔。皆屬於上。二條指燥病言明甚。至左胠脅痛不能轉側。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腰痛驚駭。筋攣。丈夫㿗疝。婦人少腹痛。目

眯背瘡。則又燥病之本於肝而散見不一者也。而要皆秋傷於燥之徵也。奈何解者不知病機篇之偶有脫誤。竟指燥病爲濕病。顯與經旨背而馳哉。經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肺燥之由來者遠矣。苟其人腎水得上交於心。則心火自得下交於腎。水火既濟。何傷肺之有。即或腎水不足。而胃中津液。猶足以協濟上供。肺亦不至過燥也。若中下之澤既竭。而高源之水。猶得措於不傾。此必無之事矣。經又云。二陽結謂之消。是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熱結而精血不榮。致成消渴。舌肉赤裂。大渴引飲。與膈消義同。治膈消用白虎加人參湯清燥救肺。觀此可知諸氣膹鬱諸痿喘嘔之屬肺燥者。用之亦無不合矣。陰陽別論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傳爲息賁者。死不治。二陽陽明胃也。發於心脾者。謂二陽之病。發於心脾者也。心藏神。脾藏意。心之所發而有所主者謂之意。脾雖藏意。實本於心。思則脾氣結而心氣亦結。心氣結而心血亦結。燥從中起。傷及陽明。陽明主肌肉。風消者。肌肉如風消削也。息賁者。息有音而上賁不下。乃因肺氣虛不能下歸於腎。腎氣虛不能上納乎肺也。藏府陰液。銷亡殆盡。故直斷之曰死不治。柯韻伯論痙濕異同曰。病機一十九條。獨缺燥病。若諸痙項強。皆屬於濕。愚

竊疑之。卽本論亦自有痙濕之分。且曰太陽病。（寒傷太陽經）發汗太過。因致痙。則痙之屬燥無疑矣。彼諸痙屬濕之說。其傳寫之誤乎。抑濕化爲燥乎。夫痙乃血虛筋急之狀。按六氣皆足以致痙。風寒之痙。乃淸氣搏激所致。暑濕之痙。或風寒搏激暑濕所致。或暑濕蒸遏所致。或暑濕化燥所致。或發汗太過所致。其搏激蒸遏者。非辛潤溫潤以解之不可。其化燥者。及發汗太過者。非淸潤甘潤溫潤以濡之不可。又按六經痙病。各有部位。身以後者屬太陽。頭項強急。腰脊反折。髀不可曲。膕筋如結。皆其證也。身以前者屬陽明。頭面動搖。口噤齒齘。缺盆紐痛。腿脚攣急。皆其證也。身之側者屬少陽。口眼歪邪。手足牽引。兩脅拘急。半身不遂。皆其證也。腹內拘急。或因吐瀉而四肢拘急。屬太陰。惡寒踡臥。尻以代踵。脊以代頭。俯不能仰。屬少陰。睾丸上升。宗筋下注。少腹裏急。陰中拘攣。膝筋拘急。屬厥陰。然六經部位雖不同。而要皆歸於燥。但當辨燥之所因（因寒因風因風寒束縛暑濕蒸遏）所化。（風寒化燥暑濕化燥）以治其原。加引經藥。以爲之使。不必泥定經絡。逐末而忘其本也。其因風寒搏激致痙者。其證發熱惡寒無汗。氣上衝胸。小便不利。其脈堅緊。其狀強直而口噤。此得之天氣。卽經所謂諸暴強直。皆屬於風是也。勇猛無汗。故曰剛痙。其因暑濕蒸遏致痙

者。其證發熱有汗而不惡寒。其脈沈遲。模糊不清。往來不利。其狀項強几几。此得於風之地氣。即經所謂諸痙項強。皆屬於濕是也。輭弱有汗。故名柔痙。仲景治因於風者。君葛根。甘涼以治風之動。而又清潤治燥也。風陽化熱乃可用若風寒搏束又非所宜治因於濕熱者。君瓜蔞根。苦降以決濕之壅。而又涼潤治燥也。一藥而兩用之。不惟不相礙。且可相濟。學者所當隅反也。且夫善醫者。必用視觀察之法。而辨於其微。辨於其早。以治未病。如項強而痛。即痙之一端。觀此便知是太陽經脈血虛。而預防之。如傷寒論云。脈浮自汗心煩惡寒。而脚攣急。知痙之將作。與以桂枝湯則厥。與以芍藥甘草湯。則其脚自伸。甘草甘以緩急。芍藥微潤微苦。治燥而不膩邪。仲聖用藥。非若後人之顧此失彼也。乃習俗見此。不獨不能豫防。而且誤作風治。辛散發汗。助陽耗陰。將見項背強直。口噤齒齘。腿脚攣急。臥不著席。諸證生矣。此無他。不審虛實故也。夫治痙之法。當分虛實。而究其所因。其因血虛發痙。妄治發痙者。亟用清和濡潤。以柔化剛之法。其虛甚者。金寒水冷。氣結津枯。清潤又非所宜。必得溫潤甘潤。如蓯蓉、枸杞、熟地、阿膠、玉竹、鹿膠、兔絲子之類。方爲中窾。以清潤猶稟清秋涼寒之氣。甘潤溫潤。乃得春和煦育之機。虛燥治法。大率類此。嗟乎。虛實殊途。生

死反掌。學者所當辨於其微。辨於其早也已。

論張仲景傷寒論

漢張太守仲景著傷寒一書。立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隨病之變遷用之。千變萬化。靈妙無窮。萬病皆當倣之爲法。不可僅作傷寒書讀也。乃後之註是書者。五十餘家。移前易後。互相訾議。迄無定論。愚按是書。當分兩大段看法。其前一段爲表寒而作。寒爲天地燥結之氣。燥故化火也速。寒氣從外收歛。搏束氣機。津液不行。故停濕者多。後一段爲裏寒而作。裏寒或由外直中於內。或虛則寒自內生。總不外脾腎陽虛。陽虛則不獨不能禦寒。而且脾陽虛則不能散精。腎陽虛則不能行水。不能散精行水。故化濕者多。化火者少。其法雖分六經。亦不外三焦。言六經者。明邪所從入之門。經行之徑。病之所由起所由傳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飲渣滓。爲邪所搏結。病之所由成也。觀其論中。曰胸中。曰心中。曰心下。曰胸脅下。曰胃中。曰腹中。曰少腹。雖未明言三焦。較言三焦者更細也。人身一小天地。膈膜以上。天氣主之。肺與心也。膈膜以下。地氣主之。脾胃二腸膀胱三焦腎

也。界乎天地之間者爲膈膜。膈膜乃肝膽部位。如地之有樹木者然。行乎肌肉之裏。筋骨之外。以運行血脈者爲經絡。如地之有脈絡溝渠以通天氣者然。從膈下而上。上至胸。旁至脅。皆淸氣與津液往來之所。其病不外痰涎水飲爲邪所擊搏。與氣相結。由胃中脘及腹中下抵少腹。乃有渣滓穢濁之物。邪氣得以依附之而成下證。一爲淸陽。一爲濁陰。人身所以爲一小天地也。觀仲景先師所立方法。確就邪傷人身之天地者治之。六經固不爽毫釐。三焦亦不踰分寸。千古醫聖之稱。舍仲景其誰與歸。以太陽論。太陽經脈行背。背者胸中之府。胸中爲肺之外廓。肺主皮毛。凡邪從太陽入者。必自毛竅始。且六經之氣。皆天氣所運行。未有經氣鬱而天氣不鬱者。故傷寒論云。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痛。腰痛。骨節痛。惡風。無汗而喘。又曰。喘而胸滿。劇者必衄。衄乃解。夫頭痛以下。皆太陽見證。喘而胸滿。乃邪阻肺氣不舒也。衄者。寒燥化熱。熱甚動血。由肺之淸道出也。衄解與汗解同。故曰衄乃解。經言太陽。固明明兼言肺矣。且邪由皮毛而肌肉。由肌肉而經脈。一層收近一層。是橫入。邪由外橫入。藥由內橫托。故用輕虛之麻黃湯。由肺化汗。外達皮毛以出肺之空竅。卽以出太陽之門戶。經云輕可去實又云薄則發洩厚則發熱麻黃體極空虛氣味俱薄輕薄上浮空虛外達太陽

藥卽肺藥也故用以爲君卽以爲使桂枝辛溫微潤主溫肌肉枝亦橫達故以爲臣杏仁質潤微辛微苦苦重於辛開而能降且仁含生意又能入心化汗炙甘草爲微潤而甘能緩藥性於上故以爲佐方雖四味神妙無窮奈後世舍而不用偏用羌獨荆薄辛燥烈之品不知厚則發熱服之徒增煩躁且麻黃主開是橫力羌獨等主升是豎力肺主天氣天氣宜開宜降而不宜升故羌獨等味自神農本經已有之但非爲治傷寒溫病設也仲景所以不一用之若發汗。汗不出而煩燥者。此邪鬱熱生。內灼肺津也。用大青龍湯。辛涼潤以解之。麻黃湯加石膏薑棗麻黃生薑石膏並用神妙已極湯名青龍者以龍爲水族行津發汗之義也其有表邪未解。搏束在裏之濕熱。走於肌膚發黃者。麻黃連翹赤小豆生梓皮湯。辛涼燥以解之。其有發汗後。汗出而喘。或飲水多而喘。此表邪雖解未盡。肺中尚有留邪。與水邪相搏。故取麻杏甘膏湯。辛涼解表。表解則水邪自從汗而出。若停水之重者。發熱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而欬。而喘。或噎。或渴。或不渴。或大便利。或小便不利。一派皆停水見證。主小青龍湯。麻桂開表芍草護營尤妙在細辛之辛潤行水半夏之辛滑降逆乾薑五味子並用溫肺陽而固肺陰無微不到真神劑也方下對證加減亦毫釐不爽微利者去麻黃加蕘花渴者去半夏加瓜蔞根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喘者去麻黃加杏仁誤飲冷水令汗大出寒水相搏其人噎者去麻黃加附子蓋汗爲水類。肺爲水源。汗不解則邪搏肺氣。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以致水停肺胃之間。若不開表而徒利水。無以解其搏束。若一味開表。而不用辛以行水。又無以祛其水邪。此方升中有降。開中有闔。真如神龍變化不測。後人何曾夢得。論曰。病

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浮微。或脈乍緊。或手足厥冷。胸中痞鞕。氣上衝咽。不得息者。此胸中有寒也。當吐之。（藥後探吐）宜瓜蒂散。夫所謂寒者。即寒飲也。觀神農本草。瓜蒂赤小豆吐下胸腹中水邪可知。更有汗吐下後。正氣不運。痰涎結氣。留於心胸之間。擾動清陽。虛煩不寐。劇者反復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吐之。（藥後探吐）（梔子輕虛上浮微苦泄熱豆豉本蒸罨醞釀而成故能宣發蘊蓄之痰涎結氣）若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陽邪在上欲泄不得）或煩熱汗出。胸中窒者。胸滿而喘者。心中結痛者。則皆主以梔豉宣化。而不用探吐之法。以汗出故也。他如嘔者。梔豉生薑湯。虛者梔子甘草湯。誤下煩微者。梔子乾薑湯。濕熱發黃者。梔子柏皮湯。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樸枳實湯。食復者。枳實梔豉湯。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大一塊。（此二湯治心中並治腹中）觀麻杏甘膏以下諸湯。皆兼治胸中心中水飲痰涎結氣者也。所謂六經不外三焦者如此。所謂寒燥搏濕者如此。而未已也。更有六七日發熱不解而煩。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名曰水逆。此表邪未解。裏又停水。其人無惡寒見證。與小青龍證有別。但發熱不解。又不可不兼治。主以五苓散。（桂枝白朮茯苓豬苓澤瀉）多飲暖水。汗出愈。蓋取方中桂枝。化膀胱之氣。又能解肌。一藥而兩用之者也。他如發汗後。水停胸中不下。煩渴。小

便不利。或因誤下而痞。口燥煩渴。小便不利。或病本應汗。而反以冷水浴之。致水氣結於皮膚肌肉之間。肉上粟起。意欲飲水。(意欲二字宜玩是欲飲而又不飲之意)而反不渴。皆與五散苓導胸中水邪。從小便解。若陽明發熱。渴欲飲水。用猪苓湯。是不取五苓散中之桂枝解表化氣。而取猪苓湯中之阿膠、滑石潤燥清熱矣。(猪苓茯苓澤瀉滑石阿膠)若少陰下利。咳而嘔。心煩不得眠。(停水見證)用文蛤散。引心下濕熱從小便出。以文蛤燥濕清熱。又能滋陰。一舉而三善備焉。又有汗出不渴者。水邪外溢也。厥而心下悸者。水邪凌心也。皆主以茯苓甘草湯。鎮水邪下降。不爾。汗多則亡陽。水由心下入胃則作利也。凡此皆治膀胱府邪者也。夫膀胱爲至下之府。而見證多在心肺之間者。以金爲水源。金鬱則不輸水。水上逆則克火。故見證如此。所謂寒燥搏濕。病見膈上者又如此。若太陽中風。(中即傷也)又自有說。夫太陽中風。爲寒中之風。由毛竅僅襲肌肉。雖由太陽(穴竅)太陰(毛竅)門戶而來。而未入於經脈之中。見證鼻鳴乾嘔。肺氣雖亦被傷。而未甚過鬱。所以脈來陽浮(寸)陰弱。(尺)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惡風未有不惡寒者但惡寒甚輕非若傷寒及陰經之甚也)翕翕發熱。(翕翕鳥羽掀張之貌狀其在外之熱勢非若陽明蒸蒸發熱之由裏出也)此衞分有邪。不能衞外。又不能護營。營氣不共衞氣和諧之象。

衞行脈外。主溫肌肉。肥腠理。腠謂津液滲泄之所理謂文理會逢之所所以主桂枝湯。取桂枝、甘草、生薑溫衞。芍藥、甘草、大棗護營。營衞兩和。病自可已。服後須臾。歠熱稀粥以助藥力。溫覆取漐漐微似有汗者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以汗多動營。汗從營出。衞邪仍在故也。凡解肌法。皆當如此。與傷寒發汗不同。與溫病由裏達表亦不同。若發汗太過。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津液少之故此衞分表邪未盡。而又有津脫陽虛之象。主桂枝加附子湯。疎衞護營。同陽止汗。若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小腹上衝如豚奔者然宜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取桂枝多則味重下達。不獨禦寒。且能爲膀胱化氣也。若下後脈促胸滿。中虛而表邪仍在者。主桂枝去芍藥湯。下後陽虛微惡寒者。主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下後微喘。及未經下而自喘者。皆表未解故也。宜解表兼消痰降逆。主桂枝加厚樸杏仁湯。其有陽脈濇。陰脈弦者。當腹中急痛。此太陰土虛。肝木來乘。故也。先與小建中湯。卽桂枝湯加飴糖取大甘以和中土。治太陰不差者。卽轉而治少陽。與小柴胡湯。疎土中之木。若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表未盡而裏已虛者。主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湯。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汗爲心液。多則

心氣虛。主桂枝甘草湯。若其人惡寒。振振欲擗地者。則陽虛已極。不能制水。又非用真武湯不克。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主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化膀胱之氣。以鎮水邪。太陽病。八九日。過經不解。發熱惡寒。一日二三度。發如瘧狀。但其人不嘔。非少陽證。清便自調。無裏熱證。此餘邪未盡。主桂麻各半湯。輕劑解之。若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用汗吐下法。其有面有熱色身癢者。此微邪在皮膚中。欲自出不得。亦主以此湯。取其小汗。若身癢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久虛也。又不可用。汗後形如瘧。日再發。微邪未盡者。當汗出愈。主桂枝二麻黃一湯微解之。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者。主桂枝二越婢一湯。辛涼解之。（越婢湯麻黃石膏甘草生薑大棗）服桂枝湯後。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此停飲也。主桂枝去桂加苓朮湯。傷寒脈浮宜以汗解。醫誤用火迫汗。遂致亡陽驚狂。起臥不安者。（此火迫其胸中之陽與少陰汗出之亡陽迥別故不用四逆回陽而用安神鎮攝）主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鎮驚徹痰。又有誤用火灸。致邪無出路。火氣上逆。陰氣獨治於下。腰以下重而痺者。此名火逆。主桂枝甘草龍牡湯。和陰鎮逆。（此證心無痰閉故不用蜀漆）本太陽證。醫反下之。引邪入太陰。腹滿時痛。主桂枝加芍藥湯。以斂太陰之邪。若大實痛者。乃邪氣

結於太陰。主桂枝加大黃湯。導邪出陽明之府。凡此皆衞分肌腠之邪。因誤汗誤下誤火致生諸變。表邪猶未盡去。故皆從桂枝湯隨證加減。以救其誤。非依經正治之方也。其有衞分肌腠之邪。雖未入太陽經脈之中。而已逼近經脈之側。見證惡寒汗出。又多項背強几几(伸頸之貌因強所致)一條。汗出則邪未入經脈。不得用麻黃。而項背几几。邪近經脈。又非桂枝所能達。主桂枝加葛根湯。取葛根辛甘微潤。氣味俱薄。鼓舞胃氣上行。隨桂枝外達。若無汗者。及陽明病目痛鼻乾不得眠者。或太陽陽明合病自下利者。主葛根湯。(即桂枝湯加葛根麻黃)不下利而嘔者。葛根加半夏湯。夫葛根湯中雖有麻黃。其意恰重在葛根。取其升胃中清陽以止利。辛甘涼潤以清熱。若太陽傷風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喘而汗出。此表邪未解。熱又陷裏。主葛根黃芩黃連湯。(方中有甘草)取辛涼解表升清。苦寒入腸燥濕洩熱堅陰。此表裏兼治法也。按桂枝葛根二湯。一和營衞。一治陽明。不盡關乎肺矣。然治陽明亦有重在肺者。如論中云。服桂枝湯。大汗出。大煩渴。脈洪大。此表裏俱熱。(裏熱傷寒未與宿滯相搏故未見中焦下證)主白虎湯。(石膏知母甘草粳米)虛者白虎加人參湯。若傷寒解後。餘熱未清。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即人參白虎湯去知母加竹葉半夏麥冬)夫白虎西方金也。汗多液耗。陽

明火熾。肺金被焚。必得虎嘯風生。亢熱乃解。此肺胃子母同治。又重在清燥救肺。俾天氣清肅下降乃愈。界乎人身天地之間者。則有膈膜。下膈膂脇。肝膽布焉。膽屬少陽。陽明不治。則必傳少陽。傳少陽。則病胸膂。胸膂為清陽之道路。津液升降之所。邪熱傳此。必有痰涎水飲與清氣搏結。故見證甚多。治法不一。論曰。傷寒往來寒熱。寒已而熱熱已而寒不似太陽之寒時亦熱熱時亦寒也胸膂苦滿。默默不欲飲食。木邪干土心煩喜嘔。木氣上逆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少陽熱邪或不渴。或小便不利。有痰涎蓄飲或咳。肺有留飲或心下悸。痰飲或脅下痞鞕。水飲與氣相結或腹中痛。木鬱克土身有微熱。太陽邪未盡主小柴胡湯。柴胡稟仲春之氣得微辛之味氣味俱薄功專升達少陽胸膂寒熱結氣並能疎陽中邪氣故用以為君臣以半夏黃芩之降生薑之辛苦降辛通與經熱痰熱最宜其參草大棗因表裏無邪用作佐輔截邪入裏之路若表裏稍有邪者人參卽不宜用觀加減法便知論曰胸中煩者去人參加瓜蔞實不嘔者去半夏渴者去半夏加花粉人參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脅下痞鞕去大棗加牡蠣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黃芩加茯苓不渴表有微熱去人參加桂枝溫覆取微似汗愈欬者去人參生薑加乾薑五味他如婦人經水適斷。熱入血室。寒熱發作有時。如瘧狀者。亦主小柴胡湯。又有經水適來。表邪內陷。熱入血室。脈遲身涼。胸膂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期門在乳頭直下第二肋端以同身寸法驗之去乳頭約四寸此厥陰陰維之會其最重者。晝則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法當無犯胃氣及中上二焦。不可汗不可下必自愈。又有太陽少陽合

病。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以上太陽證微嘔心下支結。以下少陽證主柴胡桂枝湯。小柴胡與桂枝湯併為一方和而達之。又有少陽與陽明府合病。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或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復下利者。均主大柴胡湯。表裏兩解之。卽小柴胡去人參加芍藥枳實大黃。又若胸脅滿而嘔。少陽證日晡潮熱。胃府邪實已而微利。未大結實小柴胡加芒硝湯輭蕩之。又有下後邪陷胸心。兼及胃府。阻遏清陽。膀胱濕鬱不化。以致胸滿少陽煩驚心譫語胃大便不利。一身盡重。不能轉側。膀胱蓄經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小柴胡去甘草加龍牡鉛丹大黃桂枝茯苓又有誤汗誤下。表邪內陷胸脅。阻遏清陽。陽氣上越。裏有寒熱。以致寒熱往來。胸脅滿。微結。心下煩。皆少陽證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陽氣上越柴桂乾薑湯主之。柴胡桂枝乾薑黃芩牡蠣花粉甘草二者見證錯雜。故藥亦錯雜。真神妙無方劑也。凡此皆治胸脅心中少陽分野者也。若夫心下見證。又有不同者。論曰。病發於陽。發熱惡寒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無熱惡寒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痞氣。所以成者。以下之太早故也。夫結胸有熱結。有寒結。總不外痰涎蓄水。搏束清陽之氣。結於心胃之間。心下脘上病屬有形。故痛而鞕。痞氣寒熱虛實夾雜為病。又有濕熱。痰涎阻遏清陽之氣。留於心胃之間。病屬有形而無形。故但滿而不痛。結胸。非攻其蓄水不可。痞

氣。非苦辛寒熱並用消補兼施不可。此大小陷胸瀉心諸湯之所由立也。然結胸痞氣諸劑。必表邪已解乃可用之。若心下痞而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裏。先用桂枝湯解表。表解再行治裏。或用五苓散兩解表裏亦可。試詳言之。其濕熱痰涎小結胸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小陷胸湯主之。黃連半夏瓜蔞實 其蓄水結胸者。頭痛。清陽被阻 心下痞鞕滿。引脅下痛。乾嘔短氣。下利。皆蓄水見證 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芫花甘遂大戟爲末共一錢七約今秤三分以十棗煎湯和服得快下利 其蓄水與實熱互結胸者。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甚者。舌燥而渴。胸有蓄飲熱不得洩故燥而渴前五苓散治燥渴亦與此同意 日晡小有潮熱。胃府有邪 從心上至少腹鞕滿。痛不可近。雖上下皆痛而根由心上起 又有結胸無大熱者。此水結在胸脅也。但頭汗出者。此熱爲水鬱不得發洩。若小便不利。水無出路。身必發黃。故並以大陷胸湯主之。甘遂末一錢七大黃芒硝煎湯和服 又有結胸項亦強。如柔痓狀。下之則和。主大陷胸丸緩下之。大黃芒硝葶藶子杏仁和如彈丸一枚甘遂末一錢七白蜜二合煎服一宿乃下不下再服取下爲效。用丸緩下取其不傷津液 又寒水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白散。桔梗貝母巴霜爲末服半錢七羸者減之病在膈上者必止在膈下者必利不利進熱粥一盃利不止進冷粥一盃巴豆之性得熱則行得冷則止 若夫痞氣有因誤下而成者。有因汗後邪未盡而成者。蓋汗爲水類。邪汗未盡。水濕與熱停於膈下。亦能作痞。其

痞有水邪較重者。汗解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生薑瀉心湯主之。取辛以行水之意。（生薑半夏黃芩黃連乾薑人參甘草大棗）有胃虛較重者。誤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安。醫復誤下之。其痞益甚。此胃中虛。客氣挾痰熱上逆。故使鞕也。甘草瀉心湯主之。取甘以補虛緩逆之意。（甘草黃芩半夏乾薑黃連大棗）又有嘔而發熱。柴胡湯證。醫反下之。柴胡證仍在者。仍與柴胡湯。必蒸蒸振卻。發熱汗出而解。（卽今所謂戰汗是也邪正相爭而出虛人多有之）若無柴胡證。但心滿而不通者。此爲痞。半夏瀉心湯主之。取辛以燥濕之意。（半夏黃芩黃連乾薑人參甘草大棗）又有脈浮而緊。邪在表也。醫誤下之。緊反入裏。（沈緊）則作痞。熱結氣分。內無水邪。故痞而按之自濡。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取苦以瀉熱之意。妙在麻沸湯（滾湯）泡汁。欲其輕揚清淡。以滌上焦之邪熱。又有心下痞。復惡寒汗出者。此陽虛也。附子瀉心湯主之。取溫陽止汗之意。妙在濃煎附子。輕泡大黃、黃芩、黃連。蓋扶陽欲其熱而性重。開痞欲其生而性輕也。凡此皆治心下見證者也。他如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表邪陷入）腹痛欲嘔。與黃連湯。（卽半夏瀉心湯去黃芩加桂枝達邪出外）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黃芩芍藥甘草大棗）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誤下寒格吐下。食入卽吐。與乾薑黃連黃

芩人參湯。此三者皆寒熱濕熱虛實夾雜爲病。與瀉心同一方法。又有發汗後邪氣已去。腹中脹滿。(經氣)與厚樸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泄濕補虛。此又虛邪入腹中治法也。若夫膈膜以下。病及地氣。不外胃中腹中少腹三者而已。夫胃爲中土。藏垢納污。萬物皆歸焉。故邪入胃府。卽不能外達。必從下解。或邪熱與胃腸渣滓搏結。或邪熱與膀胱血結。或邪熱夾濕鬱極走於肌肉。致身發黃。匪直此也。陽明府實必病及三陰。胃脾相爲表裏。太陰脾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當臍屬少陰。少陰腎脈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少腹屬厥陰。厥陰肝脈絡於肝。循陰器。故煩滿囊縮。三陰屬藏。五藏藏而不瀉。其可瀉者惟胃腸而已。此承氣諸湯所由立也。承氣云者。謂承天氣以平地氣者也。亦有邪由陽明經(經字著眼)宜傳太陰經。由太陰而少陰而厥陰。成可溫之證者。此寒濕重者也。詳見裏寒條下。茲不具論。端以陽明府實。必審其確實證見。如府實則日晡(未申時陽明主令)必有潮熱。或如瘧狀。其熱未潮者。裏未結也。其發熱微惡寒者。表未解也。皆不可與承氣。卽腹大滿不通。僅可與小承氣。(厚樸枳實大黃)微和胃氣。勿令大下。若日晡潮熱。或手足濈然汗出。(四支爲諸陽之本。汗出則陽氣已盛於土中。以此爲驗大便鞕一法)多汗則津液外泄。胃中必燥。燥則大便必鞕。

腸有燥矢。則必讝語。或獨語如見鬼狀。或腹滿痛。或繞臍痛。或心以下按之鞕。或煩躁發作有時。或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或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裏邪結實。陽氣不能外達。往往微似惡寒。甚而厥逆。熱深厥亦深舌苔必板厚欠津。或黃或黑。皆宜大承氣湯速下之。大黃芒硝厚樸枳實○大黃用酒洗先煨以緩其性芒硝後下欲其先耎化而後行也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席。惕而不安。微喘直視。此皆陽明危證。脈弦者生。濇者死。弦則以其尚能制土。若濇則氣血已枯矣。亦有邪結脈濇氣血尚未盡枯者又有陽明少陽合病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洪緩是陽明脈爲不負弦緊是少陽脈爲負負木克土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遲而滑者。內實也。宜大承氣湯。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邪結不通有宿食也。宜大承氣湯。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少陰證急下之。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肝邪傳腎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又有發汗後不惡寒。但蒸蒸發熱者。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大黃芒硝甘草○調胃全在甘草恐傷中焦故不用樸實太陽病未解。脉汗脈陰陽俱停。先振慄。汗出乃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乃解。但陰脈微者。下之乃解。宜調胃承氣湯。其有脾約者。精液不足脾氣約束大便必難。宜麻仁丸。卽小承氣加麻仁杏仁白芍潤脾泄肝。緩化行之。其有直腸津液內竭。欲行不行者。宜蜜煎導法、猪膽汁導法。膽汁

（導法尤效）又有太陽病不解。（經邪不解勢必傳府）熱結膀胱。以致蓄血。其人如狂。（熱甚血凝上干心包）血自下。下者愈。（亦有血下而脫者不可不知）其少腹急結者。宜桃仁承氣湯。（桃仁大黃芒硝甘草桂枝）重者少腹鞕滿。其人喜忘。（血凝則心氣結）甚則發狂。小便自利。（蓄血在血分不在氣分）矢雖鞕。大便反利。（血性滑利）其色必黑。（內有瘀血）或漱水不欲嚥。皆蓄血見證。抵當湯下之。（水蛭蝱蟲熬次大黃桃仁一）若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又別有治法。其有熱而少腹滿者。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宜抵當丸。（即以湯藥作丸）此見證較輕。故用丸以緩下其血。若脈沈結。少腹滿。身黃。小便不利。（不利知爲經熱）此非血結。但濕熱不行耳。茵陳湯下之。（茵陳梔子大黃）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熱越。不能發黃。若但頭汗出。齊頸而還。小便不利。渴欲飲水。此爲瘀熱。（經與熱合）在裏。身必發黃。茵陳湯主之。熱利下重（後重）者。白頭翁湯主之。（白頭翁黃連黃柏秦皮）大病瘥後。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牡蠣澤瀉葶藶子蜀漆花粉商陸海藻）凡此皆治地氣爲病者也。所謂六經不外三焦者此也。試再言經邪。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按循經傳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六日經傳遍七日從太陽病漸次而減今云二三日以上當指五日以上之二三日言）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黃連阿膠黃芩芍藥雞子黃）此少陰傳經之熱邪。有熱無結。故用降火養陰法。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與甘草湯。不差。與甘

桔湯。此少陰虛熱上爍。故用甘緩辛開苦降法。少陰病。咽傷生瘡。不能言語。聲不出者。主苦酒湯。（半夏 雞子白 苦酒 納雞子殼中置刀環安火上令三沸少少含嚥之）斂火降逆。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而煩者。主猪膚湯。（白蜜 白米粉 猪膚湯和服）此陰虛化燥。故用甘鹹潤納之法。又有病後脈結代心動悸者。主炙甘草湯。（炙甘草 乾地黃 麥冬 麻仁 阿膠 生薑 人參 桂枝 大棗）此邪已去盡。氣血兩虧。經脈失養。燥結不通。故以甘涼潤養爲主。尤妙在大甘緩之於上。佐辛潤通其脈絡。所以治脈代心悸有殊功。又有汗吐下後。病已向愈。而心胃之間。尙有留邪結氣。以致心下痞鞕噫氣不除。旋覆代赭湯主之。（旋覆花 人參 生薑 炙甘草 半夏 代赭石 大棗）此散結補虛法也。又有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無裏證者。麻黃附子甘草湯主之。此兩感傷寒。一日太陽與少陰並病。夫太陽少陰。相表裏而位最近。猶可引之外達。從汗而解。故溫陽而兼達表。又有少陰病。四逆。四逆散主之。（甘草 枳實 芍藥 柴胡）咳加五味、乾薑。悸加桂枝。小便不利加茯苓。腹痛加附子。泄利下重加薤白。此少陰傳經之邪。非直中之邪。並無脈微惡寒等陰證。即下利一端。並非清穀。而反下重。故用疎邪散結。而不用溫陽。若大汗大下後。陽氣大虛。則當以扶陽爲急務。論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攻其表。

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此是陰煩吐逆者。與甘草乾薑湯。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與芍藥甘草湯。以和其陰。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讝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甘草乾薑附子○此陰陽兩虛之後又復竭其陽非此湯不能挽回陽氣然必實有陽虛見證方可用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以上皆外證又下利清穀厥逆惡寒者。三者皆虛寒內證四逆湯主之。急當救裏大汗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雖有表證急當救裏既吐且利。小便復利。二便俱利內陽將盡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雖有外熱表證而裏證重極脈微欲絕。四逆湯主之。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來安靜。陽虛有二證陰陽兩虛者畏陽陰不虛者喜陽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沈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發汗復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此陽氣不攝而煩所謂陰煩也然必參以他證方不致誤茯苓四逆湯主之。茯苓人參附子甘草乾薑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此發汗太過。水邪隨陽氣上逆。比茯苓四逆湯證較重。彼因汗下兩傷。故用人參乾薑。此因汗傷水逆。故用真武。鎮伏水邪。挽回陽氣。真武屬北方水神。故取以爲名。

茯苓芍藥生薑白朮附子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此亦陽虛水逆之證。卽真武證之輕者。若再發汗。則動經氣。而身爲振振搖矣。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下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邪在上焦表裏不解。桂枝人參湯主之。桂子甘草白朮人參乾薑傷寒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已。復以他藥下之。一誤再誤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也。此利在下焦。下藥太過大腸受傷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濇以止脫復利不止。當利其小便。分其清濁則便自堅凡此皆誤汗誤下。傷及真陽。故轉而用溫。以救其誤。非表寒化熱之正方也。若夫裏寒一證。不外脾腎陽虛。陽虛則化濕。故夾濕者多。治法不外四逆、真武、理中三法。四逆一類。不離薑附。再觀方中加減。皆欲其通陽開閉。重在腎也。真武一類。不離苓附生薑。欲其溫陽鎮水。亦重在腎也。理中一類。不離乾薑、白朮。欲其守中。重在脾也。其桂枝、附子一類。爲風濕陽虛而設。欲其解肌溫陽化濕。表裏兼治。重在裏。此治裏寒之大較也。試詳言之。

論曰。發熱頭痛。表邪脈反沈。裏脈若不瘥。身體疼痛。當急救裏。宜四逆湯。甘草乾薑附子○身體疼痛表寒裏寒陰陽二證皆有之雖沈爲裏脈而表邪鬱遏者亦有之必審其人不煩不渴脈沈而至數清楚一派皆屬陰象乃可用之切勿孟浪脈浮而

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自利不渴。屬太陰藏有寒也。當溫之。宜四逆輩。（凡溫熱之劑皆可選用故不日湯而日輩）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寒實）不可下也。當吐之。（在上者因而越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乾嘔無物知其爲飲）不可吐也。當溫之。（寒散則飲化凡治飲皆當用溫）宜四逆湯。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利盡而止津液內竭亡血卽亡陰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回陽生津）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寒逼陽於外）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寒邪入裏）其人面色赤。（逼陽於外名曰戴陽）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寒逼陽上升）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其脈卽出者愈。（四逆湯面赤加蔥腹痛去蔥加芍藥嘔加生薑咽痛去芍藥加桔梗利止脈不出去桔梗加人參諸證或陰或陽皆閉塞不通之故故用辛溫通陽）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厥而汗出陽有立亡之象）吐已下斷。（利止也）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取其苦滑直達下焦）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乾薑附子湯加蔥白四莖取其通少陰之陽氣）少陰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童便湯主之。（取童便引陽藥直達至陰經所云反佐是也）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當歸桂枝芍藥細辛甘草通草大棗）若其人內有久寒者。當歸四逆加吳萸生薑湯主之。所謂四逆一類。重在通陽開閉者此也。試再言真武。少陰病。腹痛小便不

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咳。加五味乾薑細辛或小便利。去茯苓或下利。去芍藥加乾薑或嘔者。去附子加乾薑眞武湯主之。少陰病身體疼。手足寒。骨節痛。脈沈者。附子湯主之。眞武湯去生薑加人參所謂眞武一類。重在溫陽行水。水卽是經者此也。至理中丸一方。人參甘草白朮乾薑〇臍上築築欲作奔豚者腎氣動也去白朮加桂枝吐者去白朮加生薑悸者加茯苓渴欲飲水者加朮消飲生津腹中虛痛加人參寒加乾薑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乃大病瘥後喜唾。胃液不藏兼有寒飲久不了了。胃上有寒。當以丸藥緩理之。若桂枝附子一類。乃解肌化濕溫陽。表裏兼治之劑。論曰。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溼則身重不嘔不渴。溼爲陰邪脈浮虛而濇。表裏皆虛桂枝附子湯主之。桂枝附子甘草生薑大棗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白朮生腸胃之津液若大便不鞕。小便不利。仍當加桂。觀此條可知桂枝能通小便故五苓散用之服後其人如冒狀。勿怪此以附朮併走皮肉逐水氣。未得除。故使之。其法當加桂以治之。又有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得微汗則解。卽桂枝附子湯去薑棗加白朮〇此條因汗出故去薑棗雖用桂枝而其意則重在甘草附子溫陽故以名湯〇風溼發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溼氣在故不愈治風溼微微似欲出汗者風溼俱去也此治風濕之大法也。他如食穀欲嘔者。必食穀而始嘔受病在納穀之處與乾嘔不同屬陽明也。虛寒吳茱萸湯主之。吳茱萸人參生薑大棗得湯

反劇者。屬上焦也。停飲又有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胃氣虛寒乾嘔吐涎沫。胃中寒飲頭痛者。陽明之脈上於頭吳茱萸湯主之。又有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赤石脂乾薑粳米一服愈。餘勿服。又有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陽不衞外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不治非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蚘上入其膈。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痢。烏梅細辛乾薑當歸附子蜀椒桂枝黃連黃柏人參先食後服十丸漸加至二十丸禁食生冷滑臭等物凡此皆治裏寒者也。余故曰。傷寒論當分兩大段看法。又有表寒壞證。如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沈遲。尺脈不至。手足厥逆。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汗出愈。麻黃升麻當歸桂枝白芍茯苓甘草乾薑白朮石膏知母黃芩玉竹天冬此上熱下寒。互傷之證。病證之雜。藥味之多。爲古方所僅見。觀此可悟古人用藥之法。又有表寒方愈。因交接感其餘熱。名陰陽易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裩散主之。男取婦裩襠婦取男裩襠燒灰和服方寸七三服小便即利陰頭微腫則愈蓋引其邪火從陰處出也此又以意用藥法也。觀傷寒一書。立方錯綜變化。皆本自內經。用藥又與神農本草所載一一胳合。余止言其大略。學者於全書講求而推廣

之。則操縱在我。萬病皆得所指歸矣。豈徒作傷寒書讀哉。

按傷寒論中表寒一類。本是寒燥之邪。所立諸方。祇此麻黃、桂枝、葛根、柴胡、四味藥。係爲經邪而設。其餘皆從三焦論治。與溫病原不相悖。觀諸方便知。麻黃專主開表。溫病忌用。若嚴寒天氣。實因感受風寒。新邪引動伏邪。如吳又可所云感冒兼役之證。麻杏石甘湯。亦不妨暫用。其桂枝一味。爲溫病所最忌。以其溫裏故也。書云。桂枝入口。陽盛（熱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寒盛）則亡。嘗見誤服桂枝。變證蠭起。不可不知。葛根辛甘涼潤。爲陽明藥。柴胡主治邪鬱胸脅。溫病亦有陽明及胸脅證。故間有用之者。總之有是病則用是藥。不可拘執。至救誤諸方。如四逆、眞武、理中輩。乃爲傷寒誤汗誤下傷陽而設。皆與溫病相反。傷寒多傷陽。故末路以扶陽爲急務。溫病多傷陰。故末路以養陰爲要法。此又寒溫判若霄壤者也。故並記之。

女科論

經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月爲天之眞水。故潮汐長

落。上應月之盈虧。而有常期者也。女子屬陰。血爲水類。故亦上應月之盈虧。而有常期者也。愆期則病生焉。故古人謂女子首重調經。夫首重調經是也。但欲調其所不調。必推其所以不調之源。從而調之。而經始調。奈方書調經諸方。多是行氣破血之品。不知人身氣血。祇有不足。斷無有餘。其見爲有餘者。皆不足所致。皆不足而邪湊之所致。豈有重傷氣血而能調經之理。又謂女子多鬱。必兼開鬱。夫鬱者不暢之謂。必用微辛微潤諸品。得春和之氣。寓生發之機。乃能暢達氣機。又豈有用辛燥乾濇之藥。而能流暢遏鬱之理。詩云。陟彼阿邱。言采其蝱。蝱、貝母也。朱子謂其能解鬱結之疾。試觀貝母微辛微苦。微潤微涼。得土金之氣。稟清肅之令。微辛微潤則能通。微苦微涼則能降。而具色白形圓。象類心肺。所以主解鬱結之疾。後人謂其清熱化痰者。皆散結之功也。一隅三反。可類推矣。又有先期爲熱。後期爲寒之說。亦不盡然。余謂欲診其人之病。須先辨其人之氣質陰陽。金水之質。其人肥白。多屬氣虛。再驗之色脈。如面色唇舌慘淡。脈息柔濡。此氣虛見證。氣虛則脾胃不能健運。食少化遲。化源既薄。衝任自衰。或氣不攝血。爲先期。爲崩漏。或氣不化血。爲血少。爲後期。色必淡紅。無脹無痛。陽虛化濕。必多黃水白帶。法宜歸

脾一類。以補氣血生化之源。若久則氣不化血。血虛化燥。又成氣血雙虧之候。木火之質。其人蒼瘦。多屬血虛。再驗之色脈。如面色唇舌多紅多燥。脈息細濇。或弦或數。此血虛見證。血虛則肝陰不濡。肝陽內熾。或血熱妄行。爲先期。爲崩漏。或血虛留滯爲後期。爲脹痛。法宜滋燥養營爲主。其因虛留滯者。佐鹹柔以軟之。辛潤以通之。自可獲效。久則陰虛燥急。經枯月閉。延爲肝風眩暈。多怒多煩。脅肋作痛。甚則咳嗽吐血。咽痛骨蒸。爲乾血成勞之候。又有氣血不足。燥濕之邪。乘虛湊入。此類釀患。尤屬多多。夫氣爲水母。凡飲入於胃。賴脾肺氣機吸攝。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氣虛者。默運無權。津液不歸正。化變爲帶濁。暗損真元。血虛者。濕熱涸入營分。每成痛經。平日時行黃水。粘濁而熱。黏著皮膚則癢。臨期腹痛。由肩背下抵腰足。無不痠痛。四肢乏力。皮裏發熱。血色紫黑晦暗。濕熱瘀濁下行。如爛魚腸樣。腥穢異常。行後又多黃水。若濕熱瘀濁不下。則腹痛更甚。法宜於養血劑中。佐辛潤以通之。參苦辛以化之。苦多辛多。尤必因其人之熱重濕重用之。乃可獲效。若久久不治。則濕熱瘀濁凝聚成塊。其初聚而未結。營氣尚往來於其間。以故推揉有聲。按之覺痛。古謂氣聚爲瘕。聚散不定。卽此類也。巢氏不察其原。徒立八瘕名目。

黃瘕青瘕脂瘕狐瘕蛇瘕鼈瘕燥瘕血瘕最足誤事。其曰青瘕黃瘕。下青黃濁汁。脂瘕精血雜下如脂膏。濕熱下行。有明證也。即用前法。再加鹹軟。如龜板、鼈甲、決明、牡蠣之類。既能燥濕清熱軟堅。又能養陰。斷無不效之理。嘗見痛經之證。久之血虛化燥。腸胃之外。經絡之間。結成鞕塊。營氣不得往來於其間。以故堅固不移。按之不痛。古謂血結爲癥。推移不動。即此類也。法當滋燥養營。或用清潤。或用溫潤。亦視其人之寒熱施之。仍須參以辛潤鹹軟。自可漸化。又有腸覃一證。經爲寒氣客於腸外。與衞氣搏。癖而內著。瘜肉乃生。大如鷄卵。漸如懷子。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腸外脂膜受病。未入脈中者也。又有石瘕一證。生於胞中。即子宮經謂寒客子門。子門閉塞。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益大。狀如孕。堅如石。月事不下。此血凝子宮病也。又有痃癖一證。方書謂僻於脇下謂之癖。隱於臍傍。狀類鞕弦謂之痃。勞碌感寒則發。與痛俱見。不痛則隱。此厥陰陽明經脈結聚也。此三者治以溫潤。佐以辛潤。蓋溫潤辛潤。氣陽質陰。有陽和解凝之功。無剛燥劫津之慮。以柔治剛。理固有一定者也。鞠通先生云。經謂燥淫所勝。男子癩疝。女子少腹痛。此燥氣延入下焦。搏於血分。堅結不散。而成癥疾。勿論男婦。化癥回生丹主之。若不知絡病宜緩

通治法。或妄用急攻。必犯瘕散爲蠱之戒。此蠱乃血蠱也。在婦人更多。爲極重難治之證。學者不可不豫防之也。化癥同生丹方係燥淫所勝。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之法。方從金匱鼈甲煎丸與同生丹脫化而出。久病堅結不散者。非此不可。又云。難經謂任脈爲病。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此燥氣延入下焦不與血搏。故發時痛脹有形。痛止無形。自不得傷無過之營血。而用化癥丹矣。老年八脈空虛。亦不可與化癥丹。皆復亨丹主之。愚按化癥丹芳香燥藥。猶嫌其多。尙宜減去。復亨丹溫潤甘辛。頗爲合拍。又按血虛化燥一證。每每經事先期。或一月經行數次。血色鮮紅。卽成塊亦鮮明而不晦暗。必多進大劑育陰方愈。氣虛者。佐以益氣。甚有血虛燥結隧道。拘攣似積。而實非積之病。女子血海常虛。肝陽多沸。易生此證。古人止分氣病血病。立有積聚癥瘕名目。並未詳氣血因何致病之故。後人不事推求。徒知見氣破氣。見血行血。往往用香附、烏藥、厚朴、青皮、木香、檳榔破氣諸燥藥。謂氣爲血帥。氣行則血行。見治不效。加以行血。如三稜、莪朮、乾漆、元胡、蘇木之類。甚有用巴豆、硝黃諸品。破積攻堅。愈治愈結。愈結愈大。致之形消腹板。成蠱成勞。潮熱鼻衄。上咳下利。死而後已。此等治法。貽誤千古。春山先生曰。氣爲血

帥。血實爲氣航。蓋水淺者瘀始停。未有水足而河流壅塞者。汁乾者物乃結。未有汁足而枝葉枯槁者。天包乎地。表裏皆水。人爲血肉之體。亦表裏皆水。無形之陽基於有形之陰。血行原藉乎氣行。氣行亦資乎血行。蓋血能載氣以行也。總之因氣致病者。調其氣而血自通。因血致病者。養其血而氣自行。因燥濕寒熱致病氣血者。治燥濕寒熱而氣血自調。經云。治病必求其本。此說最爲切要。嗣育一門。不外調經葆精二法。古歌云。山無不草木。人無不生育。女子要經調。男子要精足。調經之法。前已發明。葆精之道。更宜詳究。經曰。兩神相搏。(夫婦)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此先天本來之精也。又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是謂液。此後天日生之精也。先天之精。受之生初。後天之精。生於穀氣。故精字從米從青。欲葆精者。不徒藉資藥餌。更須調其飲食。凡煎爆辛燥等物。最易生熱。不宜多食。至於治法。當視其人之體質爲之。氣虛者治在脾肺。土爲金母。金爲水源。飲食之精氣。賴脾氣以散輸。資肺氣以灌溉。益脾肺之氣。即以裕生化之源。經故曰氣歸精。陰虛者治在肺心腎。經謂鬲肓之上。(心下膈上爲肓)中有父母。肺與心也。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腎也。肺心腎呼吸相通。君相火動靜相隨。生精者心。損精者亦心。精氣生於穀氣。穀氣色白。

白爲五色之本。穀氣歸心。奉君火而化赤。赤血得金氣之敷布。下行入腎化精。歸本還原。故其色仍白。精生於血脈。故曰生精者心。然生之甚難。損之甚易。君火一動。相火隨之。虛陽潛沸於內。則所生之少不敵所耗之多。故陰虛者。須滋肺心腎之陰。以使之生。卽以招攝心腎之陽。不使之耗。心腎之坎離既濟。而肺脾腎之地天自泰矣。眞陰眞陽虛者。治在脾腎。益火以治土之母。培土以生水之源。所謂先後天一氣相生者此也。然須服溫潤甘潤諸品。最忌剛燥金石。嘗見艱於嗣育者。依古成方。謂溫熱能補命門。終年修服。不知水中之火。宜溫潤不宜溫燥。陰液本虧。又加剛燥耗劫。輕則致生頭疼牙疼諸證。甚則成目昏瘡疽偏枯痿廢之痼疾。皆由於溫熱補命門之說誤之也。然誤藥固足以致病。卽不誤藥。亦僅可以治病。草木無情。斷難添精。葆精之道。操之在己。枚叔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蛾眉皓齒。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可知欲葆精者。總須寡欲節勞。以養其心。不使君火引動相火。相火得安其位。自不耗散眞陰。再能適其寒溫。調其飲食。以裕其源。自然精足。此又勿藥眞詮。葆精妙法。精足則神氣有歸。必然多男。古傳經淨後。單日成男。雙日成女諸說。多屬支離。

男子精勝則多男。女子天癸勝則多女。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義也。男子精先至則生男。女子天癸先至則生女。此乾坤六子內陽外陰之義也。夫女子天癸。女子之眞陰也。馬元臺曰。經云女子二七天癸至。天癸。陰精也。腎屬水。癸亦屬水。由先天之氣蓄極而生。故謂陰精爲天癸。王太僕以月事爲天癸者非也。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男女交媾之時各有精。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與此時同候。故經即繼之曰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西學云。女子子宮內有精珠十五顆至十八顆不等。形如雀卵。薄膜裹之。內藏精液。是謂陰精。女子入月之年。精珠始生。暮年月信止。精珠即無。凡夫婦交媾。精珠迸裂。陰精與陽精交會。是以成孕。此說與元臺義同。似可憑信。觀雞之生卵。雞腹中卵有數目。漸次生盡。則不生矣。在人亦然。嘗見婦人肥盛。即難成孕。以子宮爲濕痰脂膜壅塞故也。古法以二陳二朮等治之。又見婦人破泄太早太甚。及大病脫血後。雖調理復原。亦難成孕。想是精珠盡裂之故。觀此則葆精之道。不獨男子爲然已也。葆精之後。當知保胎。夫保胎之法。不外氣血。胞胎在腹。如天之包地。如雞之含卵。四面皆血以養之。氣以攝之。不得行一條胞脈。繫腎以爲根絆。若氣虛不足以提攝。血虛不足以涵

濡。則其胎自落。彼巢元方分經養胎之說。謂十二經脈養胎以五行分四時。殊難憑信。人身經脈一氣貫通。豈有分任各養之理。以繫腎而言。腰者腎之府。腎爲人身之根蒂。腎虛則吸納之權廢。實足以致落。故腰痛胎必落。大抵世之因氣虛落胎者。十之二三。因血虛落胎者。十之六七。其有每至兩三月卽落者。總由陰虛熱爍。如涸轍之魚。不能久活。法宜清補腎陰爲主。兼忌濃味炙煿香燥破耗等物。自可無虞。古有黃芩白朮安胎之說。不知此二藥係苦燥辛燥之體。與胎大不相宜。想古人爲孕婦脾有濕熱者用之。後人不察。誤認爲安胎聖藥。豈不相反。吳又可謂大黃爲安胎聖藥。此指客邪傳胃府者言之。去邪卽是安胎。豈無此實證。而亦用之乎。又古人因胎氣上逆。用銀苧酒。取其鎮逆清熱和氣血。後人不悟此理。嘗於閃挫欲墮者。而亦用之。豈非速其墮乎。總之安胎之法。有客邪致胎不安者。但當去邪。卽是安胎。邪早去一日。胎早安一日。經故曰有故無殞。其有不因客邪而胎自不安者。當究其所以不安之原以治之。而胎自安。其因閃挫欲墮者。宜培養氣血。稍參調氣治之。至胎前雜病。如子癇、子煩、子暈、子淋、子腫、子懸、子嗽等證。大抵不外陰虛化燥、陽虛化濕兩端。隨證參酌。自可無誤。再胎婦平日常宜小勞流

通氣血。自無難產之患。古方如達生散諸劑。一派皆辛燥破耗之藥。斷不可服。鞠通先生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說甚是。若欲其滑利易生。常以豆腐皮加白蜜泡服。或服鴨湯猪膚湯等類。藉水行舟。自然易產。若夫臨產。切宜受靜。瓜熟蒂落。此喻最精。達生編六字真言。一曰睡。二曰忍痛。三曰慢臨盆。尤爲切要。其有交骨難開者。如加味當歸湯。當歸、川芎、血餘炭、炙龜版。尙無流弊。他如兎腦丸、立應散諸方。皆屬霸道。斷不可從。其有難產至兩三日水血行盡。氣血虧極者。急用八珍湯去苓朮。加阿膠、枸杞、沙苑、黃耆、山藥等味。兩補氣血。虛回乃可望生。更有虛極神昏。不知服藥者。用八珍料斤許。在產婦房中文火緩煎。俾藥之氣味。從產婦口鼻吸入。運動氣血。冀其甦醒。醒後卽以此湯緩緩與服。亦可望生。曾經有驗。此以意用藥法也。其有胎死腹中者。舌苔必青黯。繼而腹冷寒戰。胎卽欲化而落。宜大劑養血。稍加肉桂。氣虛者參以益氣。亦不可拘執成方。用平胃樸硝攻下。致傷氣血。舊訣云。面赤舌青。母活子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面舌俱青。母子俱死。此屬有驗。產後氣血大虧。更宜審愼。吾鄉新產服生化湯。(當歸川芎炙草泡薑桃仁)或胡椒湯、艾湯。其生化湯活血化瘀。兒枕(少腹有塊名曰兒枕)作痛者尙宜。胡椒耗散眞陰。艾湯助熱生

風。均不可服。其有肝虛血燥體質。平時常有肝陽上冒見證。生化湯辛溫走竄。又不宜服。嘗有服此成痙厥者。不可不知。產後惟有用當歸、丹參、炙草和血。稍加桃仁以導餘瘀。最爲穩當。川芎辛散。炮薑溫燥。不宜多用。產後無虞保生等湯。不知創自何人。害人無算。尤當禁忌。其有氣血虛極者。心虛氣短。頭眩多汗。須於前方加沙參、棗仁、熟地、玉竹養之。再參童便導瘀下行亦妙。其有寒熱交作者。亦由血虛不能營養百體所致。宜用前方大劑養血。切勿作外感治。金匱論新產婦人有三病。一曰痙。二曰鬱冒。三曰大便難。血不養肝。肝風內動則痙。此筋病也。血虛肝陽上越。則鬱冒頭眩目瞀。嘔不能食。但頭汗出。此神病也。血虛不能濡腸。則大便難。此液病也。總之皆陰虛血燥見證。當大劑養陰養血。如復脈等湯。最忌辛溫耗散。卽有外風。亦忌風藥升舉其陽。致汗脫血暈而斃。春山先生云。治風先養血。血充風自滅。易一養字充字。較古歌尤勝。又有產後隨臥。敗血乘虛上攻。或心下滿悶。或痰涎壅盛。甚則神昏口噤。更有敗血衝心。喜笑怒罵。踰牆上屋者。多致不救。此證不論虛實。急用熱童便灌之。實證必有腹痛拒按情形。輕者用生化湯。重者用回生丹最妙。若產後六氣外邪爲病。當汗當清當下。隨證治之。速去其邪。兼護

其虛。無糧之師。貴在速戰。又不可拘於產後宜溫不宜涼之說。內經有故無殞。不專指胎前言之也。女科大要如此。學者以意參之隨所指而進步焉當不歧於路矣。

兒科論

小兒。春令也。木德也。花之苞。果之萼。稚陽未充。稚陰未長者也。稚陽未充。則肌膚疎薄。易於感觸。稚陰未長則藏府柔嫩。易於傳變。易於傷陰。故小兒病較大人尤重。尤當以存陰爲第一義。夫存陰非補陰之謂。凡辛燥升散。溫燥苦濇消導。皆是耗傷陰液之藥。往往陰液被傷。肝風內動。鼓痰上升。血不榮筋。筋急拘攣。致成痙瘈。稚陽未充。忌用苦寒。以苦寒善伐生生之氣。且苦能化燥。化燥則又傷陰。不獨伐生生之氣已也。金石之品。善定神智。令人發呆。冰麝香燥走竄。最耗心液。經曰。石藥發癲。芳草發狂。不可不知。昔錢仲陽爲小兒制六味丸。取酸甘化陰之義。酸、水味也。甘、土味也。木非水不生。非土不載。木實初結多酸。猶稟木之本味。成熟則純甘。甲己合而化土。全得土之正味。五味惟甘爲無毒。甘潤得水土氣足。故能滋

液。仲陽允爲小兒之司命者哉。乃世俗未推六氣致病之理。未推六氣最易化燥之理。並未推小兒稚陽未充稚陰未長尤易化燥之理。見兒發熱。不問何邪。槪曰風寒。輒與辛燥升散。雜以苦溫苦濇消導。吾鄉尤誤於薄荷、荆芥辛涼之說。下筆輒用。不知荆芥質燥氣香。上升巔頂。薄荷質燥。辛辣異常。稍用三五分。參於辛潤劑中。以和格拒猶可。若獨用多用頻用。卽薄荷一味。實足耗液。致成痙瘈。乃見兒痙瘈。便稱驚風。亂投冰麝金石苦寒慓悍毒藥。以爲開竅鎭驚淸熱祛風。家傳祕法。家藏丸丹。多係如此。誤治甚多。殊堪憫惻。又或將驚字誤作筋字之訛。挑筋刺血。强推强拏。其在富貴之家。釀禍猶速。嘗見薦醫薦方。接踵而至。此醫用熱。彼醫用寒。一日之間。七方十劑遍嘗。刀針金石全施。又或送鬼叫魂。此搖彼喚。使兒無片刻之安。重棉厚絮。爐火壺湯。使兒在熱盦之內。花之苞也。果之蕚也。其堪如此傷殘也乎。嗟乎。是誰誤之也。父母誤之也。假使延一明理之醫。對證施治。何能至於此極乎。吾鄉鞠通先生。憫兒之疾苦。作解兒難一册。其中分寒痙、風溫痙、溫熱痙、暑痙、濕痙、燥痙六條。爲六氣致痙。分內傷飲食痙、本藏自病痙二條。爲內傷痙、客忤痙一條爲驚痙。又謂先感後痙者。卽俗所謂驚風是也。病久致痙者。卽俗所

謂慢驚是也。又引素問太陽所致爲痓。痓者強直之謂。後人所謂角弓反張是也。少陽所致爲瘈。瘈者蠕動引縮之謂。後人所謂抽掣搐搦是也。愚細玩諸條。不外燥濕二字。又終歸於燥之一字。然則六氣最易化燥。小兒尤易化燥之說。此豈余之私見哉。請析言之。寒與燥同源。風寒乃天地乾結之氣。乾則化燥最速。故經謂傷寒爲熱病之類。風與熱皆屬陽邪。風溫、溫熱爲溫燥之氣。暑有熱有濕。爲燥中夾濕之氣。濕與燥相反。濕不能作痓。故濕痓一條。本論亦曰濕性陰柔。不能致強。初起之濕痓。必兼風而成。兼風寒者。主寒燥搏濕治。兼風熱者。主風燥搏濕治。燥乃正秋之時。金風驟起。草木黃落。爲涼燥搏束之氣。比傷寒較輕。又有暑濕內伏。涼燥外束。又爲燥邪搏濕之氣。所謂六氣之邪。不外燥濕。而燥爲尤重者此也。內傷飲食痓。由兒之父母愛惜過甚。不能爲兒節制飲食。飲食不節。則脾鬱不舒。脾困則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而濕漸停矣。濕停則泄瀉。泄瀉久則傷脾。脾傷則血無生化之源。化源既薄。血液日虛。肝失所養。肝陽鼓動內風。輒發。木來乘土。蠕動引縮。此由濕化燥之病。卽俗所謂慢驚慢脾風是也。慢脾風者。因脾慢而致生肝風者也。本藏自病痓。由於兒之先天薄弱。父母又愛惜過甚。恐兒之寒。著以厚衣。覆

以厚被。冬月設以圍爐。致兒每日出汗。汗多則亡血。血燥則生風。又或因兒常啼去淚。淚爲肝液。液去陰傷。肝陽鼓動。內風輒發。見蠕動引縮之象。然本藏自病。又爲六氣致痙之根。一感外邪。內風隨動。卽成痙瘈。此內傷二痙。不外燥濕而又終於化燥者也。古語云。欲得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此爲惜兒祕訣。蓋饑非餓也。飲食淸淡有節耳。寒非凍也。不宜厚絮重綿衾成熱病耳。客忤一痙。瑟菴先生云。世俗妄傳驚風之證。惟此乃副其名。此由兒之心膽血虛神怯。偶有所驚。卽以致痙。所謂風者。非外風也。乃內動之肝風爲病耳。見證或有汗。或無汗。面色時青時赤。畏見異言異服。夢中囈語。手足搐搦。與六氣致痙。神氣昏憒者不同。此更爲血燥生風之證。余謂小兒諸病。不外燥濕。而又終歸於燥者。固實有明徵也。至於看法。以色診爲第一。凡神充色澤者。天眞必厚。易養而少病。神怯神黯面色慘淡枯瘁。唇紅不澤者。稟賦必薄。難養而多病。再看其先後天氣質。如先天虧者。必顖門難合。或齒遲、語遲、行遲。或項軟髮穗。靑絡常露之類是也。後天虧者。必食少化遲。腹膨泄瀉。面色唇舌淡白之類是也。又有看虎口紋法。起於滑氏伯仁。歌曰。小兒三歲下。虎口看三關。紫熱紅傷寒。靑驚白是疳。淡紅淡黃者。斯爲無病看。又謂紋

見下節風關爲輕。紋見中節氣關爲重。紋見上節命關爲危。直透三關爲大危。世俗推拏一科。從之爲法。但滑氏及幼科諸書。均未推原其故。愚按靈樞經云。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凡診絡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魚際絡多青。胃中熱。魚際絡紅。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診虎口之說。蓋本乎此。但內經指百病而言。不專指小兒一科。彼滑氏男左女右之說。未免拘執。且紅爲傷寒之說顯與經背。至以絡脈所見之長短。審病之淺深。固屬法程。而風氣命三字。又未免杜撰。夏禹鑄謂小兒亦以四診爲法。望色。望苗竅爲第一。此說於理甚足。蓋病之傳變不常。卽內經以色診絡之說。亦不可拘。惟手絡不宜暴露。是爲要訣。以過露爲血燥生風候也。推拏一法。卽內經按摩法。小兒惟內傷飲食一證。輕摩其腹。取其轉運。可冀小效。若他病用之。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針灸法爲靈樞經所重。但從無挑手絡之理。惟霍亂一證。因氣閉以致血閉。其絡色青黑者。卽內經其暴黑者。留久痺也之說。當針尺澤彎膀曲池彎腿二穴。以通氣血。立時有效。此外非深於針法者。皆不可妄針。至傷脈絡。至於認證。總以燥濕二氣爲提綱。以因風因寒因暑

爲機括。以化火未化火爲傳變。以傷陰之輕重爲用藥之淺深。春山先生謂痘疹爲燥火之甚者也。其次當以痙病爲重。痙病多由燥熱化風。雖名曰風。實是肝陽爲病耳。筋失滋養。故致強急。今現燥象。治法與大人無異。不必另立法門。試舉其大略言之。風寒燥邪初起。發熱無汗。無論痙與不痙。治以辛潤。如杏仁、牛蒡、桔梗之類。寒重者。加以溫潤。如葱白、豆豉、鮮生薑之類。風溫溫熱。治以辛涼。於前辛潤法中。酌加微苦之品。加桑葉、蔞皮、梔皮、連翹、蔗皮、梨皮、南沙參之類。熱重。酌加涼潤輕品。如銀花、菊花、知母、羚羊角片、竹葉、蘆根、梨汁、蔗汁之類。客邪鼓動內風。痰涎上蒙清竅。厥時冒不知人。或發痙發瘈。前法必佐辛潤以開內閉。如芥子、鮮石菖蒲、薑汁之類。痰涎閉竅。熱痰加貝母、天竹黃、花粉、蔞仁、膽星、竹瀝、薑汁之類。濕痰加半夏、蜜炙橘紅之類。燥火甚者。清燥救肺湯在所必用。夾暑夾濕者。加以辛淡。如蔻皮、蔻仁、通草、赤苓、淡竹葉、滑石、鮮荷葉、扁豆花之類。夾濕熱者。加薑汁炒木通、薑汁炒黃連之類。苦辛開化。陰液虧極者。色瘁竅乾。無涕無淚。口痙不能言語。宜速救液。如生地、麥冬、元參、鮮首烏、阿膠、雞子黃、鮮石斛、玉竹、女貞子、龜版、牡蠣、決明、燕菜之類。液虛燥甚者。必多進方可。切勿中途易法。致之不救。其有液虛

燥極。又有痰熱閉竅。暑濕內伏者。不妨於養液劑中。參以辛潤開竅豁痰。辛潤又能行水去濕。醫不執方。合宜而用。病純藥純。病雜藥雜。細玩漢人方法。活活潑潑。如珠走盤。其神妙有不可測者。凡此皆治六氣致病之大略也。若本藏自痙病。亦不外救液潤燥一法。內傷飲食痙。在濕未化燥時。即須豫防後來變痙。及早節制飲食。健運脾陽。如參苓白朮散、八仙糕、一味雞金散之類。若已化燥。又須參以甘平微潤。如製首烏、山藥、扁豆、沙苑子、枸杞、兔絲、棗仁、阿膠、龜版、淡菜、燕菜之類。但此病陰陽兩傷。燥濕並病。多不能救。客忤痙由血虛神怯而起。審其實有所因。別無他病。用復脈去參、桂、棗、薑。加棗仁、牡蠣。汗多神不寧時有恐懼者。加煅龍骨、整琥珀、整塊珠砂。取其氣不取其質。自無流弊。疳積一證。鞠通先生謂疳者乾也。乾生於濕。與內傷飲食痙同一病因。夫乾生於濕。病之所由起也。而濕已成乾。病之所至極也。在濕未成乾時。用資生、枳朮等丸。疏補中焦。頗爲合拍。仿古人以樂侑食之義。食後擊鼓。鼓動脾陽。使之運化。又以意治病之法。其有因肥甘厚味太過。釀生濕熱疳蟲者。宜加苦寒辛酸。如連梅、川椒、史君之類。若濕已成疳。則不獨苦寒殺蟲。重傷脾胃。不宜誤用。即資生等丸。亦嫌剛燥耗液。惟都中相傳一方。溫潤

補脾。辛潤通絡。一通一補。相需成功。最爲妙法。都中方以全蝎三錢。去毒。烘乾爲末。每用精牛肉四兩。作肉圓數枚。加蝎末少許。蒸熟。令兒逐日食之。以蝎末完爲度。夫蝎色青屬木。善竄而疎土。其性陰。兼通陰絡。疏脾鬱之久病在絡者最良。然其性慓悍。不宜獨用。牛肉甘溫。最善補土。牛肉得全蝎而愈健。全蝎得牛肉而不悍。補脾之體。運脾之用。所以治疳積有殊功。一味雞金散亦最妙。又華陰李孝廉方。用大棗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實以生軍。麪裹煨熟。搗爲丸。如棗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亦一通一補。潤而不燥者也。按此二方。不獨治疳積有功。凡類於疳積者。旁通觸類。實開無限法門。西學謂小兒疳積。乃吸液管受病。吸液管者。吸噏食物之精液管也。千支百派。散佈大腸夾膜之間。食後少頃。內有精液。始見如白絲然。夾膜有小核甚多。卽吸管壘積而成。一切吸管。附近脊處。乃合爲一。名曰精液總管。附脊骨而上。至頸骨第七節卽屈轉而下。左入頸手迴血會管。直達於心。小兒疳積。乃液管凝大閉塞不通。故多食猶瘠。按此與鞠通先生謂疳積生於飲食不節。隱隱相合。經謂婦人腸覃一證。亦與此相仿。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用藥大要論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草木雖微。其氣味有陰陽之分。體質有剛柔之別。一物一太極也。古人論藥性。多言氣味。少言體質。蓋以地之剛柔。即天之陰陽所化。言陰陽而剛柔即在其中。後人不悟此理。每每誤用。春山先生謂病有燥濕。藥有燥潤。凡體質柔軟有汁有油者皆潤。體質乾脆無汁無油者皆燥。然潤有辛潤、溫潤、平潤、涼潤、寒潤之殊。燥有辛燥、溫燥、熱燥、平燥、涼燥、寒燥之異。又有微潤、甚潤、微燥、甚燥之不同。大抵潤藥得春秋冬三氣者多。得夏氣者少。燥藥得夏秋冬三氣者多。得春氣者少。燥藥得天氣多。故能治濕。潤藥得地氣多。故能治燥。藥未有不偏者也。以偏救偏。故名曰藥。試舉其大略言之。辛潤如杏仁、牛蒡、桔梗、葛根、細辛、前胡、防風、青蒿、紫菀、百部、當歸、川芎、桃仁、紅花、茺蔚子、白芷、鮮石菖蒲、遠志、鮮鬱金、蜀漆、殭蠶、芥子、萊菔子、蘇子、薤白、生薑、豆豉、葱白、芹菜汁、韭汁之類。溫潤如黨參、高麗參、黃耆、甜冬朮、蓯蓉、枸杞、山萸、兔絲、蘆巴、巴戟天、桑甚、金櫻子、五味子、桂元、大棗、胡桃、鹿茸、鹿角、鹿膠、羊腎、海參、淡菜、紫河車、坎氣之

類。大抵溫潤一類。氣溫得天氣多。質潤得地氣多。受氣比他類較全。且味多帶甘。稟土之正味。治陰陽兩虛者。頗爲合拍。平潤如南北沙參、東洋參、熟地、首烏、芍藥、玉竹、百合、沙苑、柏子仁、酸棗仁、甜杏仁、冬瓜仁、麻仁、亞麻仁、黑脂麻、烏梅、蜂蜜、飴糖、阿膠、燕窩、猪膚、鴨湯、人乳之類。涼潤如乾地黃、元參、天麥冬、西洋參、鮮石斛、女貞子、銀花、菊花、鮮桑葉、蒲公英、知母、荷葉、竹瀝、竹茹、竹葉、淡竹葉、蘆根、白茅根、懷牛膝、川貝母、枇杷葉、瓜蔞、花粉、海藻、昆布、柿霜、紫草、白微、梨、藕、蔗汁、荸薺汁、露水、龜板、鼈甲、牡蠣、決明、文蛤、海浮石、童便之類。寒潤如石膏、鮮地黃、犀角、羚羊角、蚌水、猪膽汁之類。辛燥如羌、獨活、蘇葉、荊芥、薄荷、藿香、佩蘭、香茹、木香、香附、麻黃、桂枝、牽牛、芫花之類。溫燥如蒼朮、厚朴、半夏（半夏雖燥其質尚滑）、南星、蔻仁、砂仁、益智仁、破故紙、山查、青、陳皮、檳榔之類。燥熱如附子、肉桂、乾薑（肉桂桂枝乾薑質雖微潤究竟氣厚）、炮薑、吳萸、椒目之類。平燥如茯苓、琥珀、通草、苡仁、扁豆、山藥（山藥體微燥石精尚多）、甘草、神麴、炒穀芽、猪苓、澤瀉、川牛膝、萆薢、茵陳、防己、豆卷、蠶砂、車前子、海金砂、（車前子精汁頗多但其性走泄海金砂質微燥）（二者在利水藥中尚不甚傷陰）之類。涼燥如連翹、梔子、霜桑葉、丹皮、地骨皮、釵石斛、滑石、寒水石、柴胡、升麻、蟬退、鉤藤、槐米、枳殼、枳實、葶藶子之類。寒燥如黃連、黃芩、黃柏、木通、苦

參、金鈴子、龍膽草、大黃、元明粉、大戟、甘遂之類。本草體質。大略如此。然既詳其體質。又須辨其氣味。大抵氣薄者多升多開。味厚者多降多闔。辛甘發散爲陽主升。酸苦涌泄爲陰主降。溫者多開。寒者多闔。瀉者多開。補者多闔。辛苦辛酸之味多開。酸鹹之味多闔。辛能散能潤。又能通津行水。苦能燥能堅。又能破泄。酸能收之。鹹能軟之。又能凝之。甘得土之正味。（甘藥皆無毒）同開則開。同闔則闔。緩中之力獨多。淡得天之全氣。（淡薄無味象天寓有清肅之燥氣故功專滲泄）上升於天。下降於泉。滲濕之功獨勝。若夫水族。如龜板、鼈甲諸品。稟乾剛之氣。得坎水之精。體剛質柔。味鹹而淡。能攻堅軟堅。能燥濕清熱。能滋陰潛陽。一藥三用。陰虛夾濕熱者。血燥結塊者。用之尤宜。獨是草木受氣多偏。味難純一。一藥多兼數味。或先苦後辛後甘。或先甘後辛後苦。總以味偏勝者爲主。味居後者爲真。但須平昔親嘗。方能不誤。春山先生從邵子元運之說。謂古今藥性。未能畫一。如今之元會世運。正當燥火司天。故燥病獨多。萬物亦從之而變燥。金味辛。火味苦。故藥味多變苦辛。愚按元運之說。似難盡憑。而地氣不同。確有可據。如論中所辨麥冬本甘。今甘中帶辛。杭產者辛味猶少。川產者辛味較多。斂斛本淡。今霍山產者。地近中州。味仍甘淡。川產者。味淡微苦。廣

西雲南產者。味純苦而不甘。以廣西雲南居中州西南之邊陲。得燥火之氣獨勝也。所辨實皆不爽。不獨時地不同。卽種植亦異。如高麗人參。氣不微溫。今用硫黃拌種。則溫性較勝。如此類推。不可枚舉。至用藥之法。須知用意。醫者意也。以意治病。是最上一乘。不得已而用藥。已落二乘。然無情之藥。以有知之意用之則靈。古法用藥如用兵。用兵有戰有守。有奇有正。用藥亦然。夫以天地之氣。猶橐籥之開闔。運行不息。故能化生萬物。在人則不能。故其機一停則病。一偏亦病。一息則死。六氣之中。寒濕偏於闔。燥火偏於開。風無定體。兼寒濕則闔。兼燥火則開。暑有熱有濕。偏於熱者多開。偏於濕者多闔。用藥治病。開必少佐以闔。闔必少佐以開。升必少佐以降。降必少佐以升。或正佐以成輔助之功。或反佐以作向導之用。陰陽相須之道。有如此者。燥病治以潤。不妨佐以微苦。以微苦屬火。火能勝金也。濕病治以燥。不如治以淡。以淡味得天之燥氣。功專滲濕也。更有病純者藥純。病雜者藥雜。如瀉心黃連諸湯是也有病雖雜而出於一源。則立方要有專主。有病雖純而夾以他病。則立方要有變通。燥病須防其夾濕。濕病須防其化燥。觀其已往。以治其現在。治其現在。須顧其將來。表裏寒熱虛實固當分明。標本先後重輕。尤宜權變。燥病

當用膏滋。濕病當用丸散。燥病夾濕。潤藥用炒。或用水丸。濕病化燥。燥藥用蒸。或用蜜丸。欲其速行。則用湯藥。取湯以蕩之之義。欲其緩化。則用丸藥。取丸以緩之之義。至於煎法。亦當用意。如陰液大虧又夾痰涎。則濁藥輕煎。取其流行不滯。（如地黃飲子是也）如熱在上焦。法宜輕蕩。則重藥輕泡。取其不犯下焦。（如大黃黃連瀉心湯是也）如上熱下寒。則寒藥淡煎。溫藥濃煎。取其上下不礙。（如附子瀉心湯法）或先煎以厚其汁。或後煎以取其氣。或先煎取其味厚而緩行。或後煎取其氣薄而先至。（如大承氣湯先煎大黃枳實厚朴後下芒硝是也）欲其速下。取急流水。欲其緩中。用甘瀾水。（即千揚水如煎大半夏湯法）欲其上升外達。用武火。欲其下降內行。用文火。或藥後啜薄粥。助藥力以取汗。（如服桂枝湯法）或先食後藥。則藥性之上升。種種治法。非參以意不可。試觀仲景先師。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皆有真意存乎其間。學者以意會意。自有心得。此不過論其大略而已。

醫宜識字論

古人造字。不外形聲。形聲陰陽之道也。然形聲又各有陰陽。聲有四。平上去入。平、聲之陽也。上去入皆仄。仄、聲之陰也。以形言之。伏羲畫卦。一畫開天則爲一。（一音奇奇）

以象陽數之始也一畫豎之則爲丨。丨音衮上下通也上左右倚之則爲丿爲乀。丿音撇左戾也乀音弗右戾也縮之則爲丶。丶音主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曲之則爲乙。乙音軋乙乙難出之貌一、象天陽也。丨、天氣下降於地。陽統陰也。丿乀象人。乃陰精陽氣。合而成之者也。陳修園曰。左丿爲陽。右乀爲陰。作書者。遇丿處輕手揮之。陽主乎氣。輕清之象也。遇乀處重手頓之。陰主乎精。重濁之象也。先丿後乀。氣以生形。陽統陰也。乀繼以丿。形隨乎氣。陰承陽也。丿乀左右。各自位置。陰陽對待之道也。丿乀左右不相離。陰陽互根之道也。丿乀合而爲人。合謂之抱。又謂之交。抱者負陰抱陽之義。交者地天交泰之義。觀人字字義。而人之陰陽可知矣。試以人之外形言之。鼻爲中土。鼻下名人中。人中以上。鼻目耳皆偶竅。人中以下。口奇竅。偶屬陰。奇屬陽。陰上陽下。地天泰也。頭項以下。乳偶竅。臍、前陰、後陰、奇竅。男子前陰。內偶竅。外奇竅。女子前陰。內外皆偶竅。亦地天泰也。外形既如此。而人所以生之之理。不從可想乎。夫人在天中而附於地上。故後天胃氣爲最重。胃主地氣。爲倉廩之官。爲人身氣血生化之本。故胃之爲言彙也。胃從田。田乃五穀所彙而生之者也。又胃者衛也。布穫穀氣。衛外而爲固也。經故曰。四時百病。胃氣爲本。脾爲隄防之土。乃散輸胃中水穀之精氣。以傳於肺者耳。

故脾從卑。卑者。由下申上之義。又脾者裨也。裨助胃氣以散精者也。肺從市。市、從一從丨。象天氣降於地而上下貫通者也。從冂。冂兄去聲冂、空也。象肺輕虛之體也。又肺者沛也。敷布水精行於藏府。沛沛然而莫禦也。心從、從乚。夫一丨丿乀。方以直。、乚圓而神。字雖萬變。未有能外一丨丿乀、以結構之者。人心虛靈圓妙。故出乎一丨丿乀之外。而從、從乚。卽圓而神之義也。又心爲身之主。故從、。心善思。陸士衡文賦曰。思乚乚其若抽。故從乚。又心者新也。神明變化而日新也。又心屬火。小篆嘗言心字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火下交於水爲旣濟。故顛倒之以見陰陽調變之妙。考五藏惟心有包絡。蓋以心爲五藏六府之大主。主不受邪。故有包絡以爲外衞。曰包絡者。卽心外之脂膜。形如油網。包裹而散絡於心者也。肝從干。干從二從丨。二偶數。偶以象陰。而貫通於上下者也。然肝雖屬藏血之陰藏。而在五行屬木。肝者幹也。如木之有幹有枝也。木於時爲春。後天震巽之木。居東方而生生氣。巽上坤下爲觀。觀之義。崇陽而抑陰也。上坤下震爲復。復之義。見陰必從陽轉也。故治肝以不伐生氣爲上。腎、水也。腎陰上交於心爲旣濟。故腎字從臣從又。心爲君主。臣所以轉君也。又、手也。扶拓君主之義也。又腎者神也。妙萬物而爲

言也。腎者任也。主骨而任周身之事也。甲乙經曰。腎者引也。引氣通於骨髓者也。藏象如此。府象可知。府如府庫之府。主聚而散焉者也。胃爲六府之一。前論五藏先言胃者。以胃爲後天化生之原也。論五藏首言脾者。以地氣必上騰。天氣乃下降。地天交泰之義也。他如大腸屬金。爲肺之府。小腸屬火。爲心之府。人納水穀。脾化精微之氣以上升。小腸化糟粕。傳於大腸而下降。腸者暢也。通暢胃中之氣也。三焦屬火。爲心包絡之府。焦從火。熱也。滿腔熱氣布濩。能通調水道下出而爲溺者也。膽屬木。爲肝之府。膽從詹。人之勇怯於此詹之。又膽者擔也。有擔量方足以任天下之事。故經謂十一經皆取決於膽。又謂膽爲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蓋以人之勇怯擔量決斷。皆生於氣。肝膽屬木。主仁而又主生氣。仁之至者。義自盡也。膀胱屬水。爲腎之府。膀者旁也。胱者光也。謂其得三焦之氣化。則津液旁達而肌膚光澤也。此六府字義與命名。又各有精義者也。余故曰醫宜識字。

醫原終

跋

蕉影蔽窗。荷香滿院。呂君伯仁叩關而入。袖書一卷。曰此名石孝廉芾南先生之醫原。而爲吾師沈菊人先生所珍藏者也。讀其自序。知孝廉胸儲經濟。學有淵源。上窺軒岐盧扁之奧。下秉高曾祖父之傳。負洞垣一方之識。笑刻舟求劍之愚。爰乃萃其所蘊。泐成是書。持論明通。存心忠厚。洵屬醫林之寶筏。壽世之慈航也。重爲參校。以公同人。

光緒十七年季夏後學華亭張聲馳謹跋

跋

奎不敏。業醫三十年。讀書不多。而又僻處於鄉。無所聞見。未嘗不慙且懼也。日遇朱甬笙茂才。讀石孝廉醫原二十篇。綜義文之要旨。發靈素之精思。醫者知之。卽非醫者。亦一見而瞭然焉。所謂白香山詩。老嫗可解。有如是耶。家置一編。資以參會。裨益非淺鮮也。因慫慂付梓。以公諸世。而綴數語於篇末云。

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孟夏月鄉愚弟周秉奎頤貞頓首拜跋

後記

《周愼齋遺書》十卷。明·周愼齋門人記録乃師心得之作。經勾吴遒人删釋編訂後，復由王琢崖厘定，刊行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周愼齋，字子干，宛平太邑（安徽太平縣）人。由于自病久治不效，乃遍訪名醫，廣搜醫方，又從學于查了吾、薛立齋，遂成名醫。治疾善以陰陽升降，五行制化，氣運生克之理，辨證施治，而于望色切脈，尤有獨到之處。用藥歸重脾胃升降，嘗用保元、歸脾、補中益氣、十全大補諸方，偏重温補，而不拘泥，加減變化，靈動妥貼，流風所及，遍及江南，有「自明以來，江南言醫者，類宗周愼齋」之譽。近人曹炳章謂「其用藥，亦六味、八味、補中益氣數方治病，猶不能脱薛氏窠臼」，言雖有據，似嫌偏頗，讀者自可留意究研。

《醫原》二卷。清·石壽棠撰。刊于咸豐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

年）。石壽堂，字芾南，江蘇安東（漣水縣）人。家事七世醫，幼讀即朝儒夕醫，歷數十載，才識既高，學術并茂。因感當時醫家不通儒術，率皆昧于其原而僅逐其末，乃著《醫原》二十篇，以探其原。論中對于燥濕二氣的闡發，既詳且盡，允推獨步。「望病須察神氣論」篇，對望神察色之法，極盡發揮，尤多精義，深得望神三昧，如「人之神氣，栖于二目，而歷乎百體，尤必統百體而察之」，「人之神氣，在有意無意間流露最真」，「以我之神，會彼之神」等。「用藥大要論」謂「古人論藥性，多言氣味，少言體質」，「病有燥濕，藥有燥潤。凡體質柔軟，有汁有油者皆潤。體質乾脆，無汁無油者皆燥」，發明藥性潤燥之論，獨具慧識。篇凡二十，論多精要，後之學者，亦將有感于斯文乎。

此次重刊，參校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上述兩種著作的排印本，校正了若干明顯的錯訛。

鄭國鍵

書目

(一) 黃帝內經素問集註 (清) 張隱菴
(二)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張隱菴
(三) 靈樞識 (日) 丹波元簡
(四) 傷寒明理論 (宋) 成無己 (明) 吳勉學
傷寒九十論 (宋) 許叔微
陰證略例 (元) 王好古
傷寒兼證析義 (清) 張倬
(五) 傷寒貫珠集 (清) 尤在涇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 沈目南
(六) 張卿子傷寒論 (清) 張卿子
傷寒補例 (清) 周學海
(七) 傷寒來蘇集(附翼 論翼) (清) 柯琴
(八)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 (清) 周揚俊
沈註金匱要略 (清) 沈目南
(九) 金匱要略心典 (清) 尤在涇
金匱翼 (清) 尤在涇
(一〇) 脈經 (晉) 王叔和
玉函經 (唐) 杜光庭
重訂太素脈秘訣 (明) 張太素 (清) 劉伯祥
脈語 (明) 吳崑
(一一) 醫燈續焰 (明) 王紹隆
(一二) 脈說 (清) 葉子雨
望診遵經 (清) 汪廣菴
重訂診家直訣 (清) 周學海
臨證驗舌法 (清) 楊雲峰
察舌辨證新法 (清) 劉恒瑞
脈學輯要評 (日) 丹波元簡
(一三) 瘟疫論 (明) 吳有性
醫門普度溫疫論 (明) 吳有性 (清) 孔以立 (清) 龔少林
張氏溫暑醫旨 (清) 張畹香
(一四) 瘟疫明辨 (清) 戴天章
溫熱暑疫全書 (清) 周禹載 (清) 薛生白 (清) 吳正功
溫證指歸 (清) 周杓元
溫熱病指南集 (清) 陳平伯
(一五) 南病別鑑 (清) 葉香岩 (清) 薛生白 (清) 薛公望
痧脹玉衡 (清) 郭右陶
瘧疾論 (清) 韓善徵
濕溫時疫治療法 紹興醫學會
(一六) 增評傷暑全書 (清) 張鳳逵 (清) 葉子雨
伏氣解 (清) 葉子雨
伏邪新書 (清) 劉吉人
伏陰論 (清) 田雲槎
羊毛瘟論 (清) 隨萬寧
(一七) 溫熱逢源 (清) 柳寶詒
隨息居霍亂論 (清) 王士雄
瘟疫霍亂答問 (清) 陳蟄廬
霍亂審證舉要 (清) 連文沖
鼠疫抉微 (清) 余伯陶
(一八) 增補評註溫病條辨 (清) 吳鞠通 (清) 王士雄 (清) 葉子雨
(一九) 十藥神書 (元) 葛可久
增訂十藥神書 (清) 周揚俊 (清) 陳修園 (清) 潘霨
痰火點雪 (明) 龔居中
慎柔五書 (明) 胡慎柔
理虛元鑑 (明) 綺石
虛損啟微 (清) 洪緝菴
何氏虛勞心傳 (清) 何嗣宗
(二〇) 症因脈治 (明) 秦景明 (清) 秦之楨
(二一) 周慎齋遺書 (明) 周慎齋
醫原 (清) 石壽棠
(二二) 脈因證治 (元) 朱丹溪
韓氏醫通 (明) 韓懋
醫林改錯 (清) 王清任
醫學舉要 (清) 徐鏞
(二三) 一草亭目科全書 (清) 鄧苑
異授眼科 (清) 胡芝樵
銀海指南 (清) 顧錫
(二四) 口齒類要 (明) 薛己
尤氏喉科秘書 (清) 尤乘
咽喉脈證通論 (清) 許槤
喉舌備要秘旨 (清) 佚名
包氏喉證家寶 (清) 包三鏸
重訂囊秘喉書 (清) 楊龍九
(二五) 正體類要 (明) 薛己
外科證治全生集 (清) 王洪緒
外科選要 (清) 唐芹洲
外科醫鏡 (清) 張貞庵
瘍科全書 (清) 梁柘軒
痰癧法門 (清) 李子毅
(二六) 徐評外科正宗 (明) 陳實功 (清) 徐靈胎
(二七) 盤珠集胎產證治 (清) 施澹寧 (清) 嚴西亭 (清) 洪緝菴
胎產指南 (清) 單南山
重訂產孕集 (清) 張曜孫 (清) 包興言
女科切要 (清) 吳道源
(二八) 經效產寶 (唐) 昝殷
女科經綸 (清) 蕭賡六
(二九) 校註婦人良方 (宋) 陳自明 (明) 薛立齋
(三〇) 慈幼新書 (明) 程鳳雛
原瘄要論 (清) 袁(佚名)
麻疹備要方論 (清) 吳硯丞
(三一) 活幼心書 (元) 曾世榮
幼科直言 (清) 孟介石
(三二)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佚名
(三三) 幼幼集成 (清) 陳復正
(三四) 針灸甲乙經 (晉) 皇甫謐
巢氏宣導法 (隋) 巢元方 (清) 廖平
針灸素難要旨 (明) 高武 (日) 岡本一抱子
(三五) 眉壽堂方案選存 (清) 葉天士
徐批葉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清) 葉天士 (清) 徐靈胎
(三六) 孫文垣醫案 (明) 孫泰來 (明) 孫朋來
三家醫案合刻 (清) 葉天士 (清) 繆宜亭 (清) 薛生白
張畹香醫案 (清) 張畹香
(三七) 程杏軒醫案 (清) 程杏軒
何澹安醫案 (清) 何澹安
邵蘭蓀醫案 (清) 邵蘭蓀
(三八) 吳鞠通醫案 (清) 吳瑭
(三九) 冷廬醫話 (清) 陸定圃
柳洲醫話 (清) 魏玉璜
鶴塘醫話 (清) 張景顏
先哲醫話 (日) 淺田惟常
(四〇) 潛齋醫話 (清) 王士雄
友漁齋醫話 (清) 黃凱鈞
對山醫話 (清) 毛對山
客塵醫話 (清) 計壽喬
(四一) 巢氏諸病源候總論 (隋) 巢元方
(四二) 儒門事親 (金) 張從正
(四三) 重訂靈蘭要覽 (明) 王肯堂
肯堂醫論 (明) 王肯堂
知醫必辨 (清) 李冠仙
研經言 (清) 莫枚士
(四四) 醫學讀書記 (清) 尤在涇
讀醫隨筆 (清) 周學海
市隱廬醫學雜著 (清) 王[illegible]士
(四五) 葉選醫衡 (清) 葉天士
醫學源流論 (清) 徐大椿
慎疾芻言 (清) 徐大椿
醫暇卮言 (清) 程林
(四六) 醫學心悟 (清) 程國彭
(四七) 神農本草經 (魏) 吳普 (清) 孫星衍 (清) 孫馮翼
珍珠囊補遺藥性賦 (元) 李東垣 (清) 王晉三
雷公炮製藥性解 (明) 李中梓 (清) 王晉三
(四八) 重刊本草衍義 (宋) 寇宗奭
藥徵 (日) 吉益東洞
藥徵續編 (日) 村井椿
(四九) 劉涓子鬼遺方 (宋) 龔慶宣
醫方考 (明) 吳鶴皋
(五〇) 聖濟總錄纂要 (清) 程雲來

(合計一百三十六種分裝五十冊)